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一回　鬼斧神工开异境 丹心侠骨创新天

“临异境，林石涌奇峰。万笏朝天惊鬼斧，千岩竞秀诧神工，人在画图中。”

——调寄望江南

森森剑乾千峰立。怪石奇岩，千姿百态：如雄鹰展翅，如骏马扬蹄；如高僧入定，如西子捧心；有的孤峰拔起，如笔峭；有的群峰陈列，如帐屏连。远看如有千万铁骑，披申待发；近看则似刀林剑树，毕露锋芒。

这是不知多少个千万石笋构成的一片石林。是云南省潞南县素有“天下第一奇观”之称的石林。

据说这一高原地带，远古原是一片海洋，以后地壳变动，海底变成陆地，这些风姿绰约的巨石，正是当年海底的岩石，在逐步露出海面时，受海水冲刷而成。后来海枯了，石烂了，就变成了这一片千姿百态，瑰丽无恃的石林。

一个满面风尘的中年书生，正在缓缀走近石林的入口。形容虽有几分惟淬，却掩盖不住他那精光四射的炯炯双眸。

他走近石林，拾头一看，只见头顶一块悬空的大石上题有“天开异境”四个朱笔红字，书法遒劲，不知是哪一代名家所题。两旁大石，一旁刻的是“大气磅礴”，一边刻的是“鬼斧神工”。望入“林”中，但见怪石嵯峨，星罗棋布，布成了恍如万户千门。令人既是憧憬林中的奇景，又是隐隐觉得有点可怖。

书生心里想道：“徐霞客游记中曾有诗云：石林万户千门闭，不亚武侯八阵图。若然没有当地土人向导，切不可孤身擅入。看来不是夸大之辞。”

他沉吟片刻，终于还是步入石林。

林中景色，果然是想象不到的奇丽。但见曲径通幽，石廊相接。潜瀑暗流，在纵横交错的石罅中缓缓穿过，但闻水声，不见溪流。踏人石林深处，就似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这书生转了几转，已经不辨南北西东了。

“天开异境，果然名不虚传。”书生想道：“可惜此际我却是无心游玩。”

原来他并不是为寻幽探秘而来，他是来找寻一个人的。

正当他走到一处光线黯淡的乱石丛中，浮想联翩之际，忽觉微风飒然，突然有一个人从他背后跳出来，一抓就抓向他的琵琶骨。那人出手之后，方始喝道：“你是什么人？”

中年书生沉肩缩时，一个“怪蟒翻身”，身形半转，就凭肩头一沉一转的力道把那人带过一边。可是他却没有回答那人的问话。

那人的手指刚刚触到他的肩头，就给他用上乘武学中的“卸”字诀化解了攻来的力道，一抓抓空，不觉大吃一惊，情知遇上高手，忙再问道：“你究竟是谁？你不说，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中年书生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脚跟一转，竟然转回到原位，背向着他。

那人一声长啸，心里想道：“只要我能支持片刻，师父一来，便可无妨。”他已知道对方乃是劲敌，下手便不留情，一招“排山倒海”，双掌同时劈下，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名实相符，掌力的强劲，果然是有如排山倒海。

中年书生反手一挥，使的是一招普普通通的招式，“玄乌划砂”。单掌之力抵住他的双掌。那人刚猛之极的掌力竟是不能向前推进一步，但也没觉得对方的反击之力。试了两招依然试不出对方路数。陡然间，只觉对方那股

抵住他的力道消失于无形，身体失了重心，不由得脚步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那人身手也是端的敏捷，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身形一飘一闪，方位立变。回过身来，竟不救招，反取攻势。右掌向外一挂，左拳翻起，一招“羚羊挂角”，击向敌手面门。

中年书生似乎也没想到他这拳法变化得如此精奇，轻轻说了一个“好”字，双手忽然贴住膝益。

这一下变化更是大出那人意料之外，按说他的拳势如此凌厉，对方若不招架，必定就要闪避。哪知中年书生却是把双手垂下，既不招架，也不闪避。这刹那间，倒是令他不觉怔了一怔了。

说时迟，那时快；中年书生双掌一扬，迅即左掌抚拳，躬腰一揖。只听得乒的一声，那人已是给他的拳头打着。

可是这一拳看来虽然来势狠猛，着体却是毫不疼痛。那人呆了一呆，啊呀一声叫起来道：“你、你是二师父么？？原来中年书生刚才打着他那一招，乃是点苍派的“请手式”，别的门派“请手式”只是表示礼貌，只有点苍派的“请手式”可以用来伤人。这人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在点苍门下，跟着中年书生学过入门的功夫，深奥的功夫尚未学到，“请手式”则是会的。

中年书生哈哈一笑，说道：“华儿，你长得这么高了，武功也大大长进啦！”

此时他们已经站在比较明亮的地方，中年书生定睛一瞧，只见眼前这个少年，面貌已是和小时候大不相同。但却是越看越像他的好朋友孟元超了。中年书生想起了孟元超，想起了孟元超的爱侣云紫萝。如今孟元超是下落未明，云紫萝则已长眠地下。不由得心里一酸，强自忍住眼泪。

这少年则是欢喜非常，抱着中年书生叫道：“二师父，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大师父好吗？”

原来这个中年书生乃是“点苍双煞”中的段仇世，这个少年是他的徒弟杨华。杨华所问的“大师傅”，亦即是段仇世的大师兄卜天雕，则早已在七年之前死了。他死的那天也正是杨华被他们的仇家掳去那一天。

杨华发觉师父的神色有些不对，心中隐隐感到不祥之兆。连忙问道：“二师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和我说吧。”他想不到分开七年之后，师徒忽地重逢，这霎那间，一幕幕的往事。不由得从心头翻起。

回忆的幔幕拉开，最先出现的是一幅灵堂惨象，他的父亲杨牧是个名武师，不知为了什么，一天晚上，忽然自缢死了。他对父亲的印象甚是模糊，在他的记忆之中，父亲似乎也不怎样疼他，偶尔对他表示亲热，也总是当着母亲的面，好像是有意做给母亲看的。他虽然不懂事，小小的心灵还是感觉得到的。不过父亲死了，他当然还是难过的，尤其那一天灵堂发生的事情，他更是忘怀不了。

“好凶的姑姑！”回忆的第二幕就是母亲和姑姑在灵堂吵架了。母亲给姑姑赶跑，接着有一个不速之客到来，把他从姑姑手里抢了去。这个人自称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不过这个“宋叔叔”却对他很好，他带他去找寻母亲。

母亲没有找到，在半路上他又给两个人抢去了。这两个人就是后来变成了他大师父和二师父的卜天雕与段仇世。大师父相貌凶恶，起初他很害怕，但大师父对他可比宋叔叔还好，他也就喜欢他了。他也同样喜欢二师父，二师父除了教他武功，还会教他读书写字。

回忆的最后一幕是在点苍山，二师父不在家，大师父不知为何受了伤，

和他一同住在一个姓凌的伯怕家里养伤。那晚发生的事情，现在想起心中犹有余怖。

那天晚上他在睡梦之中给人惊醒，原来不知是什么时候有四个一模一样的人闯了进来，正在和他的大师父打架，凌伯伯则已躺在血泊之中，发出惨厉的呼叫。

他不知道大师父后来怎么样，因为那四个人，后来他才知道是滇南四虎，把他交给一个道士，那道士抱了他就跑下山，跑了好远好远，他还隐隐听得山头上的高呼酣斗。

那道士对他很凶，说他的父亲是反叛朝廷的大贼。他很奇怪，父亲若是“反贼”，为何没有公差捉他，他还记得父亲出殡那天，还有本县的县官前来送殡。那道士一路上虐待他，他几次要跑又跑不掉。直到碰上现在的师父方始解除苦难。

回忆飞快的一幕幕从胸海中闪过，忽听得段仇世一声苦笑，将他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段仇世苦笑说道：“你大师父的事，我慢慢会告诉你的。还有许多事情我都要告诉你。不过现在你可先得带我去见你的师父。”

杨华又惊又喜，说道：“二师父，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正想禀告你呢。”

段仇世笑说道：“我当然知道。你的师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已经找了你们七年了！”

话犹未了，忽地又有劲风飒然，来自身后。段仇世反手一勾，那人一托他的时尖，骈指如戟，便从时底穿出点他穴道。段仇世叫道：“好个惊神指法！”沉掌一■，双方电光火石似的分开。杨华方在叫道：“两位师父，你们不是，不是好……”“朋友”二字尚未说出，段仇世和那个人已是手拉着手，哈哈大笑。这人不是别个，正是杨华现在的师父丹丘生。

段仇世道：“恭喜你练成了失传的惊神指法，又收了好徒弟。”

丹丘生笑道：“你的绵掌功夫也练得很不错呀。依我看来，比你从前练的毒掌还要强呢。至于说到徒弟，嘿嘿，这是我间接抢了你的，你是不是来兴问罪之师？”

段仇世笑道：“你把他调教得这样出色，我感激你还都来不及呢。不过你为何不在崆峒山，却搬到这儿来住？”

丹丘生道：“这地方不好吗？”

段仇世道：“好虽是好，想象中神仙的洞府大概也不过如是。但却害我找了你们六年都找不着！”他心里正是有一个闷葫芦想要丹丘生为他揭开。

丹丘生道：“咱们到里面说话。石林中风景最美的地方，你还没有看到呢。华儿，你去取酒来。”

段仇世跟着丹丘生钻过几个幽暗的山洞，忽见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峭壁下面一个小湖，湖边野花杂开，幽香扑鼻，峭壁上题有“剑峰”两个隶书大字，湖边一块石头上则题有“剑池”两个较小的草书字体。剑峰上透下天光，令湖光更增潋滟。花枝低桠，从峭壁上横伸入湖，湖中花树倒影和石峰的倒影构成了绝美图画。段仇世赞叹道：“此处果然是世外桃源，怪不得你乐而忘返了。”

丹丘生道：“相传明代的大侠张丹枫曾在此峰练剑三年，日常在湖中洗剑。故此峰名剑峰，池名剑池。”

段仇世道：“名山胜地。更加上这段侠士的传说，那是更足令风景生色了。咦，这边还有一座石碑呢。”

丹丘生道：“ 这是黄道周写给徐霞客的一首七言古诗，后人将它刻为碑记的。张丹枫的传说未必可靠，这座诗碑却是不假。 ”

黄道周是明末在南京殉国的忠臣，徐霞客则是大旅行家，两人志趣不同，事功有异，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段仇世道：“ 黄、徐二公都是我所仰慕的先贤，这座诗碑倒是不可不读。 ”当下拂拭残碑，读那首诗：

“ 天下骏马骑不得，风鬐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爱山，负铛浮汗煮白石。江阴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鸯肩鹤体双瞳青，汁漫相期两不失。事亲至孝犹远游，欲乞琅玕解衣织。万里看余墓下栖。担羹脱侨鸳乌啼。入门吹灯但叹息，五年服阕犹麻鞋。贵人驿骑不肯受，掉头毕愿还扶藜。 ”

段仇世叹道：“ 一个是忠臣，一个是高士，事功不同，但都是毕生从事于实现自己的志愿。他们的这段友情，也足以垂式千古。 ”

丹丘生道：“ 听说你结交了一派反清义士，这些年来，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虽不能追随君后，亦是颇以有你这样一位朋友自豪呢。想必你是以黄道周自期了。 ”

段仇世说道：“ 我的朋友中倒是不乏黄道周这样的人物，我却是渺不足道了。和老朋友我是不会说客气话的，丹丘兄，你听来的那些关于我的消息，其实十九乃是耳食之言。我虽然结交了一些反清义士，但这些年我实是一事无成。说起来我还是要羡慕你呢。 ”

丹丘生苦笑道：“ 我有什么值得羡慕？ ”

段仇世道：“ 你在这世外桃源，安享人间清福，还不值得别人羡慕么？ ”

丹丘生叹口气说道：“ 你以为我是在这里享清福么？ ”段仇世诧道：“ 我只道你是像徐霞客那样，踏遍了天下名山，最后选择这洞天福地定居。莫非你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 ”

丹丘生道：“ 不错，我正因为迫不得已，方在这里匿居的。 ”

段仇世颇感意外，问道：“ 是谁迫你？ ”

丹丘生道：“ 我得罪了掌门师叔，又不见谅于同门，如今已是崆峒派的弃徒了。 ”

段仇世吃惊道：“ 你是崆峒派最杰出的人物，脾气在常人眼中看来，虽然怪僻一些，我相信你也不至于犯了什么太大的过错，他们怎的如此绝情？ ”

丹丘生道：“ 我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不肯同流合污。 ”说到这儿，语气已是显得颇为愤激。

段仇世道：“ 可是为了你救华儿一事引起的么？据我所知，华儿是给你的一位不肖师弟串同了滇南四虎，从我师兄那里抢去的。后来听说你曾替掌门师叔执行戒律，把这位不肖师弟逐出本门。 ”

丹丘生说道：“ 原来这件事情你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那就不用我和你再说了。不错，我是曾为此事，被掌门师叔怪我擅自作主。不过，我之所以不见容于同门，却也并非只是为这件事情。 ”

段仇世道：“ 那又是为了什么？ ”

丹丘生摇了摇头，说道：“ 家丑不可外扬。段兄，你虽然是我的好朋友，请恕我也不便对你详言。 ”

丹丘生这样说了，段仇世自是不便追查下去。转过话题问道：“ 那么你是为了不愿意见到同门，才躲到这里的吗？ ”心想以丹丘生那么高傲的性情，不见于同门，甚至无辜被逐，那也难怪他要伤心遁世的。

丹丘生道：“ 不是我要躲避他们，是他们要把我置之死地！ ”

段仇世听了此话，不禁骇然。这才知道丹丘生所受的委屈，有更甚于被逐出门墙者。但由于这是丹丘生的“家丑”，他固然不愿详言，段仇世也是爱莫能助。

丹丘生苦笑道：“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知道我的消息了吧？我是怕你为我打抱不平！”

段仇世道：“贵派之事，外人自是不便干预。但令师叔似乎并非不明事理之人，我是否可以替你设法疏通？”

丹丘生斩钉截铁他说道：“段兄，你的盛情可感。但这件事情，你最好还是别要多管！”

段仇世无可奈何他说道：“我也知道你这个忙我是帮不了的。但你就甘愿终老此间了么？虽然这里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丹丘生道：“不甘愿又怎么样，我是认命了。这地方本来是有人住的，二年前我找到了这个地方作为隐居之所，还因此结了一个仇家呢！”

段仇世道：“那是何人？”

丹丘生道：“三十年前，有个横行天下的大魔头，名叫孟神通，想必你会知道？”

段仇世道：“听说他是和前辈武学大师金世遗同一代的人，两人曾经几度交手，互有胜负。后来死在女侠厉胜男的剑下。”

丹丘生道：“不错，孟神通的故事，武林中人大都耳熟能详，不过他虽然死了，却还有中个姓阳的徒孙，苦练他传下来的修罗阴煞功，恐怕就少人知道了。”

段仇世不禁又吃一惊，问道：一你说的那个仇家，就是孟神通这个徒孙吗？”

丹丘生道：“正是。他收了几个徒弟，霸占石林，准备重开门户，与各大名门正派争雄。为了他的修罗阴煞功尚未练得大成，恐怕泄漏风声，是以不但不许外人踏入石林，附近的土人，也都遭了他的毒手。”

段仇世心道：“怪不得找不到土人作为向导。”说道，“这妖人如此可恶，换了是我，我也要把他除掉。”

丹丘生道：“可惜我还不能将他除掉。但也幸亏他的修罗阴煞功尚未练成，我才能够将他逐出石林。”

段仇世道：“如此说来，你还得提防他来报仇了。”

丹丘生道：“当时他给我伤得不轻，大概还得三年方能恢复功力。”

段仇世道：“他会不会跑去与你的同门勾结？”

丹丘生道：“这个我想大概还不至于。崆峒派虽然出了若干不肖之徒，勉强也还算得是名门正派，怎会和这个作恶多端的妖人勾结？这个妖人生怕别人知道他是孟神通的徒孙，想来也不敢去找崆峒派的。”

段仇世道：“但愿如此。”显然仍在担心。

丹丘生忽道：“段兄，你若是一定要帮我的忙，我倒有一事请托。”段仇世说道：“那你说吧。你的事情，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丹丘生笑道：“也用不着你赴汤蹈火，我是想请你既作黄道周，又作徐霞客。”

出语突兀，段仇世听得莫名其妙，不觉怔了一怔，笑道：“我是做不来黄道周，恐怕也做不来徐霞客。徐霞客踏遍天下名山，我哪有这许多余暇。”

丹丘生笑道：“我不是要你云游四海。你且听我先说一个徐霞客的故事。”

“有个和尚名叫静闻，据徐霞客所记，他‘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

华经，愿供之鸡足山。’明末崇帧年间，徐霞客与他结伴同行，至湘江遇盗，和尚被打落水，擎经于顶，一页不失。幸而那强盗只谋财，不害命，徐霞客被劫后，与静闻一路化缘，至广西南宁，寄榻于崇善寺。静闻病死。后来徐霞客携他的骨灰与血写的法华经，问关五千余里，终于到了鸡足山。经供之‘悉檀寺’，骨灰也埋在鸡足山，并为之立塔。完成了朋友的心愿。”

段仇世赞叹道：“如此交情，真可说是生死不渝了。”

丹丘生道：“徐霞客有‘哭静闻禅侣诗，六首，写在‘悉檀寺’的经舍壁上，我那年游鸡足山曾经读过，可惜如今只记得两首了。我念给你听：

“鹤影萍踪总莫凭，浮生谁为证三生。护经白刃身俱赘，守律清流唾不轻，一赏难将余骨补，半途空托寸心盟。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江未肯行。（原诗有注云：江中被动，上人独留刃下，冒死守经，经免焚溺。）

“同向西南浪泊间，忍看仙侣坠飞鸾。不毛尚与名山隔，裹草难随故国旋。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茅魂断五花烟。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羽生按：此两诗见《徐霞客记补篇》）

段仇世击节赞道：“好，至性至情，真是好诗！”

丹丘生说道：“我见弃本门，又结强仇，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在此地。臭皮囊我是无须劳你把骨灰携返老家的了，但我写的崆峒武学发微，却是花了半生心血，研究本门武学的一点心得，敝帚自珍，在我来说，是等于静闻和尚珍视他用自己的血写成的法华经的。”

段仇世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是要我像徐霞客那样。他替静闻送到鸡足山，你要我送给何人？”

丹丘生道：“我死后请你把我的遗书送给我的掌门师叔，若然他也死了，就送给继位的掌门人。你愿意吗？”

段仇世笑说道：“此事不过举手之劳，但你胡为出此不祥之言，说不定你会长命百岁，我还死在你的前头呢！”

丹丘生哈哈大笑，说道：“你素来豁达，何必忌讳一个死字？你现在没病没痛，三个月内，不会死吧？”

段仇世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也说不定啊！”

丹丘生正容说道：“段兄，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你走的时候，我就把这本书给你，请你务必替我了结心愿。”

段仇世见他如此郑重付托，只好说道：“好，我答应你。不过，你的同门……”

丹丘生已知他的心意，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我被逐出门墙，同门对我不好，但毕竟还是同门。崆峒派的武学，总不能落在异派妖人手里！”

段仇世道：“你何不传给华儿，让他将来归还本派？”

丹丘生道：“我和你一样，都是并不重视门户之见的。但我的师叔、师兄、师弟可就不是这样了。华儿是我的徒弟，也是你的徒弟，又是杨牧的儿子，他身兼三派武功，即使我未曾被逐出本门，收他为徒，也是犯忌。他若然把我的遗书拿去送给掌门师叔，只怕还会连累他呢。”

段仇世知他说的乃是实情，于是笑道：“好，那么只能由我来替你以德报怨了。”心里则在想道：“不过，你尚未知道华儿的身世呢，他可不是杨牧的儿子。”

丹丘生放下一重心事，继续说道：“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你此来想必

是为了华儿？”

段仇世道：“不错。”

丹丘生道：“论理我是应该把徒弟还给你了，但他只差一年，就可以学全我的这点功夫，你可否再等一年？”

段仇世笑道：“我并不是向你讨还徒弟的。但说句实话，我也不知死在何时，有些事情，他小时候我不能告诉他，现在他十六岁了，我是应该告诉他了。”

刚刚说到这里，只见杨华捧着一坛酒，已经走到剑池来了。

丹丘生说道：“这是我自己酿制的，你闻一闻。”坛子打开，酒香扑鼻。段仇世赞道：“好酒，好酒！”

丹丘生笑道：“今日须得尽欢，你喝半坛够不够？”

段仇世道：“可惜我的量浅，恐怕不能陪你尽兴。莫说一人一半，你喝九份，我喝一份，也已醉了。”丹丘生道：“好，那我做主人的先喝为敬，你随量吧。”

杨华在石台上摆下酒杯，丹丘生笑道：“不用酒杯。”捧起酒坛，凑近嘴边，宛似鲸吞虹吸，白练似的一条“酒柱”从坛中激射出来，转瞬之间，就给他喝了半坛。杨华从未见过师父这样喝法，看得呆了。

丹丘生有了几分酒意，吟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诗经《黍离》一诗中的句子，是写一个流浪者诉他的忧思的，丹丘生语调苍凉，段仇世听了也是不禁引起感触。丹丘生把酒坛一顿，说道：“段兄，你是知我的人，喝酒，喝酒！”

段仇世喝了两大口，击石而歌：“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这是诗经《柏舟》一诗中最后的一节，译成白话诗的意思是：

“问过月亮问太阳，

为何有光像无光，

心上烦恼洗不净，

好像一堆脏衣裳。

我手按胸膛细细想，

怎得高飞展翅膀？”（按：此诗有不同译法，这里是根据余冠英的《诗经选译》。）

他以诗相答，寓有与丹丘生互相勉励的意思。丹丘生哈哈一笑，说道：“段兄，不能奋飞的是我，我是该细细的想一想了。至于你，你不用我的鼓励，已经是在展翅高飞了。喝干这坛酒吧，我祝你鹏程万里！”

段仇世道：“道兄，我也祝你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但请恕我，我可不能陪你再喝啦！”

少年不解愁滋味。杨华对他们的说话听得似懂非懂，不过却也隐隐感到两位师父都似有着满腹牢骚。

丹丘生道：“对，你还有话要和华儿说呢，我不勉强你喝了。”捧起酒坛，把剩下的酒喝得干干净净，酒意更是有了七八分了。

杨华正在渴望知道大师父及母亲的消息，好不容易等到说话的机会，便即问道：“对啦，大师父究竟怎么样了，你告诉我吧。还有我妈的消息，二师父你可知道？我想她一定会到处寻找我的。”

段仇世心痛如绞，紧握着杨华的手，说道：“华儿，我希望你做个硬汉，

你答应我。”

杨华怔了一怔，不解师父何以先说这个，答道：“我当然要做个铁挣挣的硬汉子，妈和大师父自小也是这样教导我的。”

段仇世道：“好，好孩子，那么我告诉你，你要挺得住！令堂和你的大师父，都、都已死啦！”

此言一出，宛如晴天霹雳，把杨华震得双眼翻白，眼泪都流不出来，竟是呆了！段仇世沉声说道：“华儿，醒醒！你要不要帮他们报仇？”

杨华这才“哇”的一声，哭得出来，哽咽问道：“是谁害了他们的。”

段仇世道：“下手害你大师父的滇南四虎，一个个都已给我杀掉了，害你母亲的仇人，你母亲在临死之前，也己亲手报仇了。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杨华道：“那人是谁？”

段仇世缓缓说道：“是满洲鞑子的朝廷，你要知道，这不是私仇，杀害他们的仇人，都是清廷的鹰犬！”

杨华茫然道：“那我应该怎样报仇？”

段仇世道：“清廷只知搜刮民膏，欺压百姓，它不仅是害死你母亲的仇人，害死你大师父的仇人，还是全国老百姓的仇人，连同满族的老百姓在内！外面有许多抗清的义士，你将来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才报得了国恨家仇！”

杨华一咬牙，说道：“二师父，我一定听你的话去做！”伤心之极，不由得放声大哭。

丹丘生忽地哈哈大笑三声，喝道：“不许哭！”

杨华吃了一惊：“难道师父疯了？”只听得丹丘生说道：“人谁无死，我还巴不得像他们这样死呢！有的人长命百岁，庸庸碌碌过了一生，活着对人也没好处，只不过是个蛀米大虫；有的人虽然年纪不大就死掉了，他们的死却是重于泰山，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你愿意做哪一种人！”

杨华听得热血沸腾，不假思索地便即说道：“当然愿意做后一种人！”

丹丘生哈哈大笑，说道：“着呀，那你正该为着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和好师父而自豪，因为他们正是这一种人？还哭什么呢？哭坏了身子，能够帮你报仇么？”

杨华拭干眼泪，说道：“是，我不哭！”

丹丘生便说道：“对，这才是好孩子！”想起自己一生蹭蹬，事与愿违，哈哈大笑之后，眼眶里反而不觉隐有泪光了。

段仇世柔声说道：“华儿，我还有话要和你说。”

杨华道：“是，请二师父吩咐。”

段仇世道：“你还有一年，才能跟你的三师父学成武艺，到时我或者会来接你，但也可能不会再来。你要好好利用这一年的时间。”

杨华道：“二师父，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和我们同住？”

段仇世道：“因为我在外面还有紧要的事情。”一面说话，一面拿出一本残旧的抄本，黄色的封面上写着“孟家刀谱”四个篆字，交给杨华。杨华好生纳罕，问道：“孟家的刀谱？二师父，你给我作什么？”

丹丘生爱武成癖，一见这本刀谱，不由得吃了一惊，双眼发亮，说道：“这个孟家，是不是三河县那家孟家？”段仇世说道：“不错。”丹丘生瞪大了眼睛，说道：“孟家快刀，天下第一，这本刀谱，你从何处得来？”段

仇世笑道：“ 总之不是偷来的便是。 ”

丹丘生知道他不肯告诉自己，虽然不大高兴，但料想段仇世定有因由。于是不再查问来源，接着说道：“ 听说孟家快刀的唯一传人名叫孟元超，年纪不到四十，早已名震江湖，你认识他吗？ ”

段仇世道：“ 他是小金川义军中的领袖人物，我有幸曾与他相识。 ”

杨华说道：“ 啊，那么他是一位抗清的英雄了？ ”

段仇世说道：“ 不错。华儿，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正是涉及孟元超的。 ”

杨华心里想道：“ 二师父给我这本刀谱，想必是要我练它了。既然是孟家快刀，当然和孟元超有关。 ”

果然便听得段仇世说道：“ 我要你在这一年时间，练熟孟家刀法，然后去找孟元超比武！ ”

这话前半段在他意料之中，后半段却出他意料之外。杨华吃了一惊，说道：“ 找孟元超比武？为什么？ ”段仇世道：“ 我要你替我出一口气。 ”这话令到杨华更惊奇了。

杨华问道：“ 二师父，你不是说孟元超是个抗清的大英雄么？那、那…… ”心里在想道：“ 他既然是个大英雄，二师父却因何与他结怨？又为什么一再要我替他比武呢？ ”

段仇世已知他的心思，说道：“ 不错，孟元超是我的朋友，但我们之间也曾结有一点小小的梁子，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为师的这口气却是非出不可。至于我和他结的是甚梁子，又因何要你代我比武，这些原因，暂时我不能告诉你。将来待孟元超和你比武之后，他自会告诉你的。你只须依照我的话去做。 ”

杨华问道：“ 二师父要我怎样和他比武？ ”

段仇世道：“ 你找到了孟无超，比武之前，不可说出是我徒弟。但必须用我和三师父教给你的武功，直到…… ”

杨华未曾听完，便即说道：“ 我就只会你们两位师父教给我的武功呀。小时候，妈妈虽然传授过一些入门的内功心法，招数可是全没教过我的。 ”段仇世道：“ 不，你若是用心练的话，一年之后，你就会把孟家刀法练得相当纯熟的了。 ”杨华诧道：“ 这是他的家传刀法，难道你要我用他的家传刀法对付他么？ ”

段仇世笑道：“ 我当然希望你只用我所传授的武功，就能胜得了他。不过这可不是十年之内所能做到的事，而你却必须在一年之后，就去找他，越快见得着他越好。所以依我估计，你还是胜不了他的。 ”

杨华道：“ 那不是仍然不能替师父争气么？ ”

段仇世说道：“ 但我有一个法子，可以令你必然能够胜他！ ”杨华说道：“ 什么法子？ ”段仇世笑道：“ 你刚才已经说出来了，就是用孟家的刀法对付他。不过一定要等到最后三招才能使用！ ”

杨华半信半疑，说道：“ 我用孟家快刀和孟家刀法的第一高手过招，那不是班门弄斧吗？ ”

丹丘生是个武学大行家，哈哈笑道：“ 这法子当真不错。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最后三招，你突然使出他的家传刀法，他一定错愕不已。高手拼斗，他心神一分，你就可以乘虚而入，大有机会取胜了。 ”

段仇世笑道：“ 不是‘ 大有机会 ’，那是一定可以取胜。 ”要知丹丘生

只是从武学着眼，他还没有知道杨华是孟元超的儿子。段仇世则可以想象得到，孟元超一旦知道是他儿子和他比武之时，心情该是何等激荡！

段仇世继续说道：“你这三招孟家刀法一使出来，孟元超必定不知如何招架。但你可不许伤他！”

杨华道：“这个当然，他是抗清英雄，我怎能伤他？”

段仇世道：“还有，最后一招，我还是要你用我所传的武功，就用那招请手式吧，将他摔倒！这样我的面子就更光彩了！”

杨华唯唯应命，心里却有一点疑惑不定：“二师父说得好像一切都在他的胜算中，我可不敢相信便能这样轻易取胜。”当下问道：“二师父，你说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那么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段仇世说道：“对，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紧记。孟元超和你说的什么话，你都要相信他！”

要知杨华是孟元超的私生子，这件事情，段仇世可不便在丹丘生面前说出来，虽然他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甚至对徒弟也是碍难启口的。

杨华不禁又是颇觉奇怪，心想，孟元超是个大英雄大豪杰，他说的话我还能不相信他吗，何劳师父吩咐？

丹丘生也觉得段仇世的行事有点诡秘，说道：“段兄你为了要胜过孟元超，花了这许多心思，这可不大像你平素的为人呀！”

段仇世喟然汉道：“一篑难将余骨补，半途空托寸心盟。这是你刚才念给我听的，徐霞客哭好友的诗。我也有一位死去的好朋友。我要华儿做的事情，就是要完成我这两位一死一生的好朋友的心愿！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丹丘兄，请恕我现在还不能明白地告诉你。”

杨华听得莫名其妙，心想二师父起初说是要出一口气，现在又说要完成好友的心愿，前后岂非矛盾？又为什么我去找孟元超比武，就可以替他的好友完成心愿呢？他怎知道，段仇世说的那个死去的好友乃是他的母亲，活着的好友则是他的父亲。他是藉比武为名，令孟元超父子相认。

丹丘生料知他有难言之隐，心想自己也有类似的事情，不禁又生感慨，说道：“段兄，请恕我怪错你了。我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你为朋友的苦心，我却是领略得到。来，来，来，咱们再来喝酒！”

杨华说道：“师父，这坛酒都已给你喝完了。要不要我替你再拿一坛。”忽见丹丘生“嘘”了一声，突然站起！

第二回　家丑难言宁抗命 门墙羞列岂寻仇

杨华吃了一惊，说道：“ 师父，你怎么啦？ ” 丹丘生淡淡说道：“ 也没什么，只不过酒是暂时不能喝了。 ” 神色虽然不见慌张，眼睛却是全神贯注地望着剑峰入口之处。

杨华尚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段仇世则已听出有人正在走进石林，而且不止一个。想道，“ 能令得丹丘生如此紧张的人，肚上寥寥无几，莫非就是他那大对头来了？ ”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一个冷峭的声音说道：“ 丹丘生，你想不到我这样快便会回到此处来吧！ ”

丹丘生道：“ 我早知道你要来的，迟来早来都是一样。你请来的是何方朋友，为何还不现身？ ”

只见一个鹰鼻狮嘴，额门狭窄，五短身材的怪模怪样的人走了进来，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何须急急，且让我交待几句说话也还不迟。 ”

杨华低声说道：“ 二师父，这人就是那姓阳的大魔头了。 ” 段仇世仔细打量，只见此人虽然其貌不扬，但双眸炯炯，一看就知是练有深厚的内功。段仇世紧握杨华的手，悄悄地吩咐他说道：“ 华儿不用害怕，不管他们来了多少人，动手的时候，你跟着我就是。 ” 杨华大声说道：” 我当然不怕，他是三师父的手下败将！ ”

那姓阳的魔头对段、杨二人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朝着丹丘生阴恻恻地嘘了一嘘，说道：“ 丹丘生，你在这里倒是住得好舒服呀！ ”

丹丘生沉声喝道：“ 阳继孟，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

段仇世这才知道这个魔头的名字，心想：“ 他名叫继孟，想必就是要继承他的师祖孟神通的意思了。 ”

阳继孟笑道：“ 丹丘生，你又不是糊涂蛋，还用得着我表白来意吗？我说你抢了我这洞府，享福也享得够了！ ”

丹丘生道：“ 哦，原来你重新练好了修罗阴煞功，如今是要来抢这座石林了？ ” 他对阳继孟的恢复武功，虽然并不害怕，但却也是始料之所不及。他本来以为阳继孟最少还要三年方能恢复的，想不到他现在非但内伤业已痊愈，而且从他精华内蕴的眼神和中气充沛的声音看来，武功似乎还胜从前。

阳继孟缓缓说道：“ 你的眼力倒是不错，可惜我的来意你只料到一半。 ”

丹丘生冷笑道：“ 我当然知道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意欲如何？划出道儿来吧！ ”

阳继孟冷冷说道：“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抢了我的地方当然应该归还给我，理所当然的事情何须再说。但你还不仅仅是抢了我的地方呢！ ”

丹丘生道：“ 不错，我还打伤了你。你要算帐，我就和你算吧！在这石林附近的土人，你伤了多少？ ”

阳继孟说道：“ 那是另外事情，我只和你算帐！ ” 丹丘生说道：“ 那也行呀，你要怎样？ ” 针锋相对，眼看就要动手。

阳继孟忽地打了一个哈哈，并不动手，又再说道：“ 看在你曾经是过崆峒派弟子的份上，我对你倒不妨破例开恩。只要你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一声爷爷，我就…… ”

话犹未了，丹丘生已是一声冷笑，陡地喝道：“ 放你的屁，你给我滚出去！ ” 阳继孟好像有恃无恐，笑说道：“ 丹丘生，你今日还想恃强欺我，那

可是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丹丘生喝道：“你不肯走？”

阳继孟道：“我要你给我滚！”

丹丘生道：“好，那我就和你再决雌雄，我倒要看看你重新练成的修罗阴煞功有多厉害！”

阳继孟冷笑道：“丹丘生，你别以为你请来了高手助拳，便可以如此气焰凌人。我告诉你，我也请来了两位你所意想不到的朋友，你要不要见一见他们？”

丹丘生道：“我只和你算帐，你用不着把我的朋友牵扯进去。至于你这方面，我早知道你有狐群狗党和你一同来了。”说至此处，突然朝着剑峰人口处一指，提高声音喝道：“你们既然来了，为何鬼鬼祟祟的不敢出来？”

在他所指之处，乱石堆中，果然立即走出两个人来。走在前面的是个白须道士，走在后面的却是个中年军官。那道士气得面色铁青，指着丹丘生骂道：“丹丘生，你好胆大，竟敢目无尊长，辱骂于我！”

这霎那间，丹丘生面色大变，不是恐惧，而是痛心。好一会儿才说得出话来：“师叔，我、我不知道竟、竟然是你老人家来了。”原来这个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崆峒派三个长老之一的洞玄子。洞玄子是掌门人凌虚子的师弟，亦即是丹丘生的师叔了。刚刚不久之前，丹丘生还和段仇世言道他不相信他崆峒派的人会同这姓阳的邪派妖人勾结，但现在事实摆在眼前，阳继孟邀来的“狐群狗党”之中，竟然就有他的师叔在内。

丹丘生固然吃惊，但段仇世比他还要吃惊。

段仇世不但认识崆峒派的长老洞玄子，而且认识这个军官。这个军官名叫欧阳业，是前御林军统领北宫望的师侄，也是十年前曾经横行一时的一个魔头欧阳坚的儿子，欧阳坚与北宫望相继死了之后，他仍然留在御林军官中，如今已经做到御林军的副统领。

阳继孟这样的妖人变作清廷鹰犬不足为奇，崆峒派的长老和御林军的副统领勾结可就大出段仇世意料之外了。“这是洞玄子个人的自甘堕落还是整个崆峒派都给清廷收买了呢？”段仇世不由得暗暗吃惊，只能希望仅是属于前者了。

心念未已，只见洞玄子己在朝着丹丘生说道：“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不先出来吗？我是特地来考察考察你的行为的。哼，哼，丹丘生，你真是越来越长进啦！”

丹丘生心头火起，但仍然尊敬他是本门长辈，强抑怒气说道：“不敢。这些年来，我这个做师侄的虽无寸进，但自问尚未有辱本门！”

洞玄子冷笑道：“你还开口本门，闭口本门，你早已不是本门的弟子了！”

丹丘生淡淡说道：“师叔既不承认我是本门弟子，那你老人家却还跑来这里‘考察’什么呀？”

洞玄子怒道：“你虽然早已被逐出门墙，你犯的罪还未受到应得的惩罚。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奉了掌门师兄之命，将你拘回去问罪的。”

丹丘生亢声说道：“我犯了什么罪了？”

洞玄子道：“你是旧罪加上新罪，擅自作主，赶跑师弟，以致他死于非命，这是旧罪；霸占人家的地方，还要打伤人家，这是新罪。刚才这位阳先生和你讲理，只要你磕头认错，已是格外宽容。你却还要横行霸道，赶他出去。这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你还不认？”

丹丘生道：“ 师叔，你说我的旧罪，我曾经和掌门师叔分辩过的，当时你也在场，我不想再说一遍了。你们不肯原谅，那我也没办法。至于说到今日之事，难道你不知道这位，阳先生 ’ 是大魔头孟神通的徒孙？ ”

洞玄子道：“ 是又怎样，你别节外生枝！ ”

丹丘生道：“ 不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师祖徒孙，不应混为一谈。但可惜这位阳先生的所作所为却完全和他师祖一样，他走师祖的老路，这就不能说是两不相干了。他害过多少人，师叔，‘ 或许，你还未知道吧？ ”

洞玄子冷笑道：“ 相骂无好口，你当然要说他坏话，我可没有工夫去查究你说的是真是假。我亲眼见到的只是你自恃本领高强，横蛮无理。抢了人家的地方，还要赶人家出去。连我这个被请来主持公道的人，也挨你一顿臭骂！ ”

丹丘生强抑怒气，淡淡说道：“ 师叔，你既然摆明了是偏袒这个妖人，那我没话可说！ ”

洞玄子喝道：“ 你罪有应得，谅你也无可分辩！ ”

杨华忍不住说道：“ 太师叔，你日日声声说我的师父抢了人家的地方，这座石林，难道就是他家的产业吗？ ”

洞玄子盯了杨华一眼，说道：“ 这小畜生是不是云紫萝的儿子？ ”

杨华怒道：“ 你虽然是我的大师叔也不该胡乱骂人！ ”

丹丘生说道：“ 华儿，别人不知道该当自我尊重，那是别人的事情。你看在师父的份上，应该忍耐一点，别和你的太师叔吵嘴。 ”说了这话，这才回过头来，和洞玄子说道：“ 不错，我这徒弟是云女侠的儿子，这又怎样？ ”

洞玄子道：“ 给你擅自处分的那个师弟，后来就是死在云紫萝这臭婆娘的剑下，你知不知道？ ”

杨华跳起来怒喝道：“ 你骂我犹可忍受，骂我母亲，我可不管你是太师叔不大师叔了，你这臭贼道…… ”

洞玄子喝道：“ 谁是你的太师叔，我正要把你拿回去给本门弟子报仇！ ”

丹丘生抢快一步，拦在师叔与徒弟的中间，洞玄子一抓之下，只觉一股柔和的力道将他挡住，力道虽然柔和，他已是不禁退了一步。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这个逆徒，武功比起三年之前又精进了。只怕真的要掌门师兄亲自出马，方能将他制眼了。 ”

丹丘生喝道：“ 华儿，不可无礼！ ”跟着说道：“ 师叔，你是本门尊长，何必与小孩子一般见识。再说，本门师弟即是死在他的母亲剑下，那也与他无关。据我所知，那个弟子是帮清兵去打小金川碰上了云女侠方才给她杀掉的。恐怕也怪不得云女侠吧？ ”

洞玄子火红了眼，喝道：“ 那我应该怪谁？ ”暴怒如雷，哪里还有长辈的风度，已是迹近无理取闹了。

丹丘生冷静说道：“ 他是我的徒弟，那个给云女侠杀掉的本门弟子也是我‘ 擅自处分 ’，你要怪怪我好了！ ”洞玄子说道：“ 好，那你马上自废武功，跟我回去，听候处置！ ”

丹丘生淡淡说道：“ 还有别的没有？ ”

洞玄子道：“ 还有，这小畜生你既然私自传授了他的本门武功，也应该一并废掉。但看在他年幼无知的份上，他的这条小命，我就不要他的了！ ”

丹丘生一言不发，待他说完之后，这才哈哈哈大笑三声！洞玄子怒道：“ 你笑什么？胆敢不遵掌门之命？ ”丹丘生笑道，“ 你既然不认我是本派中

人，为何我还要听你的也不知是真是假的什么本派掌门之命？”

洞玄子沉声说道：“你虽然被逐出本门，你犯的罪还没处罚！你不自废武功，我只好替你动手了。”

丹丘生本来己有几分酒意，此时浊气一涌，又再哈哈哈大笑三声，说道：“不错，我是有罪，但可不是你说的那些罪状。不劳你问，我自己招供吧！”

“第一，你们想投靠朝廷，博取功名利禄，我不肯与你们同流合污，屡次在掌门师叔面前，阻挠你们的‘大计’，所以功名利禄之心最重的你，就不能不把我当作眼中钉，务欲除之而后快了！

“第二，你做的那件丑事，掌门师叔给你累得沾了一点边的，这事侥幸目前还没外人知道，只有我知。你不想法补救，却要害我。”

此言一出，洞玄子又惊又怒，颤声喝道：“你，你，你胡说八道，我、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

丹丘生冷笑道：“当真要我说出来吗？唉，家丑不外扬，说了出来，你不害臊，我在好朋友面前也要害臊。”

段仇世一旁静听，不由得大大吃惊，想道：“怪不得他说是有难言之隐，原来他不愿意说的那件丑事，崆峒派的掌门竟也有份。我还只道凌虚子一向是个正人君子呢。”

洞玄子又气又恼，喝道：“住嘴！”大喝声中，猛的向他扑来。丹丘生一个移形换位，倏地避开，冷冷说道：“师叔，你当真要和我动手么？好歹你也是我的长辈，你定要动手，我先让你三招！好，这是第一招！”

洞玄子给他气得双眼翻白，但他刚刚领教过丹丘生的本领，自忖确是没有把握胜得过他。倘若竟然败在师侄手下，在阳继孟面前可不好看，是以在丹丘生喝道：“这是第一招”之后，他虽然恨得牙痒痒的，第二招可还不敢当真就发，不禁又是恼怒，又是尴尬。丹丘生淡淡说道：“师叔，我劝你还是得罢休时且罢休吧！”

阳继孟见洞玄子下不了台，只好一挺胸膛，上前说道：“洞玄道兄不必生气，你替我主持公道，我很感激。。但我和他结的梁子，请你让我和他算帐吧。不敢有劳道兄了。”

洞玄子松了口气，装模作样他说道：“他是敝派逆徒，本应由我清理门户。不过你我交情非比寻常，你若不能亲手报仇，心里也不痛快，那就请你一并替我代劳吧。”

丹丘生和阳继孟动手无须顾虑，立即说道：“先说清楚，你我是不是单打独斗？”

阳继孟道：“我请你的师叔来是作证人，当然是我和你单打独斗。”原来阳继孟心里也是有点害怕段仇世给丹丘生助拳，虽然料想洞玄子和欧阳业联手大概克得住他，但混战起来，段仇世若是和丹丘生不顾一切，合力先行攻他的话，他可是应付不了。倒不如单打独斗胜算更高了。

丹丘生正是要他说这句话，当下说道：“好，那么今日之事，就由我与你分个强弱存亡。我这徒弟，谁敢动他一根毫毛，但我要有一口气在，定必和他拼命！”

洞玄子明知丹丘生这番话是对他说的，哼了一哼，沉着脸不作声，心中则在另打主意。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看了段仇世和杨华一眼，心里也在打他的如意算盘。

不过他们打的如意算盘，都想等待看了阳继孟与丹丘生交手之后，是怎

么样一个情形，方能决定出不出手。于是两边的四个人都在剑池旁边屏息以待。

丹丘生喝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阳继孟趁他吐气开声的时候，登时一掌劈出，他这掌力蕴藏着新近练成的第八重修罗阴煞功。

修罗阴煞功最高的境界是第九重，第八重的功力亦已是非同小可了。掌力一发，寒飓陡起，温暖如春的洞府突然间好像从和煦的春日变成了酷冷的严冬。段仇世那么深厚的内功也自感有点凉飕飕的皮肤起栗。看杨华时，只见他虽然牙齿格格作响，但脸色仍是红润得有如苹果。段仇世放下了心，想道：“这孩子自小得母亲传他正宗内功的基本功夫，练的是童子功，比起我在他这个年纪，可是强得太多了。看来他是可以抵受得起，用不着我替他担心了。”又想：“修罗阴煞功果然名不虚传，倘若是换了我抵敌这个姓阳的魔头，恐怕还当真不易抵敌呢。丹丘生举重若轻，这几年他的功夫精进如斯，真是我也意想不到。”

仇世却不知道，丹丘生此时也在暗暗吃惊。

丹丘生在狂飓冲击之下，兀立如山，旁人看来，似乎应付得绰有余裕，其实他是感到寒意直透心头。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魔头的修罗阴煞功似乎还胜从前，他怎的恢复得这样快呀？”上次之战，阳继孟受伤甚重，他本来以为阳继孟最少还要再过三年方能恢复原来的武功的。

原来阳继孟是得了欧阳业之助，给他服食了大内药库珍藏的“长春大补九”，功能固本培原，见效比少林寺秘制的大还丹还快。这也就是阳继孟何以甘于自贬身份——为欧阳业所用的原因了。

不过丹丘生虽然有点吃惊，仍是傲然不惧。这几年来，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固练得大胜从前，他的内外功夫亦已精进不少。当下寸步不让，唰的便是一剑刺去，喝道：“你练成了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又能奈我何哉？”

丹丘生的剑术当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只见他的青钢剑扬空一闪，登时幻出漫天剑影，在这一招之内，竟然遍袭了阳继孟的奇经八脉一十三处大穴。

连段仇世也还未曾看得十分清楚，只听得叮的一声，接着嗤的一响，两条人影，倏地分开。阳继孟右手的衣袖短了一截，碎布飞扬，化作片片蝴蝶。但丹丘生却没乘胜追击，只见他剑交左手，反而似乎呆了一呆。

原来在那兔起鹘落之际，双方己是交换了惊险绝伦的一招。阳继孟给他那一剑从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削去了一幅衣袖，曲池穴和愈气穴只差毫厘几乎给他刺着；但丹丘生却也给他用玄阴指的功夫，刚好弹着了无锋的剑脊。拿捏时候的准确那是不用说了，最厉害的是，一弹之下，丹丘生那柄青钢剑竟然是冻得有如坚冰，几乎掌握不牢！

丹丘生吃了一惊，剑交左手，想道：“原来这魔头竟已练成了隔物传功！”“隔物传功”是一种十分怪异的邪派功夫，当年孟神通就曾用过这种功夫，和天山派的老掌门唐晓澜斗得不分胜负的。阳继孟的造诣当然未及得上当年的孟神通，但丹丘生也未比得上当年的唐晓澜。是以双方各显神通，彼此都吃了对方的一点亏。阳继孟使出“隔物传功”，以玄阴指弹中了丹丘生的剑，登时便似有一股寒流，从剑上传来，冲击丹丘生握着剑的右手的寸关尺脉。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而要剑交左手的原因了。

阳继孟险些给对方刺着穴道，蹬蹬蹬连退三步，亦是不禁吓出一身冷汗。

丹丘生剑交左手，说时迟，那时快，阳继孟已然又是向他扑来。丹丘生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转眼之间，但见剑光，不见人影。阳继孟倒抽一口凉气，心道：“ 想不到他的左手剑也是如此厉害！ ”

剧斗中阳继孟又再施展“ 隔物传功 ”的本领，觑个真切，“ 铮 ”的一声，弹中他的剑脊。这一次阳继孟抓紧时机，一弹得手，立即闪电般的向他抓去，喝道：“ 撒剑！ ”五指如钩，辅以左掌发出的第八重修罗阴煞功掌力。

哪知他快，丹丘生更快，这一抓仍然抓了个空。丹丘生的青钢剑已交回右手，唰唰唰连环三剑，每一剑都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阳继孟第三次施展“ 隔物传功 ”的本领，这一次却是弹不着他的剑脊了。

丹丘生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看看我的刺穴剑法！ ”剑招倏变，当真是“ 攻似雷霆疾发，守如江海凝光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然在右。阳继孟但觉四面八方都是丹丘生的影子，自己的掌锋，却是连他衣角都没沾着。丹丘生剑尖所指之处，不离他的要害穴道。阳继孟虽没给他刺着，穴道亦已感到凉飕飕的甚为难受。

段仇世是个剑术的大行家，心里想道：“ 金逐流号称天下第一剑术高手，可惜那年泰山之会，我只见到一鳞半爪，未窥全豹。但就我所见的看来，丹丘生再练几年，只怕也可以追得上金逐流了。 ”看到精彩之处，禁不住眉飞色舞，大声喝彩：“ 好个蹑云剑法，好个惊神指法！ ”

原来蹑云剑法以飘忽见长，乃是崆峒派中最难练得好的一套上乘剑法，而“ 惊神指法 ”更是崆峒派早已失传的一种点穴功夫。连此时在场的崆峒派长老洞玄子也是只知其名，不懂练法的。

洞玄子看得目瞪口呆，又妒又羡：“ 是当年我那老掌门师叔偏心只传给他，还是他得了本派的什么秘发，连掌门师兄和我也不知道的呢？ ”他却不知这是丹丘生自己钻研出来的。

丹丘生天资聪颖，精通本派武功之后，潜心研究，一理通百理融，把本门失传的武功，自己参悟出来的，和原来的惊神指法不尽相同，但却是青出于蓝了。他把惊神指法化为剑法，剑指合一，用来刺穴，威力更大。即使崆峒派历代的大师复生，只怕也是比不上他。

但阳继孟是武林怪魔孟神通的衣钵传人，如今本领更胜从前，当然亦是非同小可！

斗到紧处，只见掌风呼呼，砂飞石走，剑花错落，耀眼生缬。寒光冷气，竟似凝成一团实质的似雾非雾的东西，杨华此时已是禁受不起，只能站到距离二十步之外旁观了。

阳继孟不但修罗阴煞功厉害而已，他的步法也是极为奇妙。他固然打不着丹丘生，但丹丘生那样飘忽的剑法亦是刺他不着。原来他的师祖孟神通武学最杂，阳继孟会的不过三成，但在他所会的各种怪异武功之中，有一种“ 天罗步法 ”，用之于闪避快刀快剑，却是最有奇效。

洞玄子看到百招开外，松了口气，心里想道：“ 看来久战下去，阳继孟大概是可以取胜了。他只须化解丹丘生的剑招，丹丘生除了应付招数，还要抵御身上所受的修罗阴煞功的奇寒。他的功力不见得比我还高，那么再过百招。他就将抵受不住了！ ”

段仇世亦是放下心上一块石头，想道：“ 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虽然厉害，不过丹丘生所练的内功属于纯阳一路，看来也足以抵御得来。缨长风的太清气功亦不过如是。 ”

两个武学行家的看法不同，或许是由于他们都是希望自己的朋友得胜，故而看法各有偏颇。若然仅就目前的形势看来，则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

杨华武学造诣较浅，看不出其中奥妙之处，但却是看得手舞足蹈，最为紧张。有一招丹丘生使得极险，杨华失声叫道：“好呀，看你这魔头还能够躲开？可惜，可惜，只差半寸！”原来那一剑还是刺不着阳继孟。

洞玄子忽地冷冷说道：“小鬼头吵什么，乖乖的给我躺下吧！”他认为阳继孟已是可以稳操胜算，用不着再有顾虑，于是找个借口，就来难为杨华了。

段仇世喝道：“欺侮孩子，你要不要脸！”声到人到，洞玄子刚向杨华一抓抓下，陡见寒光一闪，段仇世的长剑己是迎截他的手腕，洞玄子慌忙缩手，喝道：“我处置本门弟子，关你什么事？”

段仇世喝道：“他也是我的徒弟，你不知道么？再者，丹丘生部已给你们逐出了崆峒派，杨华还焉能算是你的本门弟子？”

洞玄子气得面色钦青，喝道：“他曾经学过崆峒派的功夫，我就有权将他的功夫废掉！”

段仇世冷笑道：“你要废他武功那也不难，可得问过我这口剑答不答应！”

段仇世这两句话说得强硬之极，竟是完全不把洞玄子放在眼内的口气。洞玄子好歹也是武林前辈，虽然明知段仇世不容易对付，却怎咽得下他这口气？当下暴跳如雷，喝道：“段仇世，你好无礼，你以为老夫不敢教训你吗？”

段仇世冷笑道：“你可不是我的师叔，摆什么长辈架子？哼，有理敢打太公，我还要教训你呢！”

这么一说，洞玄子当然更是下不了台，登时出手！左手拂尘，右手长剑，尘剑兼施。左手是一招“拂云见日”，右手是一招“度劫金针”！

按兵器的性能来说，拂尘主柔，刀剑主刚，不同性能的兵器同时使用，最是困难。但洞玄子却能刚柔兼济，相辅相成，两招同时使出，攻中有守，守中有攻。

段仇世冷笑道：“臭贼道，你的功夫可比你的师侄差得太远！”身形疾起，以攻对攻，虽然没有两般兵器，却也是剑掌兼施，双手使出不同的招数。

洞玄子左手拂尘搂头罩下，段仇世一掌拍去，轻飘飘的好似并不用力，那拂尘的万缕千丝，却已给他的掌力荡开。原来段仇世以前练的是毒掌功夫，后来觉得毒掌功夫不够光明正大，改而苦练绵掌，练了七年，绵掌功夫亦已到了“击石成粉”的境界了，也好在他练成绵掌，以柔劲化解柔劲，方能对付得了洞玄子这柄拂尘。在荡开拂尘的同时，段仇世右手的长剑刺出，“ ”的一声，两柄长剑碰个正着。火花飞溅之中，两人的身形都是不禁晃了一晃，虎口也都是隐隐感到一阵酸麻。谁都没有占到便宜，刚好功力悉敌。

洞玄子哼了一声，拂尘再起，这一次尘丝却没散开，而是聚成一束，拿来当作判官笔使，迳自指向段仇世的穴道。而右手的长剑则是剑走轻灵，用来辅助拂尘的攻击。

段仇世心头一凛，想道：“这臭贼道列名崆峒三老，倒也不是浪得虚名。这刚柔互换的功夫，使得似他这样巧妙的，在武林中恐怕也是寥寥可数了。”

原来段仇世刚才那样的奚落他，用意乃是要把他激怒的。其实洞玄子的本领虽然比不上师侄丹丘生，但决不至于像段仇世说的那样“相差太远”。若然只论本派功夫的精纯和火候，丹丘生恐怕也还稍不如他。

洞玄子是老狐狸，给段仇世那么一激，虽是气恨，却没动怒。他深知高

手搏斗，决不可气躁心浮，当下沉住了气，攻守兼施，和段仇世展开恶斗！

剑影纵横，拂尘飞舞。段仇世和洞玄子这场恶斗，也是各有千秋，斗得难分难解。

杨华如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一会儿看看这边，一会儿看看那边。两个师父都是他极之关心的人，他的一颗心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起落。看到紧张之处，情不自禁的便是高声喝彩，或者大叫可惜。

杨华年纪虽轻，但从五岁开始练武，也已练了十一年了。不过平日练武，只是师父和他“喂招”。却未有过实战经验，此时得有机会目睹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性命相搏，不觉便拿来与自己的平日所学印证。“二师父这招推窗望月，我只道是一招普通的入门掌法，却原来也可以变化得如此精妙。”“三师父的这一招玄鸟划砂，先慢后快，和我的一出手便力求快捷不同，敢情这就是后发制人的精义？”看了百数十招，不知不觉领悟了许多武学的诀窍。

正在看得出神，忽听到段仇世喝道：“华儿，提防恶狗！”杨华瞿然一惊，只见欧阳业已是到了他的身边。

欧阳业哈哈一笑，说道：“小鬼头看得心痒难熬是么，我和你玩玩！”

杨华一跃而起，刚要拔剑，说时迟，那时快，欧阳业已是骈指倏的向他点来。指头还未碰着他，已是令他感到一股炽热的气流，杨华脚踏蹑云步法，百忙中一闪闪开。欧阳业道：“小鬼头倒很溜滑。”变指为掌，一掌劈出，热风呼呼，原来他是家传的“雷神掌”功夫，“发出的掌风，就似从铁匠的鼓风炉中喷出来似的。

丹丘生叫道：“走乾门，转坎位，反戳劳宫穴！”杨华依法施为，一指戳出，指尖果然是恰好对准了敌人掌心的“劳宫穴”。欧阳业练的雷神掌，最怕是劳宫穴给人点着，一给点着，真气就会涣散，连忙缩手。

可是丹丘生指点徒弟，稍稍分神，登时便给阳继孟乘机反攻，枪了先手。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非同小可，攻势猛压下来，饶是丹丘生内功深厚，也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段仇世叫道：“决剑攻他下盘！”略一分神，也是给洞玄子乘机进击，险险给他拂尘扫着。

杨华早已拔剑出鞘，避招、出剑、进招，一气呵成。唰唰唰连环三剑，就和对手抢攻，叫道：“两位师父放心，徒儿不怕这条恶狗！”

段仇世哈哈大笑，说道：“对，初生之犊不畏虎！”丹丘生道：“不对，应该说是初生之犊不畏恶狗！”他们看到徒弟力斗强敌，应付得居然不错，都是大为得意，也就不顾自己也是正在对付强敌，不该分神了。

洞玄子和阳继孟岂是易与小辈，攻势一抢到手，便如剥茧抽丝，绵绵不绝。段仇世和丹丘生想要抽空指点徒弟，已是不可能了。

杨华的真实本领，自是远远不如对方，但他的蹑云步法迅捷轻灵，这却是欧阳业比不上他的。所以段仇世教他用快剑攻欧阳业的下盘，叫欧阳业无法凝聚真气以雷神掌伤他。但虽然如此，由于双方的本领相去甚远，而且形势瞬息百变，即使杨华的两位师父有空指点他，也是不可能和现场的变化丝丝吻合的。故此杨华在开头数十招还能勉强支持，百招之后，却难免有了力不从心之感了。

丹丘生猛的急攻三招，把阳继孟迫退一步，缓过口气，叫道：“华儿听着，你要目中有敌，心中无敌！”

这两句话乃是提纲挈领的武学精义，平日丹丘生对杨华说过不止一遍

的。杨华一听，登时心领神会，心道：“不错，这两句话我怎么忘了？”

“目中有敌，心中无敌”，那就是既要重视敌人，又要轻视敌人的意思。你看到眼前的敌人，要注视他的一举一动，认真的对付他，但心里却不必畏惧强敌，到了最高境界，甚至可以当作无敌人正在与你性命相搏，那你就可以无杂念的把你所有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杨华一悟精义，便即见招解招，见式拆式，把生死荣辱胜负等等杂念抛之脑后，不求克敌反能克敌，果然劣势渐渐扭转过来。欧阳业只觉得杨华的剑法招招凌厉，每一剑都似乎是指向自己的要害，饶是他本领高出杨华许多，也是不禁有点提心吊胆了。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百多招，在这段时间里，丹丘生业已抢回攻势，稍占上风，段仇世也和洞玄子扳成了平手。但到了一百多招之后，杨华却又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他不觉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想道：“我得了师父的提点，可还是打不过这厮。”他可不知，欧阳业本是江湖一霸，能够和他打成平手的武林中总共也不过十多个人，如今他能够和这样的强手斗到将近三百招，这已经是十分之难能可贵了！

欧阳业久战不下，心中焦躁，掌力越发加强。

杨华闷热难当，汗如雨下。他已在全神应付敌人了，但热得实在难受，招数发出，不知不觉已是不依章法。

欧阳业一看时机已到，陡地一声大喝，右掌震歪杨华的剑尖，左掌五指如钩，立即向他当头抓下。这一抓正是欧阳业的杀手绝招，一抓下来，把杨华的身形笼罩在他掌势之下，叫杨华决计躲闪不开！

丹丘生和阳继孟的恶斗，已经略占上风，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见徒弟不妙，立即也是一声大喝，身形疾起！

阳继孟忽觉眼前白濛濛一片，酒气薰人，恶心欲呕，原来丹丘生在飞身跃起之际，大口一张，把刚才喝进肚里的一坛烈酒全都喷了出来，阳继孟连忙闭了眼睛，双掌护身。酒花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饶是他差不多已可说是练成了铁骨铜皮，亦自感到火辣辣作痛。他想不到丹丘生还有这门绝技，不由得心头大骇。

殊不知丹丘生这一喷看似恶作剧，实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

阳继孟的穴道给热酒一烫，阴煞气消，威力大减，但丹丘生自己亦是颇伤元气了。要知他们二人功力相若，本领相当，丹丘生若非如此，可也很难摆脱阳继孟的缠斗。

那边厢段仇世也是蓦地一声长啸，长剑一挥，用足了十成功力向洞玄子劈下。洞玄子吃了一惊，喝道：“要拼命么？”只听得“咔嚓”一声，双剑相交，竟是断为四截。

段仇世把手中的半截断剑一掷，不理会洞玄子的后着如何，立即便向徒弟那边跑去。他和丹丘生是一样心思，要救杨华性命。这一掷名为“神龙掉尾”，正是段家剑法中败中求胜的最后一招绝招。洞玄子闪避不开，“波”的一声，断剑插进他的胸口。

洞玄子红了眼睛，伸指点了胸口旁边的三处穴道。这是崆峒派的封穴止血法子，可令伤者不至因为失血过多，便即昏倒。但也只是仅能急救一时而已。

洞玄子情知性命难保，他要争的就是这一时片刻，他嘶哑着声音喝道：“段仇世，你也休想活命！”断剑插在他的胸口，他居然还是能够如影随形

地追上了段仇世。段仇世对他的恫吓，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们两人来得正是时候，欧阳业那一抓堪堪抓到了杨华的顶门，丹丘生先到，反手一拿，扣着他的手腕，欧阳业沉睁缩时，掌力疾吐，双方硬碰硬接，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只听得“蓬”的一声，有个人摔出三丈开外！

倒下去的是欧阳业。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阳继孟、段仇世、洞玄子三人，都是捷如飞鸟般的疾扑过来，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来到。

杨华已是力竭精疲，欧阳业那一抓虽没抓着他的脑门，但雷神掌的掌力亦已震得他头昏目眩，脑门就好像给烧红的烙铁突然烙了一下似的！一时间他还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忽觉身子一轻，段仇世已是将他拉出圈子。

丹丘生把欧阳业击倒，自己亦是感到十分难受。要知他和阳继孟的一场恶斗，已是元气大伤，此时又再硬接了欧阳业的雷神掌，雷神掌的热毒和修罗阴煞的寒毒同时在他体内发作，一忽儿如坠冰窟，一忽儿如陷烘炉。饶是他功力深湛，亦自抵受不了这种煎熬。牙关格格作响。

欧阳业倒在地上，嘶声叫道：“丹丘生已受内伤，你们快快把他干掉！”阳继孟喝道：“好，我给你报仇，定叫这厮难逃公道！”双掌齐推，向丹丘生猛扑过来。把修罗阴煞功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丹丘生打了两个盘旋，脚步未曾站稳，一觉背后风生，反手便是一掌。喝道：“好，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掌力激荡，发出郁雷般的声响，丹丘生只觉冷入骨髓，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凝结起来了。阳继孟也不好过，胸中气血翻腾，五脏六腑都好像转移了方向。

段仇世把杨华拉出圈子，也是刚一转身，便即碰上了迎面扑来的洞玄子。

洞玄子给他的半截断剑插入胸膛，情知已是性命难保，这一击誓与对方同归于尽，当真是狠辣无比。

杨华陡觉劲风袭来，刚要出招应敌，段仇世忽地一掌将他推开，叫道：“华儿，快走！”这一推用的乃是巧劲，杨华身不由己的直往前奔，跑出了十步开外，方才稳住身形。他身形一稳，便即回过头来，心道：“二师父，请恕徒儿这次不听你的说话。”想要施展轻功跑回去帮他师父动手，忽觉一口真气提不起来，竟是无法施展轻功。这才知道自己已是受了内伤，怪不得师父不许他帮手。

就在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刚好看见洞玄子与段仇世以性命相搏的最凶险的一招。洞玄子的拂尘凌空击下，段仇世掌影翻飞，却是脱不出拂尘的笼罩。陡然间两条人影倏的分开，只听得洞玄子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惧叫，倒在地上。但段仇世也是血流满面，有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了。

第三回　石窟宗师留秘笈 林中情侣觅亲人

原来在这生死决斗之中，洞玄子给段仇世以绵掌击石成粉的功夫，在他胸膛重重地击了一掌，本来插在他的胸口那半截断剑，也给掌力拍得全插进去，直没至柄。洞玄子倒在血泊之中，显然已是一命呜呼。但他临死之前那凌厉的一击，拂尘也打着了段仇世，段仇世的面上布满一条条的伤痕，额骨亦已破碎。

杨华大惊之下，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飞快的跑回师父的身边，叫道："师父，你怎么啦？"他知道师父必定是随身携有金创药的，当下抱住师父，便来搜他的金创药。

段仇世轻轻将他推开，惨笑道："华儿，我不行啦，你快去帮忙你的三师父吧！"

丹丘生和阳继孟的拼斗，此时也正好到了生死的关头！他以一掌抵着阳继孟的双掌，左手提起剑来，缓缓的向阳继孟的咽喉刺去。阳继孟对着明晃晃的剑尖，竟似视而不见，上半身纹丝不动。但说也奇怪，那口剑提在丹丘生手中就好像提着千斤重物似的，向前移动半分，也要用极大的气力。

原来他们此时已是拼斗内力，力强则胜，力弱则败，那是丝毫也不能取巧的。丹丘生虽然只用一只有手抵挡对方双掌，但这只右手，已是集中了他全身的气力。阳继孟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何等厉害，他用于右掌的内力稍减一分，只怕未能杀掉阳继孟，就要先毙在阳继孟的掌下。

双方功力恰好是八两半斤，任何一方，只要有人帮忙，哪怕是一个小孩子，也能够取了对方性命。

杨华呆了一呆，不知是去先帮三师父的好，还是先给二师父治伤的好。二师父伤得这样重，只怕流血不止，那就有死无生。

段仇世嘶声叫道："你还不去？"杨华一咬牙根，摇摇晃晃地移动脚步。想要跑快一些，不料欲速则不达，忽地一跤摔倒。

杨华忍痛跃起，又再前行。只见丹丘生的剑尖已是堪堪指到了阳继孟的咽喉，阳继孟头颈一侧，剑锋在他颈核下面划过，登时血流如注。杨华心头大喜，只道丹丘生就可杀了这个魔头，哪知丹丘生和阳继孟同时大叫一声，竟然一齐跌倒！杨华这一惊之下，跟着也跌倒了。他早已心力交疲，这一跌登时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杨华迷迷糊糊中只觉身子发热，渐渐醒了过来。

眼睛张开，只见两个师父都在他的身边。一个用掌按着他的胸膛，一个用掌抵着他的背心。原来他们正在使用残存的真气，输入杨华体内，替他医治内伤。

杨华叫道："师父，你，你们……"丹丘生道："别说话！"杨华眼光一瞥，只见欧阳业和洞玄子倒在地上，动也不动。稍远处阳继孟靠着一棵大树，双目紧闭，脸上血色全无，也不知是死是活？

过了一会，丹丘生方始微笑说道："好了，华儿这条小命总算捡回来了。"笑声中身体软绵绵的向下弯，段仇世的情形和他完全一样，双手一松，突然两个人都倒在地上。

杨华大惊说道："师父，你怎么啦？"一手拉丹丘生，一手拉段仇世，却是拉不起来。

丹丘生道："你放心，阳继孟所受的伤决不在我之下，我若是活不成，

这厦头也是决计不能活在世上！”

杨华听他说“你放心”，只道师父的伤并没他想象那般严重，听完之后，方始知道原来还在自己估计之上。杨华颤叫道：“不，不，师父，你、你们不、不能死！”

丹丘生笑道：“人谁无死？只要死而无憾，那就是值得了。如今没有多少时候了，你附耳过来，我有话吩咐你。”说到后面，已是气若游丝。

杨华慌得六神无主，只好把耳朵凑到丹丘生口边，听他说道：“我身上有我毕生心血写成的本派武学精义，我本想托你的二师父带给本派掌门的，现在只能传给你了。但掌门师叔是不会认你作本派弟子的，你也不必交给他们，就自己另开一派吧！还有……”

杨华正在凝神静听他“还有”什么，忽觉段仇世使劲拉他，丹丘生道：“对，我忘记了你的二师父也有话要吩咐你，你先听他说吧。”

杨华一看二师父的伤比三师父还重，当下心如刀割，弯下腰听段仇世说话。

段仇世断断续续说道：“记着，要练成孟家刀法。孟元超，他，他是你的……”原来段仇世忽地想起杨牧还在世上，杨华与他迟早也会相逢。那时只怕杨华不会相信孟元超的话，仍然要把杨牧当做父亲。而自己又已死了，没有可令杨华最能相信的人作证。是以他必须在临死之前，把秘密告诉杨华。可惜正在说到最紧要的关头，他已是油尽灯枯。

杨华怔了一怔，问道：“孟元超是我的什么？”

杨华问了两次，听不见段仇世的回答，一探他的鼻息，方才知道，师父不知是什么时候，早已断了气了。

杨华一惊非同小可，回过头来，叫道：“三师父，三师父！”只见丹丘生灰白的脸上挂着笑容，但那笑容却好像“凝固”在脸上似的，令人不禁有毛骨惊然之感。杨华惊上加惊，抱着师父用力的摇，叫道：“三师父，三师父，你不是还有话要和我说么？”忽地一股寒意直透心头，原来丹丘生的身体竟是冷若坚冷，不知什么时候，也已死了。

片刻之间，失掉自己两个最亲爱的人，本来已是心力交疲的杨华，哪里还能支持得住，心中一片茫然，欲哭无泪，陡然间只觉地转天旋，登时不省人事。

待到杨华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阳光射入石林，把剑池映得一片金碧。池畔的野花迎风摇曳，在剑峰上栖息的鸟儿正在离巢。一切都是这么宁静，哪里像是曾经沐浴过血雨腥风。

杨华定了定神，从迷糊中完全清醒过来，记起了昨日的事情，肝肠寸断，心里想道：“两位师父已经惨死，我应该让他们早早入土为安。”

不料当他找寻师父的尸体时，不但段仇世和丹丘生两人的尸体不见，阳继孟、洞玄子和欧阳业这三人的尸体也是全都不见了。

杨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呆了好一会儿，心想：“难道昨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恶梦么？”

他清楚记得，二师父和三师父是倒在剑池旁边，并排一起的；洞玄子胸口插着断剑，倒在稍远的地方；欧阳业是死在一块岩石下面；阳继孟则是靠着一棵松树紧闭双目的。但现在这一切都像幻景一样，都消失了。

“难道阳继孟还没有死，他把尸体都搬出去了？”

但跟着再想：“三师父和我说过，阳继孟受的伤决不在他之下，他若是

活不成，这魔头也非陪丧不可。三师父是要我安心在石林练好武功，决不会说假话来安慰我。而且，即使阳继孟侥幸没有死掉，要跑出石林亦已艰难，哪里还有力气搬走尸体？再说他搬走尸体又为的什么？”

杨华抱着万一的希望，大声叫道：“二师父，三师父！”希望奇迹出现，他的二师父和三师父还没有死。

剑峰上的鸟儿给他吓得展翅高飞，但石林里除了鸟声之外，就只有他自己的回声了。

奇迹没有出现，但地上一滩滩的血迹倒是给他发现了。显然这是昨日那场恶斗留下的血迹。有敌人的，有师父的，也有他自己所流的鲜血在内。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遍地阳光，看了看地上的血迹，当然不是梦了！

忽然他的目光给一样事物吸引，那是放在石台上的一本书。昨晚二师父和三师父就是把酒坛放在这个石台上喝酒的。酒坛在石台底下碎成片片，石台上却多了一本书。他拿起来一看，正是丹丘生所写的崆峒派武学精义，丹丘生临死之前，说要传给他的。

怪事接连发现，杨华心里又有了一线希望：“三师父倘若被人所害，那个人又怎会把这本书留下来给我？这件怪事终须有水落石出之时。”再想：“但愿两位师父还在人间，但不管他们是生是死，我总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辜负了他们以绝技相传的苦心！”

有了希望，悲痛稍减些，杨华检查身上的东西，段仇世给他的那本“孟家刀法”，也还是在他的身上，并没遗失。

随后两天，杨华搜遍整个石林，什么人也没有发现。石林倘若没有熟悉地理的人做向导，那是不容易进来的。杨华自思：仇家之中，最熟悉石林地理的是阳继孟，这魔头纵然侥幸未死，最少也得养伤几年。又即使有别的仇家能够闯入石林，他打不过也可仗着熟悉石林的地形躲避。于是便放心在石林住下，遵守两位师父的“遗嘱”，苦练武功。

丹丘生积下的余粮足够他一年食用，在石林里还可以捕鱼猎兽，日子完全可以过得和从前一样。

杨华先练孟家刀法，打开了那本书，只读了两页，却又发现了一件怪事。

第一章是“总纲”，开头写的是：“快刀要义，以我为主。队‘嫩’辅‘老’，以‘急’辅‘迟’。以静制动，以客犯主，此为变格，亦须熟悉。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要旨仍在一个“快，字。但主客易势，动静得宜，必须审情度势，不可默守成规。”

杨华武学已有根底，读来并不难懂。不过什么“嫩”“老”“迟”“急”等等术语，却是不懂。

好在第二页就是对上面这段话的注解，纸质不同，墨色也比前一页“新”得多，看来乃是后人添注的。奇怪的是：写上注解的那个人的书法，杨华竟是似曾相识！

最初杨华尚未注意，只是津津有味读那注解，懂得了“嫩”是以刀尖接触对手的兵器，“老”是以刀柄砸磕；刀柄磕托稍慢为“迟”，刀尖先迎为“急”。

注解不单解释“术语”，还有注解者本人的心得，如：“嫩须轻灵，老须用劲。急防躁进，迟防生变。主客易势，当在敌方攻势最急之时出其不意行之。”等等。注解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的，比正文还多。

杨华茅塞顿开，大为欢喜，心里想道：“这些刀法上的精义，用在剑法

上大概也是可以的。看来上乘的武学似乎都是殊途同归。”忽地心念一动，不觉咦了一声，想道：“这人的笔迹，我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

“孟家刀法”每一页的后面，都插有纸质不同的另一页写上添注。杨华起了疑心，不先练那刀法，先把每一页的书法仔细察视。越看越觉得熟悉，但却想不起来。

他在剑池旁边低首沉思，“这是孟家刀法，添加注解的人最可能的当是孟元超了。孟元超我见也没有见过，焉能熟悉他的笔迹？”

池中影子出现他的影子，杨华忽地想起小时候母亲和他在北戴河上泛舟的情景。不禁心痛如绞，想道：“爹爹对我虽然也好，总是不及妈妈的好。她不但自小教我武功，读书写字，也都是她一手教的。唉，想不到我和她已是永无见面之期了。我必须听二师父的吩咐，练好武功，为她报仇，管它这些字是谁所写，我还是先练好刀法吧。将来见了孟元超再问他也还不迟。”

他本来决定不去思索那是谁的笔迹了，但当他想起母亲教他写字之时，突然间心念一动，恍然大悟，跳起来叫道：“这是妈的笔迹！”

但他想了起来之后，却是不由得更奇怪了：“妈怎会懂得孟家刀法？要说她是给孟家的人抄的吧，难道她认识孟元超？孟元超又怎会那样相信她，把家传的刀法给她看，还请她代抄自己所领悟的武学精义呢？”他把孟家刀法翻来覆去的仔细看几遍，注解文字的笔迹确实是她母亲的。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杨华没有看错，那些注解的文字确实是云紫萝替孟元超抄的。那时他们正是一对少年情侣。

杨华满腹疑团，隐隐感觉到母亲和孟家定有渊源，当然他还是做梦也想不到他是孟元超的儿子。

最后杨华想道：“反正我是要去找孟元超的，见了它自然知道其中原故。何必现在去想这想不通的事。”

杨华自小得名师指点，资质又极聪颖，苦练孟家刀法，不到半年，便已纯熟。比段仇世估计的所需的一年时间少了一半。

跟着再练丹丘生传给他的崆峒派武学精义，这是他的本门学问，上手更快。不过对深奥的武功，当然还是不能一学就会。练完这本秘笈，不知不觉已是过了将近一年了。

在苦练本领、琢磨上乘武学的这一年当中，最令他困惑的是，怎样才能将两种上乘的武学融会贯通？

他已经领悟到孟家的刀法可以用到崆峒派的剑法上来，但这两门的武学却是有独特之处，例如孟家快刀以快为主，崆峒剑法则以闲雅舒展为主，路数不同，招法大异，甚至有相反的。怎样才能相反相成，合而为一呢？杨华毕竟火候未到，可是难于自己揣摩出来的。

但虽然如此，在这一年过后，他的武功已是突飞猛进，远非从前可比了。

还差七日未满一年，他准备满了一年，便即离开石林。他在石林住了几年，一旦就要离开，自是不免对这名山胜地，颇有恋恋不舍的感情。于是在这七天当中，他抛下武功，到处游玩。

这一日他在剑池洗了个澡，游兴正浓。在剑池上来之后，抬头看那剑峰，“剑峰”二字，相传是明代的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所书，铁划银钩，写得十分有力。

杨华看得心神如醉，似乎张丹枫的书法也有可以和剑法共通之处，忽发

奇想，要跑上剑峰摸一摸张丹枫的书法。还想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把它拓下来。

剑峰峭立如笔，字刻在一块平滑如镜的岩石上，下面绝无可以立足之处，也不知张丹枫当年是怎样写上去的。

这样险峭的剑峰，猿猴也难爬上。但已是难不到武功突飞猛进的杨华。他以壁虎游墙的上乘轻功爬到那块岩石下面，把准备好的一条绳子缚在剑柄，宝剑插入岩石，绳于的一端缚在腰间，身子悬空，摸张丹枫所题的“剑峰”笔划，默想其中可以和剑法共通之处。

“峰”字最后一笔像一柄利刃似的直拖下来，但中间却有个小小的缺口，笔势不能连续，杨华觉得有点奇怪：“张丹枫写这个字为何不作兴一气呵成呢？”

杨华把眼睛贴近缺口往里张，只见黑黝黝的竟是一个不知有多深的山洞。好奇心起，用力一攀那块凸出来的石笋，忽听得轧轧声响，刻有“剑峰”两字的那块大石忽地似磨盘转过一边，出现了一个比海碗还要大的洞口，已经是容纳得一个人钻进去了。杨华拔了一些茅草堆在洞口，用随身携带的火石点燃，让洞中冲出一股秽气去净。然后下去拿了火把，方始人洞探险。

入口虽狭窄，里面则甚开阔，杨华走过一条长廊，忽地眼睛一亮，只见一张白玉供桌，桌上写有几行文字。这张玉桌，竟是整块通体晶莹的白玉造成的。玉石不奇，但这样大的一块白玉，可是无价之宝。

供桌后面的石壁上有个中年书生的画像，丰神俊秀，栩栩如生。左下角写有几个小字“天顺七年化外之民张丹枫自画像。”

“天顺”是明代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按：明英宗登位时的年号为“正统”，其后改为“天顺”，天顺七年即公元一四六三年。）距杨华发现画像之时，已有三百多年。杨华站在这一代武学大宗师的画像之前，不由得肃然起敬。

回过头来，再看那白玉供桌上写的几行文字。四行大字写的是：“入得此门，与我有缘。愿作我徒，戒律必遵。”另一边写有密密麻麻的十条戒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拜师之礼，每读戒律一条，叩头十响，必须用力。”但供桌上却不见有什么拳经剑谱之类。

杨华心里想道：“我并不贪图绝世武功，但这位前代大侠却是值得我向他磕一百个响头，尊他为我隔世师尊。”

那十条戒律只有第一条有点特别，其他九条，则是名门正派常见的戒律，不外“不许恃强欺人，不许奸淫掳掠，不取不义之财……”等等。第一条却是：“不作大明臣子，但遇外敌人侵，可为大明出力。”原来张丹枫的祖父乃是和明代始祖朱元漳争夺江山的张士诚，张士诚和朱元漳在长江一战，兵败沉江，故而张丹枫留下戒律，以不做明朝的官列为首要。怎料到有人发现之时，早已是改朝换代了。

杨华心想：“我当然不会做官。但这条戒律的主旨乃是要抵抗外敌的入侵，如今是满洲鞑子霸占了汉人的江山，根据这一条的道理，我就该和侠道一起反抗清廷，这正是我今后该做的事。”

其他九条，更是任何一个正派的人应当遵守的立身处世的道理，杨华当然依得。于是毫不踌躇的便即跪在张丹枫的画像之前磕头。由于他对这位一代武学宗师的仰慕乃是发自内心，因此不折不扣的依照张丹枫遗嘱吩咐行拜师之礼，每读一条戒律，用力磕足十个响头。读完十条戒律，磕足一百个响头，磕得额角都肿起来了。

忽地奇迹出现，只见他跪下磕头之处，地面凹陷，裂开一个山洞，隐隐透出宝光。杨华挖开泥土一看，地下藏的是一个玉匣，四角嵌有四颗明珠。杨华这才知道，张丹枫要他磕这一百个响头，磕得原来大有道理。打开玉匣一看，里面藏的一本书，封面题的是“玄功要诀”四字。

杨华得两个师父传他的刀法剑法，对于临敌的招数所知已是甚多，但上乘内功如何修习却是未知。小时候父亲和段仇世虽曾传授过他一点人门的练功法子，后来丹丘生也教过他一些吐纳功夫，但他两位师父的内功都是介乎邪正之间，不能说是上乘的正宗内功心法。张丹枫留下的这本“玄功要诀”，显然是他毕生武学精华之所聚的上乘心法了。

杨华想道：“张丹枫是一代武学宗师，他的内功心法不知如何深奥？”果然一开头他就不懂。“子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岂能出于理、气、象乎？”文字的意思，他是大致懂的，但这几句说得太“玄”，他却不知与武学有何关系，心想：“孔子哪懂内功，为何引他的话？”

再读下去，这才知道是与武学有关。书中写道：“象者拳之形也；气者拳之势也；理者拳之功也。理气象备，举手投足，无不逾矩。”跟着把阐发这几句话的道理解释的清清楚楚，亦即是修习上乘内功“心法”了。杨华细细咀嚼，越读越是有味。只觉书中的解释，和自己曾经学过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触类旁通，那是一点也不玄了。“玄功要诀”讲的都是武学基本原理，虽然只是十数页的薄薄的一本书，已是包罗万象。他以前的所学和这本“玄功要诀”比起来，有如小溪之比大海。

不知不觉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写的是：“心法领悟，可以入内室钻研无名剑法。”杨华心里想道：“玄功要诀，精深博大，要说领悟，谈何容易？但我在石林可是不能久留，还是先去看看无名剑法吧。”又想：“剑法名为‘无名’，倒也特别。听说张丹枫是天山派的始祖，为什么不叫做天山剑法呢？”

杨华踏入山洞的最前一间石室，只见两边石壁画满图形，共有一十八个，画的都是各种使剑的姿势。

但只有图形，却没文字。杨华留心细看，第一个图形像是“朝天一炷香”，但这个剑式，剑尖是笔直的指向天空的，壁上的图形剑尖虽也上指，却是斜指。从侧面的某一个角度看来，剑尖倒似乎指向站在下首的敌手了。第二招像是“玄鸟划砂”，但仔细看时仍是不像。而且“玄鸟划砂”乃是转身以反手发出的剑式，杨华试一比划，根本就不可能一下子从“朝天一炷香”变为“玄鸟划砂”。

其他各式剑招，情形都是类此。看来像是某一普通剑式，细看又不相同。甚至有若干剑式，左看像是甲派的招数，右看像乙派的招数，正中间看又像丙派的招数的。而且十八个图形，剑势都不连续。杨华看得莫名其妙，想道：“这个剑法可比玄功要诀更难懂了，连招式的名字都没写上，怪不得叫做无名剑法。”

原来这是张丹枫晚年所创的剑法，已是在他开创天山派之后许多年的事情了。其时他的爱妻云蕾已死，他的掌门弟子霍天都已足以支撑门户，于是他遂重履中原，最后回到他与云蕾少年时候最喜欢的地方——石林——度过晚年，方始创出这十八式“无名剑法”。这“无名剑法”比任何“有名”的剑法，境界都要更高一层。它是要靠学者各自的悟力自创新招的。杨华的“玄功要诀”都未入门，当然是看不懂这最深奥的“无名剑法”了。

杨华走出石室，心里想道：“ 我现在尚未领悟玄功要诀，欲求躐等，自是不易。但祖师的剑法必定有其道理，我先把各个图形牢记心中，以后待我有了那个学力之时，说不定就可懂得其中的妙处了。 ” 到洞口一看，只见瞑色四合，原来他在洞中沉迷于张丹枫所传的武学，不知不觉已是过了整整一个白天，此时肚子方始觉得有点饿了。杨华把那块封洞的石头转过来堵住洞口，爬下剑峰。

于是者接连几天杨华都在石室里默记那壁上图形，不觉七日之期已满，一十八式 “ 无名剑法 ” 亦已牢记心中。

虽然他还可以留在石林，但为了急于去找孟元超以释心中疑问，他还是决定了按照原来的计划，在师父 “ 失踪 ” 了一周年的日子离开。

最后一日，他恋恋不舍的离开了住了几年的石屋，但在他要出石林之时，却忽地想起一事。

杨华想起那日的奇事，暗自思量：“ 两位师父生死未卜，可能尚在人间。但凡事不能从好的一面着想，坏的一面，阳继孟这大厦头说不定也还是活着呢？ ” 跟着自然想道：“ 假如阳继孟未死，先回到石林，万一给他发现剑峰上的秘密，以他的武学造诣，说不定可以领悟张丹枫的无名剑法，那岂不是助纣为虐。不如回去毁了他吧。 ” 同时他也委实舍不得离开石林，想回去再看一看他最喜欢的地方，喝一口剑他的清水，摘一朵剑峰的野花。

正当他向剑池走去的时候，忽听得有脚步声响，好像就在身边。杨华吃了一惊，连忙躲在一块岩石后面。

脚步声走过去了，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也听见了。但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杨华怔了一怔，随即哑然失笑：“ 在我在石林住了几年，怎的忘了石林的地势了。 ” 要知石林万户千门，峰回路转，有时甚至看到了前面的人，距离极近，也还要转几个弯才能和他相会的。

杨华心想，假如是师父回来的话，一定会出声叫他的。会不会是阳继孟和什么人回来呢？

谜底马上揭开，那两个人已在开始说话。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听他们的声音，年纪都似乎不大。

那少女啧啧赞赏，说道：“ 这里真是神仙洞府！ ”

男的笑说道：“ 你可别忘记留下记号，要是找不着我的叔父，咱们出去，可就难了。 ”

杨华依稀记得二师父和他说过家里还有一个侄儿，心里想道：“ 在这里住过的还有一个阳继孟，不知他是谁的侄儿？ ” 跟着想道：“ 师父当年是离家出走的，据三师父说他还是什么小王爷的身份呢，他离家之后，后来就是他的侄儿做小王爷了。听说师父出走之后，从来也没回过家里，他是一向讨厌家里的人的。小时候我跟二师父两年，也只是听他提过侄儿一次，大概不会纡尊降贵，来到石林探险？ ” 他这样一想，虽然并不知道阳继孟是否有个侄儿，也把这人当作阳继孟的侄儿了。当下跟在这一男一女的后面，想要多听一点他们说的什么，待证实了这男的是阳继孟的侄儿之后，他才出手。

杨华的轻功远远在他们之上，地形又熟，这一男一女都没有发觉后面有人。但杨华再听他们的说话，却是立即就把他的猜疑推翻了。

只听得那少女说道：“ 你放心，我不会忘记的。我来此的时候，孟大侠早已叮嘱过我了。 ” 听到这里，杨华不由得心中一动：“ 她说的是哪位孟大侠？ ”

心念未已，便听得那男的说道：“ 孟元超是我叔父的好朋友，可我还没有见过他呢。冰妹，你怎的知道应该向他打听消息的？ ”

不出杨华所料，那少女说的“ 孟大侠 ” 果然是孟元超。

那少女噗嗤一笑，说道：“ 青哥，你怎的如此糊涂，自己说过的话也都忘了？ ”

那男的似乎是呆了一呆，半晌才笑起来道：“ 不错，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咱们谈论当今豪杰，我是曾向你提过我的叔父和孟元超的交情。那次咱们谈论的人很多，在场的也还有别人，想不到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你还记得。 ”

那少女道：“ 你说过的话，每一句我都记得！ ”

那男的道：“ 冰妹，你真细心。可是，唉，糟糕！ ”

那女的道：“ 什么糟糕？ ” 似乎因为男的话说得如此突兀，有点惊疑不定。心中不悦，声音冰冷。

那男的笑道：“ 你这样细心，以后我可不敢在你跟前说错一句话了。 ”

那少女笑道：“ 你知道就好。 ”

他们在打情骂俏，杨华在一旁却是又惊又喜：“ 原来我猜错了，他是我二师父的侄儿。 ” 随即心头一沉：“ 要是让他知道了叔叔的不幸消息，不知道多难过呢。 ”

杨华正在盘算应该怎样和他们见面的时候，只听得那男的已在接着说道：“ 咱们还是说正经的吧，孟大侠是怎样和你说的？ ”

那少女道：“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 ”

那男的道：“ 我想知道详细一些。 ”

那少女道：“ 好，那我再说一遍。或许那天我说的有什么遗漏。要是你听不明白，还可以问我。 ”

那男的道：“ 我也想知道更多一些有关孟元超、令师叔以及小金川义军的事情。 ”

那少女道：“ 好的，我尽我所知，说与你听就是。先说你叔父的事情。 ”

那男的想要知道的这些事情，也正是杨华想要知道的。

杨华本来准备过去和他们见面的，心念一转，想道：“ 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可不方便向他们打听这许多事，不如听听他们怎样谈论孟元超吧。 ” 那天，他虽然没有听完段仇世所要告诉他的说话，心中已是隐隐感觉得到，孟元超一定和他大有关系。

于是杨华依旧悄悄的跟在他们的“ 后面 ”，说是“ 后面 ”，其实已是隔了几重“ 门户 ” 的。只听得那少女说道：“ 令叔最后一次见到孟大侠的时候，曾经告诉他是准备前往石林。据说是要找一位朋友。 ”

那男的道：“ 不知他找的是什么朋友？ ”

那少女道：“ 他没有告诉孟大侠。不过，你是他的侄儿，他的朋友，你大概也应知道一些吧。想一想看。 ”

那男的道：“ 你不知道，我的叔叔当年是因为和我爹爹不和而出走的，直到我二十岁的时候，他方才回来一趟。我跟他出去，没多久又分手了。他的朋友，我知道的只有孟元超和缪长风，另外就是他死去的师兄卜天雕了。 ”

杨华想道：“ 敢情就是那次我和大师父在点苍山出事之后，二师父才回家的。怪不得在这以前他极少和我提起他的侄儿了。 ”

那少女道：“ 原来如此。不过，这石林的主人既然是你叔叔的朋友，想必不是坏人。 ”

那男的道：“ 那是一年多的事情了，叔叔不知是否还在这儿？咱们进来这许久，仍没发现人迹。 ”

那少女道：“ 在这个好像八阵图的石林之中，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 ”

那男的道：“ 即使有甚危险，我也还是要来的。 ”

那少女道：“ 有一句话，不知我该不该问你。 ”

那男的又好像是呆了一呆，勉强笑道：“ 你对我是知无不言，我岂能瞒你。你尽管问吧。 ”

那少女道：“ 我看你好像另外还有什么心事？ ”

那男的笑道：“ 你真厉害，心事也瞒不过你。不错，我此来固然是为了寻找叔叔，另外却也还有一件事情。 ”

那少女道：“ 什么事情？ ”

那男的道：“ 这石林和我段家大有关系。不过，现在我还没看见剑池剑峰，要是找到了那个地方，我再告诉你吧。 ” 此言一出，杨华和那少女都是大感奇怪，他的秘密为什么要到剑池剑峰才能吐露呢？ ”

第四回　深入石林求秘笈 敢凭宝剑斗魔头

那少女性情和顺，心里不高兴，脸上仍是含笑说道：“好吧，那我就先说一说小金川的事情。他们都是当世豪杰，据一隅之地，抗拒清廷，日子虽苦，志气不挠。我的确是佩服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小金川？”男的问道。

“师叔和伯父要我离开的，当时正是一场大战的前夕。我希望留下，他们却非要我离开不可。因为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小金川了。”

“呵，他们要放弃小金川，那不太可惜么？”

那少女像是想了一会，方始缓缓说道：“孟大侠说过，他们打的仗是长期的，为了驱除鞑子，光复河山，这个仗也许要打十年，也许要打一百年，不在乎一个地方的得失。最重要的是人，不是地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虽然他们一直把小金川当作自己的家一样，但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还是准备放弃小金川的。”

那男的道：“呵，这么说，以后我是不可能到小金川去找孟元超的了？”这句话也正是杨华心里想说的。他按一按藏在身上的孟家刀谱，不由得一片茫然。

那少女说道：“不错。他们准备向川边撤退，今后将是行踪无定的了。我离开不久，清兵便大举入川。消息隔绝，难知实况，只怕此际小金川早已失守了。唉，要不是……”

那男的道：“要不是什么？为何不说下去？”

那少女忽地笑道：“这次你猜猜我的心事吧？”

那男的道：“要不是为了把我叔叔的消息带来给我，你一定不顾一切要跟他们撤退的了。”

那少女粉脸泛红，笑道：“这次你倒是聪明得很。”

那男的忽道：“这次你在小金川可有见着刘抗么？”

那少女道：“见着了。刘大侠的夫人名叫武庄，听说还是认识你的呢。你却没有和我说过。”

那男的淡淡说道：“不错，她以前和云紫萝女侠及缪大侠缪长风等人，曾经在我家里住过几天。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了。”

那少女说道：“刘夫人对我很好，年纪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还是十分天真活泼，像个未出嫁的姑娘。有一天我们站在一起，孟夫人调侃我们，说道：你们站在一起，像是一对姐妹。论年龄，刘大嫂当然应该是姐姐，但若论到稳重端庄，却又倒像她是妹妹了。”

那男的默不作声，好像在想什么。

那少女说了这个“笑话”，见他毫无反应，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道：“当然这是孟大侠的夫人给我脸上贴金，其实我也是不懂事的小丫头，怎能与刘夫人相比。刘夫人看似‘少不更事’，实在却是能干得很呢。小金川的女兵，都是她和孟夫人一起训练的。”

那男的道：“别尽说刘夫人了。”

“咦，你怎的好像不大高兴，又有什么心事了？”

“我听说义军要放弃小金川，还能高兴么？”

那少女道：“孟大侠不是讲得很明白么？当年他们开辟了小金川作为义军基地，以后他们还是可以开辟另一个新天地的！他们有的是丹心侠骨，还

怕开创不了？”

那男的道：“道理我懂得，就是心里不舒服！”

那少女安慰他道：“听说义军要放弃这样好的地方，谁的心里又能舒服呢？但这好像冬天的夜晚一样，黑夜很长，也很寒冷。但无论如何，总会过去。白天一来，又是遍地阳光了。你说是么？”

那男的叹口气道：“你说得很对。”其实他心里的不舒服并不只是为了义军的撤退。

这少年名叫段剑青，正是段仇世的侄儿。八年前武庄在他家里住的时候，他曾经对她一见钟情。后来知道名花有主，这才息了念头。这段秘密，他从来没有和人说过。他刚才向这少女打听刘抗，其实就是想要知道武庄的消息。

那少女道：“刚才你问我为何不留在小金川，我也想问一问你，你又为何不跟你叔叔去小金川？”

段剑青说道：“像你一样，我的叔父也不许我去小金川。”心里则在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因为他说的乃是谎话。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避免见到武庄。

那少女道，“我明白了，你的叔父是怕你吃不了苦。你是小王爷的身份哪！”

段剑青佛然不悦，说道：“我早已不是什么小王爷了。要是我打算享福的话，我还会出来闯荡江湖么？你别以为我吃不了苦，我、我……”像是要找什么事实，证明他能“吃苦”，可又说不出来。

那少女噗嗤一笑，说道：“我是和你说笑的，你这样认真干嘛？”段剑青忽地感到有点对她不住，笑道：“其实我倒是有点后悔没去小金川呢？”

那少女道：“为什么？”段剑青道：“要是我前两年就到了小金川，岂不是可以早点和你相识么？”

那少女笑靥如花，说道：“你真的有这个念头？其实我又有什么好处，值得你特地到小金川来和我结识？”

段剑青本是哄她欢喜的，但见她对自己如此深情，不觉大为感动，说道：“因为你是最关心我的人，要是咱们能够早些相识，那就好了。”这几句话，可是发自他的内心的了。他心里在想：“假如我与她相识在和武庄相识之前，说不定可以减少许多烦恼。”

那少女只道他是当真喜欢自己，笑道：“两年前我还在青城山呢。其实古人有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交情的深浅，岂是时日所能衡量？咱们现在相识，也为时未晚呀。”

原来这少女名叫冷冰儿。是青城派第三代女弟子。小金川的义军首领冷铁樵是她族伯，副头领萧志远是她师叔。不过她自小在青城山学艺，去年方始学成下山的。回到小金川，已是在她和段剑青相识之后了。当然在她最初和段剑青相识之时，她还是不敢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他的。

段剑青对她又是感激，又是内惭，勉强笑道：“你说得对。咱们再谈一点小金川的人物吧，那位孟夫人怎样？你说过了刘夫人，可还没有谈及在小金川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孟元超孟大侠的夫人呢。”他是特地转过话题，免得冷冰儿沿着原来的话题，和他再说下去。

冷冰儿道：“孟大侠的妻子名叫林无双，她本是扶桑派的掌门人，后来因为到小金川和孟大侠成亲，把掌门的位子让给她的师兄石卫的。”

段剑青道：“哦，原来她还是一派掌门，那一定是女中豪杰了？”

冷冰儿笑道：“那还用说？她的剑法在小金川那许多豪杰之中，也是被公认为第一的。她不但武功高强，在做人方面，也是和孟大侠一样，同是性情中人。”

段剑青笑道：“你和她又不是老朋友，怎么知道？”

冷冰儿道：“你可知道在江湖上曾负盛名的云女侠云紫萝吗？”

杨华跟在他们后面，听到这里，又是欢喜，又是伤心。欢喜的是他们如此夸赞他的母亲，伤心的是母亲早死了。暗自想道：“他们刚谈孟元超夫妻，怎的就说到我的母亲头上来了？且听听他们怎样说她？”

段剑青笑道：“岂只知道，云女侠还曾经在我家住过呢。可惜听说她早已死了。”

冷冰儿道：“云女侠生前是孟大侠夫妻的好朋友。”

段剑青道：“那又怎样？”

冷冰儿说道：“我曾经和孟大侠夫妻到云女侠坟墓前吊祭，他们是因为就要离开小金川，特地在百忙中抽出空来，去和云女侠告别的。那一天他们夫妻都是哭得十分伤心，孟夫人还几乎哭得晕了过去呢。”段剑青似乎觉得有点奇怪，说道：“孟大侠那样的英雄人物，他也哭了？”

冷冰儿道：“是呀，而且哭得那样伤心。我听人家说过，孟大侠在历次战役中不知受过多少次伤，从来没人见他流过眼泪的，那天我却陪他们夫妻流了不少眼泪了。”

段剑青叹口气说道：“像孟大侠夫妻这样重视友情的人，当今之世，恐怕是很少有了。”他这话乃是有感而发，并非由于他知道了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关系。

冷冰儿幽幽说道：“那也不见得，依我看来，小金川那班豪杰，都是十分重视友情的。”她这话也是有感而发，心中在想：“就只怕人家对你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但段剑青却似猜着她的心思，随即笑道：“不错，我说这话，确是该打。眼前就有一个十分重视友情的人。”

冷冰儿羞红了脸，说道：“我是和你泛论，你怎么说到我的头上来了？”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则实喜之。段剑青笑道：“你不是么？”

杨华无心听他们的情话，暗自想道：“原来我的母亲是葬在小金川，那我还是必须到小金川去走一趟了。即使见不着孟元超，也可以略尽人子之道，祭一祭妈妈的坟。”又想道：“原来妈妈是孟元超夫妻的好朋友。但那本刀谱为什么孟元超不让妻子抄呢？不过，也说不定是孟夫人请妈妈代她抄的。”他自以为这个疑团已是可以解释，于是又再细听段剑青和冷冰儿的谈话。

忽听得段剑青一声怪叫，充满了又惊又喜之情。这是在他们静默了一会之后，才突然发出来的赞叹声音。原来他们已是不知不觉走到剑池来了。

冷冰儿赞叹道：“这里才真是仙境了！我真想象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美丽的地方！”

段剑青道：“你看，这就是剑峰了。‘剑峰，二字，是张丹枫题的！”语调兴奋异常。

在他们欢喜赞叹之时，杨华早已抄捷径从他们旁边绕过，上了剑峰，躲在一块大石后面。他刚才听段剑青的口气，似乎剑峰有个秘密和段家有关，心中暗自思量：“我可不能此际现身，否则他会以为我是有意偷听他的秘密了。”

只听得冷冰儿笑道：“ 瞧你高兴得这个样子。你说的这位张丹枫可是明代的那位武学大宗师张丹枫吗？ ”

段剑青道：“ 不是他还有谁值得我这样高兴？哈哈，我终于发现了！ ”

冷冰儿道：“ 你发现什么？ ”

段剑青忽地叹了口气，说道：“ 不成，不成！这次恐怕还是不免如人宝山空手回了！ ”

冷冰儿诧道：“ 你是来寻宝的么？ ”

段剑青笑道：“ 我寻的可不是金银珍宝！ ”说话之际，仍然定着眼睛仰望剑峰。

冷冰儿道：“ 你说有话要和我在剑峰下面说的—— ”

段剑青道：“ 好，你比我聪明，你给我琢磨琢磨。 ”

冷冰儿道：“ 琢磨什么？ ”

段剑青道：“ 这剑峰上藏有一个秘密，和张丹枫有关，也是和我段家有关。 ”

冷冰儿道：“ 你这话可把我听得糊涂了。张丹枫是明代的武学宗师，怎的与你们段家有关。 ”

段剑青道：“ 我不骗你，说起来张丹枫还算得是我的祖师呢！ ”

杨华大为奇怪，想道：“ 张丹枫怎的也是他的祖师呢？他是第一次才来石林的，当然不能和我一样发现张丹枫所留的秘笈。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冷冰儿问道：“ 这就更奇怪了，你又不是天山派的，张丹枫怎会是你的祖师？ ”

段剑青道：“ 张丹枫在大约三百年前曾经在我家作客，留下几篇指点入门的功夫。但不知是哪一代祖先开始，就不许家中子弟学武了。我的叔父就是因为要学武艺而离家的。 ”当然他也知道还有别的原因，但却不愿意在冷冰儿的面前说出自己父亲的过错。

冷冰儿道：“ 你不是也会武功吗？ ”

段剑青道：“ 我是偷偷学的，十二岁那年，我在家里找到张丹枫的遗篇。可惜，那只是入门的功夫。但张丹枫还有最奥妙的武功秘笈藏在剑峰之上！ ”

冷冰儿道：“ 你怎么知道？ ”

段剑青道：“ 和张丹枫同一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剑客，名叫铁镜心，你大概也知道吧？ ”

冷冰儿道：“ 不错，我曾听得师门长辈谈过，听说他在当时是和张丹枫差不多齐名的剑客。 ”

段剑青道：“ 不，差得颇远，这是铁镜心自己也承认的。他对张丹枫的剑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冷冰儿诧道：“ 他们都是明朝的人，铁镜心说过的话，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难道他们的闲话，也有什么史籍记载么？ ”

段剑青笑：“ 史籍没有，私人的记载却是有的。 ”接着说道：“ 铁镜心的妻子沐燕是前明‘ 黔国公 ’沐府的郡主，沐燕的弟弟沐璘则是我们段家的女婿。算起来铁镜心也是我们段家的亲戚呢！ ”

冷冰儿笑道：“ 你们段家的亲戚，名人倒真不少。但这又怎样？ ”

段剑青道：“ 张丹枫晚年在石林隐居，有一天铁镜心夫妇去拜访他，张丹枫把新创的一套尚未定名的剑法演给他们看，铁镜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为古往今来，至高无上的剑法。当时就劝他赶快觅个衣钵传人。但张舟枫在剑法未曾完全创造成功之前，却是无心去物色弟子。 ”

段剑青道：“石林天山相隔万里，铁镜心当时也未必抽得出空，张丹枫自是不便麻烦他去把自己的弟子招来。”

冷冰儿道：“张丹枫不怕这剑法失传吗？”

段剑青说道：“张丹枫是个十分豁达的人，当时他和铁镜心夫妇闲谈，确是曾经有过慨叹，慨叹恐怕时不我予，不知剑法创造成功之日，他是否还能活在人间。但后来他说，要是找不着传人，他在临终之前，就会把毕生武学的心得藏在剑峰，留待有缘。他但求以有生之年，对武学有所创造，即使后世没人发现，自己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冷冰儿叹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毕生以赴，至死方休。这位武学大师的胸襟，确是和常人不同。”

段剑青继续说道：“铁镜心和张丹枫的这段谈话，他的妻子沐燕写在日记之中，后来他们夫妇先后死了，这本日记落在沐燕弟弟沐璘的手上。后来因为当时的朝廷曾有削藩之议，沐璘避祸岳家，这本日记也就留在段家了。我是在书库中和张丹枫所留的那几篇入门功夫同时发现的。”

冷冰儿说道：“如此说来，要是有人能够发现张丹枫所藏的秘笈，岂非可以天下无敌？”段剑青说道：“那也未必，还要看他本人的造诣以及能否领悟秘笈上的深奥功夫。”

杨华想道：“这话倒是说得不错，像我就是得物而无所用。”段剑青接着说道：“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稀世之宝了。”冷冰儿笑道：“怪不得你这样急于要来石林。”

段剑青叹口气道：“可是你看这剑峰峭立如笔，只怕猿猴也难爬得上去，也不知那秘笈是藏在什么地方。”说话之际，眼睛一直在望着冷冰儿。

冷冰儿踌躇片刻，说道：“要是我能够帮忙你，我一定帮忙你的。但说句实话，我的轻功或许比你好些，这剑峰也是决计爬不上去。”

段剑青说道：“我有一个主意，你看可不可行？咱们搓一条长绳，你拿着绳索的一端，绳子缚在我的腰间，让我爬上去。万一失足跌下来，你也可以接住。”冷冰儿道：“万一失手，接不住呢？”段剑青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这本秘笈，丧了命也是值得的。”

冷冰儿道：“我不赞成你冒这个危险！武功好不好有什么紧要？或许你会说我是妇人之见，但我总觉得，做一个‘侠义道’武功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个‘侠，字。武功不是天下第一，一样可以行侠仗义呀！”

她这话说得甚为诚恳，但段剑青心里却暗暗不悦。原来他是希望冷冰儿替他冒险，而他在下面接人的。当然他不好意思说出来，但他心里则是在想：“你这样七窍玲珑，难道还不知道我的用意？”岂知冷冰儿根本就没想到这层，她想说的是：“青哥，就是你的武功再差，我也是一样喜欢你的。”当然她也是不好意思说出心里的话。

段剑青佛然不悦，说道，“你既不赞成，那就算了。不过这个秘密，你可千万别向外人泄漏。”

冷冰儿怔了一怔，不觉眼圈红了，说道：“你不相信我，何必把这秘密告诉我？”

段剑青赔笑道：“你别多心，我岂能不相信你呢？只是这秘密极关重要，我才忍不住要多说一句罢了。”

冷冰儿道：“但这秘密，恐怕也不仅是你我知道。”

段剑青道：“不错，这秘密我怀疑叔叔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才不许我和

他作伴，一个人偷偷跑来这里！”
杨华躲在剑峰之上，听到这里，觉得甚为刺耳，暗自想道：“这位‘小王爷，忒也多疑，我相信二师父决不知道这个秘密！要是他知道的话，那天在他自己以为性命难保之时，第一桩事情必定就是要告诉我这个秘密。”跟着又想：“听这位‘小王爷，的口气，似乎他对武功秘笈比对他的叔父更为重视，找叔父为名，找秘笈才是真的！”
冷冰儿似乎也是不以为然，笑道：“恐怕也不能说是你的叔父偷偷跑来的吧？他不是告诉了孟大侠么？他是来石林访友，并非为了找寻什么秘笈。”
段剑青冷冷说道：“他虽然是我叔父，但疑人之心不可无，焉知他不是瞒着孟元超？”
“那也何必多此一举，把石林之行告诉孟大侠呢？”
“或许他以为孟元超知道石林的地理，希望孟元超对他此行，多少能够有点帮助呢？”
冷冰儿摇了摇头，说道：“我可不敢像你这样多疑。”
段剑青继续说道：“我还有怀疑的呢，石林里未必真的有他的一位好朋友居住，否则他何以不肯对孟元超说出那位朋友的名字？”
对于段剑青的这个疑问，杨华却是能够替他解答的。杨华心里想道：“这也没有什么难解。第一、三师父和我住在这里，不愿给外人知道；第二、三师父是给掌门师伯赶出来的，又和阳继孟这大魔头结了仇，随时可能遭受不测之祸，二师父知道我们在这里，他是非来不可。但孟大侠身负小金川义军的重责，二师父岂能让他操心！他们是好朋友，倘若二师父与孟大侠说明真相，那么孟大侠是应该陪他来还是不陪他来呢？岂非反而令孟大侠为难了？”
冷冰儿笑道：“你疑不疑心令叔已经找着那部张丹枫的武功秘笈？”
段剑青道：“这很难说，不过我总是希望能够自己找到的。奇怪，现在还未发现有人，看来叔父多半是已经离开石林了。”
冷冰儿笑道：“要是令叔已把秘笈拿走，咱们用不着留在石林，要是他没发现，以咱们现在的本领，也没办法爬上剑峰，不如留待将来待咱们练好轻功再说吧。”
段剑青默不作声，杨华藏在岩石后面，看不见他的动作，半晌，忽听得冷冰儿“噗嗤”一笑，说道：“喂，你在我掌心画来画去，干什么呀？”
原来段剑青恋恋不舍，看张丹枫的遗墨看得出了神，不知不觉的就捉着冷冰儿的手，在她的掌心比划，模拟那“剑峰”二字的写法。待到冷冰儿问他，他方始如梦初醒。
“你瞧，这‘剑峰’二字，铁划银钩，多么有劲！张丹枫的书法，似乎和剑也颇有可以共通之处呢。你比我聪明，“你和我参详参详。”段剑青说道。
杨华偷听他的说话，不觉颇有“知音”之感，想道，“这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了。虽然我不能算是英雄。至于二师父的这位侄儿，心术似乎也是不大正派，恐怕也不能算是什么英雄人物呢。”他本来准备把张丹枫的秘笈送给段剑青的，但想到这层，却是不禁又有一点踌躇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冷冰儿“噗嗤”一笑，说道：“你真是学武学得人了迷了。我是个笨丫头，哪能够参透出什么妙理。不过我倒有一个想法，说出来你别见怪。”

段剑青道：“这样客气做什么。你的见识一定是高明的，说出来听听吧。”

冷冰儿笑道：“你有你的体（身体），我有我的体。你要练什么书法、剑法，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身体练？亦即是说：何以不练自己的‘体’，要练别人的‘体’？”

段剑青一阵茫然，忽地叫起来道：“冰妹，你这几句话倒是很像谒语，大有禅机！不错，要像张丹枫这样的成为一派宗师自是应该自成一体！但这个境界，只怕在我有生之日，也是不能达到的了！”

杨华躲在剑峰之上，听到冷冰儿那几句话，也是有如忽受醍醐灌顶，登时恍然大悟。

冷冰儿的“体”字，是有双关字义的。可以作“身体解释，也可以作“自成一体”的“体裁”“风格”“宗派”“技业”等等解释。

脑中似有灵光闪过，杨华暗自想道：“不错，上乘的造诣，不论是书法也好，剑法也好，应该自成一体！若仅知模仿前人，‘练别人的体’，练得多好，也是落在下乘！”

这刹那间，他练过的各种功夫，崆峒派的蹑云剑法、孟家的快刀，张丹枫的“无名剑法”，……都在他的脑海中涌现出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怎样将这些上乘武学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武学，“自成一体”呢？他好像拿到一条锁匙，但急切之间，还不能打开门户。

杨华正自心醉神迷之际，忽地又似乎听得什么声息，翟然一省，连忙摒除杂念，伏地听声。

只听得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说道：“奇怪，我刚才搜那石屋，屋子里倒是还有粮食，但人影却是不见一个。咱们现在差不多来到剑池了，还是不见有人。”

杨华好生奇怪，暗自想道：“这人是谁，声音好熟。他搜我的屋子意欲何为？”

心念未已，一个苍老的声音已在接着说道：“石生，你可是有点害怕么？”

杨华吃了一惊，这才想了起来：“原来是阳继孟的大弟子。好，你来得正好，且看你现在还能欺负我么？”

原来阳继孟这个弟子名叫盘石生，四年前杨华曾经和他交过手的。四年前杨华只是个十四岁的大孩子，本领当然比不上他。幸亏丹丘生及时把阳继孟打败，盘石生只能跟着师父出石林。但杨华己是吃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亏了。

盘石生说道：“丹丘生本领非比寻常，我当真是有点害怕家师凶多吉少呢。”

那苍老的声音道：“你害怕令师杀不了丹丘生，反而遭了他的毒手？”

盘石生道：“但愿不至如此。”

那苍老的声音道：“绝对不会如此！倘若只是令师一人，那我不敢担保。但你要知道，令师是和我的洞玄师兄一同去的，而且还有一个大内高手欧阳业帮忙他们。洞玄师兄的内功，在我们崆峒派中，除了掌门师兄之外，就数他了。即使单打独斗，丹丘生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盘石生说道：“但要是他们杀了丹丘生，为何到了现在已有一年，还不见他们回来呢？”

杨华听了他们的对话，对这两个人的来历和来意都已大概明了，想道：“想是盘石生不见他的师父回来，是以请了洞玄子这个师弟陪他同来寻找。”

那苍老的声音接着说道：“我怎么知道？或许他们藏在石林深处，尚未知道咱们进来；又或许他们是和欧阳业进京去了呢？不过你倘若当真害怕的话，你可以先走。”

盘石生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道：“洞冥道长，有你老人家在这里，我害怕什么？我只是担心家师而已。”

杨华听得“洞冥道长”四字，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比刚才知道是阳继孟的弟子来的吃惊更甚。

原来杨华虽然没有见过洞冥子，却是曾经听得三师父丹丘生谈过他的。据丹丘生说，本派两代弟子，除了掌门之外。论内功是洞玄子第一，论剑术是洞冥子第一。他练成的一套连环夺命剑法，一个人施展便可兼顾八门，等于有八个剑客同时合击的威力。当时丹丘生并曾笑道：“可惜我和这位师叔翻了脸，要不然我倒是可以向他请教，用不着自己一个人成年累月苦苦思索本派失传的剑法了。”

杨华想起师父说过的话，心中自忖：“师父这些话当然是对长辈的客气，但师父最少认为他是可以共同琢磨剑法的人，看来这位太师叔的剑法是的确高明的了。”

要知杨华在剑法方面，除掉已经死了三百年的张丹枫不说，他最佩服的人就是他的三师父。若然丹丘生只说洞冥子的剑法在崆峒派要数第一，此时的他还不怎样放在心上；但三师父也曾说过要“请益”的人，他可就不敢小觑了。“听师父的口气，连环夺命剑法似乎还比不上他传给我的蹑云剑法，但可惜蹑云剑法我才不过下了半年苦功，要和这位太师叔作对，恐怕是决计敌不过他了。”杨华心想。

洞冥子和盘石生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因杨华的内功造诣已经颇是不凡，又有伏地听声的本领，所以能够听得相当清楚。剑池旁边的段剑青和冷冰儿却是尚未知道已有恶人到来，大祸即将临头了。

冷冰儿笑道：“我都相信你的聪明才智，何必你却反而没有自信。还是回去练自己的‘体,吧,反正咱们也是没有办法找到张丹枫的武功秘笈的了。”

段剑青恋恋不舍他说道：“我的叔叔没找着。这回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回了，好，走吧，走吧！”

此时洞冥子和盘石生已经走到剑池入口之处，洞冥子怔了一怔，说道：“静声，里面似乎有人。”

冷冰儿也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了，“咦”了一声，说道：“青哥，你听，好像是有人来了！”

段剑青又惊又喜，连忙叫道：“我是剑青，叔叔，叔叔，你……”他知道能够在石林出现的人，除了他的叔父那还有谁？哪知话犹未了，只见来的乃是一个老道士和一个中年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段剑青与盘石生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

洞冥子则是哈哈笑道：“原来你是大理段家的小王爷，段仇世也是你的叔父，对吗？小王爷，幸会，幸会！”

段剑青诧道：“请问道长法号。咱们以前好像没有见过，道长怎么知道我的？”

洞冥子哈哈一笑，说道：“小王爷是大理第一贵人，贫道纵然孤陋寡闻，也不至于不知道你小王爷呀！更何况令叔在江湖上声名远播，贫道也是仰慕已久的了。贫道是崆峒派的洞冥子，不知令叔可曾和你说过我么？”

段剑青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听他的口气，他和叔叔似乎只是彼此慕名，未曾见过面的。怎的他就知道我是谁呢？莫非是我和冰儿刚才所说的话，已是给他听见了？”当下摇了摇头，说道：“家叔很少和我谈及武林人物的。请恕冒昧，敢问道长因何来此？”

洞冥子笑道：“这句话似乎是应该我问小王爷才对。”言下之意，似乎他来石林乃是理所当然。

段剑青方自一愕，只听得洞冥子已在淡淡说道：“这里的主人乃是贫道师侄。”

段剑青想道：“原来叔叔说是到石林访友，倒并非虚言。”愕了一愕，问道：“令师侄是谁？”

洞冥子道：“小王爷，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

段剑青听他问得古怪，眉头一皱，神情不悦，说道：“何故道长以为我会知道？我是真的不知！”

洞冥子缓缓说道：“敝师侄名叫丹丘生，据我所知，令叔和他乃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可惜令叔虽然来过一次崆峒山，恰巧我不在山上，以至无缘相会。小王爷，你是来找令叔的吧？”

段剑青知瞒不过他，说道：“不错。但我却不知道家叔是来找你的师侄。”

洞冥子道：“好，算你事前不知，那你现在知道他们的消息了吧？”说话渐渐变为不客气了。

段剑青满怀不悦，说道：“不知！对不住，我可要走了，请恕不能奉陪啦！”

盘石生忽地喝道：“且慢！”与洞冥子交换一个眼色。洞冥子微笑道：“对，你是应该和他说到正题了。”

段剑青哼了一声，说道：“你是何人？有何指教？”

盘石生道：“我师父的下落，你知道吗？”

段剑青道：“谁知道你的师父是谁？”

盘石生道：“我的师父是阳继孟，你当真不知？”此言一出，段剑青倒没什么，冷冰儿可是大吃一惊了。

要知阳继孟虽然是埋名隐姓，躲在石林，江湖上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但青城派的名宿萧青峰和小金川的冷铁樵等人则是知道孟神通有这个徒孙的，只不知道他是藏在石林罢了。冷冰儿曾经听得萧、冷等人谈过阳继孟和他师祖的事情，知道他是当今之世的一大魔头，此时突然听得面前这个汉子就是阳继孟的徒弟，焉得不惊。

但段剑青却是真的不知，他还是丝毫不以为意他说道：“阳继孟是什么人？没听说过！”

盘石生一声冷笑，说道：“你什么也说不知，但张丹枫的武功秘笈藏在哪里，你总不能说是不知了吧？”

“张丹枫的武功秘笈”从盘石生口里说了出来，段剑青这才不得不大吃了一惊了。

“什么秘笈？我、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段剑青讷讷说道。

盘石生冷笑道：“好小子，别装蒜啦！我们都听见了，你刚刚和这位姑娘说过的！”

段剑青不识对方的厉害，心里想道：“秘笈已经泄漏，反正是要和他们一拼的了！”于是傲然说道：“我没说过，你一定是听错了。让开！”

洞冥子淡淡说道：“小王爷，我劝你还是交出来吧。你要知道，他的师父在丹丘生之前已经在石林住了几年，为的就是要找寻这本秘笈。这本是他家之物，你怎可擅自拿去？”他还以为段剑青是已经找到了。

段剑青怒道：“我说不知就是不知，你怎么可以这样蛮不讲理！好呀，你以为我是当真好欺负的吗？”唰的一声响，拔剑出鞘。

洞冥子哈哈笑道：“小王爷，你要和我打架？再过十年，你才来吧？”段剑青一时未懂他的意思，说道：“你不敢和我打架，那就让开！”

盘石生笑道：“道长，你大抬举这小子了。他再练十年，也不配做你老对手。这杯罚酒，还是让我灌他喝吧！”

声出入到，段剑青唰的一剑向他刺去。盘石生在剑脊轻轻一弹，段剑青只觉掌心一阵奇寒，冷得长剑也都掌握不牢，　嘟坠地！

段剑青大惊之下，左掌一翻，一招“拦江截斗”，护胸迎敌。盘石生哪里将他放在眼内，什么招式也不用，逞自向他抓去。

但双掌相交，盘石生却是不禁“噫”了一声。原来段剑青的本领虽属寻常，但内功的基础却是得自张丹枫的真传。盘石生随随便便的那么一抓，竟然给他的掌力荡开。

盘石生笑道：“想不到你这位小王爷倒是还有两下子！”左掌穿出，倏的抓着了段剑青的手腕一扭。

他刚才把段剑青估计过低，此际却又估计过高了。这一抓己是用上了几分修罗阴煞功。

段剑青冷得难熬，痛得难受。一声狂嚎，面无人色。

冷冰儿喝道：“放开他！”明知不是敌人对手，却是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

盘石生笑道：“我倒舍不得伤害你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呢！”说时迟，那时快，冷冰儿已是一口气向他攻了七招。青城派的剑法非同泛泛，盘石生不想伤她，倒是给她攻得手忙脚乱。盘石生怒道：“好，你刺吧！”抓起段剑青，作个旋风舞，把他迎向冷冰儿的剑尖。

就在盘石生哈哈大笑声中，剑峰上忽地爆出霹雳似的一声大喝“住手！”只见一条人影捷如飞鸟般的从剑峰上跳下来。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杨华了。

他人在半空，暗器先发。暗器是一枚小小的石子。

盘石生做梦也想不到竟有飞将军从天而降，陡闻一声霹雳似的喝声，心头大震。眼神一乱，那枚石子已是打到他的面前，对准了他眉心的太阳穴。要躲闪也来不及了。

忽听得“铮”的一声，那枚石子一分为二，两边飞开。原来是洞冥子掷出一枚铜钱，和杨华打来的这枚石子恰好碰个正着。铜钱比小石子更轻，却把石子打碎，功力显然是在杨华之上了。

虽然没有打着盘石生，但石子就在他的眼前爆裂，却是不免令得他的眼神心神都是不禁为之一乱。冷冰儿乘机一剑从他背后刺来，盘石生连忙伏地一滚，他这么一滚，当然是不能不把段剑青放开了。

那枚石子一分为二，余势未衰，擦过冷冰儿鬓边，痛得她火辣辣的好不难受。冷冰儿不顾疼痛，抱起了段剑青慌忙就跑。

盘石生也是吓出一身冷汗，要不是洞冥子及时发出铜钱，碰开石子，他的太阳穴纵能避开，眼睛一定给石子打瞎了。他睁开眼睛之时，只见杨华已是站在他的面前，冷笑说道：“盘石生，你还认得我么？”

盘石生怔了一怔，蓦然醒起，喝道：“ 好呀，原来是你这个小子！ ” 洞冥子说道：“ 这小子是谁？ ” 盘石生道：“ 就是丹丘生那个性杨的徒弟，算起来还是你老的徒孙徒辈呢。 ” 洞冥子说道：“ 他的师父早已被逐本门，我可没有这个徒孙，你不用顾全我的面子。好，你小心应付他吧！ ”

洞冥子自视甚高，杨华的武功虽然好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初时也还不怎样放在心上。但在知道杨华是丹丘生的徒弟之后，却是不禁好生惊异了。心里想道：“ 听说丹丘生练成了本派失传的蹑云剑法，另外还不知道练成了什么奇妙的武功。徒弟如此，师父可知，恐怕不是谣传的了。好，我且从这小子身上察看他的功夫。 ” 他一来要从杨华的身上，察看丹丘生练成了一些什么他不知道的本派功夫；二来他自视甚高，辈份高出杨华两辈，自是不能和他动手。但他嘱咐盘石生 “ 小心应付 ” ，这 “ 小心 ” 二字，已是透露出他的顾虑，顾虑盘石生不是杨华的对手。

盘石生认出杨华。心中的怯意倒是消了几分，想道：“ 不过三年功夫，我不信这小子的本领就能在我之上。敢情他只练好了一套轻功和一手暗器，就用来吓我。 ”

杨华哈哈一笑，说道：“ 很好，你居然还记得我。那么三年前你欠我的那笔债，想必你也未曾忘记吧？ ”

盘石生听见洞冥子叫他 “ 小心 ” ，心中已是大不舒服，一听这话，不由得勃然大怒，喝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小子，向阎罗王讨债去吧！ ” 怒气冲冲，便即一掌打下。

他若然不是心粗气躁，或许还能和杨华斗个三二十招，这么样轻敌急进，可就马上吃亏了。

杨华有意叫他吃个苦头，身形纹丝不动，直到敌掌离身不到三寸，方才猛一侧身，横掌往上一削。

盘石生正自想：“ 十招之内我若打发不了这个小子，只怕要给洞冥子轻视了。 ” 见杨华不躲不闪，出掌接招，心头大喜：“ 你这小子居然敢和我硬碰，那是最妙不过！ ” 原来他这一掌已是用上了修罗阴煞功。哪知心念未已，双掌齐飞，只听得咔嚓一声，盘石生的一条右臂已是脱了臼。

原来杨华使的这一招乃是孟家的快刀化成掌法的，后发制人，正是深得刀憎中 “ 以我为主，以嫩辅老，以急辅迟，以静制动，以客犯主 ” 的精义。盘石生的本领虽也不弱，却怎识得这样奇妙的以掌化刀的绝招？

不过杨华接了这掌，却也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退了两步，牙关格格作响。原来他虽然苦练一年，内功毕竟还是未够火候。“ 修罗阴煞功 ” 的寒毒直接侵入他的身体，虽然禁受得起，寒意亦已直透心头。

盘石生见他如此，侥幸之心登时油然而生，想道：“ 我若是给这小子打败，莫说眼前就要给洞冥子看轻，以后在人前也抬不起头。看来他是抵御不了我的阴煞功，好，我拼着左臂再伤，无论如何，也要将他毙于掌下！ ”

杨华打了一个冷颤，忽地想起“ 玄功要诀 ” 中有个运气驱除邪毒的法门，依法施为，运气三转，瞬息之间，便觉得身子暖烘烘的好不舒服。杨华大喜，想道：“ 祖师的玄功果然奇妙，待会儿斗那牛鼻子臭道士，恐怕也未必就准是我输了。 ” 精神一振，正好盘石生又是一掌打来。

盘石生忍着疼痛，喝道：“ 好小子，我和你拼了！ ” 一个 “ 狮子摇头 ” ，左掌一翻，使出一招 “ 羚羊挂角 ” ，照杨华面门打来，他右臂受伤，修罗阴煞功并无影响，这招 “ 羚羊挂角 ” ，使得凶狠非常！

杨华喝道：“来得好！”双掌合拢迎上前去，又是硬碰硬接。这一招是段仇世传给他的“起手式”，但如今他的功力远非昔比，平生无奇的“起手式”威力亦是大得出奇。只听得“咔嚓”一声，盘石生杀猪般的狂曝怒吼，倒在地上打滚，左臂也给扭脱了臼了。

杨华哈哈笑道：“三年前你打我一掌，如今我已连本带利，加倍讨回，饶了你吧。”这次他接了盘石生的修罗阴煞功，立即便能发声大笑，而且笑声宏亮，显见他已是不受寒毒所侵。

洞冥子在旁观战，看得惊奇不已。他本来料到盘石生不是杨华对手，但却想不到他会输得这么快，不过两招，双臂都脱了臼。心里想道：“奇怪，这小子使的这两招似乎不是本门武功？他年纪轻轻，内功又何以就能练得如此精纯，居然能够破解盘石生的修罗阴煞功呢？”

冷冰儿抱住段剑青逃走，此时刚要逃出剑峰的入口，洞冥子喝道：“给我留下！”他怕段剑青带了张丹枫的武功秘笈逃走，心想盘石生反正已受了伤，过一会儿再收拾杨华也还不迟。

冷冰儿冷笑道：“你以武林前辈自居，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洞冥子哼了一声道：“我说过什么话？”

冷冰儿道：“你不是说我们非得再练十年，不配和你作对手么？”

洞冥子哈哈一笑，说道：“我用不着和你们动手，也能将你们留下！”说话之间，飞身跃起，几个起伏，已是追到冷冰儿后面，大袖一挥，拂出一股劲风，冷冰儿踉踉跄跄的斜窜几步，险些跌倒。

杨华审察形势，要赶上去救他们二人恐怕已来不及，灵机一动，忽地哈哈大笑，说道：“盘石生，你不服气，可以叫你的师父找我报仇，我要叫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莫以为练成了什么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就可以称霸武林了。好，你好好养伤吧，我可恕不奉陪了！”一个转身，不是向段、冷的那边跑去，却向剑峰的另一边出口逃跑。

洞冥子正在戏弄段、冷二人，听了这话，不觉骤吃一惊，蓦然省起：“这小子的口气这样大，我倒不知道当今之世有哪一派的内功可以破解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的。”跟着便自想到：“这小子的本领好得出奇，按常理来说，像他这样年纪，本派内功练得多好，也是决计抵御不了修罗阴煞功的，嗯，莫非他、他已经取得张丹枫的秘笈？”再又想到，杨华留在石林几年，刚才又是在剑峰上面跑下来的，他找到秘笈的可能性当然比段剑青大得多了。

“我真糊涂，怎的想不到他。这小子熟悉石林地理，莫要给他跑了。”本来洞冥子的算盘是下一步才收拾杨华的，此时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却是不由他不改变主意了。他想段剑青业已受伤，冷冰儿一个年轻的姑娘背着他逃跑，还怕她能跑到哪儿？收拾了杨华，他们也未必跑得出石林。

洞冥子心念电转，脚步也飞快的朝着杨华所跑的方向追去。

杨华故意放慢脚步，让他追上。回过头来，说道：“你要和我动手吗？”

洞冥子喝道：“把张丹枫的武功秘瘦给我留下，饶你不死！”

杨华道：“你是崆峒派的长老洞冥子吧？”

洞冥子道：“是又怎样？”

杨华淡淡说道：“我的师父虽然给你们逼走，你到底还是我的长辈，我让你三招！”

武林规矩，辈份不同的人交手，自然是长辈让招。如今洞冥子的辈份比杨华高出两辈，杨华却颠倒过来，要让洞冥子三招，洞冥子焉能不怒？当下

哼了一声，喝道：“ 好个狂妄的小子，你既然不想活了，我就成全你吧！ ” 说到“ 成全 ” 二字，呼的便是一抓将下来。

杨华正是要他动怒，一觉劲风飒然，身形便似水蛇游走，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了他这一抓。

洞冥子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他这身法倒是古怪得很，好像是本派失传的蹑云步法。 ” 崆峒派失传的蹑云剑法据说是以飘忽见长，有一套相应的步法和剑法配合的。洞冥子虽然没有见过古谱，但古谱的一鳞半爪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洞冥子还是略有所知的。

洞冥子固然吃惊，杨华这一惊也是非同小可。原来洞冥子的指尖从他背心划过，未触及他的肌肤，已是有如火棒烙过他的背脊一般，令他感到火辣辣的作痛。要不是洞冥子由于给他激怒，进招稍为急躁，这一抓就能将他抓住。杨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怪不得师父对他也是颇为佩服，他的剑法本门第一，内功还不是本门最强的一个，但这一抓未曾抓着己是如此厉害，当真给他抓着，那还了得？ ”

说时迟，那时快，洞冥子已是如影随形，跟踪扑到。他见识了杨华的本领，这次出招，不敢再有丝毫大意，一招两式，掌拳兼施，掌势笼罩住杨华身形，左拳猛的捣出。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 天罗地网 ”。掌势自上而下，有如天罗；拳势自下兜上，有如地网。掌主柔，拳主刚，柔是虚，刚是实。拳掌兼施，刚柔互济，虚实并用。正是从他的看家本领“ 连环夺命剑法 ” 中化出来的。。“ 看你这小子还能逃得出我的天罗地网么？ ” 洞冥子心想。

只听得“ 嗤 ” 的一声，声如裂帛。杨华衣裳给他抓破，但还是滑似游鱼一样，从他的“ 天罗地网 ” 中逃出来了。饶是洞冥子那么高明的武功，连他的身法都未曾看得清楚，不知怎的，那霸道之极的一拳已是打了个空。

杨华叫道：“ 糟糕，还好！ ” 身形一晃，“ 滑 ” 出数丈开外，踢起一片尘沙。

杨华说过要让对方三招，他踢起尘砂，迷对方视力，可说是有点取巧。不过他并无还手，却也不算食言。

洞冥子只道他是存心戏弄，’ 越发大怒，喝道：“ 狂妄小子，狡狯小贼，今日我不把你毙于掌下；誓不为人！ ”

声如霹雳，掌似奔雷。只听得“ 轰隆 ” 一声，身边的一棵大树，竟然给洞冥子的掌力震得倒了下来。洞冥子喝道：“ 好小子，这是你自己找死， ” 可休怪我！ ” 只道杨华给他的掌力所震，不死也得重伤。

杨华眼睛发黑，只觉胸中气血翻涌，五脏六腑都好像移转位置一般。连忙吸一口气，用张丹枫秘笈上的内功心法，凝聚真气。洞冥子话犹未了，只见尘雾散舟，杨华已是站在他的面前，气定神闲，哪里像是受伤的模样。

杨华哈哈一笑，说道：“ 太师叔，晚辈已经让你三招，侥幸可还没死。让了三招，本门情份我已是尽了心意，恕我不能再让你了！ ”

本来以洞冥子的身份，三招打不倒一个晚辈，就该罢手。再也不能和对方为难。但这口气他怎咽得下，心里想道：“ 在这石林里只有盘石生一人，今日之事，他是不会说出去的。我杀了这小子，也不怕会给天下英雄耻笑。 ” 当下手按剑柄，但一时之间，却还是不好意思便即拔剑出鞘。

杨华却似知他心意，似笑非笑地接着说道：“ 洞冥道长，你想杀我还是用剑的好。一柄不行用够两柄！ ” 他不称“ 太师叔 ” 改呼“ 道长 ”，表示师门之义已绝。

洞冥子老羞成怒，唰的拔剑出鞘，一个剑鞘，藏的却是可以分开来的股剑，剑身很薄，明晃晃的有如一泓秋水。一看就知锋利非凡。

洞冥子双剑掣在手中，冷笑说道上“料想你的师父已经对你说过本门的连环夺命剑法了，你乐得说风谅话儿，可惜，你只凭口舌之利未必保得住你的小命，我不和你斗口，进招吧！”

原来连环夺命剑法繁复之极，本来是几个人同使布成剑阵的，最少也得两个人合使，方能曲尽其妙。但洞冥子在这套剑法上浸淫了几十年，他一个人就能把连环夺命剑展开。不过由于剑法太过繁复，必须使用双剑。

杨华说道：“好，这次你让我先行出招，也算公道。看招！”剑尖一挺，好像自己练招一样，目光注视剑尖，缓缓划了一圈，剑势圈着自己的身子。

洞冥子眉头一皱，心道：“这是什么剑法？”喝道：“你弄什么玄虚？”杨华笑说道：“你急什么？”霎时间，剑光闪处，已是由虚化实，一招“白鹤剔翎”，倏的便指向洞冥子咽喉！

杨华使的正是蹑云剑法中极其精妙的一招，先以虚招扰乱对方眼神，攻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洞冥子火候何等老到，他虽然不识这套剑法，一看杨华手势，已知他是由虚化实。当下将计就计，身躯陡然一缩，杨华的剑尖堪堪刺到，扑了个空，重心骤失，不觉一个踉跄。说时迟，那时快，洞冥子倏地出招，剑挟金风，己是向着杨华的胸膛刺过来了。

杨华叫声“不好！”倒持剑柄，剑尖反指自身。洞冥子怔了一怔，心里想道：“这小子打不过我，莫非想要自杀不成？”哪知又是一招极其古怪的剑法。他的剑划了一道弧度甚小的半个圆圈，突然从时底穿出，竟是刺向洞冥子意想不到的方位。

洞冥子“噫”了一声，沉剑一挑，“穿针引线”，解招还招。心道：“莫非他使的就是蹑云剑法，果然奇妙。”内力直贯剑尖，刚刚几剑，把杨华的剑势压缩得只能在内圈防守。洞冥子喝道：“好小子，看你还能有什么古怪的门道？算你是孙行者，终须也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手心！”

杨华冷冷说道：“是么？”剑走轻灵，挡了两招，突然高高举起，把长剑当作大刀来使，劈斫下来。洞冥子冷笑说道：“你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要知剑术重在轻灵迅捷，哪有这样硬劈硬斫的道理？这样打法，和本领相等的交手已是犯忌，何况是高低手过招？

洞冥子使了一招“举火撩天”，力贯剑尖，满以为这一撩就可以将对方的剑削为两段，不料双剑一交，杨华的剑忽然滑过一边，剑势陡转，又是从他意想不到方位刺来。

原来杨华这三招一气呵成，前面两招用的是蹑云剑法，后面这招却是从孟家快刀化出来的。深得“举重若轻，以拙胜巧”的妙理，这是孟家快刀的“变格”，洞冥子如何识得？尚幸他功力固然高出杨华，剑术也是非常老到，一觉不妙，立即变招，杨华稍稍占了一点便宜，也还不能脱出他的剑光笼罩。

洞冥子心道：“这小子所学甚杂，最后这招决非本门剑法。不知是否张丹枫秘笈上的剑法？今日倘若杀不了这个小子，再过三年，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对杨华精妙的剑术，又羡又妒，杀机陡起，“连环夺命剑”立即霍霍展开！

杨华真实的本领和洞冥子相比毕竟差得还远，他换了几种剑法，饶是瞬息百变，仍然没冲出对手的剑圈。

第五回　前路未知徒怅惘 故园遥望独仿徨

洞冥子脚踏五行八卦方位，手中双剑盘旋飞舞，转眼间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虽然只是一人双剑，隐隐却有列阵而战之势。杨华要对付的好像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剑阵”了。这才知道：他师父说的——洞冥子使用连环夺命剑法，等于有八个一流剑客合围——果然不是虚言。

不知不觉双方斗了将近百招，杨华勉强还能应付，气力已是渐渐不够，圈子越缩越小。洞冥子见时机已到，一剑疾刺过去，喝道：“小子，还不撒剑！”他在一招之内，遍袭杨华七处穴道，料想杨华决计躲闪不开！

在这危机瞬息之间，杨华不假思索，使出了这七日来他朝夕揣摩的“无名剑法”，剑尖斜指上方，正是“无名剑法”的第一个图形，似是“朝天一炷香”，而又不是“朝天一炷香”的剑式。

杨华自己都还未曾真正领悟这一式“无名剑法”的妙用，但在洞冥子这样一位武学大行家的眼中，他这剑式却是厉害无比，自己一攻，只怕就给他乘虚而入！要知剑术多高，在攻击时本身也是难免要露出空门的，倘若给对方抢先一步攻入空门，那就非败不可了。平辈还可冒险对攻，洞冥子高出杨华两辈，他是只能赢不能输的，是以他在未有把握破解杨华“怪招”之前，只好唯有回剑防身了。

杨华精神陡振，也不管是否能够拆解敌招，就把记牢了的“无名剑法”，依样画葫芦的一式一式施展出来。虽然只是“形似”，亦已足以震慑强敌！

洞冥子越看越古怪，越打越是吃惊，喝道：“好小子，你使的是什么剑法？”

杨华笑道：“我使的就是叫做‘无名剑法’，在你号称崆峒派剑术第一高手，原来也是如此孤陋寡闻么？”

他说的全是真话，洞冥子却道他是戏弄自己，大怒喝道：“就算你当真得了张丹枫的真传，最多你也只能多活一个时辰，你胆敢将我欺弄！”

洞冥子说的可也不是虚声恫吓，他的功力远胜杨华，“连环夺命剑法”布成的“剑阵”又是无懈可击，他只守不攻，时间一长，也能累死杨华。杨华破不了他的剑法，亦即无法突围，心中暗暗叫苦。洞冥子把内力催紧，双剑展开，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冷笑说道：“小子，知道厉害了么？我不用杀你，也能叫你力竭而亡！”

杨华暗暗焦急：“无名剑法虽然奥妙，我却未能发挥它的威力，这可如何是好？”蓦地想起“你有你的体，我有我的体，为何要练别人的体？”又再想起师父“目中有敌，心中无敌”的教训，脑海好像闪过灵光，唰的一剑便刺过去，登时把对方的“剑阵”攻破一个缺口。

洞冥子退出三步，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心里想道：“这小子的剑法怎的越来越是厉害，他这一招，倘若快了半分，我的愈气穴只怕就要给他刺中了。”原来杨华在实战中顿悟上乘武学的妙理，他这一剑刺将出去，已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蹑云剑法和孟家刀法合而为一，创出了自己的新招。

一个是挥洒自如，一个是心虚胆怯。杨华不把强敌放在心上，剑招一变，击、刺、撩、抹、崩、删、劈、剁，无不恰到好处。真当得上是：慢中快，巧中轻，行云流水，稳健轻灵！不知不觉，又再斗到百招开外，洞冥子只觉自己的招数一发出去，便即受到杨华的牵制，越发胆寒。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生怕真的就会“八十岁老娘，倒绷婴儿”了。

论辈份他是杨华的“大师叔”，他的心理是只能赢不能输的。哪知越是怕输，就注定了他非输不可！

洞冥子心里又是焦躁，又是骇怕，猛的一咬牙根，把连环夺命剑法使得凌厉无伦，只盼能够胜得一招，保住面子，便可借口爱惜小辈，罢手不斗，不至于给盘石生笑话。以自己的轻功，料想可以安全退出这座石林。

他要顾全面子，不知正是弄巧反拙。其实他的剑法比不过杨华，功力却是远胜。胜败的关键在于时间，要是杨华能够在气衰力竭之前，刺伤了他，他的功力多高，也是无济于事。但若他能沉着应付，多支持半炷香的时刻，杨华可就非败不可了。

再不然他若是现在逃跑的话，杨华也是决计阻拦不了他的。

坏就坏在他要顾全面子，这一轮急攻，越发激起杨华的斗志，而他所顿悟的上乘武学，也由于敌人之强，在不知不觉之间，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至！

洞冥子一口气猛攻十数招，双剑一圈，银虹暴长，把杨华的身形圈在当中，喝道：“看在你年纪轻轻，剑法也还练得不错，你肯求饶，我可以放你！”

杨华自创新招，正在得心应手，哈哈笑道：“洞冥道长，我看你的剑法号称连环夺命剑法，却也未必就能真的夺了人家性命！”笑声未已，“无名剑法”的第一式倏地又使出来。剑尖斜指上方。

这一招虽然重复使用，但在洞冥子眼里与前却又不同。

此时杨华站在一块石头上，地势稍高，剑尖斜指，角度恰到好处，洞冥子站在低处，只觉他的剑势斜指，一刺下来，就可以刺着自己的愈气穴或璇玑穴或阳白穴，这三处穴道都是人身的死穴！难就难在杨华的剑势捉摸不定，三处穴道似乎都可给他刺着。要是确知哪个穴道的话，以洞冥子的本领，倒是容易对付。

洞冥子惯经阵仗，应敌的功夫确也老辣非常，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倏的一个“大弯腰，斜插柳”，踏乾门，转坎位，双剑左右展开，保护两臂。

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使出连环夺命剑的绝招，用来应付对手繁复多变的刺穴剑招，本来是使得极为适当的，岂知杨华这招剑法，却是各家各派所无。他这么一个变招，本来可以避开的，反而避不开了。

杨华对石窟中的剑式图形，记得熟极如流，在第一式似是而非的“朝天一炷香”之后，跟着就是第二招似是而非的“玄鸟划砂”。“玄鸟划砂”的方位和“朝天一炷香”相反，在正面对敌交锋之际，本是绝无理由连续使用的，但杨华已是不假思索地使了出来。

人影翻腾，剑光流散，只听得一声尖叫，洞冥子左肩着了一剑，倒纵出三丈开外，他负痛狂奔，心里犹自暗暗叫声“侥幸！”侥幸没有给杨华刺着穴道，得以保全性命，逃出石林。杨华呆了一呆，转瞬之间，洞冥子已是逃得无踪无影。回头一看，那躺在剑池旁边的盘石生也不见了。原来他是在杨华刚才开始占到上风的时候，一见不妙，便即仗着熟悉地形，悄悄的从剑峰另一端出口溜走。

杨华呆了一呆，又惊又喜，失声叫道：“原来如此！”

原来他对“无名剑法”这两个式子，揣摩了半天，也还揣摩不出其中道理的。他屡次比划，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从“朝天一炷香”变为“玄鸟划砂”，但刚才洞冥子那么一避，转过来的方位，恰好就“凑上”了他这招“玄鸟划砂”，根本用不着他转过身反手发剑。他这才懂得最上乘的剑术，不仅在于自己使得好，还要能够“调动”敌人。一招发出，敌人如何应付的后着，却

早已在自己所算之中。当然这次还并非出于他的“所算”，而是张丹枫的“无名剑法”早已料到敌人要这么变招的。不过他懂得这层道理，剑术又是更进一重了。

敌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石林重又归于寂静。杨华想不到自己居然能够打败“太师叔”，一阵惊喜过后，只觉浑身无力，骨头都好似要松散一般。他躺在地上，没多久便即不省人事，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时分，杨华蓦地想了起来：“二师父的侄儿和那位冷姑娘不知走了没有？”

他回到石屋，只见杂物凌乱，墙壁挖穿，显然是曾经被人搜过。好在还有一些食物留下，他饱餐之后，便却去找段剑青和冷冰儿。

踏遍石林；不见他们踪迹。杨华心里想道：“段剑青是师父的侄儿，他冒了这么大的危险，费了这么多的气力，来找寻张祖师的武功秘笈，我本来应该送给他的，现在却是没法给他了。”但跟着又想：“二师父这个侄儿心术似乎并不怎么正派，这秘笈不给他也罢，不过他昨天是受了伤的，但愿他不要给洞冥子这牛鼻子臭老道碰上才好。”

他料理好简单的行囊，带了一袋干粮，恋恋不舍地离开石林。住了这么多年而又是自己所喜爱的地方，一旦离开，心情自是有些怅惘，又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做妥似的。

走过剑峰下面，蓦然想起：“我不愿把张祖师的玄功要诀送给段剑青，又如何可以让张祖师的无名剑法仍然留在那个石窟？”

洞冥子和盘石生已经从段剑青口中知道这个“宝藏”的秘密，难保他们不会再来。洞冥子的本领非段剑青可比，他是可以上得剑峰的，难保他不会发现那个石窟。为了不让张丹枫的无名剑法给坏人偷学了去，杨华最后一次攀上剑峰，进入石窟，把壁上的十八个“无名剑法”的图形铲掉。

他走出石林，三年来第一次走出石林。只见遍地阳光，外面另是一番景象。心情又是兴奋，又是有点感伤。

他不仅是三年来第一次走出石林，而且是和有生以来过去十七年的生活告别！

过去他虽然经历了许多灾难，先后却有宋叔叔和三个师父保护着他，但今后可是他一个人独闯江湖了。而闯荡江湖，并不是本领高强就可以应付得了的。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眼前是明朗的晴天，但在他的心里却是不觉一片茫然了。

本来按照他原定的计划，是要到小金川去找孟元超的。但现在清兵已经占领了小金川，孟元超不知转到什么地方，他这计划恐怕是行不通了。

忽地他想起冷冰儿和段剑青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是由于义军放弃了小金川，她说来安慰段剑青的。“当年他们开辟了小金川作为义军基地，以后他们还是可以开辟另一个新天地的！他们有的是丹心侠骨，还怕开创不了？”

情况虽不相同，道理却是一样，杨华心里想道：“师父当年和我躲进石林，拿这世外桃源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谁知这世外桃源，也是躲避不开血雨腥风！我应该效法孟大侠他们，开创我自己的新天地。只要我立定脚跟做人，不负师父勉励我做个‘侠义道’的教训，那么，去得成小金川固然很好，去不成亦是无妨。”

“这位冷姑娘看来倒比二师父的侄儿好得多，只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

了？”杨华迎着朝阳，浮想联翩，走出了石林，也走向了新的天地。

冷冰儿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与段剑青把臂同行，这天是他们离开石林之后的第三天了。

段剑青那天受的伤只是皮肉之伤，比较严重的是被盘石生打了一掌。好在他的内功虽然不是怎么深湛，却也颇有根底。敷上了冷冰儿的金创药，经过了三天的调治，外伤和内伤都已好了。不过当然还是不能跑得很快，在崎岖的山路上只能缓缓而行。

想起那日之事，段剑青余悸犹存，说道：“冰妹，你冒险救了我的性命，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冷冰儿笑道：“你和我还用得着客气吗？不过，说起来救你性命的可并不是我呢。我和你的性命，都是别人救的。”说至此处，不觉难过起来，笑容顿敛，叹了口气，跟着说道：“从剑峰上跳下来的那个少年不知是什么人，唉，他救了我们的性命，他自己却恐怕、恐怕……”

段剑青道：“那少年的本领似乎很不错，我们都可以逃出生天，料想他也可以没事的。”

冷冰儿道：“但愿如此。但你不知道，那个苗人是当世一个大魔头的徒弟，那个道士的本领又比苗人还更厉害。那人年纪轻轻，武功再强，恐怕也不是他们对手。他救了我的性命，我就逃走，我真觉得有点愧对他呢。”

段剑青淡淡说道：“要怪只能怪我，是我拖累了你。”

冷冰儿苦笑道：“话说回头，其实以我这点本领，那天就是回去，也帮不了那人的忙。不过如今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心中总是难安。”

段剑青说道：“咱们也不知道那两个魔头要到几时方始离开石林，要打探那人的消息，也只能留待将来再说了。其实我想回石林去，比你还更心急呢。咱们白走一趟，毫无所获。张丹枫的武功秘笈，要是给别人得去，那就糟了。”

冷冰儿道：“大哥，别要为此难过，得失有定，平安就是福了。没有秘笈，咱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快乐的。还是你那句话对，一切留待将来再说吧。”

这次轮到段剑青苦笑了，说道：“反正咱们也没办法取得秘笈，不好也只好如此了。”忽地心中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那人从剑峰上跳下来，不知他在剑峰是否业已发现张丹枫的秘藏？我当然不希望他死在那两个魔头手里，但若真的已遭不幸，倒是少了一个可能知道秘笈的人。”

他心里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踢着一块石头，险些摔了一跤。冷冰儿连忙将他扶住，说道：“大哥，小心。”

段剑青道：“这山路真是难行，要是有一匹坐骑，那就好了。”

冷冰儿道：“山路是很难行，但只要胆大心细，先不怕难，小心一点，慢慢就会习惯的。”

段剑青笑道：“你说的话，似乎总是藏着一些道理。”

冷冰儿笑道：“我懂得什么道理，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你看前面那个老头，他推着车子，走这山路比咱们难得多了，他可是走得平平稳稳。这还不是由于他平日走惯的缘故吗？”

段剑青笑道：“你说得对，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一匹坐骑。”

忽听得马铃声响，冷冰儿笑道：“你刚说到坐骑，坐骑就来了。还恰好是两匹坐骑呢。可惜咱们总不能冒充强盗，抢了人家的坐骑。”

段剑青道：“咦，这两匹坐骑，倒是罕见的骏马！”

山路盘旋曲折，冷冰儿抬头望上去，只见两骑骏马在山路上奔驰如履平地，不由得暗暗喝彩。眨眼间，那两匹骏马已是跑近那个推车的老头。冷冰儿失声叫道：“不好！”

那老汉推着木车弯着腰走，刚刚走到山坳转角之处，骏马奔驰，来得太快，眼看就要碰上，决难闪避！

那两个骑者，看装束是一个军官，一个文官。军官本来是在后面的，忽地快马越过前头，喝道：“糟老头子，给我滚开！”马鞭一挥，在间不容发之际，卷着车把手一掀，登时把车子掀翻，轰隆隆滚下山坡去了。车上载的乃是石灰，扬起满天灰蒙蒙烟雾。那老汉子跌在地上打了个滚，受了一点皮肉之伤，却幸而避开了车马相撞之祸。他惊魂稍定之后，痛心所受的损失，不觉哭了起来。

冷冰儿吃了一惊，说道：“这军官的本领很是不弱！”心里想道：“可惜青哥受了伤，我一个人恐怕抢不了他们的坐骑。”

段剑青“咦”了一声，悄悄说道：“那个文官我好像是认识的。”

那军官怒道：“你这糟老头子真不识相，大不了倒翻几百斤石灰也值得这样伤心？我的衣裳都给你的石灰弄脏了，再哭，老子回去把你一刀劈为两段。”

那文官似乎心肠比较好些，说道：“幸好没给石灰弄瞎眼睛，咱们赶路要紧，饶了他吧。”

冷冰儿哼了一声，和段剑青说道：“这两个家伙仗着官势欺侮穷人，我看不过眼。大哥，你躲过一边，我给那老人家出一口气。”

段剑青忙把冷冰儿拉过一边，小声说道：“冰妹，别惹闲事。”

说时迟，那时快，两骑快马，已是风驰电掣般跑到他们面前来了。

那文官忽地勒住坐骑，叫道：“你不是段王府的小王爷吗？

小王爷，你还记得我吗？”

原来这个文官名叫金光斗。以前是大理“定边将军府”的幕客，经常在段家走动的。

段剑青心中七上八落，只好硬着头皮和他招呼，说道：“原来是金大人。金大人，你升官了呀，恭喜恭喜！”

那军官听说段剑青是“小王爷”的，怔了一怔，哈哈笑道：“老金，你的福份可不小呀，一出门就遇上了贵人，我也沾了你的光了。”

金光斗跳下马来，说道：“小王爷，这位是李都头。”那军官跟着下马，自我介绍：“小王爷，幸会，幸会。我叫李大勇，是定边将军府新来的都头。”

段剑青见他们停了下来，不觉越发心慌。强自镇定，说道：“两位太客气了，请上马吧。别耽误了你们的公干。”

金光斗道：“不忙，不忙。难得在这里碰见小王爷，我还有话要向小玉爷禀告呢。这位姑娘是……”

段剑青道：“她是我的表妹。舅舅只有她一个女儿，因此自小把她当作男儿看待。恐防世道不好，也曾叫她练过几天武艺。”他见金光斗的目光似乎很注意冷冰儿腰悬的佩剑，是以抢先给她解释。冷冰儿暗中打定主意，要是他们盘根问底，自己躲不过去的话，便即先发制人。

好在他们虽然有几分怀疑，却没盘问下去。金光斗说道：“小王爷，你离家有三年了吧，我记得那年韩将军被人暗杀，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还见过小王爷的，后来就听说小王爷出外远游去了。今天恰巧是韩将军三周年的忌

辰。”

段剑青心头“卜通”一跳，想道：“来了，来了！”要知三年前那桩轰动一时的暗杀案件，正是和他有关。联手刺杀那个姓韩的“定边将军”的人是程新彦父女和武端兄妹，而当时武端正是住在他的家里。第二天御林军官西门的和“将军府”一个卫士队长来他家查案。又是给他的叔叔段仇世和武端兄妹杀掉的。

段剑青强笑说道：“不错，我就是因为大理的治安太坏，当时也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是以方才离家避乱的。”

金光斗道：“现在好得多了。朝廷派来了一位丁将军。这三年来地方上连一件盗案都未有过。”

段剑青道：“哦，治理得这样好吗？真是难得！”

金光斗笑道：“其实要地方平安，也没别的法门，只须严刑峻法就行了。丁将军颁下严令，偷了值一两银子的小偷就斫掉一条手臂，值五两银于斫掉双手，值十两银子以上的就斩首示众。哪里还有人敢再抢再偷？”

冷冰儿气得牙痒痒，心里想道：“这正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偷了一点东西的穷人要斩首示众，搜刮民脂民膏的大官却是袋袋平安。”心里顾忌段剑青伤还未好，动起手来对他不利，只好隐忍不发。段剑青勉强笑道：“原来如此。”

金光斗继续说道：“小王爷，你现在回去，包管可以过太平的日子了。丁将军也很想你小王爷回去呢。有小王爷在大理，帮他的忙，朝廷的政令也容易推行得多。”

段剑青说道，“金大人说笑了，我最不会应酬，哪懂得帮官府的忙？丁将军那样能干，也用不着我来帮忙呀！”

金光斗道：“不然，不然。你们段府在大理素有威望，只要你回去坐镇，就已经是帮了官府的忙了。有一件事我还未告诉你，你不在家的时候，丁将军对你的王府保护得很周到，丁将军真的是十分希望你回去的。”

段剑青不可置否，换过话题笑道：“金大人，恭喜你在将军府得意！这次和李都头出来，想必是有紧要的公事办了，我可真不敢耽误你们啦。”

金光斗得意洋洋他说道：“也没有什么得意，多蒙了将军看得起我，给我补个实缺，充当文案罢了。我和李都头是奉命到小全川投送公文的，不过是例行的公事。”冷冰儿一直没有说话，此时忽他说道：“小金川不是在打仗吗？”

金光斗道：“不，早已打完了。你有亲戚在小金川吗？”对冷冰儿的关心小金川战事，不觉有点奇怪。

冷冰儿道：“我的奶妈有个儿子在小金川当差，她前去探亲，官兵却不许她入境。我只道还在打仗呢。”

李大勇听金光斗和“小王爷”谈话，插不进口，心中颇为气闷，此时乘机便出风头，说道：“姑娘，你有所不知，小金川以前是叛贼的巢穴，如今虽然全境都给官军占领了，戒备仍是不能放松的。据我所知，不但老百姓不能随意进出，就是投递普通公文的也只能在边境的哨所放下。”

冷冰儿道：“这么说，你们也不能进小金川了？”

李大勇正是要她问这句话，笑道：“你是小王爷的表妹，说给你听不打紧。不瞒你说，我就是没有公文投递，也可以自由进出。金大人和我一起，他也可以进去的。”话中不啻向段、冷二人暗示，他的身份其实要比这个姓

金的官儿高得多。金光斗勉强笑道：“ 这位李都头以前是在御林军当差的。 ”

这次轮到李大勇大力得意了，接下去便道：“ 这次在小金川做军官的有我的许多老同事，我虽然调来大理，在御林军的名册上也还挂有名字。在御林军当差的奉派出外，都有一面腰牌，即使旧同事未必全认识我，见了腰牌，也会让我自由出入。 ”

金光斗听到他夸耀自己的身份时，不觉皱了皱眉，但也没有说话。

冷冰儿暗地留神段剑青的面色，段剑青也刚好在这个时候，对她皱了一皱眉头。

冷冰儿笑道“ 可惜你的腰牌不能借给别人。 ”

李大勇道：“ 你这个奶妈的儿子姓甚名谁，在小金川什么地方得意？ ”

冷冰儿胡乱捏造了一个假名，说道：“ 我只知道他是在小金川当差，却不知是在哪个衙门。 ”

段剑青道：“ 金大人，多谢你的关心。时候不早，咱们都该走了。待你回到大理，我再替你接风吧。 ”

金光斗喜道：“ 小王爷，这么说你是准备回家了？ ”

段剑青道：“ 我是离乡避难的，如今故里升平，你们的丁将军又特加垂注，招我回去。我是倦鸟知还，也想回家过过太平日子了。 ”

金光斗道：“ 对，还是回家的好，你一回去，丁将军必定欢迎。 ”忽地又问：“ 小王爷，你和令表妹怎的不备车马，不嫌山路崎岖么？ ”

段剑青笑说道：“ 我喜欢游山玩水，骑上了马，岂非变成了走马看花，没什么意思了。 ”

金光斗道：“ 原来如此，小王爷真是雅人。好，那咱们在大理再见吧。 ”

金光斗和李大勇去得远了，段剑青埋怨冷冰儿道：“ 冰妹，你哪有什么奶妈的儿子在小金川？刚才我真是怕你胡乱说话，引起他们的猜疑呢。 ”

冷冰儿笑道：“ 刚才要不是你的眼色止住我，我还想抢他们的坐骑和腰牌呢。 ”

“ 幸亏你没乱来，否则这麻烦可就大了。 ”

“ 有甚么麻烦？不瞒你说，我刚才只是怕杀不掉他们。 ”

“ 你若是杀了他们，我可是别想再回大理了。 ”

冷冰儿怔了一怔，说道：“ 你当真想要回家？ ”

段剑青点了点头，说道：“ 小金川已给清兵占领，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不如和我回家，暂住些时。 ”他见冷冰儿面有犹豫之色，跟着再说：“ 你别误会我是贪图过舒服的日子。我想养好身体练好武功，再与你闯荡江湖。 ”

冷冰儿叹口气说道：“ 我也希望你有个安静的地方调养一些日子，却不愿你冒险回家。 ”

段剑青道：“ 不瞒你说，我本来是不敢回家的。但在碰见了这两个家伙之后，我倒是没有顾虑了。 ”

冷冰儿说道：“ 什么，你相信他们的‘ 好话，？也相信他们那个丁将军的‘ 好意，吗？ ”

段剑青道：“ 不是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的将军不把我再当疑犯！ ”

“ 你指的是暗杀前任那个什么叫‘ 韩将军，的案子？ ”这件案子和第二天在段剑青家里发生的事情，冷冰儿是曾经听他说过的。

段剑青道：“ 不错，照刚才的情形看来，秘密并没泄露。那个继任的丁将军，显然对我也是并没怀疑。 ”

“何以见得？”

“那军官能用马鞭掀翻车子，本领委实不弱，对吗？”

“不错。我刚才不敢抢他，就是恐怕打他不过，连累了你。”

“他也未必知道咱们真正懂得武功，在他眼里，定然不把咱们放在心上，对吗？”

“这又怎样？”

“可是他们对我却是那么恭敬。”

冷冰儿笑道：“因为你是‘小王爷，呀！”

段剑青皱眉道：“你这样聪明，怎的还未想到！”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因此得到证明，证明他们没怀疑你。”

“是呀，他们若是稍有怀疑，这是陌路相逢，还肯放过我吗？恐怕一见面就要动手拘捕我了。”

“你的话未尝没有道理，但焉知他们诱你回去，不是另有什么阴谋诡计。”

段剑青笑道：“冰妹，你总是这样多疑，我看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离家三年。说实在话，唉，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了。”

冷冰儿踌躇莫决，半晌说道：“你瞧那个老汉还在那里哭呢，真是可怜。”

她突然换了话题，段剑青不觉怔了一怔，说道：“好，那咱们过去送他几两银子吧。”冷冰儿道：“对，咱们先做了这件好事，然后从长计议。”

不料那老汉却不要他们的银子。

冷冰儿道：“我们是诚心诚意送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要？”

那老汉道：“只有官家向老百姓伸手要钱，哪有反而送钱给百姓的？”

冷冰儿恍然大悟，说道：“哦，敢情你是看见那两个官儿和我们站在一起说话，就以为我们也是‘官家’了？其实我们和你一样，都是百姓！”

老汉哪敢相信？虽然他没有听见金、李二人把段剑青叫做“小王爷”，但他们对段剑青那样毕恭毕敬的态度，他却是看见了的。

冷冰儿道：“不错，他们是想已结我这朋友，其中另有原因，你无须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和你完全一样，讨厌他们痛恨他们。他们那样欺负你，我见了也冒火。你放心，银子收了，决不会有甚麻烦！”便把银子放在他的手心，也不理他要不要，和段剑青便离开。老汉想要还给他们，哪里还追得上？捧着银子，只是发呆。

段剑青满怀不悦，过后说道：“那老汉也真是的，他业已身无长物，我们送银子给他，难道还会算计他吗？”

冷冰儿道：“他是给官家欺侮惯了，即使不以为我们算计他，也会以为我们要戏弄他啊！”接着笑道：“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乡下老汉也知道不能相信官家，青哥，你怎么反而相信他们了？”

段剑青呆了一呆，笑道：“冰妹，原来你是绕着圈子和我说这一句话。”

金光斗此时也正在埋怨李大勇。

“李都头，我知道你是御林军军官，可你在我面前逞威风不打紧，何必把自己的秘密说给不相干的人知道？”

“你不是说丁将军很看重这位‘小王爷’吗？”

“话是这样说，其实……”

“其实什么？”

隶光斗瞪他一眼，说道：“你的口太没遮拦，我可不敢告诉你。”

李大勇笑道：“丁将军或许有‘借重，这位‘小王爷’之处，其实也不是什么‘看重’他的，对吗？”

金光斗道：“原来你也不太糊涂，那你知道就好。”

李大勇道：“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故意向他们泄露的原因吗？”

金光斗怔了一怔道：“这么说，敢情你是另有用心？

李大勇道：“当然，我是试探他们的。你以为我只是有勇无谋么？”

“试探什么？”

“那位‘小王爷’身有武功，那个女的恐怕比他还更厉害，你知道么？”

“真的，这我倒瞧不出。”

“段剑青的叔叔段仇世在江湖上大大有名，听说他和小金川几个‘匪首’还是有来往的呢，你知不知道？”

金光斗道：“段仇世因练武和老王爷闹翻，我是知道的。江湖上的事情，我就没有你知道得清楚了。你听来的消息可靠么？”

李大勇卖个关子，笑道：“消息的来源，我也不能告诉你。总之，既有这样的风声，我就不能没有怀疑了。”

金光斗心里很不高兴：“我知道的恐怕比你还多呢，你不和我说实话，我也不会完全告诉你。”当下故意说道：“但大理的人都知道，这位小王爷和他的叔父可没有什么关连。而且段府虽然早已是过气的“王爷”，在大理也还颇有声望，知府大人和将军多少也得尊重他家几分的。”

李大勇道：“是呀，所以我才要试探这位“小王爷”，刚才我故意泄露秘密，就是想引他们来抢我的这面腰牌。他们一动手，那就不用说定是小金川的‘匪党，了。”

金光斗道：“可惜他们没有动手。”

李大勇道：“那对我也没什么妨碍，咱们的马跑得这样快，腰牌的秘密纵然给他们知道，他们也总不能找另外的同党来追上抢去腰牌。”

金光斗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笑道：“依你老兄的本领，有人来抢，你也不怕。”

李大勇道：“好在这位小王爷肯回大理，这次找不到凭据，以后咱们还可以找。”

金光斗忽道：“你想找凭据那也不难！”

李大勇愕了一愕，连忙说道：“你知道为何不早说？”

金光斗道：“不是我信不过你，咱们发个毒誓，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就告诉你。”

李大勇笑说道：“金大人，你的心眼儿真多。好，咱们结为兄弟，共死同生，大家都说实话！谁若背誓，死于非命！”心想：“我的武艺高强，别人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的。”

金光斗也有他的想法：“我是文官，不用打仗。死于非命的机会总比你少得多。”

两人发过毒誓，金光斗这才说道：“暗杀前任韩将军那件案子，这位小王爷很有嫌疑。”

李大勇道：“你怎么知道？”

“刺客之中有一对少年兄妹，我曾经在段家见过。”

“那你为何不向丁将军告密？”

“将军府出事那晚，我不在场，刺客的形貌，只是听得卫士说的。”

“哦，所以你不敢断定那一男一女是否就是你在段家见过的那对兄妹？”

金光斗道：“是呀，兹事体大，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文案，没有拿到段家把柄之前，便去告密，倘若给丁将军说我是捕风捉影，叫我如何能吃得消？何况这位小王爷又不在大理，丁将军也是没法将他捉来，让我和他对质。”

李大勇道：“那么这位小王爷现在是回大理了，你不是可以举报了吗？你想法找他的把柄吧。”

“把柄我是找得到的，但要你的帮忙。”

“要我如何帮忙？”

金光斗沉吟半晌，说道：“咱们将来从小金川回到大理之时，要是这位小王爷还在家中，你扮作蒙面贼晚上到他家去，将他捉来给我，我有办法套出他的口供。”

李大勇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担的风险太大。”

“你放心，我有把握叫他从实招供，即使我搞错了，也不会连累你。但事成之后，功劳大半却是你的。”

李大勇情知他的说话不尽不实，想道：“看来他是已经拿到了段家的把柄，但不知为了何因，定要得到段剑青的亲笔招供，方敢举报。但既有这飞来的好处，我也不必盘问他了。”当下笑道：“金大哥，咱们现在是结拜弟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既然成竹在胸，小弟就听你的。”

李大勇猜得不错，金光斗之所以不敢告密，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原来将军府的地图，就是他画给武端兄妹的。那天晚上，他和另一个姓钱的候补官儿，在客店里给武端兄妹活擒，迫不得已画图以献。他若告密，恐怕会给查出这件事情。但如今事隔三年，武端兄妹早已到了小金川，决不会再回大理，揭破他的秘密，他自是不怕单独对付段剑青了。

合伙图谋段剑青的事情商量妥当之后，金、李二人都是得意非常，哈哈大笑。

哪知笑声未绝，忽听得有人喝道：“好呀，你们干的好事，给我滚下马来！”

声到人到，路边山脚的茅草丛中突然跃出一个少年，把手一扬，李大勇连他发的是什么暗器都未看得清楚，跨下的骏马已是猛的一跳，把他抛下马背。

金光斗的情形比他更糟，跌下马背，打了几个滚，发出一声惨叫，寂然不动，看情形竟是摔死了。

那少年双手各执缰缰，把两匹马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下，拍了拍手，笑道：“这两匹坐骑倒是不错！”

李大勇毕竟是个高手，虽然猝不及防摔倒，一个鲤鱼打挺，便即翻起身来。不过他见这个少年如此了得，一时之间，倒是不敢上前。

他在打量这个少年，这个少年却是先来“招惹”他了，“把腰牌给我！”那少年喝道。

李大勇怒道：“哪里来的小贼，如此大胆！”

少年笑道：“你们这两个家伙，居然想要谋财害命，胆子也是不小呀！”

李大勇面上变了颜色，喝道：“你这小贼，胡说八道！你，你知道了一些什么？”

那少年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刚才鬼鬼祟祟的商量什

么，嘿嘿，对不住，我都听见啦！”

刚才李大勇和金光斗商量妥当之后，是骑上马走了一程方才碰见这个少年的。李大勇惊疑不定，想道：“刚才路上分明没有人，他躲在哪里偷听？即使他的轻功真有神出鬼没之能，也决不能跑得比我的坐骑还快呀。”他哪里知道，这个少年其实只是偷听了他们和段剑青的那番说话，只知道他们是千方百计想把段剑青骗回大理，至于“图财害命”云云，则是这个少年据理推测，猜想到的。

李大勇惊疑不定，对这少年也是有点忌惮。但阴谋已给对方揭破，无论如何，也是非得杀人灭口不可了。

“老弟，咱们有话好说。你想要什么，咱们商量。”李大勇口中说话，手中捏着的暗器突然发出。他射出的是两枚透骨钉，只听得“叮叮”两声，也不见那少年动手，两枚透骨钉打着了他，却插不入他的身体，跌了下来。

第六回　巧得腰牌入虎穴 敢凭硬骨斗狼兵

少年笑道：“ 我只要那面腰牌，谁要这些破铜烂铁。 ” 原来这少年有上乘的 “ 沾衣十八跌 ” 的内功，不但功力弱于他的敌人沾衣即跌，暗器沾着他的衣裳，也会给他弹开。

李大勇暗袭不成，骑虎难下，硬着头皮一声大吼，扑上前去，拨刀就斫！

少年侧目斜睨，李大勇那刀堪堪斫到，他方始中指一弹，冷笑说道：“ 你这点功夫，可还不值得我拨剑杀你！ ” 铮的一声，刀锋反卷回来，把李大勇的额头所得血流如注。

到了这个地步，李大勇知道再打也是只有送命的了，把刀一抛，叫道：“ 腰牌给你，好汉饶命！ ”

少年笑道：“ 这样脓包，做什么御林军军官？哼，我本来可以饶你不死，可惜我信不过你…… ”

李大勇不敢等他把话说完，慌忙叫道：“ 你不是说过我不值得你杀吗？ ”

少年笑道：“ 我说的只是你不值得污我宝剑，不过，你既然苦苦求饶，那就看看你的造化吧！ ” 说到 “ 造化 ” 二字，在距离十步之外，呼的一记劈风掌劈来。李大勇只觉劲风扑面，胸口如受巨锤一击，登时晕了过去。

少年想道：“ 姓金那家伙已经摔死，这厮纵然不死，最少也要医治一年半载，决不可能到小金川报讯了。 ” 当下跨上坐骑，牵着另一匹马，便即回去找寻段剑青和冷冰儿了。

这少年武功极高，但毕竟是个初出道的 “ 雏儿 ” ，百密一疏，却忘记了去察看金光斗真的摔死没有。

金光斗伏在路边，动也不敢一动，待得这少年去得远了，他吁了一口气，方才慢慢爬起身来。

原来他摔断了两条肋骨，伤得的确不轻，但却还没死。他是躺在地上装死的。

大难逃过，金光斗这才觉得痛得历害，“ 哎哟，哎哟！ ” 的呻吟。

虽然痛得历害，但幸是还是逃出性命了。金光斗呻吟了一会，把眼一看，看见李大勇躺在血泊之中，不禁又是得意起来，自言自语道：“ 你倒是应了毒誓死于非命了，没有你的帮忙，我的风险是要担多许多，但也还有把握可以独自领功。 ”

不料他正在自言自语之际，李大勇忽地翻了个身，跟着也呻吟起来。

金光斗吃了一惊，只听得李大勇断断续续地说道：“ 大哥，你、你过来，我、我有话和你说。 ”

金光斗见他恐怖的形状，心里很是害怕，想道：“ 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我失了坐骑，自身难保，如何能够照料伤重的他？ ” 低头一瞧，看见地上李大勇刚才给少年打落的那柄钢刀，偷偷拾了起来，藏在袖中，说道：“ 贤弟，你是武官，理当视死如归。愚兄手无缚鸡之力，请恕我是没法帮你逃出生天了，后事我会替你料理的，你好好去吧。 ”

原来他是怕李大勇纠缠不清，拖累于他，故而袖里藏着钢刀，心里想道：“ 反正你是不能活了，不如让我送你上路，免你多受痛苦，我也省得听你絮聒。 ”

李大勇生怕他不肯过来，继续说道：“ 我、我知道我是不成的了，我不是要你救我……我、我、有个、有个秘密告诉你，可以帮、帮你升官发财。

只请你回到大理请、请丁将军帮我报仇……我、我、我不成了，快、快、快……”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金光斗在距离十步之外，已是听得不大清楚。

金光斗喜出望外，心道：“想不到他临死之时，居然还有这样好心，不枉我和他结拜一场。”生怕他的秘密未能说出来人就死去，连忙一跛一拐的走到他的身边，把耳朵贴着他的嘴唇，叫道：“贤弟，你快说吧！”

不料李大勇忽地一声冷笑，说道：“大哥，你还记得咱们发过的毒誓吗？咱们是结拜兄弟，理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冷笑声中，陡地一掌劈出。金光斗做梦也想不到把弟竟是要取他的性命，李大勇虽然是临终之际，气力不及平时，这一掌也打得他死去活来，狂喷鲜血！

李大勇哈哈笑道：“不错，李某今日是死于非命，但我也还能够要你、要你也和我一样！咱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哈哈，也不枉了结拜一场！”原来金光斗刚才那番得意洋洋的自言自语，刚好是在他醒转之时给他听见，他气不过金光斗的幸灾乐祸，是以明知自己已活不成，也非得拉金光斗陪葬不可。

金光斗狂喷鲜血，叫道：“你、你好狠！”好像一根木头似的倒下去，压在李大勇身上，手中拿的那柄钢刀，正巧插进了李大勇的喉咙。他们发下毒誓之时，可都没有想到，并不是敌人要他们的性命，而是死在自己结拜兄弟的手上，应了自己所发的毒誓！

此时段剑青和冷冰儿还在议论未定，不知该向何方。

段剑青想要回家，冷冰儿迟迟以为不可。段剑青意乱心烦，苦笑说道：“其实我也不能跋涉长途，要回家谈何容易？唉，要是咱们有坐骑代步就好了。没有坐骑，去什么地方都不方便。”

冷冰儿笑道：“你又不许我抢那两个狗官的坐骑。不过，即使有了坐骑，我也不赞成你回大理。”

他们是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把臂同行，忽听得在他们头顶上面那条盘道，蹄声得得，来得有如急风骤雨。

冷冰儿“咦”了一声，说道：“又是两匹上好的骏马，听来好似不逊于刚才那个军官的坐骑！”

段剑青苦笑道：“羡慕有什么用，咱们又不能胡乱抢人家的。”

冷冰儿说道：“奇怪，千里马难得一见，在这荒山野岭怎的会接连碰上？莫非是那两个狗官又回来了？”话又未了，只见那两匹马已是从上面的盘道飞跑下来，但却是空骑。

一个他们似曾相识的声音从山上隐隐传为：“小王爷，你的朋友托我转送你们两匹坐骑，不过你可别让大理的丁将军看见！”

冷冰儿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少年的影子隐入丛林了。冷冰儿失声叫道：“原来是他！”

段剑青道：“他是谁？”

冷冰儿道：“把人家的礼物收下来再说。”

段剑青迟疑道：“这礼物能要么？”冷冰儿笑道：“既来之，则安之。莫辜负人家好意。”段剑青一看，这两匹马果然是金光斗和李大勇的坐骑。心里想道：“我不要它，这两匹没有人骑的骏马也会跑的。”只好帮冷冰儿，把这两匹向他们跑来的骏马降伏。

段剑青累得满头大汗，和冷冰儿跨上坐骑，松了口气，茫然说道：“冰妹，你瞧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冷冰儿道：“ 送这名贵礼物给咱们的人，就是那天在石林里救了咱们性命的那个少年！ ”

段剑青诧道：“ 怎的竟是此人？ ”

冷冰儿道：“ 何以你会觉得奇怪？ ”

段剑青道：“ 金光斗和李大勇是奉命前往小金川护送公文的，何以会托这个少年把坐骑转送咱们？他们要做人情，何须假手别人，刚才他们就可以自己送了。 ”

冷冰儿噗嗤一笑，说道：“ 这你还不明白？ ”

段剑青本来聪明。一想之下，恍然大悟，说道：“ 依你看来，敢情那个少年已经把金、李二人杀了？ ”

冷冰儿道：“ 我猜正是这样。若然不是这个武功高强的少年，也杀不了那个姓李的御林军军官。 ”

“ 那么咱们驶了他们的坐骑，岂非要受嫌疑？ ”

“ 你没听见他的说话么？只要不让大理的‘ 丁将军 ’看见，又有谁人知道是他们的坐骑？ ”冷冰儿笑道。

段剑青叹口气说道：“ 好吧，那我只好和你到别的地方闯荡吧，大理可是不能回去了。 ”接着说道：“ 但我还是觉得奇怪，这个少年救过咱们性命，又给咱们送来坐骑，他为什么对咱们这样好，又为什么不肯和咱们见面？ ”

冷冰儿道：“ 我也猜想不出其中原故，不过他已经逃出那两个魔头的魔掌，我却是可以安心了。 ”

冷冰儿没有猜错，给他们送来骏马的人，正是杨华。原来他是出了石林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现了段剑青和冷冰儿的行踪，一直在暗地里跟踪他们的。他做了这件事情，甚为欢喜，想道：“ 祖师的秘笈我不能送给他，送给他们坐骑，也总算是对二师父的亲侄儿尽了一点心意了。 ”

他掏出那面腰牌，看了一看，小心藏好，纵声大笑，笑道：“ 有了这面腰牌，我是可以前往小金川了！ ”

在小金川一条荒凉的山沟子里，有家猎户，住着一个年青的猎人和他的妻子。

这天一大清早，年青猎人起来，和他妻子说道：“ 今天我去打猎，你在家里小心点儿，倘有什么风吹草动，快到后山躲藏，别顾家里的东西。 ”

年青的妻子说道：“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我倒不是怕官兵抢了咱们的东西，我是怕你给他们捉去。 ”

猎人安慰她道：“ 不会的，咱们这个山沟子从没官兵来过，我到深山打猎，更不会碰上他们。不过，你在家中，我却是不能不要你提防万一。 ”

妻子说道：“ 柱哥，我真是有点害怕。义军走了，又没人保护咱们。你虽然不是义军，但要是给狗腿子知道你和孟头领、宋头领他们都很相熟…… ”

猎人叹气道：“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我应该陪你在家里的。但家里可没什么可吃的东西了，我不出去打猎怎行？ ”

猎人的妻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道：“ 那你去吧，但愿、但愿上天保佑…… ”

猎人安慰她道：“ 你放心，我会平安回来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用不着上天保佑。 ”

妻子柔情万缕的望着丈夫的背影走出家门，说道：“ 好，但愿你早去早回。 ”心里想道：“ 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怀了孩子。 ”她不敢告诉丈夫，恐怕

丈夫更多牵挂。

她关上了门，在家中缝缝补补，还未缝补好一件破衣，忽听得“蓬、蓬、蓬”的拍门声，竟然是她丈夫叫道：“快、快开门，是我！”她希望丈夫“早点”回来，可想不到丈夫这样早便回来了！

“出了什么事么？”妻子连忙开门问她丈夫。

丈夫关好了门，低声说道：“有官兵上山，我瞧见人马已经跑进谷口了。我放心不下，回来和你一同逃走。”

妻子大吃一惊，但心想官兵才进谷口，总不会这样快就来到吧？说道：“真的吧？那你快点帮我收拾东西！”

“不要收拾东西了，赶快溜罢！走后门！唉，糟了！”丈夫话犹未了。只听得铁骑践地的声音已是来的有如暴风骤雨。跑出去一定会给官兵发现了。

夫妻相拥，此际，善良的妻子只能希望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兵不是来捉她丈夫的了。

可惜善良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马蹄声到了他们这间破屋的门前戛然而止，听得出官兵是在散开，包围这间屋子。他们竟是如临大敌！

“轰隆！”巨响，本来不大牢固的板门一下子就给撞破，如狼似虎的官兵冲入他们这间破屋了！

面对着如狼似虎的官兵，年青的猎人反而比刚才镇定得多，抬起头来，昂然说道：“你们来干什么？”

“你是贺铁柱吗？”军官喝道。

“是又怎样？”

“哼，那你就应该自己明白，还不赶快从实招供！”

“招供什么？”

“哼，你还装蒜？你通匪有据，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么？有那些残匪未及逃走如今还留在本地的，你把你知道的人一个个说出来！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将功赎罪”。否则，哼、哼，你可就别怪我们辣手对付你了！”

贺铁柱冷笑说道：“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强盗。要有的话，恐怕也是新近来的，我焉能知道？”

几个官兵气得哇哇大叫，说道：“长官，你听这臭小子兜着圈子，不是在骂咱们是强盗吗？”

军官面色一沉，喝道：“好，给他一点历害瞧瞧！”

一声令下，登时便有官兵跑上去把他们夫妇分开。贺铁柱劈面一拳，击倒一个官兵。军官骂道：“脓包！”五指一伸，抓住贺铁柱的脉门，好似铁钳钳住他的手腕。他的妻子也给官兵捉住了。

贺铁柱骂道：“我的话有说错吗？强盗，土匪！你们才是真正的强盗、土匪！”他给那个军官用大擒拿手法抓住，已是发不出劲，但还在挣扎。

军官怒道：“你居然还敢骂我！”使劲一捏，贺铁柱痛得冷汗如雨，但仍是吭也不吭一声，继续骂道：“强盗、土匪，骂你又怎么样？大不了你把老子杀掉！”

军官忽地哈哈笑道：“好，你是好汉，你不怕死，但只怕你老婆未必不怕死吧？”

贺铁柱双眼火红，骂道：“你们还是人吗？要杀尽管来杀我，为何欺负妇道人家？”

军官得意之极，纵声笑道：“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你在这里瞧你老婆受罪！”叫手下把他们夫妻捆缚了起来，亲自拿了皮鞭，作势就要打贺铁柱的妻子，喝道：“快快从实招来，否则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活活的打死她！”

贺铁柱紧咬嘴唇，似是又惊又怒。他不怕死，但怕妻子忍受不了折磨。可是他又怎能出卖义军来救妻子呢？

他的妻子本来是直打哆嗦，神情显得颇为害怕，此时忽地挺起胸脯，说道：“柱哥，你可千万别说！咱们死了，自会有人给咱们报仇的！”

贺铁柱精神大振，说道：“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你都不怕，我还怕什么。你说得对，自会有人给咱们报仇的！”

军官哈哈笑道：“冷铁樵和孟元超都给我们打跑，跑得不知去向了，你还指望谁人给你报仇？我劝你别作梦了！哼，锣不敲不响，你说不说，我手上的皮鞭，可就要朝着你的婆娘身上招呼了！”

军官嘲笑贺铁柱做梦，却不知道救贺铁柱的人已经来了。这才当真是他做梦也梦想不到的。

这个来救贺铁柱夫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华。

杨华来到小金川已经一个多月了。

李大勇那面腰牌果然很有用处，杨华想起那天通过禁区边境的卫所情形，还在觉得好笑。

他亮出腰牌，卫所的队长毕恭毕敬的请他进去。但这个久历戎行、老于世故的队长对他并非毫没怀疑。

杨华扮成一个中年汉子，他的三师父丹丘生所学甚杂，也曾传他改容易貌之术，化装倒是没有什么破绽。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举止言谈，总还是免不了有些“稚气”。御林军的军官乔装打扮并不稀奇，但那个队长却不能相信一个这样年轻的人能当上御林军的军官。

杨华发觉对方似有怀疑，便即炫露武功，队长给他敬茶，他把茶杯轻轻一放，桌面出现凹痕，队长这才相信他是凭着惊人的本领被选拔作军官的。当下便要亲自陪他前往驻守当地的清军提督大营。幸亏杨华也够机灵，诳说自己是负有秘密的任务前来小金川明查暗访，不便公开露面惊动众人。那队长半信半疑，只好由他自去。

不过杨华说是要“明查暗访”倒也不假，他要结交义军朋友，要查访他母亲的坟墓坐落何方。

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他的暗访明查，却是毫没结果。小金川的百姓谁不害怕碰上清兵的鹰犬，谁不害怕“通匪”的罪名。

哪敢相信一个脸孔陌生的异乡人？

杨华在小金川各处浪游，这一天恰好来到贺铁柱那条山村。

他发现有一小队骑兵上山，好奇心起：“清兵怎的会跑到这穷山沟来，又没油水可捞？”心中已是隐隐猜想得到，清兵很可能是来“办案”的，他们要缉捕什么人呢？

于是杨华仗着超卓的武功，在山头了望，看清楚了清兵的去向，便即暗地跟踪。

破屋子里，那个军官高高举起皮鞭，喝道：“你招不招供，我数到三字，你还不说，我可要打你的婆娘了！一，二……”

一个“三”字尚未说出口来，陡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住手！”随即听得乒乒乓乓的声音，板门倒塌，守在门口的两个卫兵给摔出一丈开处。

此时围在外面的兵士方始哗然大呼。
不用说来的乃是杨华了。他是以闪电般的身法穿过人丛直闯进来的！
屋内两个兵士慌忙挥刀斫他，哪知两个上去跌了一双，额头血流如注！原来他们和那两个守门的兵士一样，都是给杨华用“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跌翻的。但由于他们挥动长刀，刀锋反卷回来，伤了自己，吃的亏是更大了。
那军官本领平常，见机却是极快，一看就知杨华的武功远胜自己，登时心生毒计，不去抵御杨华，却把皮鞭套住贺铁柱的脖子。杨华震翻士兵，闯进屋来，来得已经是非常之快了，但还是迟了一步。
军官喝道：“站住！你动一动，我马上就勒死他！你要不要你同党的性命？”贺铁柱的性命在敌人掌握之中，饶是杨华武艺高强，也是不能轻举妄动了。
好在他身上藏有李大勇那面腰牌，瞿然一省：“用力不成，何不用智？”
他掏出腰牌，朝着那军官一晃，喝道：“混蛋，什么同党？瞧清楚点，你认不得我，也该认得这面腰牌吧？”
这个军官本来是驻在小金川的清军提督的卫士，自然认得御林军的腰牌。
还有一层，杨华通过小金川的卫所之时，是谎称负有秘密的任务的，此事早已由卫所的队长禀报大营，这个军官也是知道的，此时突然看见杨华手持这面腰牌，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是，卑职混蛋，卑职有眼不认泰山，请大人恕罪。大人有何吩咐。”
“放开他们，跟我出去，我有话要和你说！”
军官思疑不定，但心里想道：“他是御林军的军官，奉了密令而来，他要我如此，想必有他的道理。”是以虽然还有怀疑，却也不能不依从杨华的吩咐了。
那两个受伤的兵士爬起来，忍着疼痛，敢怒而不敢言。军官骂道：“混蛋，你们得罪贵人还不知道，通通给我滚出去！”另外两个未受伤的兵士连忙将他们扶了出去，到了外面，方敢给他们裹伤。
走出山沟，军官战战兢兢地请问杨华：“这姓贺的通匪有据，听说他和‘匪首’孟元超还是有特别交情的呢!不知何以要卑职放他,敢请大人明示。”
杨华喜出望外，心里想道：“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脸上却丝毫不露，淡淡地说道：“你不明白？
你听过放长线钓大鱼这句俗语吗？”
军官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大人是要留下这个姓贺的才好慢慢侦查他的同党？”
杨华说道：“不错。你难道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脾气，他们吃软不吃硬，你和他们硬来，什么也得不到。”压低声音跟着在军官耳边说道：“我可以把秘密告诉你，我奉命来此，就是要暗中侦查‘匪军’留下来的重要人物，刚刚找得这条线索，又给你破坏了！”
这军官虽给杨华责骂，但杨华肯把“秘密的任务”告诉他，却是令他受宠若惊了。
“大人恕罪，小的实是不知。这次跑来捉人，也是奉了上司之命的。”军官也连忙压低了声音，向杨华再次求饶。
杨华说道：“不知不罪。不过毁了这条线索，咱们可得想法补救才行。”

佯作想了一会方始继续说道：“叫你的部下先行回去，你留下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有办法补救。”

军官怔了一怔，好像犹疑不定。杨华说道：“有甚么为难之处吗？”

军官讷讷说道：“没、没什么。不过，‘军门’限我今日日落之前回去缴令。”

杨华淡淡说道：“我能叫你帮忙，自会替你担待。你要是信不过我，怕我耽误了你的公事，那也随你的便。”

军官要的正是杨华替他担待这句说话，利令智昏，心里想道：“军门决不能不买御林军的情面，我巴结得上他，恐怕比跟随军门的好处更大。”于是连忙说道：“大人言重了，‘帮忙’两字卑职怎当得起，多蒙大人不弃，卑职得为大人执鞭随镫，于愿已足。”

杨华哈哈一笑说道：“好，那就跟我走吧！”

贺铁柱夫妻死里逃生，身上的束缚也都解了。但恐惧的阴影却还罩在他们头上。

“柱哥，想不到咱们竟能逢凶化吉。打伤官兵那个人不知是何等样人；鞑子的军官对他也似十分害怕。”猎人的妻子说道。

贺铁柱却是毫无喜悦颜色，摇了摇头，说道：“你莫想得太天真了，什么逢凶化吉，只怕大祸还在后头呢！你不听见那个狗官口口声声叫他做什么大人吗？”

“我就是不懂这个道理，”妻子说道，“他们既然是自己的人，为何他反而帮忙咱们痛打官兵？”

贺铁柱苦笑说道：“这什么难懂，不过是变换一下‘戏法’罢了。用钢刀可以杀人，用糖衣包着的毒药同样也可以杀人。不同的只是，用糖衣包着毒药很多人就会甘心情愿的吞下。总之，是鞑子的官儿，咱们就不能相信。”

妻子说道：“也许他是义军的朋友，却冒充鞑子的官儿呢？”

贺铁柱笑道：“你越发想得不近情理了，除非他杀了那个狗官，我才能相信他。”

“那咱们怎办？我现在有气没力，要跑恐怕也跑不动。大哥，你逃跑吧！”

“那些强盗不会就此罢手，一定还在外面侦察咱们行动。莫说我不能抛下你不管，就是我要逃跑，那也只是自投罗网。倒不如等他们再来，拼得一个就是一个。”

妻子柔声说道：“对，咱们不受骗也不受吓，大不了是个死，夫妻同日死，那也很不错啊！”

贺铁柱不禁由衷赞叹：“好妹子，我一向把你当作胆小怕事、贤淑柔弱的小妇人，原来你是如此刚强！”

妻子说道：“大哥，我是跟你学的。”躺在丈夫怀中，脸上绽着微笑，眼角却含着晶莹的泪珠。是欢喜也是伤心，欢喜得到丈夫的赞美，伤心自己肚里有了孩子却不敢让丈夫知道。“我和柱哥死在一起，死而无憾。遗憾的只是连累了这个未出娘胎的孩子。”

夫妻相偎相依，患难共同之时，加倍感到恩爱！

贺铁柱忽地惊起，轻轻把妻子推开，说道：“好妹子，你躲过一边，有人来了！”

妻子并没躲开，仍然走来和丈夫站在一起。一咬银牙，说道：“不是人，是强盗！大哥，你料得一点不错，强盗又回来了？”

话犹未了，杨华和那个军官，已经走进门来。

杨华一开口便令贺铁柱大感意外，以至他本来要骂人的也忘记了。

但他还是只感意外，军官的吃惊却是非同小可了。

他本来就在惴惴不安，不知杨华要他干些什么，但想同是朝廷的军官，杨华该不会令他太难堪吧？哪知杨华开口便说：“你得罪了他们夫妻，赶快给他们磕头赔罪！”

这军官欺侮百姓惯了，焉肯低头，大惊说道：“大人明察，树有树皮，人有面皮，我、我、我……”杨华喝道：“你、你什么？叫你磕头赔罪，你敢不依？”军官本来想说：“我给他道个歉也就是了。”被杨华厉声一喝，膝盖不由自己的一软，跪在地上，果然乖乖的就磕了三个响头。

贺铁柱冷笑道：“你耍什么花样，软也好，硬也好，老子就是不吃你的！”他还是不肯相信杨华。

军官磕了响头，想爬起来。杨华一把将他按住，喝道：“且慢，我还有话说！”

军官苦着脸道：“大人，你饶了我吧。”

杨华笑道：“你应该向他们求饶，不是向我求饶。”

贺铁柱的妻子说道：“你们到底捣什么鬼？你们做官的不欺侮我们穷人家已经好了。”

军官忙道：“大人，你听，他们已经饶恕我了。”

杨华道：“他们是气你不过，谁说他们是饶恕你呀？不信，你让他们自己说！”

贺铁柱这才觉得有点奇怪，姑且一试，说道：“刚才我几乎死在你这狗官手上，这还不打紧，最最令我恼恨的是你要迫我带你去残害好人。我恨不得打你一顿出气！”

杨华说道：“好，那你就打他一顿出气吧！不必害怕，是我叫你打的！”

贺铁柱道：“我怕什么，大不了你们把我杀掉！”抄起一柄打猎用的钢叉，果然就打那个军官。

军官忍无可忍，跳了起来，挥臂一格，贺铁柱退了两步，但军官却已给他打了一下，痛彻心脾。大怒之下，就要抢贺铁柱那柄钢叉。杨华在他肩头一按，只用了三分气力，已是把他按得不能动弹，冷冷说道：“他不把钢叉插进你的喉咙已经好了，你还不肯让他打么？”

军官又惊又怒，不由得对杨华起了思疑，说道：“大人，这未免太过份了吧？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要这样纵容土匪？”

杨华哈哈一笑，说道：“对啦，你早就应该有此一问！你知道我是谁？”

军官颤声叫道：“你、你难道不是御林军的军官？”

杨华笑道：“你很聪明，一猜就对！实不相瞒，那面腰牌是我从一个御林军的军官手中抢来的。我是‘土匪’的朋友！”

军官吓得魄散魂飞，连忙叫道：“好汉饶命！”

杨华道：“贺大哥，你的意思怎样？”贺铁柱打他一顿，业已出了口气，说道：“还请好汉处置他吧。只要他不再助纣为虐，陷害百姓，我倒不是非要他的性命不可。”

军官慌忙发誓：“以後我再也不敢了，即使奉了长官的命令，我也宁可拼着受罚，只是当作例行公事，敷衍一番了。若有背誓，叫我患上奇难杂症，不治身亡！”

“好，你的话我暂且相信一半，我饶你半条性命！”

此话一出，贺铁柱夫妻和那军官都是不禁大为奇怪，不懂怎么样才可以只饶“半条性命”？

杨华笑声一收，忽地使了个小擒拿手法，一托那个军官的下巴。军官不禁“哎哟”一声，把口张开。登时有一颗药丸从杨华的手中塞进他的嘴里。军官只觉这药丸的气味又辛辣又腥臭，但要吐也吐不出来，已是吞下去了。

杨华笑道：“不必太过害怕，我给你吞的虽是毒药，也不会立即要了你的命的。”

军官大惊道：“毒药？毒药！好汉，你、你说过饶我性命的？”

杨华笑道：“你错了，我说的只是饶你半条性命。”接着缓缓说道：“这毒药是一年之后才发作的，解药我留给这位贺大哥，到时你来求他。贺大哥，到时你考察他的行为，给不给他，由你定夺。”

贺铁柱道：“只要他在这一年之内，当真没有为非作歹，我当然给他。”

杨华继续说道：“这毒药虽然一年之后方始发作，但药力如今已是深入你的骨髓。今后你必须心平气和，切忌动怒，更不可多用气力，否则毒性随时可以发作。你若不信，不妨照你平日练内功的方法，吸一口气试试。”

军官想道：“一年之后方始发作的毒药，倒是没有听人说过。”心中半信半疑，于是战战兢兢的吸一口气姑且试试，一试之下，只觉胁下的“愈气穴”隐隐作痛，如给利针所刺。不由暗暗吃惊：“原来当真是有这种毒药。”

杨华说道：“你可不要打什么坏主意，以为我不会长久留在这儿，你就来逼迫贺大哥交出解药。我要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你躲在哪儿，也躲不过。”

军官忙道：“小人怎敢？”贺铁柱哼了一声，说道：“谅你也不敢。未到限期，你想迫我交出解药，那是做梦。大不了我和你一同死掉，解药决计不会给你。”

军官早已“见识”过他的脾气，情知此言不假，苦笑说道：“贺大哥，请莫多疑。你是我的救星，我巴结都来不及呢，怎敢对你有丝毫无礼？但为了掩人耳目，我也不能常来看你。一年之后，我才能再来了。”

贺铁柱道：“谁要你来看我，走吧！”军官如奉纶音，爬起来正要走时，杨华忽地喝道：“且慢！”

军官吃了一惊，心中打鼓，说道：“好汉有何吩咐？”

杨华说道：“你走路只能慢慢的走。记着不可太过使用气力！”

军官说道：“多谢好汉关心，小人记得。”心中对杨华气恨非常，可丝毫也不敢形之辞色。

贺铁柱的妻子看那军官去得远了，笑道：“柱哥，我说过有人会救咱们的，果然没有说错。”夫妻心意相通，在妻子一笑之中，贺铁柱已是懂得她那未曾说出的话：“这人虽然没有杀掉那个狗官，你也总该相信他了？”

夫妻同向杨华道谢，说道：“请问恩公高性大名？”

杨华说道：“咱们都是自己人，请别这样客气，我姓杨名华，你叫我的名字好了。我也还要你们帮忙呢。”

贺铁柱道：“杨大哥，我只怕帮不上你的忙，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杨华说道：“贺大哥，你是孟大侠、孟元超的朋友，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也是孟大侠的朋友，最少也和义军有关系的。”

贺铁柱听他一开口就要打听义军的事情，不觉多少又犯疑心，迟疑片刻，说道：“我和孟大侠只是相识，可够不上做他朋友，义军的事情，我知道得

更是有限。不知你要打听的是谁？”

贺铁柱的妻子跟着说道：“杨恩公，你和孟大侠的交情想必很是不错？”

杨华知道他们夫妻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先不答话，却笑着说道：“我有点渴了，你们请我吃个白薯好不好？待我吃了再说。”他忽然把正事撇开，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贺铁柱夫妻不觉都是一怔。

贺铁柱的妻子抱歉道：“我们家里穷，可没什么好东西招待恩公。这白薯待我给你削皮吧。”

杨华已经拿起一个白薯，笑道：“不用！”陡然间只见白光飞舞，耀眼生花！原来杨华把白薯抛在空中，拔剑削皮，转瞬之间已是削得干干净净。杨华纳剑人鞘，白薯亦已落在他手中。他咬了一口，笑道：“滋味很好。贺大哥，听说孟大侠的快刀天下无双，想必你曾见过？”

这一子可把贺铁柱看得呆了，原来杨华以剑代刀，用的正是孟家刀法。

贺铁柱又惊又喜，连忙问道：“杨大哥，你是孟大侠的什么人？”心想杨华倘非孟元超的徒弟也是他的同门，杨华年纪这样轻，想必还是他的徒弟居多。

杨华说道：“实不相瞒。我和孟大侠尚未有缘结识，但这刀法却是他托人代传我的。为何传我，我也不知。”

贺铁柱此际已是无疑，说道：“可惜孟大侠和义军一同撤退，不知他们现在何方？否则，你要见他倒也不难。”

杨华说道：“有一位云女侠，名叫紫萝，听说在上次清军围攻小金川之时，她曾经前来赴难。这件事贺大哥听说过么？我要打听的就是这位云女侠。”

贺铁柱的妻子忽地眼圈一红，说道：“原来你要打听的是她。唉……”

杨华道：“怎么样？”

贺铁柱黯然说道：“这件事情，你问我可是问得对了。云女侠来小金川的第一天，就曾救我们夫妻的性命。当时我们还未成婚，给清军一同俘虏了去，幸亏遇上云女侠，杀散清军，救了我们。不但救了我们，还救了我们许多同村的人。但可惜她的救命之恩，我们是再也不能报答了。”

贺铁柱的妻子跟着抹泪说道：“云女侠已经死了。你说得不错，她是孟大侠的好朋友，他们夫妻每年都来给她上坟的。”

杨华虽然早已知道母亲已死，还是不免伤心。哽咽说道：“我知道，我也是想来给她上坟，却不知她的坟墓是在何处？”

贺铁柱道：“我带你去。”

杨华说道：“不用。只请你给我详细一点指点路径，我会找得到的。”他曾走遍小金川各地，熟悉地名，是以只须贺铁柱讲述便行。

贺铁柱说道：“云女侠的坟墓在胡芦谷，四面石崖围着一块盆地，坟墓就在盆地当中。外面看去，似乎无路可走，其实却有秘径相通。”一面说一面用柴枝在地上画图。杨华想道：“怪不得我到过两次葫芦谷也没发现妈的坟墓。”当下用心默记，说道：“贺大哥，多谢你啦。”

贺铁柱道：“你一个人去，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

杨华道：“为什么？”

贺铁柱说道：“按说这个秘密的墓地，外人很难知道。但清兵占领小金川已一年有多，也难保没给他们发现。”

杨华说道：“我会小心的。贺大哥，你的好意我心领啦，但我不可能要

你陪我去冒这个危险。”

贺铁柱十分感动，说道：“你救了我们夫妻性命，可恨帮不上你的什么忙。”

杨华说道：“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到云女侠墓前一祭。嗯，天色不早，我该走了。”

贺铁柱道：“杨大哥，请你稍留片刻。有桩事情，我想不通，要向你请教。”杨华道：“请说。”心想：“要是他问起我是云女侠的什么人，我可不便和他说了。”

贺铁柱道：“江湖上义气为先，讲究的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对么？”

杨华说道：“不错。但也要看对方是什么人？”

贺铁柱一拍大腿，说道：“着呀，我就是在想对好朋友当然应该这样，但对清廷的官儿是否也应该这样呢？”

杨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笑道：“贺大哥，你想说的敢情是一年之后要把解药交给那狗官之事？”

贺铁柱的妻子道：“我是女流之见，但依我看官府的话还是不宜太过相信。一年之后，你把解药交了给他，他不是又可以肆无忌惮的来害咱们么？老实说，即使在这一年之中，他不敢来害咱们，我也是有点提心吊胆呢。”

贺铁柱道：“杨大哥，你的意思怎样？你的解药也未曾留给我呢。”

杨华笑道：“我正要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解药！”

贺铁柱怔了一怔，说道：“啊，那你是骗他的？”

杨华笑道：“我也没有骗他，我已经饶了他的命了。”

贺铁柱听得莫名其妙，杨华笑说道：“因为我给他吃的并非毒药，所以也就没有解药。”

贺铁柱恍然大悟，问道：“那是什么？”

第七回　一曲悲歌吊知己 十年隐痛隔幽冥

杨华哈哈大笑，说道：“我给他吃的‘毒药’，其实是我临时制造的，是在我身上搓出来的泥垢。”

夫妻俩笑得打跌道：“杨大哥，你这样捉弄那个狗官，真是最好不过。虽没要他的性命，也叫他担了一年心事。”

杨华说道：“有一年的时间，那狗官不敢来难为你，你们可以从容的搬家。这锭银子和一袋干粮你们拿去吧。”

贺铁柱的妻子道：“你救了我们性命，我们怎能还要、还要……”

杨华道：“你们不要，那就是不把我当作朋友了。”

贺铁柱收下银子和干粮，说道：“好，大恩不言报，我收下了。我们夫妻准备进深山老林找我们的猎人朋友，你倘若有事，要我效劳，请到这个地方。一年之后……”

杨华笑道：“那也不用担忧。一年之后，说不定小金川又已换了一番天地了。”

一勾新月，数点寒星。午夜幽林，分外寂静。树林里一块平坦的草地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有一个少年正在墓前哭泣。这个少年乃是杨华。

杨华哭了一会，拔出佩剑，芟除墓旁乱草。跟着拂拭墓碑，擦燃火石，读那碑文。墓碑上写的是“云女侠紫萝之墓”七个大字，正是那本刀谱上孟元超的笔迹。

杨华伏在墓前祷告：“妈，我来迟了十年，见不到你了。但我会继承你的遗志，誓报家国之仇的。”心里想道：“我要知道更多一些妈的事情，恐怕还是非得见孟元超不可。但不知要到哪里找他？”

祷告已毕，正待离开，忽听得远处一声长啸，穿过密林，震得杨华的耳鼓嗡嗡作响！这啸声也不知说是“悲啸”的好还是“豪啸”的好，似乎充满豪情而又颇觉凄楚。

杨华吃了一惊，想道：“这似乎是上乘武学中的狮子吼功，这人功力之深厚当真是非同小可！看来那崆峒二老洞玄、洞冥和大魔头阳继孟也都比不上他！”由于不知是友是敌，他又不愿意在母亲的墓前惹事，是以只好躲避了。

墓地一片平坦，无处可以藏身。好在墓后有两块如人臂合抱的大石，中间有些空隙，这个小小的窟窿其实只能容得一个孩子的身体的，但杨华练过缩骨功，却是勉强钻得进去。石块四周荆棘丛生，高逾人头。可比躲在树上更不容易给人发现了。

杨华刚刚把身体藏好，只听得啸声戛然而止，那个人已经来到了他母亲的墓前。从缝罅中看出去，月光下景物依稀可辨。来人是年约五十左右有着三绺长须的汉子。

这人来到了墓前，发现杨华刚刚铲掉的一堆乱草，不禁大为诧异，“咦”了一声，说道：“好像有人来过？莫非是元超偷偷回来扫墓么？”当下便即叫道：“我是缪长风是哪位朋友替云女侠扫墓，请出来相见！”

杨华不觉也是颇为诧异：“这姓缪的不知是什么人？听他所说，似乎和孟大侠是相熟的朋友。”

原来杨华的三师父丹丘生和缪长风并不相识，故而从来没有和杨华提过他。二师父段仇世和缪长风虽是朋友，但他最后一次在石林与杨华会面，由

于太过匆忙，要说的事情又多，因此也忘了把缪长风和云紫萝的交情告诉杨华。

杨华心里想道：“我且不忙会他，看他有何动作。”

缪长风四顾无人，只道扫墓的人已经走了。他满腔积郁，登时化作悲吟。吟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吟罢，放声大哭。杨华几乎忍不住陪他哭出声来，想道：“听他哭得这样伤心，想必是和妈相识的侠义道中人物，决不会是敌人了。”

缪长风伏在墓前泣诉：“紫萝，我是特地来告诉你的，我已依从你的吩咐，把令郎当作我的儿子一样抚养了。可惜他今年只有十岁，我不能带他来你坟前拜祭。我还要告诉你，除了我教他的武功，我还替他选了一位名师，上个月得到天山掌门唐经天的答允，收他作关门弟子了。唐经天的本领比我高明十倍，将来你的儿子一定可以成为一代大侠！”

杨华越听越是奇怪，心里想道：“原来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却还未知道。”

缪长风又再祷告：“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这是你和我说过的。紫萝，你虽然死了十年，在我心里，你还是活着。但愿……”

听到这里杨华不觉皱了皱眉，觉得缪长风这番话有点“奇怪”，这番话似乎是不应该向一个死去的有夫之妇说的话。

“但愿”什么，缪长风尚未说出，却忽地微微一喧，站了起来。杨华怔了一怔，凝神一听，听见有两个人的脚步声，似乎也正朝着这个墓地走来。

缪长风似乎已知道来者是谁，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想不到这个卑劣的贱丈夫居然有脸来给紫萝扫墓。若是在别的地方碰上我，我决不能饶他。但现在是在紫萝坟前，看在紫萝份上，我不便妄开杀机，只好暂且躲他一躲了。”声音虽小，但杨华躲在后面，却是听得清楚。

“卑劣的贱丈夫”这六个字十分刺耳，杨华听了，不觉颇为奇怪，心里想道：“此人不知是谁，但缪长风这样骂他，这人的行为自必是十分恶劣的了。但却为何说是看在我妈的份上，不愿为难他呢？妈妈是义军首领都尊敬她的女侠，难道还能有这样一个朋友？”

脚步越来越近，是两个人并肩同行的脚步声。

缪长风躲入树林，飞身一跃，跳上一棵大树。枝不摇，叶不落，连一点声息都听不出来，杨华暗暗佩服：“这人别的本领不知，就凭他一手卓越的轻功，已是非我所及。怪不得三师父常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心念未已，只见两条黑影在山坡出现，已是开始踏上墓道了。

杨华悄悄拨开洞口的乱草，凝眸张望。走在前面的是个军官，走在后面的是短小精悍的中年汉子。

这刹那间，杨华不由得心头一震，想道：“奇怪，走在后面的这个人我好似见过的呢？”可惜他只能从小小的窟窿张望出去，月光又不是怎么明亮，那人的面貌还未能看得清楚。但不知怎的，杨华的心已是在卜卜地跳，似乎已感到“不祥之兆”了。

后面那人开口说话了，他用赞叹的口吻说道，“想不到这里别有洞天，全大人，若不是你带路，这座坟墓只怕还是当真不易找到呢。”

这个人一开口说话，杨华不禁又是心头一跳：“更奇怪了，这人的声音好熟！我和他一定不只见过一面，他是谁呢？他是谁呢？”

那姓全的军官笑道：“说起来也是你的运气，要是你托了别的人，可就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了。”

后面那人道：“我早知道你最有办法，所以在你随军出征小金川之时，才特地拜托你的。”

姓全的军官道：“不是我有办法，是我有运气。你想知道其中缘故么？”

后面那人道：“不知道，请你说来听听。想必是很有趣的故事了？”

那姓全的军官说道：“一点也不有趣。我是跟北宫统领在这葫芦谷打过仗的人，想起当年那场大战，思之犹有余悸。当年北宫统领就在这附近战死，他是死在缪长风之手的。我侥幸逃脱，误打误撞，撞到这个群峰合抱的‘谷中之谷’里来，躲了几天，方能脱险。”

后面那人道：“原来如此，那你是旧地重游了。”

“是呀，虽然我想起来害怕，还是忍不住要到从前遇难之地重游。却想不到恰巧就发现了你托我寻找的这座坟墓。我发现之后，就如意保护，严禁士兵进去。”

“她生前是和朝廷作对的人，你肯保全她的坟墓，我真是十分感激。”

“杨兄，这么一点小事，我还能不卖你的情面吗？”

听到这里，杨华不觉呆了。一阵茫然过后，心里想道：“怎么，这人也是姓杨？”“不祥之兆”的阴影在他心头渐渐扩大，不过他却不敢朝着这个方面想了。

他定了定神，心里想道：“总算弄清楚了一些事情，原来刚才那个姓缪的果然是侠义道。他们说的那个‘北宫统领’想必就是那个十年之前身为清廷御林军统领的北宫望了。”北宫望生前是侠义道的公敌，杨华是曾经听得他的两个师父说过的。

但弄不清楚的事情更多，“这个姓杨的分明和鞑子的军官一伙，为何他要保护我妈的坟墓？”杨华越想越是坠入五里雾中。

或许，正是在他内心深处，害怕拨开这重重的迷雾！

说话之间，那两个人已经到了云紫萝的墓前。那姓杨的“咦”了一声，说道：“这里好像有人来过？”

姓全那军官道：“听说孟元超每年都要来给她上坟，对她倒是一往情深呢！孟元超虽然不知逃到什么地方，但也说不定是他托山中猎户，按时来给她扫墓。”

杨华听到这里，心头大怒，想道：“你这样侮辱我的母亲，待会儿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他当然作梦也梦想不到，孟元超其实乃是他的父亲。还只道这姓全的家伙是“狗嘴里不长象牙”，对“孟大侠”和他母亲的交情横加污辱。

杨华在发怒，那姓杨的汉子也在发怒，“哼”了一声，说道：“孟元超，可惜不知他躲在什么地方，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说也奇怪，姓杨这个汉子和那军官一起同来，杨华对他倒似乎并无多大恨意。但此际听了他这番说话，却是不由得的恨起来了。心里想道：“你把孟大侠千刀万剐那是做梦，我却可以叫你先吃我的苦头。”几乎就想出去把这两个人痛打一顿，但转念一想，武功比他高明得多的缪长风都可以忍受他们，想必其中定有道理。”他心里许多疑团未能解开，只好暂且忍住，听听他们再说什么。

不料他们再说，可就说到他的头上来了。

姓全那军官说道：“杨兄，我向你打听一桩事情。”

“什么事情？”

“你是上个月出京的，你有没有听说朝廷派了一个御林军的军官来小金川，他是负有什么秘密的任务的？”

“哦，有这样的一桩事情吗？我倒没有听说。不过，我和新任的御林统领海大人的交情比不上和前任北宫统领的交情，那人既是奉有密令，想必他就不便告诉我了。”

“杨兄，你过谦了。谁不知道新统领海大人也要倚重你呢？比起十年之前，你是更加得意了。虽然你没有正式任职，也是御林军中的红人呢。我却是想回御林军都不能够。”

“全大人不必担心。你的事我和海大人提过，海大人亲口答应，只待此间局面稍定，就可以让你回去复职。”

“多谢杨兄给我保荐。”那姓全的军官接着说道：“不过我想立件功劳才好回去。言归正传，这可又要说到那位御林军中派出来行藏十分神秘的朋友了。”

那姓杨的汉子道：“我真不知道有这个人，否则，以你我的交情，我何必瞒你？”

军官笑道：“我不是怀疑你把秘密瞒着我。我是怀疑那个人。那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来凑巧，也是姓杨。”

姓杨的汉子摇了摇头，说道：“据我所知，我不算数，御林军中似乎并没有另外一个姓杨的军官。”随即问道，“你怀疑他什么？”

姓全的军官说道：“我怀疑他是假的！”

姓杨的汉子吃了一惊：“假的？他有没有御林军的腰牌？”

“有，不过这人行径实在可疑。依我看来，他那面腰牌即使是真，他的军官身份恐怕也还是假的！”

姓杨那汉子道：“为什么？”

姓全那军官道：“他有两样可疑之事。第一、他来了已经一个多月，可还没有来见我们的提督大人。”

姓杨那汉子点了点头，说道：“不错，纵然他有秘密任务，不能给人知道，按官场的规矩也该来拜会军门。除非他是奉了皇上的密令，前来监视……”

“决没这个道理。莫说军门圣眷正隆，即使皇上对他有猜忌之心，派来的人也该是老成干练的亲信，怎会把一个恐怕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倚作心腹，何况他也曾对我透露口风，自称是来密查‘逆匪’的余党的。”

姓杨那汉子道：“倘若这样，海统领更没道理不叫他携同密令前来知会你们的提督大人，请你们的提督大人赐予方便。”跟着问道：“第二桩可疑之事又是什么？”

那军官说道：“昨天军门的兵小队长去捉一个姓贺的猎户，这人是‘通匪’有据的。本来我们以为捉拿一个寻常的猎户，还不是手到拿来，哪知却出了意外！”

“什么意外？”

“他们在那猎户家中，碰上了那个自称是御林军军官的小伙子。”

“他怎么样？”

“他叫士兵回去，只留下那个小队长帮他办事。那小队长今早回来，身

上带伤。”

“谁打伤他的？”

“据那小队长说，是姓贺的猎户打伤他的。”

“那个小伙子呢，他站在旁边看吗？”

“不，说出来恐怕大出你的意料之外了。据小队长说，是那个小子故意要他忍受这个委屈的。为的是便于他用怀柔的手段，笼络这个猎户，才好放长线，钓大鱼！”

杨华躲在洞中偷听，不觉暗暗偷笑：“这小队长果然不敢说出真相。”

那姓杨的汉子则是不禁皱皱眉头，说道：“恐怕是那个冒牌的军官有意包庇同党吧？”

“不错，提督大人亦已起疑，是以立即把那个小队长关了起来，并叫我去秘密调查那小子的身份。可惜不知他躲在何处。杨兄，你可得帮帮我的忙！”

杨华忍不住又再偷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待会儿我就会不请自来的！”

姓杨那汉子道：“咱们哥儿俩有什么好说的，你的事还不就是我的事吗？”忽地瞿然一省，跟着说道：“会不会就是这个小子刚才来过这里扫墓？”

“我正是有此疑心，听说这小子武功很好……”

姓杨那汉子哈哈笑道：“全大哥，凭你这一套威震大河南北的五虎断门刀，莫说是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就是号称天下快刀第一的孟元超，恐怕也未必敌得过你。要是他当真在此，那就正是最好不过了！”

杨华心想：好，待会儿给你们一个“最好不过”。

他正在暗地偷笑，哪知再听下去，却是不由得他不大吃一惊了！

只听得那军官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杨大哥，你怎的倒给我在脸上贴起金来？你的金刚六阳手天下无敌，说实在话，我是在仗着你壮胆呢！”

“金刚六阳手”正是杨华家传的绝技，杨华当年虽然因为年纪太小，未曾跟他父亲练过，但他家传的绝技他焉能不知？据他所知，够得在“金刚六阳手”这门武功称为天下第一人，要是他父亲未死的话，当然是他父亲。他父亲已死，就应该是他的姑姑“辣手观音”杨大姑了。但眼前这个姓杨的人却并非女子！

“奇怪，他怎么懂得金刚六阳手？还居然敢号称天下无敌？呀，怎的、怎的，偏又这样凑巧，他、他也是姓杨？”不知怎的，忽地一股寒意直透心头，杨华打了一个寒噤，不敢再想下去。

可是这两个人却不容他不想下去，他们说的话令他越来越是胆战心惊！

只听得那姓杨的汉子笑说道：“多承谬赏。说实在话，这十年来我是在苦练家传绝技，但我这金刚六阳手是准备用来对付孟元超的！”

那军官道：“对、对，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一个臭小子何须使出你的看家本领？刚才是我失言了。”

姓杨那汉子笑说道：“咱们所说的话恐怕都是瞎疑心，给紫萝扫墓的人料已远走高飞，他还怎敢躲在这里？”

那军官道：“不错，那么你该办你的正经事了，要不要我暂且回避？”

姓杨那汉子似乎怔了一怔，说道：“我有什么事要你回避？”

那军官笑道：“杨兄，你是一个多情种子，如今来给令夫人上坟，恐怕会有一些体己的说话，要在她的坟前泣告吧？我在旁边听了，可是不好意思。”

姓杨那汉子哼了一声，愤然说道：“我早已把她休了，如今我也不知道她是应该称为孟门云氏还是应该称为缪门云氏呢？哼，你瞧，她这墓碑就是孟元超给她立的，想必多半还是应该称为孟门云氏吧！”

那军官笑道：“所以我才佩服你是多情多义的丈夫呢，她那么对不住你，你还是故剑情深！”

姓杨那汉子叹了口气，果然装作一个“多情种子”的模样，说道：“不错，这贱人虽然千般对不住我，我杨牧总算和她做了一场夫妻！”

杨华越听越是吃惊，听到最后，几乎晕了过去。

“我是在做恶梦么？”他咬了咬指头，很痛，显然不是做梦。“这人怎么能是我的父亲，怎么能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早已死了！”

迷茫中他父亲死时的情景，依稀犹在目前。

他记得父亲是上吊死的，那晚他给母亲的哭声惊醒，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见母亲把父亲解下来。不过母亲随即就叫丫头抱他出去，当时母亲没有说明原因，但他长大了自己懂得。想是母亲不忍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太深的刺激，故而要他避开。不过现在他却突然起了怀疑了：“我没有亲眼看见爹爹的尸体入棺，莫非他、他当真是还没死掉？”

“不，不，我爹一定死掉的！这人是冒充我的爹爹！”他想起了出殡之日灵堂的惨像，“要是我爹没有死掉，妈为什么哭得那样伤心？还有姑姑和我的几个师兄也是哭得那样伤心？我亲眼看见他们抬着爹爹的棺材出去的！”他哪里知道其中另有许多复杂的因由。

唉，他其实只是自己哄骗自己，为的是他“不愿意”相信这人是他的父亲。

其实在他开始听到杨牧说话的声音之时，他已经是隐隐有所怀疑，心里十分恐惧的了。他唯一可以令得自己不信的理由，就是他的父亲已死。

可是他的父亲此际活生生的站在他的面前，亲口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不愿意”相信，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知道这人确实是他的父亲无疑了！

“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杨牧站在墓前，读那碑文“云女侠紫萝之墓。孟元超立。”不由得怒火中烧，咬牙说道：“全大哥，请你留在这儿，看看小弟练功。”

那军官怔了一怔，笑道：“你不泣祭娇妻，却有闲情练功？在爱妻墓前练功，不嫌煞风景么？”

杨牧哼了一声说道：“我就是要煞煞他们的风景。”杨牧口中的“他们”，不用再加解说，那姓全的军官，已经知道他指的定然是孟元超和云紫萝了。

那军官暗自好笑：“老婆已经死了十年，还在呷这干醋。”但也不加说破，笑道：“老杨，你要练什么功啊。”

杨牧咬了咬牙，说道：“我要借这块墓碑，试一试我的金刚六阳手！”

那军官道：“对，孟元超立的这块墓碑，若是让它永远立在这里，实在有辱你们杨家。你借它施展开碑裂石的金刚掌力，那正是最好不过，我也可以开开眼界！”

杨牧吸了口气，默运内功，全身骨骼格格作响，半晌举起掌来，冷笑说道：“什么云女侠？紫萝，你若不是贪慕这‘女侠，的虚名，也不至于受到孟元超的诱骗，落得今日的下场！”

杨华听到这些说话，就像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之下，给一枝一枝的毒箭，

射在他的心上一般，“妈和孟大侠难道当真做过对不住爹爹的事情？”

他“不愿意”相信跟前这个杨牧就是他的父亲，更“不愿意”相信他的这些说话。但“毒液”已经注入他的心房，在他内心深处已是隐隐起了猜疑，痛如刀割了！

但不论如何，杨牧要毁掉他母亲的墓碑，却是他不能忍受的！

“云女侠之墓有什么不对？妈妈为老百姓牺牲，战死在清兵手里，她是无愧于女侠之名的。”杨华心里想道：“不管谁是谁非，纵然他真的是爹爹，纵然我妈真的做过对不住他的事，他也不能这样侮辱我死去的妈妈！”

但不能忍受又怎么样？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他的父亲无疑了，他能够出去和父亲打一架吗？

眼看杨牧的手掌就要向那墓碑拍下去，杨华气得心肺欲炸，不自觉的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那军官忽地叫道：“是哪条线上的朋友躲在这儿，给我滚出来吧！”

杨华吃了一惊，只道已经给他发现。心念未已，忽听得一长啸宛若龙吟，是缪长风的声音喝道：“鼠子敢尔！”虎啸龙吟寒贼胆，杨牧的手掌停在空中，登时呆了！

缪长风从树上跳下，说时迟，那时快，晃眼间已是到了墓前。斥道：“给我跪下向紫萝赔罪！”

杨牧老羞成怒，冷笑说道：“我骂我的妻子，与你何关？难道你是她的奸夫？”

话犹未了，只听得“噼啪”声响，杨牧已是给他打了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半边脸孔登时坟肿！

杨牧双掌齐发，大怒喝道：“我与你拼了！”

他苦练了十年的“金刚六阳手”，使将出来，果然非同泛泛，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原来他这家传绝技，每发一招，内中都藏着六种不同的变化，还不仅仅是招里藏招、式中套式而已。

可惜他碰上的对手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在缪长风的眼中，他这“金刚六阳手”，纵然不能说是“类同儿戏”，也不过是“米粒之珠”！

缪长风冷笑道：“你的本领倒是比十年前有点长进，可惜你的为人却是不知长进，比十年前更加无耻了！”他恐怕损坏云紫萝的坟墓，掌力一吐，把杨牧迫退，只见杨牧好似陀螺疾转，打了一个盘旋又是一个盘旋，离开云紫萝的坟墓也就越来越远了。

那军官还不知道来的是缪长风，听得杨牧那样骂他，心里想道：“难道此人就是孟元超？为何他不用刀？”略一迟疑，杨牧踉踉跄跄的已是快要退到他的身边来了。

那姓全的军官无暇思量，拔刀便斩，左一刀刀势斜飞，用的是“拨云见日”，右一刀刀锋径刺，使的是“仙人指路”；中间一刀直劈下来则是攻中带守的“铁门栅”。这连环三招，正是“五虎断门刀”的杀着！

缪长风斜跨一步，使出空手入白刃的手法，一招“斜挂单鞭”，硬抢他的宝刀。一抓抓空，缪长风随着一招“白鹤亮翅”拨他手腕，这一拨仍然没有拨着。不过那军官的钢刀却也砍不着他。缪长风“哼”了一声，中指一弹，正好那姓全的军官一刀从中路劈下来，给他在刀柄弹个正着，刀锋反劈回去，要不是他收手得快，几乎劈着了自己的额角。缪长风道：“听说北宫望生前收买了一个五虎断门刀的叛徒，名叫全大福，敢情就是你了？”

全大福怒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胡言骂我？”

缪长风冷笑道：“沧州石老师所创的五虎断门刀，本来也算得名门正派，不想出了你这样的一个无耻之徒。你不做人，偏要做狗，焉能怪我骂你？哼，听说你要和孟元超较量刀法，真是也太不自量了。你是不值得孟大侠污了他的宝刀的，还是让我替孟大侠教训你吧！”冷笑声中，双掌翻飞。此时他已探出对方虚实，不过数招，只听得“　　”的一声，全大福手中的缅刀已是给他打落。

杨牧站稳身形，自忖缪长风决计不能饶他，自己要逃恐怕也逃不了，硬着头皮充当好汉，骂道：“孟元超是这贱人的姘头，你是连姘头也还未曾当上，却要帮他们这对奸夫淫妇谋杀亲夫么？哼，可惜你在云紫萝的生前不能如愿，如今纵然能在她的坟前把我杀掉，也已迟了！”

缪长风气得大怒骂道：“看在云紫萝的面上，我本来不想杀你，如今却是非杀你不可！”

杨牧拼命抵挡，缪长风轻飘飘的一掌拍来，掌势变幻莫测，忽地由虚化实，杨牧左脸又着一掌，这一掌打得比刚才那掌更重，打得他的脸孔就像开了颜料铺似的，红的是血，青的是鼻涕，瘀黑的是给打肿的脸皮。

全大福便想乘机逃走，缪长风喝道：“往哪里跑？嘿、嘿，我要你们两个全部死在云紫萝的墓前，方能消我心头之气！”全大福刚刚迈出几步，又给他截了回来，不过全大福和杨牧联手，却也还能抵挡十招八招。

其实缪长风要杀这个五虎断门刀的叛徒倒是不假，说是要杀杨牧，不过吓他而已。要知缪长风这人最念旧情，看在云紫萝的情份，杨牧好歹也曾是她丈夫，他怎忍在墓前将他杀掉？要不是杨牧丧心病狂，想要毁掉云紫萝的墓碑，缪长风根本就不会出来。

可是躲在洞里的杨华，却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只道他当真要杀杨牧！

不错，杨华实是耻于有这样一个父亲，但杨牧毕竟是他的父亲，他能够忍心看着自己的父亲给别人杀掉吗？何况他还有许多疑团待释，不能让杨牧死掉。

唉，要是他知道杨牧其实不是他的父亲，这结果恐怕就会大不相同了。

缪长风长袖一挥，把全大福的缅刀第二次夺出手去，正要再打杨牧一记耳光，忽见坟墓的后面，突然有一个脸上满是泥污的少年飞跑出来。

杨华来得正时候，刚好替杨牧接了缪长风的一招。

双掌相交，声如郁雷。缪长风虎口发热，禁不住身形一晃。杨华亦是立足不稳，幸而他应变得宜，迅即以左足脚尖点地，右足脚跟为轴，原地转了一圈，方不至于跌倒。他这一转身，仍然是恰到好处的挡在杨牧身前。

缪长风“噫”了一声，喝道：“你是何人？”心里想道：“我虽然未尽全力，但这人看来年纪很轻，居然能够硬接我的太清气功，也算是很难得了！”

原来缪长风刚才打杨牧的那掌，并非想取他的性命，故而只是用上三分力道。待到和杨华掌力相接，知道对方并非易与，方始用上太清气功反击，掌力仍未尽发，但虽然如此，能够硬接缪长风三分内家真力的，已非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莫办了。

本来杨华虽应变得宜，但以缪长风炉火纯青的武学修为，还是可以在他身形未稳的那一刹那乘虚进袭的，缪长风“怜才”之念一起，跟着的一招，右掌却是停在半空，并未立即拍下。

杨华闷声不响，对缪长风的喝问，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拦在缪长风与杨牧之间，用意非常明显：他要保护杨牧。

杨华脸上涂了污泥，身上穿的却是一套破旧军衣。全大福心中一动，又惊又喜，不由得失声叫道：“你是从御林军来的杨兄弟吗？这人是缪长风，他是钦犯！”杨华哼了一哼，仍然默不作声。

缪长风瞿然一省：“这小子是清廷鹰犬，武功越好对我们越是不利。趁早除他，倒是免得留下将来之患。”当下喝道：“好小子，识相的快快给我滚开，否则你可是自己讨死了。”喝声中，那蓄势已久的一掌登时拍下。

杨华知道自己的功力和缪长风差得太远，记起张丹枫“玄功要诀”中“避实击虚”的内功心法，一个游身滑步，双臂屈伸，把缪长风的掌力化开。缪长风赞了一个“好”字，跟着却是摇了摇头，连说两声“可惜！”

杨华出道以来，从未碰过如此强劲的对手，不由得精神陡振，把一切杂念全都抛之脑后。当真做到了“目中有敌，心中无敌”的地步。所曾学过的种种武功，一刹那间，全都融会贯通，化为掌法。和缪长风斗了二三十招，居然未落下风。令得缪长风也是不禁大为惊异。

杨、全二人喜出望外，本来要逃的，也一变而为想争功了。杨华这样拼命恶斗，他们越发以为杨华必定是那个“行藏怪异”的御林军军官无疑。全大福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我以为他是冒牌，原来却是真的。”

杨牧更是惊喜交集，心想：“这少年显然是在全力保护我，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好呢？哦，是了，想必他知道我是海统领倚重的人。哈哈，有了这样一个好帮手，我正好趁这机会除了缪长风。”

缪长风手挥目送，只稍微分出一点心神去应付杨牧和全大福，重手法则都拿来对付杨华。

杨华心无杂念，越斗越显精神。只见他拳掌钩爪，变化繁纷，冲、挑、推、劈，栽、切、撩、穿，八式八法，伸屈盘旋，莫不如意；马步、虚步、倒步、跃步，四门四步，进退趋避，无不得宜。当真是：沉稳处如渊停岳峙，迅捷处如隼击鹰翔。斗得缪长风暗暗叹息：“这少年用不了十年，一定远胜于我。可惜如此一个武学奇材，竟然甘为鹰犬。”

剧战中，缪长风一声长啸，用上了八成太清气功，轻飘飘一掌拍出。掌势平平无奇，却是以拙胜巧的上乘武学精华所聚。杨华胸口一热，缪长风的手掌虽然未打着他，已是如受巨锤一击。杨华踉踉跄跄的倒退三步，拿桩站稳，倏的拔剑出鞘。

缪长风眉头一皱，说道：“好小子，你还不服气，要和我斗剑么？好，我就再看看你的剑法！”

哪知杨华唰的一剑刺来，连缪长风也是不禁为之大吃一惊了！

这一剑正是杨华自己妙悟的“无名剑法”的一招，剑势飘忽不定，出招更无“定式”，它是随着对方的攻守之势而临机变化。缪长风初时以为是“玄鸟划砂”，倏然间就变为似是而非的“苏秦背剑”，再一变又为似是而非的“采和献花”。缪长风接了几招，每一招都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划来。要不是缪长风的武功早已到了收发随心、炉火纯青的境界，几乎伤在他的剑下。

缪长风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杨华的本领虽然出他意外，初时也还不以为意，故而杨华用剑，他仍然只是一双肉掌。此时心中暗暗叫苦，却是腾不出手拔剑了。

杨牧狂喜叫道：“好呀，咱们加一把劲，杀了这厮！”全大福不待他把

话说完，已是使出“ 五虎断门刀 ” 的杀手，一招“ 铁门栅 ”，向着缪长风的左肩劈下来了。

全大福的“ 五虎断门刀 ” 以狠毒着称，确是非同泛泛。这一招拿捏时候，纵然未能是妙到毫巅，也可以说得是恰到好处。他趁着缪长风刚好给杨华攻得有点手忙脚乱之际，一刀劈下去。

缪长风以一双肉掌，应付杨华精妙绝伦的剑法，武功再强，也是难以同时兼顾两侧敌人的突袭了。

忽地有双方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在全大福一刀劈下之时，忽听得　的一声，白光闪过，全大福那柄厚背朴刀断为两段！他呆了一呆，方始知道是给杨华削断的！

全大福呆了一呆，叫道：“ 你干什么？ ” 他还以为是杨华偶然失手，误断他的兵刃。

杨华沉声喝道：“ 滚开！ ” 突然一个“ 倒蹬腿 ”，把全大福踢出数丈开外，但手中的长剑仍攻向缪长风。

杨牧本来就要施展“ 金刚六阳手 ” 抓裂缪长风的琵琶骨的，这一意外的变化突然发生，他也不禁吓得呆了。

缪长风大为诧异，喝道：“ 你究竟是哪条线上的朋友？ ” 他做梦也想不到刚才和他狠斗的杨华，忽然又会替他防御。友敌难明，是以口中说话，掌势却是不敢丝毫减缓。

不料杨华的剑光一闪，唰的又是一招似是而非的“ 横云断峰 ”，隔开了缪长风和杨牧。但这一招并非采取攻势，他的用意显然一方面固然是要阻挡缪长风伤害杨牧，另一方面却也是要阻挡杨牧偷袭缪长风。

莫说是顶儿尖儿的武学大行家的缪长风，就是杨牧，亦已看出他的用意了。

杨华一剑刺出，嘶哑着声音喝道：“ 滚开，滚开，你们都给我滚开！ ”

杨牧惊疑不定，但见全大福已经负伤逃走，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小子若是突然翻转脸来和缪长风联手，只怕自己要跑也跑不掉。当下不敢多问，转身便逃。

杨华退后几步，手中的剑仍在霍霍展开，好像自己练招一样，其实却堵住前途，不许缪长风去追杨牧。

缪长风对杨华的举动，百思莫得其解。但似他的武学宗师的身份，岂是可以任由一个后生小子喝令他“ 滚开 ” 就，‘ 滚开 ” 的？缪长风豪气顿发，乘着杨华退后几步之际，唰的也就拔剑出鞘，说道：“ 小兄弟，我不知道你是何等人物，但现在没有旁人打扰，咱们倒是可以正正经经的比一比剑法了！ ”

杨华心里想道：“ 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我何苦还要和你再斗？ ” 但他实在耻于在缪长风面前，承认杨牧是他父亲。既然不能承认，也就难以解释刚才他为什么要保护杨牧了。另外，在他内心深处，还隐藏有一重恐惧，恐惧缪长风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是以他虽然明知缪长风是他母亲生前好友，亦是不敢向他多问。

缪长风喝道：“ 小心，接招！ ” 唰的一剑刺到，快如闪电。杨华横剑一封，只听得“ 　 ” 的一声，虎口发热。杨华不觉一呆，变了面色。

缪长风笑道：“ 我这一招乃是依样画葫芦，不知画得对么？ ”

原来缪长风用的正是杨华刚才削断全大福朴刀的手法，不是招数相同，

而是同样的武学道理。双剑相交之际，拿捏时候，以瞬息之差，在对方力道尚未来得及尽发之时，便即以一股巧劲，将对方的兵刃削断。这和杨华所得的“玄功要诀”中所授的避实击虚的心法，正是不谋而合。

杨华的武学修为当然远非全大福所能相比，缪长风要想削断他的长剑决计不能如他削断全大福朴刀那么容易。不过，这一招也显然还是缪长风手下留情。否则，纵然不能削断他的长剑，最少也可将它震落地上。

杨华怒道：“你的剑法比我高明十倍，我斗不过你，这又怎样，何必讥嘲？”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这可不见得，我看你的剑法造诣，决不止此，为何你却好像心神不属？小心，第二招我可不和你客气了！”

笑容一敛，忽地板起了脸，接着便道：“刚才你助我一臂之力，这一招我也未曾伤你。从现在起，谁都不再欠谁！”言下之意，即是从这第二招起，下手决不留情。

杨华给他激起了好胜之心，又正值深受刺激之原，神智不免有欠清明，对自己的生命也不怎么看重了。浊气上涌，喝道：“好，来吧！有本领你杀了我，谁要你手下留情？”

缪长风道：“好小子，有志气！”心想：“这小子虽然是清廷鹰犬，毕竟和一般的寻常鹰犬不同。”

杨华浊气上涌，运剑如风，瞬即攻了七招，缪长风还了五招，杨华出剑似乎稍快，但却丝毫找不着缪长风的破绽，不觉瞿然一省：“我怎的把无名剑法的要旨忘了？”

第八回　岂有明珠投暗室 错将奸贼当亲人

无名剑法的要旨在于临机应变，后发制人。杨华定下心神，不再一味求快，改与缪长风游斗。把自己领悟的各派武学，融会贯通，随着敌势施展，奇招妙着，层出不穷。

缪长风也跟着缓慢下来，斗了十数招，双方的剑尖都好像挽着重物，迟迟才发一招。东一指，西一划，兵刃不交，甚至距离在数丈之外，根本就不可接触。看来好似双方各自摆开架子，在那里你练你的招式，我练我的招式，其实却是比刚才的狠斗、快斗，还更凶险得多。

再斗一会，双方出招更慢。但偶尔同时跃起，却又是如同电光石火的疾拆数招。

在双方同时搏击之时，彼此的剑法则又刚好相反，杨华是奇招妙着层出不穷，缪长风则是平平无奇，不求变化而攻守俱备。但每一次双剑相交，杨华都是不由得心头一震，虎口发热。

缪长风叹了口气，说道：“论剑法之妙，当今之世，能够与你匹敌的恐怕也是寥寥无几了。但重、拙、大的三字真言，你似乎有待进一步。”

原来寻常的剑学诀窍，讲究的是轻灵迅巧，“轻”可胜“重”，“巧”可胜“拙”，“小”可胜“大”。轻、重、巧、拙、小、大都是武学术语。较难明的是“小”“大”两个术语。“小”是指变化多、花式妙，以奇诡为主。“大”是指绝不行险以求侥幸，所使的都是大开大阖的正路剑法。但若练到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却可以返朴归真，举重若轻，行拙实巧，似大而小。

杨华心里想道：“重、拙、大的三字真言谁不知道，若是我把‘玄功要诀’再练几年，未必就输给你。”原来不是杨华不懂这上乘的剑学道理，而是功力尚还未到。不过他还是说道：“多谢指教！”突然剑尖上翻，按着不发，只是紧紧注视着缪长风的剑尖。

缪长风怔了一怔，笑道：“好，原来你比我还要高明，我这可真是好为人师而不自知了。”

双方的比剑又再一变，大家都在寻暇觅隙，根本就不出招。只是偶尔把剑尖移动，改变指向对方的方位。耗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杨华心里暗暗叫苦。原来这样的“比剑”最耗精神。“比”了半个时辰，杨华已是心力交疲了。

杨华忽地反身跃出圈子，掷剑于地，愤然说道：“是我输了，随你处置我吧！”

缪长风紧握长剑，剑尖指着杨华的咽喉，只要迈前两步，剑尖一挺，就可杀掉这个武功奇高的少年，为侠义道消除后患。但不知怎的，几次动了杀机，仍然不忍下手。终于一声长叹，说道：“枉你有这副好身手，却不懂得分辨黑白是非，甘心为虎作伥，我不杀你，让你自己去仔细想想，知不知羞？”说罢，纳剑入鞘，狂歌而去。

杨华听他歌道：“落魄行歌记昔游，头颅如许尚何求？心肝吐尽无余事，口腹安然岂远谋？”歌声在山谷之中回旋，人已去得远了。

歌中有多少牢骚？更有多少豪情！缪长风抑郁的情怀，由于在云紫萝的墓前得到倾吐而发泄了。

杨华当然难以明白他的情怀，但也隐隐感觉得到，他是以狂歌当哭，和死去的知己告别。而他的知己，也就正是自己的母亲。

杨华却是欲哭无泪，但觉一片茫然。他知道了许多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心中还是重重迷雾。

他悄立母亲墓前，良久、良久，跪下去缓缓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妈，你真苦命，死了也还有人诬蔑你。但不论人家怎样说你，你始终是我敬爱的母亲。妈，我也有心事要禀告你，我必定要查明真相，为你洗雪。”

向母亲“告别”之后，心中的悲痛更是难以形容。杨华拾起刚才扔在地上的宝剑，掩面狂奔。

茫茫人海欲何之？他不知道，也不去想。只是跑呀跑的，漫无目的的狂奔。荆棘勾破了他的衣裳，刺伤了他的手脚，他也丝毫不觉疼痛。

跑呀跑的，不知不觉已是跑上高山之巅，杨华这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正在哭得伤心，忽听得有人说道：“华儿，你哭得出来就好！”声音十分熟悉。杨华一惊，陡地跳起。那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可不正是他的父亲杨牧是谁？

原来杨牧给杨华赶走之后，越想越是疑心。为什么这个不知来历的少年竟肯舍命的保护自己？为什么他又不容许全大福偷袭缪长风，还要把全大福踢开，又把自己赶走？

杨牧本来有点小聪明，把这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联结起来，仔细一想，终于给他在闷葫芦里钻出了个大悟来：“这小子的来历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杨华，不过他也一定还未知道自己的来历，否则他早就让缪长风把我杀掉了！”

识破了杨华的来历，原来这个武功奇高的少年，竟是自己的儿子，最少是名义上的儿子，杨牧不由得大喜如狂！

不过他却还是要在“儿子”的面前，掩饰自己的内心。他要假戏真做，不能让杨华识破他的图谋。

有这样一个武功高明的儿子，要是他肯和自己父子相认的话，那不是因祸得福了吗？

是以，此际杨牧站在“儿子”的面前，不能不装作像一个慈祥的父亲，这个“慈祥的父亲”，见着了失踪多年的“儿子”，必须是又欢喜，又悲伤了。

杨华这么一哭，悲痛化为泪水发泄出来，人也比较清醒了。从没得到父爱的他，听得杨牧用这样关怀的口吻劝慰自己，不觉胸口一热。

这刹那间，杨华不由得心乱如麻，是应该父子相认呢还是不相认呢？

杨牧继续说道：“你母亲死得那样惨，也怪不得你伤心。但死者已矣，你还有活着的父亲呢！”

哪知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出来，可就不能不引起杨华的怒火了。杨华心里想道：“亏你还有脸和我提起妈的惨死！她是因何而死的？她是战死在敌人的手里的！你却苟且偷生，甘心事敌，做了清廷的鹰犬！”

杨牧见他默不作声，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但从“好”处着想，总以为自己用了父子之情，纵然他是铁石心肠，也可以令他软化，于是又再说道：“我知道你是华儿，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吗？”

杨华忍无可忍，嘶哑着声音喝道：“你胡说什么？我的父亲早已死了，你敢来冒充我的父亲！你给我滚、滚！”

杨牧赔笑道：“华儿，你弄错了。我真的是你父亲，我并没死，那次装

死，乃因无可奈何，你要不知道……”

杨华陡地站起，斥道：“我没有错，错的是你！”

杨牧不待他把话说完，忙即说道：“是，是，错的是我，但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行差踏错的原因吗？”

杨华喝道：“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想知道你说的任何事情。你若还要冒认我的父亲，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说到“不客气”三字，猛地一掌劈下，把一块石头劈开两半，石屑纷飞。他是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但看在杨牧眼里，可不由得不胆战心惊了！

杨牧着了慌，无可奈何，只好一步一步从杨华身边退开，喃喃自语：“好、好，我走，我走！有一天你总会明白的。”他希望杨华问他“明白什么？”但杨华却没有问。

虽然着慌，可又舍不得就此放弃他的图谋。杨牧退了十几步，退到杨华不能立即打着他的地方，又再站定，心中暗暗盘算，要怎样才能说得动杨华。

其实杨华并非不想知道，他心里还有许多疑团，这些疑团，只有杨牧才能给他解释。虽然他也未必会说实话。

不过，他却怎能认贼作父？要他认贼作父才能明白真相的话，他宁可永远也不知道了。

杨牧盘算已定，咳嗽一声，说道：“我说一个故事你听，你尽可以不必把我当作父亲，这个故事，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和你毫不相干的人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却是真实的故事。”不用画蛇添足，言中之意，自然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故事”了。

他见杨华没有开口骂他，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于是把编好的故事缓缓说了出来。

“有一个人，他是名闻江湖的镖师，本领虽然不是怎么高强，交游却是甚为广阔，为了吃的是镖行饭，黑道白道，免不了都有点交情。在侠义道中更有许多他的朋友。”

杨华暗自思量：“这话大概不假，否则妈当年也不会嫁他。”

杨牧继续说道：“不过，他的朋友虽然很多，推心置腹的朋友只有一个，这位朋友是个抗清的义士，而且不仅是寻常的侠义道，还是小金川的义军首领！”

杨华听到这里，心头一跳：“终于说到孟元超了。我倒要听听他怎样说孟大侠？”

“不过那镖师和这位朋友结交的时候，这位朋友还没有去小金川，他是镖师家中的常客。

“镖师有个贤慧妻子，也是武林中人。那位朋友每次到他家里作客，他的妻子也总是亲自出来招待的。

“这镖师既有贤妻，又有好友，不久又添了一个儿子，一家子本来过得非常幸福。唉，想不到祸起萧墙，闹出一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丑事。”

听到这里，杨华不禁心头大跳，眼睛发黑，想要掩住耳朵不听，却又不能不听。

杨牧装作十分痛苦的模样，惨笑说道：“原来他的妻子和他这位好友是老相识，他却不知。这位朋友对他的妻子倾慕备至，在她有了丈夫之后，也还是对她念念不忘。他是有意和镖师结交，才好接近她的。

“或许他们是一对旧情人，或许不是。镖师是不相信他们以前曾有私情

的，事后的调查，也没有证据他们曾是恋人。只恨这位朋友用的手段太过卑鄙。

“唉，他是人所共知的侠义道，谁想得到他竟是人面兽心。他和镖师的妻子勾搭上了，镖师还是被蒙在鼓里。

“但事情总是会发作的，有一次镖师保镖回来，那次保镖非常顺利，回家比原定的时间早了两天。他发现妻子和他的好友在房间里……唉！这样的丑事说出来污我的口，也污了你的耳朵，我可不愿绘影绘声了。”

杨华几乎晕了过去，但他可也不敢完全相信这些说话，心里想道：“孟元超既常来我家，为什么我没有见过？我虽然年纪小，他‘死’的时候，我也有七岁了，像孟元超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我见过的话，不会记不起来的。”

杨牧似乎知道他的疑心，跟着说道：“镖师发现了妻子的丑事，非常痛心，和妻子说道：‘我本来可以成全你们，但孩子未满周岁，要母亲的照顾，你待孩子稍大一些，才和我分手如何？’他的妻子痛哭流涕，承认是一时之错，请丈夫原谅，镖师本来爱他的妻子，当下和妻子讲明，只要她当真悔悟，以后和那人一刀两断，他也未尝不可覆水重收。

“经过这件事情，镖师的妻子果然半步不出闺门，又像从前一样，是个贤慧的妻子。那位朋友也果然远走他方，没有再来他家了。”

他编造的故事倒是没有破绽，未满周岁的孩子当然记不起谁是他家常客。

杨牧一声长叹，作出欲说还休的样子，终于咬咬牙说道：“本以为雨过天晴，哪知他们还是余情未了。过了差不多七年，那位朋友又偷偷的回到他们那个地方。这次，那位朋友更是丧心病狂，竟要引诱镖师的妻子和他私奔。”

杨华未满周岁，再过了差不多七年，那就正是杨牧装死那年了。杨华皮肤起栗：“妈和孟元超当真会做出那样的事么？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杨牧声音嘶哑，作出不胜悲愤的样子，说下去道：“那一晚，唉，那一晚，他们在花园里商量私奔，给镖师发觉，他那朋友见奸情败露，先下手为强，一掌把镖师打翻。幸亏是在镖师家里，镖师的几个弟子闻声惊起。那人作贼心虚，在众人未曾来到之前，慌忙逃走。镖师才不至遭他毒手。家丑不外扬，镖师对他的弟子只能说是闹贼。”

杨华隐约记得那晚“闹贼”的事，上半夜有贼人来过，下半夜父亲就投缳自尽了。长大之后，总觉得这两件事情可能有点关连。同时也在奇怪，一个小贼怎的这样大胆，竟然敢到名武师家里偷盗？在杨牧现在编造的故事中，则是把武师改为镖师，避免太着痕迹。但两者有何关连，杨华可就百思莫得其解此际，他听了杨牧编造的故事，方始恍然大悟，原来竟然是这样一桩他所梦想不到的“丑事”！但“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不，不！我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愤怒、悲伤、羞耻……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杨华浑身颤抖，心里在叫。

杨牧正是要他精神崩溃，又再叹气说道：“最令得镖师伤心的是，那人要杀他的时候，他的妻子竟然袖手旁观，不加拦阻。他被击倒地上，妻子也没扶他起来。

“回到卧房，他的妻子冷冰冰地和他说道：‘你做出了不齿人口，令我丢脸的事情，你以为我还能做你的妻子么？’镖师本来知道这次是决计不能像上次一样，和好如初的了，但却想不到妻子会说出这样的话，分明做出丑事的是她，怎的颠倒过来说是自己？

“镖师愿意给她休书，这口气却咽不下，便问妻子：‘我做了什么令你丢脸的事，你倒说来听听！’他的妻子说道：‘你自己做的事情，应该自己明白。江湖上的好汉谁不鄙视你，还用得着我说么？哼，你可以将他从家里赶跑，却不能将他从我的心里赶开！’说罢，背向丈夫，不再开口。

“镖师伤心欲绝，走出书房，一时气愤，便即自寻短见。他的妻子毕竟还有少许夫妻情份，将他解下。他问妻子，为何不肯让他死掉，还以为妻子已经有点回心转意，哪知妻子说出一番他意想不到的话。她说：‘在我的心里，我早已把你当作死掉了。以你的处境，最好也是令人相信你已经死掉！但我不忍孩子没有父亲，所以唯有希望你苟且偷生的活下去！’这番话几乎把她的丈夫气得再死一次。”

杨华给他编造的“故事”迷惑，不觉倒是有点同情他了，想道：“倘若这故事是真的话，也难怪他要自尽！”

杨牧抹一抹眼泪，继续说道：“当时镖师悲愤交加，把心一横，索性成全他们，假装死掉。他要活下去查究事情的真相：他的妻子为什么那样说？这里面是不是另有阴谋？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的那位‘好朋友’在江湖上散布谎言，说他当上了朝廷的鹰爪。他是黑道白道都有交情的，御林军中也有他相识的朋友。是以这个谣言从一个武林中人大家都认为是‘侠士，的他的那个朋友口中说出来，不仅外面的人相信，他的妻子亦是深信不疑！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倘若他给反清的侠义道碰上，恐怕有口也难分辩。而且据他所知，他的那位‘好朋友’害怕丑事传扬，也是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他这才懂得，他的妻子叫他装死，的确还是顾念几分夫妻情份。

“不过，他总不能永远做一个‘活死人’。哼，这也是一时糊涂，动错了念头，为了逃避他那朋友的迫害，心想他既然诬陷我，我就索性给他一个弄假成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躲到御林军中，托庇于他的军中朋友。”

杨华听到这里，不觉怒火重燃，心里想道：“你倒说得轻松，做了鞑子的爪牙，岂是‘糊里糊涂’四个字就能够把罪名轻轻开脱的？”杨牧也似乎知道“儿子”的不满，继续说道：“他这一念之差，的确是铸成大错。不过他还不至于就此丧心病狂，甘愿为虎作伥。

“在他假死之后，他的爱子也给那个狠毒的‘好朋友’使人抢了去，消息传到他的耳中，更是令他气恨欲狂！”

宋腾霄和孟元超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好朋友，杨华早已知道。不由得暗自想道：“原来宋腾霄把我从灵堂抢走，乃是出于孟元超的指使。幸亏我的两个师父又把我从宋腾霄那儿劫走，否则我就要落在仇人手上了。”

杨牧鉴貌辨色，知道杨华已经有几分相信他的说话，心头暗喜，继续说道：“爱子被夺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令他气恨欲狂，初时他本想倚仗御林军的朋友之力替他报仇雪耻的，但转念一想，一错不能再错，岂能为了私仇，令自己更为堕落？是以他虽然在御林军中，十年来却只是食客的身份，连一个挂名的差事都没搭上。不错，他因一念之差，做了错事，算不得是侠义道，但他也没有害过一个人。”

杨牧给自己脸上贴金，却不知道自己和全大福在云紫萝墓前所说的话，早已给杨华偷听了去。杨华本来已有几分同情他的，听到这里，不由得气上心头，暗自令笑：“刚才你还在和那姓全的家伙商量要把我这个冒牌的军官

捉去领功呢。他说你是什么海统领跟前的红人，我虽然没有瞧见你的脸上的神色，听你说话的口气，也知道你是得意非常！”

杨牧“假戏真做”，越发演得逼真了。他不知哪里来的一副急泪，他一面抹泪，一面说道：“十年之后，那镖师的妻子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可还没有找回。

“本来是恩爱的夫妻，想不到落得这样收场。追源祸始，都是他的那个假仁假义的‘好朋友，害他的！

“但最最令他伤心的，他只有一个爱子，这个爱子如今却不知是落在何方？

“要是他能够把爱子找回来，他一定会改过自新。即使不配做侠义道，也要做一个可以令人尊敬的人。”

杨华心里想道：“你这话倒说得漂亮，可惜我不是七岁的小孩子了。”

杨牧生怕他不相信，又再说道：“或许你会这样的问：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待儿子回到他的身边，方能改过自新？

“因为他的年纪已经大了，本领又不高强。没有儿子帮他，他不能逃出敌人掌握。

“还有他要报仇，但他那个朋友，快刀天下第一，要是他不躲在军中，只怕难逃他那朋友的毒手。唉，他只能希望有一个有本事的儿子保护他并为他报仇了！”

说到这里，杨牧抽眼偷觑“儿子”的面色，却不知杨华心里正在想道：“要是你当真有心改过，就算死在敌人手里，你也应该逃出来。哼，这些话分明是想要骗我！”

杨牧叹了口气，说道：“你听了这个故事觉得怎样？假如你是那个镖师的儿子，你又会如何？”

杨华陡地站了起来，喝道：“一个人走的是阳关路还是独木桥，只能由他自己选择，不能倚赖别人！假如我是那个镖师的儿子，他若敢向我一再啰唆，我就要大义灭亲了！”说到一个“灭”字，陡地一掌劈出，把一棵松树打得倒了下来，砂飞石走，比刚才的打碎石头，更是惊人！杨牧想不到说了一大车子的话，结果仍是如斯。生怕杨华当真就要“灭亲”，吓得慌忙像一条丧家之犬似的，夹着尾巴逃走。

杨牧去得远了，杨华的心情兀是有如潮水翻腾，久久不能平静。

当然，他是做梦也想不到，杨牧其实并非是他的父亲的。

要是他刚才没有躲在墓后，亲眼看见那幕丑剧，亲耳听见杨牧和全大福那些说话，换了别个地方，别个场合，父子重逢，他知道父亲未死，他是应该多么高兴啊！

但现在他却是伤心欲绝了。在无意中识破了父亲的真面目，原来竟是那样一个甘心为虎作伥的鞑子奴才。

他在伤心，他在愤恨，他在羞愧……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交结心头。但他并没后悔撵走自己的父亲。

但是杨牧说的那些说话，那些说话……

那些说话像毒蛇一样咬啮他的心，他不愿意去想，又不能不想！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决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下贱！”他心里在叫，口里在叫。当然心里的说话不会从口里叫出来。唯其如此——一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他也不能说出心里的话。——他的痛苦是更难忍受了！

他在狂呼，他在悲啸。可怜杨牧注入他心里的毒汁，弄得他几乎发疯了！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忽然间，也不知出自无心，还是由于有意，他的手偶然触及他身上所藏的那本刀谱，那本天下无双的孟家快刀刀谱。刀谱上有他母亲的笔迹，是他的母亲替孟元超抄写的刀谱。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他心里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信心动摇了。

一阵冷风吹来，杨华打了一个寒噤，杨牧的声音好似还在他的耳边叫道：“追源祸始都是那个狠毒的朋友害了他们的一家的！”

杨华尽力使自己稍稍平静下来，想道：“不错，孟元超是义军首领，但义军之中，也难保没有害群之马。说不定他就正是这么一个好人中间的坏人，侠义道中的败类！”

他不能亵渎自己的母亲，满腔怒火，不由得全都想要发泄在孟元超头上。

他拿出那本刀谱，要把刀谱撕成粉碎，蓦地心念一转，想起二师父的吩咐：“凭你的本领，你是敌不过他的，只有出其不意，使出他的孟家刀法，才能将他打败。不过你可千万不能伤了他。”

杨华把刀谱重新藏好，心里想道：“我要把刀谱当面掷还给他，用他的刀法将他打败。不过，二师父，我可得请求你的原谅，我决不能轻轻放过这侠义道中的败类！”

终于，他忍不住叫了出来：“孟无超，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杀掉！”唰的拔剑出鞘，一剑削断一技粗如儿臂的树株，好像那枝树株就是孟元超的脑袋。

忽地有个清脆之极，宛若银铃的声音冷冷向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掉孟元超？”

杨华如在梦中突然给人惊醒，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面如冠玉的美少年。要不是这个少年穿着男子的衣裳，骤眼一看，几乎令杨华疑心是传说中的林中仙女出现。

以杨华的武学造诣，本来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正因是在半疯狂的状态之中，那少年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发觉。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少年，能够走到他的面前，方始给他发现，轻功的高明，亦是可见一斑了。

他这一问，杨华急切间倒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

那少年双眼盯着杨华，喝道：“快说，你为什么要杀掉孟元超？否则我可不和你客气了！”

杨华定了定神，说道：“我要杀掉孟元超，关你什么事？你是他的什么人？”

那少年冷冷说道：“我与孟元超非亲非故，但他是义军的首领，莫说你要杀他，即使只是对他有点不敬，我也不能饶你。除非你说得出非要杀他不可的原因，让我听听有无道理。”

杨华可怎么能够和他——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说呢？

“孟元超，他，他是武林败类！”杨华只能吞吞吐吐的这样说道。

“胡说八道！”那美少年板起脸孔斥道：“孟大侠为国为民，人所共见，他是大英雄，大豪杰，你凭什么说他是武林败类？”

杨华的面色一阵青，一阵红：“凭什么？凭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杀了他。他也是没法回答的了！

那少年冷笑说道：“谅你也说不出来！让我替你回答吧！因为你是鞑子

的御林军军官！”

杨华叫道：“我不是，我不是！”掏出那面御林军军官的腰牌，用力一抛，抛得不知去向。他这个举动，倒是令得那个美少年不觉为之一怔了。

美少年的声音柔和了些，说道：“你不是御林军的军官，我相信你了，那你是什么人？”

又是一个杨华不能回答的问题。

美少年再问：“你还要不要杀掉孟大侠？”

杨华心里想道：“我不杀他也要把他痛打一顿！”但口里却说道：“我还是要杀他！”

美少年大怒道：“你要杀他，你才是武林败类！”越说越是生气，陡地喝道：“拔出剑来！”

杨华呆了一呆，说道：“你要我拔出剑来做什么？”

美少年道：“你这武林败类，值不得污了孟大侠的宝刀，我替孟大侠杀你！”

杨华说道：“那你杀我好了！”

美少年只道他说的乃是反话，冷笑说道：“我知道你的本领很高，但你要空手斗我，我可不想占你这个便宜。我若是杀不掉你，也拼着给你杀掉！拔剑吧！”

杨华说道：“我的宝剑只杀坏人！我与你无冤无仇，看你也不像是坏人，我为什么要和你拼命？”

美少年冷笑道：“说得倒漂亮，孟大侠是坏人吗？”

杨华闭口不答。神情却好像在说：“我已经说过了，你还何必再问？”

美少年忍耐不住，说道：“你不和我拼命，我要和你拼命！难道你真的甘心束手就戮？”

杨华叹口气说道：“你叫孟元超做孟大侠，想必为义军的人了。你要杀我，尽管来吧。我是不能和你斗的！”

美少年呆了一呆，杨华是什么人呢？我真是莫名其妙了。半晌说道：“你这话当真？”

杨华说道：“死亦无悔！”

美少年圆睁双眼，忽地一跃而上，“啪”的一下，打了杨华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杨华果然丝毫不加反抗。

美少年哼了一声，说道：“要不是你曾经救过贺铁柱夫妻的性命，我不把你杀掉才怪！但谁叫你胆敢侮蔑孟大侠，我打你这记耳光，只能算是勉强出了我的一口恶气！”

美少年突如其来，突如其去，荒山寂寂，在这树林里，又只剩下杨华一个人了。

“他怎么知道我曾经救过贺铁柱夫妻，哦，想必是曾经见过他们的了。贺猎户肯把这事情告诉他，他一定是义军中的好汉无疑了！”杨华心想。

杨华摸一摸脸孔，刚刚给打了一记耳光，脸孔还是热辣辣的。不禁心里苦笑，想道：“我为了私仇，要杀一个义军首领，这记耳光怪不得他要打我。不过我这私仇可是不能不报！孟元超太过卑鄙可恨了！”他的“神智”清醒了些，“理智”可还没有清醒。随又想道：“我给那少年打了一记耳光，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也真好笑。但想来孟元超的下落，他是应该知道的。不过，他知道又怎么样？在他心目之中，他早已把我当作武林败类了。他还

能和我说吗？”

日影西斜，是天黑的时分了。杨华心力交疲，想道：“我已经祭扫了妈妈的墓，总算了却一半心愿。孟元超不在小金川，我也应该离开此地了。”当下吃了一点干糖，便即闭目养神，准备养好精神就走。

他按照张丹枫所传的玄功要诀，盘膝静坐，闭目运功，不知不觉，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似有人声。杨华蓦地“醒”来，只见月亮挂在天空，已是午夜时分。月亮又大又圆，像是一个玉盘。清光泻地，周围却是静悄悄的。

杨华咦了一声，想道：“我分明听见人声，难道是听错了？哈，对了，一定是那少年气我不过，又再回来！”

心念未已，只听得山腰处的乱草丛中猎猎作响，杨华起伏听声，听得有个人说道：“全大哥，为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出动咱们四僧、四道、五官，不嫌小题大做么？”

杨华这才知道不但是有人来，而且来的竟有十三人之多，这十三个人还都不是普通人物呢！

杨华在小金川已有一个多月，知道镇守小金川的清军统帅崔宝山提督的帐下，有所谓“四僧、四道、五官”十三名高手。“四僧”是从西藏请来的喇嘛僧，“四道”是武当派和崆峒派的叛徒，“五官”则是崔宝山手下有实职的军官，其中两个还是以前在御林军中当过军官的。

随即听得一个比较熟悉的声音说道：“马大哥，你可不能轻视那个小子，那小子年纪虽轻，武功却是高明之极，他和缪长风也能打个平手呢！”原来刚说话的这个人是全大福。他们藏在乱草丛中，悄悄地爬上来，说话的声音很小，好在杨华自小练过听声辨器的功夫，听得却是一清二楚。“原来姓全的这个家伙也是名列‘五官’之中的。”杨华心想。

那姓马的军官似乎有点不大相信，说道：“真的？”

全大福道：“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岂会有假？不过，那小子虽然和缪长风动手，却又帮他打我，我也不知他是什么路道？看来只怕多半还是和缪长风一路的！”

那姓马的道：“北宫统领当年就是死在缪长风剑下，缪长风才确是不能轻敌，至于那小子嘛……”言下之意，对杨华还是不怎么样放在眼里。

杨华暗自想道：“看来这四僧四道五官倾巢而出，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付缪长风的。只有这个姓全的家伙，给我踢了一脚，他恨我却是更多于恨缪长风了。”

姓马的军官沉吟片刻，继续说道：“那小子不知是杨牧的什么人，他举报了这小子的藏身地点，却又不肯同来，他还要求咱们，只能活捉那个小子，千万别杀了他。”

全大福说道：“不错，据我所知，还是崔大人答应了他的这个条件，他才肯举报的呢。崔大人还答允把那小子捉回来之后，交给他处置。”

杨华听到这里，不觉又是气恨，又是痛心。虽然他早已知道父亲是清廷的鹰爪，可还想不到杨牧竟然把自己的儿子也出卖了。

再听下去，只听得那姓马的问全大福道：“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

“不知道，不……晤，我找到一点线索了。”

“什么线索？”

“那小子也是姓杨！”

那姓马的似乎恍然大悟，说道：“哦，你怀疑这小子是、或许是杨牧的子侄？”

全大福道：“假如真是的话，咱们怎样？”姓马的道：“你和他是好朋友，依你说呢！”

全大福咬了咬牙，说道：“我和他交情虽然不错，但公事还是应当公办。那小子武功很强，依我说，捉不了活的，死的也要！”

杨华热血沸腾，忍不住霍地站了起来，喝道：“我在这里，你们来吧！”

四面八方，胡哨声此起彼伏，转瞬之间，只见东面出现四个披着大红袈裟，手提九环锡杖的番僧；南面出现四个手提氏剑的青袍道士；西面出现三个军官，手中也都执着兵器；北面出现的就是全大福和那个姓马的家伙了。

四僧、四道。五官从四面八方涌上，把杨华围在当中！

那姓马的军官哈哈笑道：“杨牧所料不差，这臭小子果然还在这里，可惜只是他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喝道：“小子想要活命，快说实话，缪长风哪里去了？”此人是“五官”之首，名唤邓中文，和全大福一样，以前也是曾经在御林军中当过军官的。

杨华气往上涌，冷笑喝道：“割鸡焉用牛刀？你们什么四僧、四道、五官，并肩子都上来吧！”

一个氐须道士笑说道：“这小子见闻倒还不算寡陋，知道咱们四僧四道五官的名头。”他是“四道”之首，道号混元子，本来是武当派掌门人雷震子的得意门徒，后来贪图名利，接受了崔宝山的礼聘出山。

一个胖喇嘛用藏语向混元子问道：“这小子说什么？”这胖喇嘛是“四僧”之首，法号天泰上人，他本来略懂汉语，但因杨华刚才说得很快，他听得不大清楚。

混元子哈哈一笑，缓缓说道：“这小子恐怕是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他要一个人对付咱们十三个。”

天泰上人想在中原扬威立万，最忌汉人轻视。混元子当作笑话来讲，天泰上人听了，却是不禁勃然大怒。

杨华哼了一声，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说道：“对付你们这些秃驴、牛鼻子、狗官儿，何需武功天下第一？就凭我这个未入流的无名小卒，也足以打发你们！”

此言一出，不啻火上添油。天泰上人大怒喝道：“好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你要求死，那还不易，佛爷送你上西天吧！”说罢回过头来，对混无子道：“我要让这小子见识我们西藏一派的武功，你们可别动手。”其他三个喇嘛只怕这“臭小子”当真有点邪门，提着九环锡杖，并肩齐上，给天泰上人掠阵。

四道、五官正想着看看全大福所说可以和缪长风打成平手的这个小子，到底有多厉害，乐得让“四僧”先上。

杨华笑道：“我也会念几句往生咒，大和尚，你不愁没人超度。”心里想道：“敌众我寡，须得立下杀手！”当下默运玄功，把长剑抡圆，当作大刀来使，一剑劈下。“　”的一声，火花四溅。天泰上人的禅杖损了一个缺曰，杨华虎口亦自酸麻。两人都是一惊，天泰上人这才知道这“臭小子”果然有点“邪门”，杨华也知道对方的内功造诣决不在自己之下。心道：“此

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心念一动，脚步便即一个跄踉，作势向着天泰上人倾跌。

天泰上人素来自负，虽知杨华厉害，料敌也还未足，只道杨华已是被他内力所震，心头大喜，趁杨华身形未稳，急忙提起碗口般粗大的禅杖，朝着杨华的天灵盖打下。

说时迟，那时快，杨华一个“风摆荷花”的身法，已是扑进天泰上人怀中，天泰上人一杖打空，杖头陷地，只听得“嗤”的一声响，他的那件大红袈裟已是给杨华一剑刺穿。

原来天泰上人所练的西藏密宗内功，颇有独到之处，当杨华的剑尖刺着他的身体之时，他的那件袈裟立即有如涨满的风帆，鼓了起来，卸去杨华剑尖上的劲道，这手功夫和少林派的“沾衣十八跌”内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华这一剑没刺伤他，只能刺穿他的袈裟，心里也是好生骇异。

掠阵的那三个喇嘛这一惊非同小可，齐声吆喝，摇动九环锡杖，分从左右中三路，向杨华头顶砸下。

二十六个铜环同时摇动，叮叮　　之声震耳欲聋。原来藏僧所用的九环锡杖，杖上的铜环也是武器，摇响铜环，发出极不谐和的“乐声”能收扰乱敌人心神的功效。

杨华喝道：“鬼嚎什么？”一声长啸，身形平地拔起。他见这三个喇嘛出杖的手法，攻守配合，壁垒森严，隐隐有列阵而战之意。倘给他们合围，恐怕就不是三五十招之内所能取胜的了。何况还有“四道”“五官”在旁虎视眈眈，时间越长，对自己越是不利。于是突出奇招，斜身高纵，唰的一剑，刺向左面那个喇嘛。

那喇嘛挺杖招架，杨华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内劲力透剑尖，僻啪两腿，快如闪电，右中两路的喇嘛，想不到他突然就能飞脚踢来，待要横杖挡架已来不及，给杨华踢个正着，两个喇嘛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同时嚎滚了数丈开外，左面那个喇嘛败得更惨，剑杖相交，但觉锡杖上一股巨力传到手臂，曲池穴一麻，　的一声，九环锡杖坠地，右手两只指头竟给杨华一剑削掉。

天泰上人一声怒吼，扑将过来，正要拔起陷在地上的禅杖，杨华刚刚削断那个喇嘛的手指，脚尖着地，身形旋风般的疾转，剑光如练，立即疾削过来，要不是天泰上人缩手得快，只怕也将遭受断指折臂之灾。

众人惊呼之中，天泰上人双臂一振，倏地脱下身上所披的大红袈裟，抖开来化作一幅红云，只听得嗤嗤声响，转瞬之间，袈裟上穿了密密麻麻的小孔，宛似蜂巢，眼看不能再用，只好退下。杨华见他内功如此精纯，居然能用袈裟抵挡利剑，亦是不禁有点佩服，是以就不去乘胜追击他了。

第九回　何惧群魔唯奋战 却嗟知己最难求

杨华一举击败四僧，旁边观战的四道、五官无不大骇。

混元子喝彩道：“ 好剑法，咱们比划比划！ ” 长剑出鞘，剑尖嗡嗡作响，显见功力甚是精纯。他挽了一个剑花，说道：“ 我们武当青城四友，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你可别说我们以众凌寡。 ”

杨华喝道：“ 别啰唆，看剑！ ” 混元子是个剑术名家，一看杨华使的似是“ 玄鸟划砂 ” 的招式，不觉有点诧异：“ 这种普通的招式，怎的他使出来竟然还有破绽？ ” 但在白刃相接之际，岂能容他仔细推敲？当下长剑一圈，使出一招“ 风卷流沙 ”，正是破解“ 玄鸟划砂 ” 的武当派绝招！

哪知杨华这招“ 玄鸟划砂 ” 似是而非，倏然间剑尖斜指，已是从混元子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混元子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这是什么剑法？ ” 幸亏他的剑术亦已练到收发随心的境界，迅即回剑防身，已是变为“ 横江截斗 ”。杨华剑光过处，把他的衣袖削了一幅。

混元子面红耳热，说道 :“ 当真英雄出在少年，佩服，佩服，尊师是谁？ ” 要知他是武当派第二代的成名人物，辈份甚高，输了一招，不能不说几句门面话，以见他的气度，保持他的身份。

杨华哈哈一笑，说道：“ 我的师父可是说不得的，说出来吓坏了你！ ”

混元子哼了一声道：“ 大不了是那一派的掌门，你可知道当今各大剑派的掌门，十九也不过是和我平辈论交！ ”

杨华笑道：“ 你当真要我说？好，那我就老实告诉你，我的师父是三百年前的大侠张丹枫，比你们武当派的掌门人最少也要高出十七八辈，我这剑法就是他老人家传授的无名剑法！ ”

杨华说的本是丝毫不假，混元子只当他存心戏弄，大怒喝道：“ 你这小子居然敢消遣我！ ” 把手一挥，“ 四道 ” 一拥而上，两面夹攻。

杨华笑道：“ 对啦！并肩子齐上，省得我多费工夫。 ” 笑声中一招“ 夜战八方 ”，剑光霍霍，四面展开，哪知混元子这次早有准备，与师弟并肩一立，双剑交叉，剑法严谨异常，杨华竟是攻不进去。另外两个青城的派的道士则与杨华游斗，剑法奇诡飘忽。杨华要胜他们不难，但混元子和他师弟却是十分难斗，当守则守，当攻则攻，不容杨华各个击破。“ 五官 ” 之首的邓中艾喝彩道 :“ 武当派的九宫八卦剑法当真是无懈可击，令我们大开眼界！ ”

杨华瞿然一省，想起三师父丹丘生曾与他谈论中原四大剑派的剑术，四大剑派，各有所长，若论绵密，首推武当。尤其武当派的“ 九宫八卦剑阵 ”，泼水不入，最为无懈可击。“ 九宫八卦剑阵 ” 本来是要九个弟子排成剑阵的，后来武当派的掌门人雷震子和师弟黄石道人潜心研究，只要本门武学练到一流境界，两个人就可布成这个剑阵。

杨华心里想道：“ 这两个贼道居然能布成武当剑阵，我要破他，可得多用心思了。 ” 但饶是杨华业已领悟好几种上乘的剑法，“ 无名剑法 ” 亦能随意创新，无奈混元子师兄弟双剑合壁布成“ 剑阵 ”，确实是毫无破绽可寻，他们又有两个青城派的高手相助，剑阵的威力更是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杨华想要保持不败都很难，如何能破它？

斗了片刻，杨华频频遇险招，心头烦躁，险些被青城派的一名道士刺着，幸亏他闪避的快，对方的剑锋几乎是贴着他的肩头削过。混元子喝道：“ 好小子，念在你的剑术练到这个境界也很不容易，趁早投降吧，我不杀你！ ”

杨华喝道："放你的屁！"挥剑格开混元子的长剑，蓦地想起"我怎的又把目中有敌心中无敌的教导忘了？"沉住了气斗了十几招。又再想起张丹枫所传的"玄功要诀"中有句话说："不待敌人之可胜而求胜，方是上乘武学。"杨华脑海中灵光一闪，欢喜得几乎要叫了出来，心道："对了，他没有破绽，我给他制造破绽！"用哪一种打法，方能最有效的给敌人制造破绽呢？

杨华想了一想，只有把孟家的快刀化到剑法上来，方最有效。但是"我怎能用仇人的刀法呢？"略一迟疑，混元子唰的一剑刺来，剑尖划破他的衣裳，几乎伤及他的手臂。

杨华咬了咬牙，想道："孟元超虽然为人卑鄙，那也只是他的私德有亏，从大处来说，他总还是个抗清的义士。我用他的刀法来杀清廷鹰大有何不可？"

心念一动，快剑立发。既凌厉，又迅捷。在敌人刺出一剑的时间之中，他就能刺出六七剑。不过混元子师兄弟的九宫八卦剑法把门户闭得十分严密，急切之间杨华还是难以破它。但那两个青城派的道士却是不敢迫近他了。

杨华越打越快，打到后来，简直是什么招数全用不上了。他是以无名剑法的精髓混和在孟家的快刀刀法之中，既无招数，甚至连腾挪变化都用不着，一刀快似一刀，但听得叮叮　　的鸣金戛玉之声，宛似同时击打十面金鼓。

杨华快剑展开，得心应手，从所未有。要知他业已领悟上乘武学，敌手越强，就越发逼出他的功夫，显出他的奥妙。只见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越打越快，到了后来，只见剑光，不见人影。在这快斗之际，他看似随意出招，每一招却都是自自然然的攻守兼备。不求守而自守，不务攻却猛攻。混元子等人只觉剑光飘瞥，耀眼生缬，好似杨华的剑尖就在他们的面门划来划去。杨华随意挥洒的无名剑招，竟使得敌方每个人都以为杨华是在专门对付自己。

剧斗中，杨华一声大喝，把孟家快刀中的"夜战八方藏刀式"化到剑法上来，以右足足尖为轴，闪电般的转了一个圈子。只这么一转，剑尖已是向着敌方四人点了一点，剑点所落之处，不是咽喉，就是脑门各个人身的要害之处。他在一招之内，同时攻击四个强敌的要害，其快可想而知！

果然不出杨华所料，本来是无懈可击的武当派剑法也给他的快剑迫出破绽来了。杨华喝声"着！"唰的一剑，刺着了混元子的师弟，剑尖刺破他的虎口，令他的长剑　啷坠地！混元子慌忙横剑一封，防他续施杀手。

杨华知混元子本领最高，不想和他纠缠，剑尖一点，蜻蜓点水般的一掠即过。但在混元子眼中看来，他这轻描淡写的一招，却是十分厉害的杀手。混元子自顾不暇，焉敢追击？

那两个青城派的道士从两侧攻来，分进合击，剑招既奇诡又狠辣，哪料杨华快得更是难以形容，刚从混元子身边掠过，剑锋倏的一转，已是压着左边那个道士的长剑。力贯剑尖，只轻轻一绞，那道士的长剑不由自己的跟着他转，只听得"　　"的一声，那柄长剑被他绞得脱手飞出，刚好碰着右边那个道士刺来的长剑，两柄剑同时坠地。混元子独木难支，不退也得退了。

"五官"之首的邓中艾喝道："好小子，休得猖狂，我来会你！"他使的是一对判官笔，只有二尺四寸，比普通的判官笔短得多。武学有云："一寸短，一寸险。"能够使用这种短判官笔的人，不问可知，自是擅于点穴的高手。

果然杨华的青钢剑尚未削着他的笔尖，他一个回身拗步，左手判官笔倏地伸出，已是点向杨华的右肩井穴。这一招双方互抢攻势，当真是凶险之极！

杨华的剑招快了半分，按说是可以先刺着他，但当前的形势，却是对杨华不利。

要知杨华乃是以一敌五，并非单打独斗。此时全大福的快刀和那姓马的青铜锏正在向他打来，另外两个军官亦已杀到。邓中艾的点穴手法又狠又准，杨华的剑招虽快半分，相差不过毫厘，纵然能够把他刺伤，肩井穴亦将给他点着。高手所争，就是相差毫厘的瞬息之机，杨华在群敌围攻之下，岂能和他拼个两败俱伤？

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杨华身形一斜，全大福的快刀劈了个空。反手一剑，再把青铜锏荡开。在身形倾斜之际，脚踏醉八仙步法，左手同时伸出，一托邓中艾的时尖，避实击虚，把邓中艾的点穴恶招解了。

说时迟，那时快，杨华已是从钢刀铜钢铁笔的夹攻之下脱出身来，一个转身迎上了在他背后攻来的两个军官。

这两个军官一个挥舞三节棍，噼啪有声；一个却是双手空空，并无兵器。杨华志在速战速决，必须先击破最弱的一环。当下手起剑落，便斩那个手中并无兵器的军官。

战略本来不错，可惜判断稍有错误。那个军官，只凭一双肉掌，便敢上前应敌，可知并非“ 最弱的一环 ”。恰恰相反，他是在“ 五官 ”之中，武功仅次于邓中文的高手。精干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应变最快。

杨华一剑斩下，用的是孟家刀法中的“ 独劈华山 ”势捷力沉，但美中不足的却是由于他把长剑当作大刀来用，稍欠轻灵。这也是杨华料敌不足之故。眼看剑锋就要削上那人的手腕，不料那人变招比杨华更快，双指一钳，竟然钳着了杨华的剑柄。另一个军官见同伴得手，心中大喜，三节棍一抖，登时就朝杨华的天灵盖砸下。

不过，他也是欢喜的太快了。杨华早已妙悟上乘武学，懂得随机应变的道理，骤然遇险，不假思索的也立即变招，变得比那个精通擒拿手法的军官还更为奇诡！

只见白光一闪，杨华突然把手中的长剑抛开，那人的功力略逊杨华，接不下来，只好松手。杨华双掌击出，“ 蓬 ”的一声，打着他的胸膛。登时把他打得口喷鲜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杨华一跃而起，刚好接着落下来的长剑，不待脚尖点地，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顺势就斩下来。这个军官可没有空手入白刃的本领了，三节棍给他当中斩断，杨华剑锋一挺，“ 噗 ”的一声，刺入他的胸口。这几下兔起鹘落，眨眼间连毙两敌，邓中艾等人方始追上，三面合围。

杨华少了两个敌人，唰唰两剑，左刺全大福，右刺那个姓马的军官。全大福是给他打怕了的，慌忙闪避。邓中艾心里骂道：“ 脓包！ ”双笔一振，一招“ 横架金梁 ”挡住杨华长剑。姓马那个军官舞起青铜锏朝他后心就碰。

青铜锏还未触及杨华，杨华陡地倒在地上。那军官不觉一呆，莫名其妙。邓中艾双剑刺空，提足要踩杨华。只听得全大福一声惨呼，双脚已被滚在地上的杨华削断。杨华用的是刀法中的“ 地堂刀 ”。全大福与杨牧狼狈为奸，杨华也最恨他，砍断他的双脚，方始消了胸中一口恶气。

说时迟，那时快，杨华已是一个“ 鹞子翻身 ”，跳了起来。长剑随着他跃起之势反手刺出，喝道：“ 你和姓全的是好朋友，陪他去吧！ ”那姓马的

军官魂飞魄散，只道杨华也要斩他的双脚，拔足而逃。可是他跑得再快，却不及杨华出剑之快，剑光过处，只听得一声惨呼，这次是那个姓马的军官，给杨华一剑削掉了他的一条臂膊！

五个军官，两死两重伤，没有受伤的只有一个邓中艾，败得可是比“四僧”、“四道”更惨了。邓中文又惊又怒，喝道：“大伙儿齐上，这小子胆敢拒捕杀官，咱们还和他讲什么江湖规矩！”

杨华纵声笑道：“我早叫你们并肩子上了，谁叫你们不听我的说话？”

他虽然豪气干云，但以寡敌众，敌手又都不是泛泛之辈，可还当真不易应付！

“五官”虽然只剩一人，“四僧”、“四道”尚未如何损伤，混元子的师弟伤得最重，也不过是右手的轻伤，左手还能使剑。邓中艾加上四僧四道，总共也有九人之多，论本领，单打独斗，或许不及杨华，相差也是有限，杨华只应付他们三人联手，已是为难，何况他们另外还有六名高手相助。何况，混元子和他的师弟也还能使出毫无破绽的剑阵？杨华要同时应付这许多高手，又怎能还像刚才那样轻易的击破他们的剑阵。

片刻之间，杨华已是被困核心。九个敌人，三重围困，把杨华围得无隙可钻。最内层的是邓中艾和混元子师兄弟，攻守配合，严密非常。天泰上人和两个藏僧把九环锡杖挥舞得接成一个圈圈，防他突围。最外层还有两个剑法奇诡的青城派道士和一个藏僧压着阵脚！

杨华被困核心，气力渐渐不加。幸而邓中艾等人对他神妙莫测的剑招也都还有些顾忌，他们以为胜券在握，自是不愿太过冒险进招，故此杨华还能勉强支持。这些人打定了主意，只待耗尽杨华气力，那时何愁不能将他擒获？

正在吃紧，忽听得邓中文喝道：“什么人，给我站住！”杨华把眼望去，只见一条人影，来得极快，看清楚了，原来正是那个刚才打了他一记耳光的美少年。

邓中艾猜不透他的来历，见他年纪轻轻，也不放在心上，想道：“莫非是大营里新来的小军官，今天轮到他下乡巡查！”驻扎小金川的清军大营，由于防地乃是新收复的“匪区”，是以每天都要派出若干干探，到四乡巡视，侦查“余匪”。这些干探多半由职位较低的军官充当，穿的当然也是便服了。邓中艾料想敌人决不会这样大胆，胆敢独自来救杨华；但一个小军官料想也没多大本领，用不着他来帮忙，是以喝他“站住”。

杨华知道这人本领甚高，但也猜不透他的来意。心里想道：“他已经知道我的仇人是孟元超，刚刚他还打了我一记耳光，料想他是不会帮我忙了。最多是袖手旁观，让我和清廷的鹰爪斗个两败俱伤吧！”

岂知双方都没有料中，那美少年并没“站住”，反而来得更加快了。只见他身形一晃，疾如鹰隼穿林，眨眼之间，已是闯进最外一层的包围圈，藏僧喝道：“你这小子，也太不知自量，这里有你插手的地方吗？”那美少年冷冷说道：“是吗？”话犹未了，只听得“唰”的一声，手上已是拿了一条软鞭，霍地向那藏僧扫去。

藏僧武功不弱，虽是出其不意，百忙中也还能够挥杖抵挡，但仍是迟了半步，只觉虎口一麻，那美少年喝道：“你给我滚开！”说时迟，那时快，藏僧手中的九环锡杖已是给他的软鞭卷去，这个水牛般身躯的藏僧跌了个仰八叉！

与那藏僧同在外圈的两个青城派道士这才知道来人乃是劲敌，连忙抽出

身来，联剑攻击这个少年。齐声喝道：“好小子，你要来找死，老道就成全你吧！”

那美少年又是一声冷冷他说道：“是吗？”突然把软鞭卷住禅杖往前一送，这条九环锡杖有一丈多长，给他用劲飞出，那两个道士怎躲得开？只听得“　”的一声响，左面道士的长剑已是给锡杖碰落，右面那个道士本领较高，慌忙一矮身躯，平剑一挑，把锡杖拨转一个方向。

这两个青城派道士以剑法奇诡见长，想不到未能施展，就给对方用这个“蛮来”的打法破了。其中一个长剑坠地，双剑合壁已使不成。美少年得理不饶人，挥鞭如风，噼啪连声，失了长剑那道士给他打得脸上添了两道血痕。还有兵刃那个道士吃亏更大，膝盖的骨头打碎，疼痛难当，虽然还有兵刃，也只能骨碌碌的和衣滚下山坡去了。他是恐怕自己一足已跛，若不趁早逃跑，待会儿要跑也来不及。

那条九环锡杖转了一个方向，余势未衰，向中间一圈飞去。“四僧”之首的天泰上人把掸杖一立，一招“举火撩天”，将飞来的九环锡杖撩得飞上半天，九个铜环在半空中叮叮　的响个不停，直飞出十数丈外，方始跌落山谷。

美少年想道：“这个番僧倒是不可轻敌。”身形飘闪，宛似水蛇游走，说时迟，那时快，又已抢中层的围圈。手起鞭落，向左面一个喇嘛打去，那喇嘛连忙移身换步，踏乾门，转坎位，避招进招，美少年鞭如电闪，倏地一转，又向右面那个喇嘛打去，那喇嘛也是连忙移身换位，踏巽门，转离位，避招进招。

只听得一片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两根九环锡杖碰个正着，两个喇嘛也撞个正着，骨碌碌的都滚下了山坡！原来美少年年纪虽然很轻，却也和杨华一样，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他看出两个喇嘛的步法，算准了打向他们的一鞭，他们必须如此闪避，恰好就要撞个正着。

天泰上人大怒喝道：“好小子，胆敢伤我门下！”美少年笑道：“我还要伤你呢，你瞧着吧！”使出软鞭鞭法中的一招“阳关折柳”，软鞭打成一个圈圈，向天泰上人的颈项便套。天泰上人喝道：“好小子，欺我太甚！”禅杖舞得呼呼风响，软鞭给他荡开，竟是落不下来。不过软鞭轻不受力，天泰上人耗了许多气力，却是仅能自保。

杨华少了两层包围，仅需对付内圈的三个高手，虽还未能取胜，却是可以挥洒自如了。他唰的一剑，把邓中艾迫退一步，腾出手来，一记劈空掌向天泰上人打去。虽然是在苦斗之后，这记劈空掌也打得天泰上人脚步踉跄。美少年身手何等快捷，乘隙即进，软鞭卷着他的腰带，喝声“去！”借力使力，竟然把他扯上半空，一抖软鞭，把他抛下山坡！

此时只剩下内圈的三个高手，邓中艾挥舞双笔，抵挡他的软鞭。论真实的本领，邓中艾还要稍胜于他，不过他却是先声夺人，令得邓中艾不能不微有怯意。

邓中艾欺近身来，美少年的软鞭几乎给他的双笔夹住。美少年喝道：“你会点穴，难道我就不会？”软鞭倏的从双笔缝中抽出，抖得笔直，点向他胁下的“渊腋穴”。邓中艾大喝道：“好，我就和你比比点穴的功夫！”他是一等一的点穴高手，左笔一拨鞭梢，右笔已是指向美少年胸口的“璇玑穴”。

美少年喝道：“武功不拘一格，只是擅长一门，焉能算是高手？”身形游走，软鞭卷地扫来，忽而屈曲如环，忽而伸直如笔。十数招中，已是变换

了好几种打法。他的软鞭不但鞭法奇诡，还可以当作判官笔使，当作小花枪使，使出的招数，也是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邓中艾喝道：“ 不是高手，也能赢你！ ”话虽如此，但见美少年的软鞭矫若游龙，神妙莫测，心中已是不禁微有怯意，哪敢轻敌？

剧斗中美少年使出“ 连环三鞭 ”“ 回风扫柳 ”的绝技，唰、唰、唰，风声呼响，卷起一团鞭影，向邓中艾下三路扫来。邓中文见他来势甚劲，不便硬接硬架，急急一提腰劲，身形平地拔起，跳起一丈多高，双笔交叉压下。

美少年正是要争这瞬息之机，摆脱邓中艾的缠斗。邓中艾双笔压空，说时迟，那时快，美少年己是旋风似的从缺口扑出去，唰的一鞭，打那个正在和杨华恶斗的混元子。

混元子是武当派的有数人物，焉能着他暗算？在这间不容发之际，“ 大弯腰，斜插柳。 ”疾的一塌身，手中长剑，已是使出“ 苏秦背剑 ”的招式，护身迎敌。

鞭风剑影之中，只听得有个人一声惨呼，血流满面，一只耳朵，竟然给美少年的软鞭扯了下来！受伤的是混元子的师弟。

原来美少年仍然是用声东击西的打法，他情知混元子难于暗算，在那电光火石之间，混元子一塌身形，他的软鞭恰恰从混元子的背上卷过去，拿捏时间，不差毫厘，混元子固然没有给他打着，他的软鞭也避开了混元子的剑锋，疾卷过去，打了个圈圈，只一拉就扯断了混元子师弟的耳朵。

美少年突击得手，冷冷说道：“ 你助我一掌，我报你一鞭，谁也不欠谁的人情！ ”这话是对杨华说的。杨华刚才以一记劈空掌，助他打败天泰上人；如今他打了混元子师弟一鞭，也助杨华破了武当派的镇山剑法。美少年说了这几句话，一个转身，刚好迎上了脚尖刚刚着地的混元子。

他这几句话不但令得邓中艾感到有点奇怪，杨华也是颇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邓中艾奇怪的是，这美少年和杨华说话的口气，竟然像是外人，杨华则在心中苦笑：“ 原来你和我联手对敌，却还在心中恨我。你帮了我的大忙，却不许我帮你的小忙，这分明是不愿意把我当作朋友了。 ”

以杨华的本领，本来就可以击破混元子师兄弟的“ 剑阵 ”，加上了美少年助他的这一鞭之力，胜得自是更加快了。混元子的师弟被他扯掉一只耳朵，虽然不是致命之伤，也痛得他心神大乱，杨华的快剑己是攻破他们的防御，混元子的师弟转身就跑。

杨华喝声“ 着！ ”唰的一剑，向混元子刺去。混元子横剑一封，使出十成内力，图与杨华一拼。哪知杨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形微动，闪过对方剑锋，“ 啪 ”的一掌打下，劈着混元子的虎口，将他的长剑打落。只见白光一闪，混元子也是像他的师弟刚才一样，血流满面，掩面飞奔。原来他吃的亏比他的师弟更大，一只左眼已给杨华刺瞎。

混元子师兄弟都已负伤而逃，邓中艾如何还敢恋战，当然也是跑了。

“ 四僧、四道、五官 ”，死的死，跑的跑，一场血雨腥风过后，山头重又归于宁静，只剩下杨华和那美少年两人。

美少年冷冷地瞅着杨华，神情甚为奇怪。杨华纳剑入鞘，上前施礼，说道：“ 小弟杨华，多谢兄台救命之恩，请恕冒昧，敢问高姓大名。 ”

少年冷冷说道：“ 我和你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必通名道姓？ ”

杨华碰了一个钉子，苦笑说道：“ 你救了我的性命，我总应该向你道谢

的。”

少年哼了一声道：“你以为我是特地来救你的吗？”

杨华怔了一怔，说道：“不管你为了什么，你总是帮了我的大忙。”

少年冷笑一声，继续说道：“要不是你曾经对这里的老百姓做过好事，我才不会帮你的忙呢？”

杨华说道：“其实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只不过前两天帮了贺猎户一点小忙。但他们也帮了我的忙的。”

美少年说道：“我们讲究恩怨分明，贺猎户是我的朋友，你救了他们夫妻，所以今天我来救你，这不是为了你，只不过是替他们报答你的恩惠。恩怨两清谁也不欠谁的情。你不必谢我，我也用不着谢你了。”说罢转身就走。

杨华快步越过他的前头，叫道：“兄台，且慢！”

美少年俊目斜睨，冷冷说道：“你不许我走，是不是想要和我较量？”

杨华说道：“小弟哪有恩将仇报之理，只是想请兄台帮一个忙。”

美少年眉头一皱，但却说道：“论理你救了贺猎户夫妻两人，我今日帮你的忙似乎还未足相抵，不过，我和你并非一条路上的人，我也不能随便答应你。好，你先说吧，究竟是什么事情？”

杨华说道：“兄台可是义军中人？”

美少年眉毛一扬，说道：“是又怎样？”

杨华说道：“小弟正是想要找义军，不知兄台可肯指点？”美少年冷笑说道：“哦，原来你是想要我告诉你义军藏在哪里？”

杨华说道：“难道你还不能相信小弟不是鞑子爪牙？”

美少年哼了一声，说道：“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不是死心未息，还想去杀孟元超？”

杨华说道：“那是另一件事情……”话犹未了，美少年已是厉声喝道：“究竟是也不是？你先说个明白！”

杨华不由得气往上冲，心里想道：“你不肯告诉我那也罢了，何必如此盛气凌人！”但转念一想，这个少年毕竟有恩于己，只有忍气吞声，说道：“不错，我和孟元超是有一段梁子，非得找他算帐不可！你若因此恼我，我也无话可说，不过，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找义军，决无坏意！你不相信，我也不敢求你帮忙了！”说罢便走。

哪知这次美少年却追上来，喝道：“且慢”杨华负气说道：“有何指教？”美少年道：“你为什么要找义军？”杨华说道：“义军的冷、萧两位头领是家师好友。”

美少年似是好奇心起，问道：“令师是谁？”

杨华说道：“我有三个师父，大师父卜天雕已经死了，二师父段仇世，三师父丹丘生，他们一年前遭遇横祸，迄今未卜死生。二师父曾经和我说过，他和小金川的义军头领冷铁樵、萧志远两位大侠，交情都还不错，叫我可以投奔他们。”这话不假，不过，段仇世在义军中最好的朋友还是孟元超，这个，杨华可是不便和他说了。

美少年面色略见和缓，说道：“原来你是段仇世的弟子，这位前辈的名字，我倒是曾经听得人家说过。”

杨华喜道：“那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美少年忽道：“段仇世是你师父，杨牧是你何人？”

杨华想不到他单刀直入的便问这个他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当下呆了一

呆，涩声说道：“什么人都不是！”

美少年道：“那你为什么放走了他？”

杨华更是吃惊，心里想道：“难道他早已躲在这儿，偷听了我那不成材的爹爹和我所说的话？”

美少年见他吃惊，甚为得意，接着说道：“你休想抵赖，我看见杨牧从这山上走下来，他的武功和你相差甚远，若不是你有心放走了他，他焉能跑掉？”

杨华始松了口气，道：“不错，是我放走了他。我有难言之隐，你别迫我……”

美少年冷笑道：“我才不稀罕知道你的事情呢！”但却忍不住又再问道：“你要杀孟元超也是有难言之隐么？”

杨华咬牙说道：“不错，但这和义军并不相干！”

美少年峭声说道：“你错了，你对百姓做过好事，是以我要帮你。但孟大侠做的好事更多，你怎能杀他？杨牧却是清廷鹰犬，不管他是你的什么人，你也不该善恶颠倒！”

杨华给他说得心中一动，不过，他心头的结却又怎能这样容易解开？这刹那间，他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还是负气说道：“错了我也不能改变主意，最多在杀了孟元超之后，我陪他死掉！”

美少年道：“那更错了！怎能同一天死掉两个有用的人。哼，往你有一身高强的武功，心胸却是如此狭窄！”

杨华心乱如麻，不觉发了狂似地叫道：“你别管我行不行，你不懂，你不懂……”

美少年说道：“好，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你！”接着冷笑道：“你的武功虽然很高，谅你也杀不掉孟元超！我告诉你吧，他和义军一起，如今大概是在青海的柴达木深山之中，你自己去寻找他们吧。”

杨华叫道：“你上哪儿？”

美少年道：“你怕我向孟元超通风报讯吗？哼，你也太看轻孟大侠了，你以为他会怕你寻仇？”

杨华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原来他给这少年打了一记耳光，又骂了一顿，但不知怎的，对他却是甚有好感。而这“好感”，并非仅仅因为他曾经救过自己的性命。

美少年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杨华讷讷说道：“我不想说了，说出来恐怕你对我更多误会。”原来他是想和这少年结伴同行。这少年既然是义军中人，他在小金川的事情办妥之后，想必也会回到义军所在的地方。但想到这少年对自己误会甚深，而自己又难于解释，他焉能答应和自己结伴同行？是以杨华只好打消这个念头，话到口边，强自咽 下。

美少年好奇心起，眼睛望着杨华，说道：“说来听听，也是无妨。我不怪你就是。”

杨华暗自嘲笑自己一时的冲动，想道：“他正在恼恨我和孟元超作对，我还要求他带我到孟元超所在的地方，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我真是太幼稚了。他不骂我一顿才怪。骂不打紧，只怕他还要误会是安有什么坏心肠呢！”

美少年说道：“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扭扭捏捏，倒像个大姑娘了。爽爽快快他说吧。”

杨华给他这么一说，更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当下，低下了头，说道：“其实我并没有坏心思，只，只不过想和你交个朋友。”

美少年忽地脸上一红，说道：“你为什么想和我做朋友？”杨华说道：“因为你对我好。”

美少年板起脸孔，说道：“我早和你说清楚了，我是为了贺猎户夫妻救你的，谁对你好了？”

杨华说道：“我知道。不过我也并非仅仅因为你曾救过我的性命，我才觉得你对我好。”

美少年脸上更添了两分红晕，说道：“我打了你的耳光，你还觉得我好？”说至此处，不禁噗嗤一笑。

美少年没想到，杨华给他嘲笑之后，反而十分诚恳的和他说道：“不错。我知道你打我的耳光，是为了想我好。可惜我有难言之隐，不能听你的话。但你的好意我还是很感激的。”

美少年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杨华说道：“不知道。”心想：“你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叫我如何敢问你的来历？”

美少年笑道：“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只凭猜想以为我是好人，假如我不是呢？”

杨华说道：“我知道你一定是好人的！”美少年摇了摇头，又是噗嗤一笑。

杨华不觉愠道：“我是诚意的，你笑什么？”

美少年正容说道：“我笑你太过容易相信别人，将来会吃亏的。你要知道，这世上的好人固然很多，貌似好人的伪君子也很不少。好比杨牧就是一个。二十年前，他曾经被人当作侠义道中人物，可怜云女侠云紫萝也上了他的当，以至遗憾终身。”

杨华听他说到自己父母头上，心里好生难过，想道：“听他的口气，似乎知道我的家事。难道妈妈当年并非甘心情愿嫁给爹爹，而是受骗的么？”随后又想道：“这少年认识孟元超，他知道我的家事，那也不足为奇。爹爹固然不能算是好人，不过孟元超和他有仇，造些捕风捉影的谣言来低毁他恐怕也是有的。”

要知杨华虽然气恨杨牧，但还以为杨牧是他的父亲。做儿女的纵然知道父亲不对，也总是不高兴听到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说的。也正因此，杨华本来要向这少年打听一点关于自己母亲生前的事情，也不愿意开口了。

美少年继续说道：“再说，你能够相信我，我也未必能够相信你呢。”

杨华涩声说道：“我知道，你对我的误会，我是没法给你消除的。好，算我说错了话，你既然看不起我，我也不敢妄欲高攀了。咱们各走各的吧。”

美少年忽地嫣然一笑，说道：“谁说我看不起你，要是看不起你，还会和你说这许多话？不过，或许我对你是有误会，但愿以后你的行事能够消除我的误会。”

杨华心里苦恼之极，冷冷说道：“我非找孟元超算帐不可，我的行事是决计不能让你消除误会的。”

美少年笑说道：“世间事变化无常，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这可说不定呢。正如你所说，人与人之间，大概总是难免有所误会。不过天地宽广得很，一点无关大局的恩怨，我看也不必老是放在心上。你说是吗？”

杨华无可奈何，勉强说道：“ 多谢你的金玉良言。 ”

美少年笑道：“ 好，但愿你真的能够把我的话当作良言。时候不早，我可要走啦。经过今日一战，敌人不会放过你的，你独自一人，武功虽高，处境也很危险。要是你的事情已经办妥，我劝你也是早日离开此地为宜。 ”

关切之情，现于辞色。美少年终于走了。杨华目送他的背影渐去渐远，没入林中，不觉呆了好一会了。

山风吹来，杨华瞿然一省：“ 这人真是奇怪，他不愿和我做朋友，却又对我这样关心。他一会骂我，一会儿又安慰我。说呀说的，不知为了什么，又突然会脸红起来，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想至此处，不觉又是暗暗好笑：“ 他说我像个大姑娘，我看他才是像个大姑娘呢！ ”

杨华自小得到三个师父的爱护，但却从没有过一个朋友，是以在他见了这个和他年纪相若的美少年之后，不知不觉就起了渴欲求友之心。也正是因此，他刚才才会那样“ 幼稚 ”，明知自己会给对方误解，却也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和那少年结伴同行之念，几乎要说出来。

美少年的背影已经不见，杨华不禁颇为有点怅惘的心情了。“ 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够烦恼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我丝毫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却去想他作甚？ ”杨华心中苦笑，慢步下山。

天边抹着一片晚霞，是临近黄昏的时分了。宿鸟归巢，不时从他头顶飞过。

“ 这些鸟儿，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翔，何等快乐。为什么我却要有这许多烦恼？嗯，还是他说得对，天地宽广得很，心胸放宽一些，或许就会少却许多烦恼！ ”他不知不觉忽地又想起那少年说过的话，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

他在山溪旁边停下脚步，目光被水里的游鱼吸引，心道：“ 咦，这里也有弓鱼！ ”好像见了老朋友一样欢喜。

原来弓鱼是云南洱海的特产，是一种有着怪脾气的鱼。别种鱼都是顺水而游，只有弓鱼是逆水上游，永不回头。杨华和师父住在苍山，这种弓鱼常从洱海逆游，沿着苍山十八溪的溪流，游上苍山之顶，游不上去，就弓着腰射向前面，怎么样也不退后。“ 弓鱼 ”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杨华在小金川的山上发现也有弓鱼，不觉又是欢喜，又是一阵伤感。想道：“ 大师父之仇未报，二师父、三师父生死未卜，妈的遗志也有待于我去完成，我纵使遇上什么难堪之事，也不该就此颓唐！ ”

鸢飞鱼跃悟天心，杨华吐出胸中闷气，精神一振！

“ 天地宽广，我是应该在宽广的天地之中，多少做出一点有益于人的事。不过，我家和孟元超这笔帐我还是要算的，假如我发现他当真是义军里的害群之马，我还是要把他杀掉！ ”杨华怀着矛盾的心情，走向新的天地。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不久前在小金川还是温暖如春，如今在这青海高原之上，却已是寒风刺骨的时候了。

在这高原上的山区，一个年纪不过十六八岁的少年，正在冲风冒雪，独自前行。这个少年便是杨华了。他是从小金川取道川北，经过甘肃的玉门关，来到青海的。

虽然塞外草衰，但在这玉树山上，山色仍是美得难所言宣。那是一种“ 壮丽 ”的美，“ 苍劲 ”的美，秋天的天空似乎特别高，尤其是在这高原的山上。高原上的云也特别多，远远看去，山云相接，简直分不清哪儿是山，哪儿是云。

山间一路都是森林，下面大都是杨树、桦树和云彩；高处则是原始森林的落叶松。在这秋未冬初，野草衰黄的季节，山上到处是瑰丽的彩色。除了常绿的树木在积雪的映照之下，依然闪着光亮的葱绿以外，还夹嫩黄、鹅黄、绛红、赭红和枫叶红，那是树木、野草和岩石的颜色，还有那满山长着的小灌木冻得发紫，从远处看去，就像整个山头都铺着玫瑰花似的，当真是令人目眩神摇！

杨华不由得欢喜赞叹，心里想道：“ 我从前住的石林，当然是天下奇景，但来到这塞外的高原，却是方知天地之大！怪不得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了。 ”

正当杨华欢喜赞叹，目眩神迷之际，忽听得马铃声响，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军官，正在并辔驰来。山路崎岖，前面那个军官扬起马鞭，噼啪作响，远远地就贬喝道：“ 浑小子，不要性命了么。还不赶快给我滚开。 ”

那两匹骏马，跑得有如风驰电掣，话声未了，已是来到杨华身前，而那一鞭亦已朝着杨华打来。

杨华心头火起，不躲不闪，索性站在路的当中，只待他的皮鞭打到自己的头上，便要将他拉下马来。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只听得呼呼风声，那两匹马忽地跃 起一丈多高，竟然从杨华的头上跳了过去。原来这两匹坐骑，乃是久经训练的战马，不用主人驱策，自己便会越过障碍。

挥动皮鞭那个军官几乎跌下马来，不由得甚为恼怒，说道：“ 这小子真可恶，我真想回去给他一顿鞭子！ ”

后面那军官笑道：“ 何必和一个浑小子计较，咱们还有公事待办呢！ ”

前面那军官心念一动，说道 :“ 你说他浑，我倒觉得他浑得有点古怪呢！”

第十回　险遇荒山崩雪浪 相逢古寺起风波

后面那军官道：“ 哦，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古怪？ ”

“ 我喝他滚，他非但不躲，反而站在路的当中。难道他当真浑得胆敢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 ”

“ 飞骑冲去要打他，我看他是给你吓得傻了。何必为一个傻小子伤脑筋，走吧，走吧！ ”后面那个军官笑道。

前面那个军官似乎还有一点犹疑，后面那军官说道：“ 看这天色，可能还有一场大雪。日落之前，咱们要是不能走过黑虎坳，恐怕会有大雪封山。 ”前面那个军官这才打消了回去鞭打杨华一顿的主意。

杨华心里冷笑：“ 你若回来，我是求之不得！ ”走了一会，忽又听得蹄声得得，似乎有七八骑之多，杨华只道是官兵，想道：“ 这次你们不来惹我，我也要给你们一点厉害瞧瞧。 ”

只见一面镖旗迎风飘扬，走在前面的是个“ 趟子手 ”，镖行规矩，有个在前面喝道的人，称为趟子手。大概是因为早已知道这座山上并没强人，并没喝道。他高高举起那面镖旗，用金丝线绣出一头雄鹰，下面有“ 震远镖局 ”四个大字。

杨华心想：“ 原来是镖局的人，但这震远镖局的来头可是不小！ ”

原来震远镖局乃是北京的第一大镖局，总镖头韩威武本领高强，一杆镖旗，走遍大江南北，从无失手，当真说得是威震八方。这震远镖局的来头，杨华曾经听得他的二师父段仇世谈过。

走在中间的是四个骡夫，各自牵着一匹健骡，骡背上都是堆着七八个箱子，比一个人还高。走上山来，显得甚为吃力。

走在后面的是两个镖师，策马缓缓而行。杨华心里想道：“ 这两个人不知有没有韩威武在内？ ”随即哑然失笑：“ 他是总镖头，想必不会亲自出马的。 ”

杨华知道震远镖局声名不坏，当下便即让过一边。那两个镖师看见他独自一人在这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也似有点诧异，其中一个就问他道：“ 小兄弟，你上哪儿？ ”

杨华说道：“ 我上柴达木投亲。 ”

那镖师好像怔了一怔，说道：“ 请恕我冒昧多问一声，贵亲在柴达木干什么营生？ ”

杨华说道：“ 他是开牧场的。叫我去帮他饲马。 ”

那镖师说道：“ 你不怕打风落雪的天气，山路难行吗？ ”

杨华道：“ 为了糊口，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山路也是走惯了的。我正是要趁冬季来临之前，赶到柴达木呢，否则就更难走了。 ”

那镖师说道：“ 这也说得是。不过看这天气，可能还有一场大雪，说不定还会雪崩封山。要是黄昏日落之前，未走到前面那个山坳，我劝你还是找个猎户人家，投宿的好。 ”杨华说道：“ 多谢指点。 ”

镖师问道：“ 小兄弟，你冷不冷？ ”原来杨华那件军装早已抛掉，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而且有点破烂了。

杨华说道：“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挨饿抵冷，早已惯了。 ”

那镖师大概觉得杨华可怜，想了一想，向同行的镖师道：“ 石老弟，你的身材和他相差不远，送他一件棉袄吧。 ”

那姓石的镖师道：“ 好的。 ” 打开包袱，拿出一件棉袄，便即递给杨华。

杨华说道：“ 我和你们非亲非故，怎好意思要你们的东西？ ” 那镖师哈哈笑道：“ 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必曾经相识？区区一件棉袄，算得什么？ ”

那姓石的镖师跟着笑道：“ 韩总镖头叫你收下，你就收下吧。你不知道，我们韩总镖头最爱结交朋友，你若推辞，他心里反而不安的。 ”

杨华吃了一惊，说道：“ 他，他是韩总镖头？ ”

韩威武看了杨华一眼，那姓石的镖师便问他道：“ 你知道我们的韩总镖头？是否听人说过？ ”

杨华摇了摇头，说道：“ 我长了这么大，都是在山沟子里打转，外面有头面的人物，我怎会知道？不过我想，总镖头大概总是一个大人物吧？ ”

韩威武给他说得笑了起来，去了疑心，笑道：“ 我哪里是什么人物，不过是在刀头讨饭吃的人罢了。 ”

镖局这班人走过之后，杨华凝神细听，隐隐听得韩威武说道：“ 这个少年倒是有点意思。 ”

那姓石的镖师道：“ 是否有可疑之处？ ”

韩威武道：“ 我还看不出来。不过他这样穷，却不肯轻易受人东西，倒不像是个寻常的穷小子呢。 ”

这两个镖师在谈论杨华，杨华也觉得韩威武保这支镖有点奇怪。

要知震远镖局乃是北京的第一大镖局，在全国范围之内，也称得。上是镖行领袖。韩威武以领袖镖行的震远镖局总镖头的身份，亲自出马保镖，自是非同小可之事！

杨华虽然缺乏江湖经验，日常听得师父谈论，对镖行的情形，多少也知道一些。大镖局的总镖头倘若亲自出马，所保的镖，十九必属于“ 红货 ”，而且多半会是“ 暗镖 ”。

所谓“ 红货 ”，即是价值甚高而方便携带的东西，例如金银珠宝，千年何首乌、成形老山参，甚或价值连城的什么宝物等等。但现在他们却是用四匹骡子，搬运几十个木箱，如此笨重的东西，料想应是一般货物，价钱也是有限，何须总镖头亲自出马保镖？

至于“ 暗镖 ” 则是和“ 明镖 ” 相对而言。打明旗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保镖，每个山头都递拜帖，称为“ 明镖 ”；不打旗号，唯恐人知，单人匹马走道，称为“ 暗镖 ”。像震远镖局目前的情形：打出旗号，用上“ 趟子手 ” 喝道，当然是“ 明镖 ” 了。但这“ 明镖 ” 并无大队人马随行，只有一个镖师跟着总镖头，保护四个骡夫，未免有失京城第一大镖局总镖头的身份。

还有一层，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富商巨贾，多数是在东南财富之巨，西北地瘠民贫，大买卖则是较少。是以第一流的大镖局往往不屑于做西北一线的小生意。即使有时碍于情面，勉强接下，也决不会由总镖头亲自出马。

杨华心里想道：“ 万里迢迢，从北京护送一批笨重的货物到青海来，山路又是这么难行，这分明是吃力不讨好的生意，韩威武是在北京镖行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为什么他竟肯纡尊降贵，亲自保这支镖呢？ ”

镖局的人已经走在杨华的前头，走过一个山坳了。由于骡子负重，走得缓慢，这一行人在山坡上还是隐约可见。

这时太阳己经偏西，阵阵寒风从山峦间刮过来，发出骇人心魄的呼啸。天色突然变了！

乌云遮住了晴空，大风骤起，飞砂走石，饶是杨华一身武功，也有才步

难行之感。

忽地隐隐听得打雷的声音。杨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个天气，怎么说变就变？要是下起人雨，可就更糟糕了！”心念方动，只听得走在前面山坡上的韩威武大叫道：“小兄弟，赶快跑上高处，找个地方躲避，咱们碰上雪崩啦！”杨华还未知道“雪崩”有什么可怕，但听得韩威武这样惊叫，亦已知道不妙了！

杨华拔足飞奔，刚跑得几步，只见隔着一个山坳的对山的山坡，平地冒出无数气泡，那是层冰震裂之后所发生的现象。转眼间，在他立足之处的山坡，也是白茫茫一片，整座山峰，都好像披上薄雾冰绡了。

山顶的积雪倾泻而下，许多磨盘大的雪块爆裂开来，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就像一个郁雷连接一个郁雷！

积雪夹着砂石滚下，几丈高的大树，给它一冲，也是登时冲倒。雪块、石头、树木，碰着了阻道的悬岩，就像滚球一样飞腾起来，作弧形的抛物线向山谷抛下；体积较轻的雪块炸裂成无数碎片，俨似陨星纷落如雨，杨华伏在地上，只觉无数雪块、石头，在狂风中呼啸、爆炸，从头顶滚过，从身边飞过。山鸣谷应，地动天摇，如临世界未日！

其实这只是对面山峰的雪崩，虽然波及他们这边，祸害还不能算是很大，但在从来未见过“雪崩”的杨华，骤然碰上这样可怕的景象，已是吓得心惊胆颤！

正当他胆战心惊之际，忽听得有人叫道：“救命，救命呀！”这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登时令得杨华跳了起来。

原来这一声呼喊，激起了杨华的侠义心肠，他本来是在恐惧之中的，此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心中想的只是必须救人，反而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只见一头骡子滚下山坡，牵着它的那名骡夫也是随着滚下，爬不起来。那头骡子给石块打碎了脑袋，骡夫则是跌断了脚骨。

雪块砂石正像洪流般滔滔滚下，那名骡夫此刻虽然还不是首当其冲，但若再滚下去，必定会淹没在这股越来越扩大的“洪流”之中。

但这名骡夫和杨华所在之处，距离还在百步开外，杨华想要救他，也来不及。

陡然间，只见韩威武飞身扑下，一抓抓着那名骡夫的脚跟，硬生生的把他倒提起来，往上一抛，喝道：“石兄，小心接着！”那姓石的镖师双臂一张，抱着骡夫，慌忙叫道：“总镖头，你快上来呀！”

杨华松了一口气，心中又喜又惊，想道：“韩威武果然名不虚传，这手功夫，我就远远比他不上！”要知韩威武救这骡夫，全凭一抓之力，就把他抛上几十丈的高处，这是非得有非常深厚内力不行的“大力鹰爪功”！

杨华刚自为那骡夫庆幸，不料第二件灾祸又发生了！

那位石镖师业已看出危险，才急忙叫韩威武上来的。哪知韩威武竟然不肯离开险境，他救了骡夫，还要抢救货物。

那头骡子已经死了，所背的十几个木箱沿着山坡，散了满地。有几个箱子还在顺着斜坡之势，向下急滚。

韩威武笑道：“别忙！”口中说话，身形拔起，又是往下一扑，脚尖落地之时，正好追上滚在最前面的那个箱子，抓起来往上便甩。跟着第二个、第三个箱子陆续滚到他的跟前，他就一个个的接下来、抛上去。说时迟，那

时快，那股雪块、砂石、木头汇合而成的“洪流”，眼看着也就要滚到他的面前了！
　　那姓石的镖师又惊又喜，叫道：“总镖头，人紧要，失掉一些东西，人家也会原谅咱们的！”
　　韩威武沉声说道：“不错，是人紧要！但多保全一个箱子，就可以多救许多人，难道你不知道么？”
　　那姓石的镖师叫道：“我知道，不过，你……”
　　韩威武道：“好，这是最后一个箱子，我就来啦！”
　　不料话犹未了，那股洪流却先来了！
　　韩威武刚刚抛出最后一个箱子，已是给一块飞下来的石头打个正着。韩威武双臂一振，斜跃出数步开外，饶是他躲闪得快，也给那股洪流冲击一下，幸亏不是正面的冲击，但亦已禁受不起了。
　　只见韩威武身形晃了一晃，“卜通”，倒地，沿着斜坡骨碌碌的滚下去。那股“洪流”从他身边滚滚而过。“洪流”是不断扩大的，他若不能及时避开，势必给淹没无疑。但此时他已是精疲力竭，急切间哪能恢复这必需的气力。
　　那姓石的镖师失声惊呼，吓得呆了。“洪流”已经淹没半个山坡，切断了上下通道。韩威武固然爬不上来，那姓石的镖师也是无法下去救他。
　　韩威武正自心头一凉，自觉必死，忽觉得有一根木头碰着他的身体，有个人叫道：“总镖头，快，抓紧……”原来是一根粗如人臂的树枝正在他的上方向他伸过来。
　　原来他滚下去的方向也正是杨华跑下来的方向，杨华在千钧一发之际，拗折一技树枝，刚好来得及递下去救他。韩威武绝处逢生，抓牢树枝，杨华用力拉他上去。就在这一瞬间，“洪流”滚滚的冲过他刚才立足之处！
　　杨华拖着他走上高处，韩威武吸了口气，精神一振，说道：“小兄弟，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
　　杨华说道：“总镖头，你不是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吗？你送给我棉袄御寒，我也还未曾多谢你呢。”
　　韩威武看他一眼，似乎越来越觉得这少年颇为奇特，说道。“小兄弟，刚才你冒险救我，很可能赔上你这条性命的，你知道吗？”
　　杨华说道：“总镖头，我这是学你的榜样，你可以舍己救人，我为什么不可以？”
　　韩威武哈哈笑道；“你说得好。小兄弟，你真有意思。”
　　这场雪崩，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风力渐渐减弱，那股雪块砂石汇成的洪流亦已卷过山坡，注入谷底了。只见一条条狭窄的裂缝，就像树叶的脉络一样，遍布在山坡上，冲不掉的大石和树木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
　　杨华目睹这场雪崩的破坏力量之大，思之犹有余悸，说道：“幸喜咱们的人都没损失，这场雪崩真是可怕！”
　　韩威武笑道：“这还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场雪崩呢。在十多年前，西藏珠穆朗玛峰发生过一场大雪崩，小山也似的冰岩和雪块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百里之外都可以听到打雷似的声音，方圆数十里之内，人兽都被活埋，那才真是可怕呢！”杨华听了，不禁为之咋舌。
　　韩威武忽道：“小兄弟，你是不是曾经练过武功？”
　　杨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问，把准备好的话说出来道：“我哪里会什么武

功，不过自小跟大人打猎为生，有几斤力气罢了。”说了谎话，心里颇是有点歉意，想道：“这位韩总镖头是好人，其实我是不应该骗他的。不过，我倘若直认我会武功，只怕他定要追问我的师父是谁，那时我的身份是难以隐瞒了。何况二师父还是和清廷作对的呢，我怎能都告诉他。他这震远镖局能够在京城执镖行的牛耳，自必和官府中人也有来往。还是那位不知名的朋友说得对，不可轻易相信别人。”

原来他是因为那个美少年的“临别赠言”，才决定对韩威武说谎的。此时不禁又想起那个美少年来了，“不知他是否要回到义军那儿？但愿他别碰上这场雪崩才好。”

韩威武道：“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杨华心想，自己是初出道的，‘雏儿”，料想他不会听过自己的名字，便如实说了。

韩威武道：“小兄弟，你的气力倒是不小呢，你家原来是猎户的吗？住在哪里？”

杨华说道：“我住在小金川，不过早已没有家了。”

韩威武听得“小金川”三字，吃了一惊，说道：“小金川不是经过一场大乱，去年底才给官军平定的么？”

杨华说道：“我是山沟里的穷孩子，外面的事情知道不多。不过，在官军未来之前，倒似乎不觉得有什么乱，耕田的耕田，打猎的打猎，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官兵来了，又要拉夫，又要抽税，那才真是乱了。我就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才要到外地投亲。”杨华编造这段谎话，一来是因为他曾经踏遍小金川，熟悉当地情形，不怕韩威武问出破绽，二来也是想试探韩威武对义军的态度。

韩威武道：“小金川是个好地方，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去过的。那时冷铁樵和萧志远两位头领还在小金川建立基业呢。你知道这两位头领吗？”杨华想试探他，他也想试探杨华。

杨华说道：“听人说过，可惜没有机会见过。韩总镖头，你认识他们吗？”

韩威武道：“我也是可惜没有见过他们。至于他们的大名，我当然是早已如雷贯耳的了。”

杨华说道：“我离开小金川之后，才知道外面的人，把他说成是强盗头子。但小金川的穷人说起他们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是坏人的。韩总镖头，你见多识广，依你看来，他们是怎样的人？”

韩威武道：“我和他们并非知交，不敢妄论。不过就江湖上的口碑说来，他们足可以当得英雄二字。”

杨华松了口气，暗自想道：“他的身份是总镖头，白道黑道都要拉点交情，当然不敢和官府作对，不过，听他的口气，最少他是同情义军的。”

韩威武老于世故，杨华要试探他，不知先已露出破绽。韩威武心里也在想道：“一个普通穷人家的孩子，怎说得出这些话来？看来这个少年一定是有点来头的了。”于是再问杨华：“你说你早已没了家，你的爹娘呢？”

杨华说道：“我自幼父母双亡，是邻家一个好心肠的大叔将我抚养成人的。”在他的心目之中，他是早已把父亲当作死掉，说至此处，不觉动了真情，双眼红了。

韩威武道：“唉，真可怜。你愿意跟我干镖行吗？我看你身手很是敏捷，是块练武的材料。跟我几年，一定可以当得上镖师。”

这话已是相当明显的向杨华暗示，有收他为徒之意。倘若换了别人，有

机会做北京第一大镖局总镖头的徒弟，哪还有不立即跪下来磕头之理？不料杨华却是说道：“多谢总镖头的栽培，但我要去投亲，只好辜负你的好意了。”

韩威武好生失望，说道：“你是去柴达木吧？”杨华说道：“不错。”韩威武道：“好，那么咱们可以同走一程。”

此时风雪已是完全停止，上山的路业已复通，那姓石的镖师正在上面高声呼唤“韩总镖头！”韩威武道：“我没事，就上来啦！”

说罢，回过头来和杨华说道：“雪崩过后，山路很滑，小心点儿，紧跟着我。”

韩威武业已恢复几分精力，杨华跟在他的后面，见他步履轻健，踏雪无声，不由得暗暗佩服。心里想道：“假如是我，刚刚经过了这场灾难，只怕现在还是寸步难行。”

那股“洪流”虽然已经注入山谷，斜坡上还是布满冰雪碎块，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杨华紧紧跟在后面，韩威武跳过一道几尺宽的山涧，说道：“看清楚我的落足之点！”在山涧那边，由于溪水刚刚退下，布满许多浮冰。

杨华跟着跳过去，不料脚尖一滑，着足之处，似乎毫不受力，正要施展轻功，顺着倾斜之势在浮冰上滑过，只见韩威武已是回过身来，叫道：“唉，你怎么这样不小心！”

杨华心念一动：“莫非他是有意试我会不会轻功？”立即装作失足的模样，一跤摔倒。说时迟，那时快，韩威武已是旋风似的疾一转身，及时将他扶稳了。

杨华所料不差，原来韩威武果然是有意踩碎一块冰块，弄松了下面的石头，试试杨华的本领如何。但这次却是给杨华骗过了。韩威武不禁有点内疚于心，想道：“这少年救了我的性命，即使他是骗我不会武功，我也不该试他。”

镖行的人看见总镖头和杨华一起走来，惊喜之中，不觉也是有点诧异。那姓石的镖师笑道：“小兄弟，刚才你不向高处跑，反而向低处跑，我真是为你担心呢。好在你吉星拱照，避过这场灾难。”原来他只看见杨华向韩威武失事的那个方向跟下去，但在当时雪块满空飞舞之中，却没看见后来杨华是怎样救他们的总镖头了。

听了这话，韩威武不禁哈哈大笑道：“老石，你这话应该颠倒过来说才是。”

石镖头怔了一怔，说道：“此话怎讲？”

韩威武笑道：“刚才要不是这位小兄弟救我，我早已给崩泻的雪块活埋了。你说这不是吉星拱照吗？”

众人大力惊异，想不到这个衣裳褴褛的少年能够救了他们的总镖头，要不是韩威武亲口所言，他们几乎不敢相信。

韩威武道：“赵大叔，你的伤怎么样？”这姓赵的就是他刚才冒险救起的那个骡夫。

那骡夫道：“还好没伤着骨头，石镖师已经给我敷上了金创药了。只可惜死了一头骡子，这批药材……”

那头业已倒毙的骡子所背的十几个木箱，有几个箱子在滚下山坡之时碰坏了，此时镖行的人正在把散在地上的大包小包的药材捡起来，一面就地取材，修理破烂的箱子。

杨华方始恍然大悟：“怪不得韩威武要舍命抢救货物，原来是治病救人

的药材。”对韩威武不觉更加佩服。

韩威武笑道：“碰上这场雪崩，咱们才不过损失一头骡子，这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赵大叔，你别担忧！这十几个木箱，我们可以分开来背。待出了山口，再找一头骡子就是。倒是你的伤……”

那骡夫道：“我的伤不打紧。”

韩威武道：“虽不打紧，也不能让你跟着我们走了。”

石镖师道：“不错，是必须找个地方安置赵大叔了，不过，在这荒山之中……”

韩威武道：“在这山上，有一座白教的喇嘛寺，我认识当家的喇嘛。”

石镖师喜道：“原来是白教的喇嘛，那可真是最好不过了。”

韩威武道：“是呀，即使我和当家的喇嘛没有交情，咱们说明原委，他也一定会收留赵大叔的。”

石镖师道：“雪崩过后，明天也不知能不能走。既然有一座白教的喇嘛寺，今晚咱们大伙儿就在那里歇宿吧。”

韩威武说道：“我也是这个主意，这喇嘛寺虽然很小，咱们几个人总还可以住得下的。小兄弟，你和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当你是自己人一般，你千万莫要再和我们客气。”

杨华替他们背上两个木箱，笑道：“总镖头，你当我是自己人，那就请你也别对我太客气了。”韩威武只好让他背上。

那镖师名叫石建章。是韩威武的得力助手，为人厚道热肠，说道：“杨老弟，俗语说得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既然没了爹娘，与其去投远亲，何不和我们一起，在镖行混个饭吃？跟我们的总镖头，好歹也可以学会一点武功。”

杨华仍然拿刚才答复韩威武的那番说话来回复他，石建章也是像韩威武一样好生失望，说道：“老弟，要是你投亲不遇，回头来找我们。对啦，令亲在什么地方开牧场，你可以告诉我们吗？我来找你也行。”

杨华说道：“我只知道他是在柴达木，开设牧场，要到当地打听才能知道他的确实地址。”

石建章道：“啊，原来令亲是在柴达木开设牧场，那巧极了，我们这次保镖，也是要路经柴达木的。”和韩威武刚才的反应完全一样，在知道杨华是前往柴达木之后，显得似乎有点惊疑。继续和杨华谈话，也好似多少有点儿顾忌了。

杨华不觉也起了一点思疑：“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小金川的义军是藏在柴达木山区？”

石建章转移话题，问道：“那座喇嘛寺远不远？”

韩威武道：“不远。转过前面那个山坳，你就可以看得见了。”

石建章笑道：“总镖头，你真是交游广阔，我还未知道，原来你早已和白喇嘛有了交情呢。怪不得……”说至此处，似乎忽地省起不宜在杨华面前透露更多的秘密，顿了一顿，正在琢磨要怎样接着说下去才可以不露痕迹的把话题轻轻带过的时候，韩威武已是哈哈一笑，跟着随即说道：“你是说怪不得咱们的镖局能够接上这支镖么？”

石建章有点尴尬，只好说道：“不错。”说话之时，装作漫不经意的看了一看杨华。

杨华其实根本不知道喇嘛之中有个“白教”分支的，他一向只知道西藏

的喇嘛有红教、黄教之分，目前是黄教的势力最大，达赖班禅都是属于黄教的。却不知道除了红教、黄教之外，还有一个白教。他本来想问韩威武的，但感到韩、石二人对他似乎已有顾忌，也就不便再问了。

韩威武却似猜到了他的心思，笑道：“老弟，你大概还不知道喇嘛教中有个白教吧？反正咱们闲着没事，我说给你听。”杨华说道：“若是不方便说的，那也不必说了。”

韩威武哈哈笑道：“老弟，咱们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他张口大笑，心里也在好笑，想道：“这少年真是纯朴得可爱。他当然是有来历的人，不过，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我也可以信任他了。”要知倘若稍通世故的人，也不会像杨华那样坦率他说出他们的顾忌的。

韩威武大笑之后，继续说道：“白教在西藏的源流还在红教、黄教之前。元代是红教得势，其后宗喀巴崛起，改革喇嘛教，是为黄教之祖，逐渐取代了红教的势力。白教在红、黄两教的排挤之下，则是更加式微了。最后，大概是一百年前，白教在西藏无法立足，终于迁到了青海，另建多伦寺，托庇于鄂昭盟的土王势力之下，延续至今。教徒当然是远远不及黄教之多了。不过鄂克昭盟却是青海诸盟之中最大的一个土王，管领科尔沁、伊令昭等十三旗，西藏的黄教喇嘛固然不敢向他挑衅，朝廷也要笼络他们的。“盟”“旗”乃是从前新疆青海等地的行政单位。

“白教现在的活佛法号孔雀明王，倒是个雄才大略的人，和鄂克昭盟的土王相处得很好，颇有中兴之象。”

说完了“白教”的历史之后，韩威武继续说道：“鄂克昭盟今年年初发生过一场瘟疫，病人很多。实不相瞒，我们这批药材就是运往鄂克昭盟的。往鄂克昭盟，中途要经过柴达木盆地，不过却用不着经过柴达木的山区。所以咱们可以同走一程，但我们却不能陪你去找令亲了。”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是转过山坳，只见那座喇嘛寺只比普通农家大些，围墙破破烂烂，穿了几个窟窿。

石建章有点失望，笑道：“这座寺庙的‘年纪”看来不小，没有一百岁恐怕也有八十岁了。雪崩，没有将它震塌，也算得是邀天之幸。”

韩威武笑道：“这是白教进入青海之时，最早在各地建立的一批寺庙之一。虽然破破烂烂，但当家的喇嘛沙玛法师倒很好客，而且会说汉语。”

果然到了庙前，当家的喇嘛沙玛法师和一个小喇嘛便已闻声出来恭候。沙玛法师是个年约六十开外的枯瘦老头，那小喇嘛也是又黄又瘦，看年纪似乎比杨华还小。

沙玛法师见了他们又惊又喜，笑道：“我还只道是给雪崩阻路的客商呢，原来是韩总镖头你的大驾光临！”

韩威武道：“我是特地来拜访老朋友的。你不知道我们要往你们的活佛那儿吗？”

沙玛法师说道：“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但却想不到你们这样炔就来到了。嗯，刚才那场雪崩……”他已经注意到镖行的人背着木箱和那个一跛一拐走路的骡夫了。

韩威武笑道：“邀天之幸，只是损失一头骡子。不过这位大哥跌伤，恐怕要给你添上许多麻烦了。”

沙玛法师说道：“你们不辞劳苦，冒着风雪，来给我们送药，还要和我客气，这算什么？你放心，待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包管给你医好这位大哥就

是。请进来吧。”

喇嘛庙里只有一个客房，沙玛法师叫那小喇嘛将受伤的骡夫扶入房中休息，替他换药治伤。其他人众就在大殿卸下行装，围着圈儿坐下。所谓“大殿”其实比普通人家的客厅也大不了多少。

沙玛法师笑道：“地方大小，只好委屈你们将就点儿，挤一挤啦，你们饿不饿？”

韩威武道：“我们带有干粮，刚刚路上吃过。饿倒不饿，不过要是有酒的话……”

沙玛法师说道：“对，喝酒可以解解寒意。正好我有一坛从多伦寺带来的马奶酒和一坛自酿的葡萄酒，你们放量喝吧。”

喝了一碗酒，石建章说道：“奇怪，刚才似乎很觉疲倦，现在却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韩威武笑道：“疲劳过甚，反而睡不着觉的，你现在知道吗？”

石建章笑道：“恐怕是因为有好酒喝的原故吧。总镖头，我是好酒无量，你的酒量比我好，你多喝一碗。反正看这天色，明天恐怕也还不能登程。”

韩威武说道：“小兄弟，别客气，你也来喝，马奶酒是青藏特产，别的地方喝不到的。葡萄酒的滋味更是不错。”

杨华的三师父丹丘生是最喜欢喝酒的人，是以杨华的酒量也很不错。马奶酒有点酸涩的味道，喜欢的人觉得很好，杨华却喝不惯，于是陪韩威武喝了两碗葡萄酒。这种上品葡萄酒又香又醇，很易入口，过后方始慢慢发作。杨华的酒量虽然不错，空肚喝酒，不觉也是有了一点酒意。

忽听得蹄声得得，到了喇嘛庙前戛然而止。杨华方自奇怪，这么晚了还有骑马的客商投宿。抬头一看，只见两个军官已经大踏步走了进来。正是他日间碰上的那两个军官。

韩威武“啊呀”一声，站了起来，说道：“马大人，周大人，什么风儿把你们吹来的？”原来这两个军官，一个名叫马崑，一个名叫周灿。马崑是御林军的副统领，周灿则是御林军的高级军官。

马崑苦笑道：“一点不错，我们正是给这场大风雪吹到这儿来的。韩总镖头，怎的你亲自出马保镖？”

韩威武道：“青海西藏这一路的镖我们的镖师从没走过，恐有失闪，说不得我只好陪他们闯道了。两位大人又何以不在京中纳福？”

马崑说道：“我们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上命差遣，只好出来卖命。”

寒暄已毕，彼此都是有些纳罕。韩威武以北京第一大镖局总镖头的身份亲自出马保镖，固然引起马良的思疑；马崑以御林军副统领的身份在这荒山古庙出现，韩威武也不禁惊异，想道：“但愿他们不是到柴达木去的才好。”

不过，双方虽然都有思疑，却也不便动问。要知镖行的规矩，外人倘若问及保的是什么镖，上哪儿去等等有关业务秘密的问题，那是最为犯忌的。同样的理由，韩威武更是不能打听这两个军官办的是什么“公事”了。

但马崑却在无意之中，自己透露了一些秘密，说道：“我们侥幸避过了这场雪崩，本来希望天黑之前能够走出山口，到江孜投宿的。不料前山雪崩，后山的山口也给积雪封了。”江孜正是前往柴达木所必经之路。

韩威武皱眉说道：“这可有点不妙，大雪封山，要是明日天晴的话，还好一些，可望积雪溶化，后天就可出山。假如接连几天阴雨，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启行了。”

周灿一直没有说话，此时忽地哼了一声，说道：“妙呀，原来你这小鬼头也躲在这里，老子正要找你楣气！”

韩威武吃了一惊，把眼望去，只见周灿恶狠狠地指着杨华，喝道：“你这小鬼头还不赶快给我滚出来！”

原来杨华本是躲在堆起的木箱后面的，但终于还是给周灿发现了。

韩威武连忙说道：“这孩子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周大人，请周大人看在我的份上，饶了他吧。”

周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杨华一番，说道：“什么？这小鬼是你们镖局的人吗？”心中实是不能相信，这个衣裳褴褛的少年竟然和大名鼎鼎的震远镖局有关。

韩威武赔笑说道：“他是我们请来的向导。”

马崑说道：“韩总镖头，你以前认识他吗？”

韩威武笑道：“他是此地土人的孩子，我怎能认识他？不过走这条山路甚是危险，有活可干的土人都不肯给我们做向导，没奈何只好找一个穷人家的大孩子充当了。”

周灿说道：“原来你也不是深知他的来历的。我看他可不大像是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孩子。”

韩威武不由得暗暗吃惊，要知他替杨华说谎，其实并不知道杨华底细，也不知道杨华曾否在这个军官面前露出过什么破绽。而杨华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自己心里也早已明白。当下想道：“万一他是小金川义军中的人物，给这两个家伙查了出来，我所担当的风险可真是太大了。”

周灿继续说道：“今天我们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快马疾驰，他居然胆敢拦在路的当中，不知害怕。我们的坐骑反而几乎给他吓坏了。”韩威武听得他这么说，这才放下了心，笑道：“周大人，你这可怪不得他，他在山沟子长大，恐怕从来还没有见过像你们的坐骑那样跑得飞快的高头大马的。他不是不知害怕，而是给吓得傻了。”

周灿说道：“他既然是你们的向导，为何当时只是见他独自一人？”

韩威武笑道：“周大人，你有所不知，我们的骡队在有雪崩迹象的山路上走，危险极大。是以必须向导先行探明十里之内的道路，待他回报方可启程。否则一遇雪崩，就有被活埋的危险了，但饶我们如此小心，在这场雪崩之中，还是损失了一头骡子，跌伤了一位弟兄。

马、周二人听他说得合情合理，信了几分。韩威武说道：“浑小子，你吓坏了两位大人的坐骑，还不快快赔罪！”

杨华无可奈何，只好忍受委屈，向马、周二人赔了个罪，心里想道：“总有一天，我要你们跪下来向我磕头！”

马崑笑道：“好，不看僧面看佛面，既然是总镖头给你求情，我们也不必和一个浑小子计较了。”

韩威武给他们斟了一碗酒，说道：“这是本寺主持自酿的美酒，韩某借花献佛，敬两位大人一碗。”

周灿喝了酒兴致很好，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韩威武闲聊，忽他说道：“韩总镖头，不是我们疑心太大，小金川发生过一桩事情，许多高手，就是栽在一个十六八岁的小子手里的，这小子居然敢冒充我们御林军的军官哩！”

韩威武说道：“有这样的事？”

周灿说道：“是呀，要不是我们奉派小金川去查办这件案子，我也不敢

相信竟有这样出奇的事情呢！”

韩威武道：“这小子是什么路道，大人查出来没有？”

马崑摇了摇头，说道：“这小子，自称姓杨，可没人知道他的来历。”

韩威武心中一动：“难道那位少年英雄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这位小兄弟？好在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

杨华也在想道：“好在这两个狗官只知道我的姓，不知道我的名，否则一说出来，我可就要给他们当场揭破了。”原来杨华刚才因为料想韩威武不会听过自己的名字，已经如实告诉他了。

石建章道：“这小子在小金川做了什么案，不知两位大人可方便说么？”

周灿说道：“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反正这件事情在小金川也是大闹开了。不过，说来惭愧，可真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有一个同僚名叫李大勇，送一件公事到小金川去，中途失踪，现在尚未知道下落。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小金川就出现了一个冒牌的御林军军官，大概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便是那个小子了。料想李大勇已经遭了他的毒手啦。”

韩威武装作吃了一惊的模样说道，“李大勇不是你们前任统领北宫望亲自提拔的人吗，他在京城的时候，和我们也是认识的，据我所知，他的武功还当真不弱呢！”

马崑说道：“还有武功高得多的人折在这小子手下呢，驻在小金川的崔军门帐下有所谓‘四僧、四道、五官’，你知道么？”

韩威武道：“曾经听人说过，不过我记不起那许多名字，只知道四僧之首是天泰上人，四道之首是混元子，五官之首是邓中艾。”

马崑道：“这三人的本领，依你看来怎样？”

韩威武道：“天泰上人是喇嘛教中有数的高手，混元子已得武当剑法的真传，邓中艾的判官笔更是武林一绝，当然算得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马崑说道：“可是不但他们三人，‘四僧、四道、五官’，全都折在这姓杨的小子手下，那小子只不过有一个帮手，和他一般年纪，而且还在他打了许久才来帮他的！”

第十一回　惊听琵琶来怪客 戏倾杯酒折强徒

韩威武道：“哦，还有一个这样厉害的少年，这可真是应了一句俗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了。”

这两句话本来含有称赞那两个少年之意，韩威武话出了口，方知不妥。好在马、周二人似乎并没琢磨他的说话，马崑叹了口气，说道：“可不是吗？御林军的威风都给这小子扫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没有碰上这个小子，可还当真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

杨华心里暗笑：“我就坐在你们面前，你们还说没有碰上。”忽地发觉韩威武的眼光似乎正在注视着他，杨华瞿然一省，连忙低下了头，装作瞌睡的样子，打了一个呵欠。

周灿皱一皱眉头，好像不高兴杨华打这个呵欠，扰乱他的谈兴，但也不屑为这点小事呵斥杨华，当下接着马崑的话，加以解释道：“我们本来是奉派去查究那个冒牌的御林军的，到了小金川，方才知道发生了这许多骇人的事情。但那个小子和他朋友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不久，我们接到海统领八百里加紧送来的公文，把我们调去拉萨，我们也就离开小金川啦。”

这次轮到马崑皱一皱眉了，他向周灿瞪了一眼，说道：“老周，你的酒喝多了吧？不能再喝了！”弦外之音，自是提醒周灿不要胡乱说话，泄漏公事的秘密。

周灿甚是尴尬，心想：“让他们知道是去拉萨有什么打紧？反正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原来他们此行另有目的，到拉萨给活佛送礼只不过是藉口而已。不过由于马崑是周灿的上司，周灿只好唯唯称“是”。跟着也像杨华那样，装作瞌睡，打了一个呵欠。

韩威武老于世故，说道：“周大人，你歇歇吧，咱们明天再谈。”

法玛法师说道：“真是不好意思，两位大人光临小寺，我可没有客房让两位大人安歇。要是两位大人不嫌委屈，小僧的房间……”

马崑说道：“大师不必客气，我们就在这里打个盹儿。”这两个军官一打瞌睡，大家都不方便再聊天了，于是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睡觉，喧闹的“大殿”重归静寂。

静寂中忽听得“呜呜”的号角声，快马奔驰的蹄声有如暴风骤雨。韩威武、马崑、周灿等人都吓得跳了起来。

只听得有个人叫道：“不关别人的事，我们是来劫镖的！”杨华吃了一惊，心道：“这声音好熟！”

抬头看时，只见一个中年的麻面汉子和一个年约五十左右的秃头汉子已是大踏步走了进来。

杨华怔了一怔，想道：“奇怪，这麻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但在他相识的人中，却没有哪一个是麻子。

那麻子走进来当中一站，脚步不丁不八，双掌贴着膝头，掌心外向，正是杨家“六阳金刚手”的护身姿势，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麻子站定之后，哈哈一笑，说道：“韩总镖头，你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我闵某人吧？”杨华听他这么一说，方才蓦地想了起来：“原来是大师哥！”

原来这个麻子不是别人，正是杨牧的大弟子闵成龙。

闵成龙本来是一个颇为英俊的少年，他是在杨牧假死的第三天，在灵堂上遭了池鱼之殃，方才变成麻子的。

当时宋腾霄跑来杨家，要把云紫萝的孩子（即杨华）带走，和杨牧的姐姐辣手观音杨大姑动起手来，当时闵成龙在旁摇旗呐喊，令得宋腾霄十分讨厌。杨大姑撒出一把梅花针，宋腾霄以上乘内功把梅花针反震回去，全都插在闵成龙脸上，有意拿他来作“杀鸡儆猴”之用，这就把闵成龙变成大麻子了。

同一天杨华就给宋腾霄从杨大姑手中夺走，自此没有见过闵成龙。故此在杨华的印象之中，根本就想不起闵成龙是个麻子。

闵成龙突然出现，韩威武也是不觉怔了一怔，随即站了起来，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闵大哥，闵大哥，你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闵成龙道：“谁和你们开玩笑？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这支镖给我们留下，我可以替你向尚舵主讨个情让你们过去。否则，嘿嘿，那就只能先礼后兵了！”

石健章霍地站了起来，喝道：“闵成龙，你当真是要劫镖？”

闵成龙道：“这还有假的？否则我带这许多人来作什么？他们正在外面等着搬运震远镖局保的这批药材呢！”

韩威武吃了一惊，心道：“奇怪，他的消息怎的如此灵通，居然知道我保的是什么镖？这个姓尚的也不知是什么人？”原来闵成龙的本领韩威武素所深知，根本就未曾将他放在眼内。不过和他一起来的这个秃头汉子，韩威武可不能不有点戒惧了。

秃头汉子双目炯炯有神，两边太阳穴坟起，站在当中，宛渊停岳峙。韩威武是个武学大行家，一看就知此人非同小可。他进来之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木然毫无表情。

韩威武注意这个秃头汉子，杨华却在注意闵成龙。他甚是觉得奇怪，暗自想道：“大师哥不是震远镖局的镖师吗？为什么他要劫震远镖局的镖？”他还记得在他爹爹“出丧”那天，闵成龙才从京城赶回来的。

“听他的口气，大概他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镖局了。但纵然如此，也总是和韩总镖头有过宾主之情啊，为何他要前来劫镖？”

心念未已，果然听得石建章斥责他道：“闵成龙，好歹你也曾经在震远镖局待过几年，你仗着镖局做靠山，在江湖上闯出名头，你和韩总镖头的私人恩怨暂且不论，镖局总没有对不起你！你怎能反过来要劫总镖头亲自出马所保的镖？哼，哼，我不是怕你劫镖，我是恼你丧了良心！”

闵成龙面色倏变，“嘿，嘿，嘿”的冷笑了三声，说道：“石建章，你不提震远镖局也还罢了，提起震远镖局，我越发不能和你们干休。你说镖局待我不薄，不错，最初几年确是如此，但我闵某人也没有对不起镖局啊！请问韩总镖头，我犯了什么事，在你继任总镖头之后第二年，就要把我革退？”杨华这才明白，原来他是给韩威武赶出镖局的。这次实是借劫镖为名，来报私怨！

韩威武冷冷一笑，说道：“震远镖局水浅难养大鱼，你老兄雄才大略，我怎敢委屈你做一辈子镖师？请你另谋高就，那正是为了成全你啊！”

原来闵成龙在震远镖局，和杨牧里外通应，实是想要篡夺镖局的大权，同时也是替前任的御林军统领北宫望掌握这京城的第一大镖局的。他们的阴谋后来给韩威武发觉，是以将他革退。

但杨牧是御林军的红人，震远镖局要在京师立足，韩威武多少也得顾全他的颜面。故此他把闵成龙革退的真正原因，他可是不便出之于口了。

闵成龙冷笑道：“总镖头别损我了。说句老实话吧，你是不是认为我的本领不济，不配做你们大镖局的镖师？”

韩威武淡淡说道：“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你一定要猜疑我是如此，那也只能由你！”这话在别人听来，是韩威武向他解释，但在闵成龙听来，却不啻是韩威武已默认了。

闵成龙怒道：“好，你认为我不配做你们震远镖局的镖师，今天我倒要劫你们的试试！”

石建章大怒道：“姓闵的，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和总镖头放肆，你划出道儿来吧，我接你的！”

闵成龙道：“不错，闵某多少还有自知之明，我是不敢和总镖头动手。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也不见得我们的人全都怕了你们的韩总镖头！好，我现在就划出道儿，我们是两个人，你们也是两个人，正好各比一场。我打不过韩总镖头，也正好陪你玩玩。先此说明，咱们这场只能是助兴，正主儿可是我这位朋友和你们韩总镖头。”

石建章道：“很好，那么就由咱们做配角的先上吧。各位，请挪开一点地方！”

韩威武摆了摆手，说道：“且慢！”他是按照镖行的规矩，和敌方先礼后兵，说道：“这位朋友我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呢？”那秃头汉一直没有说话，此时方始缓缓吐出五个字来：“在下尚铁宏！”

“尚铁宏？”韩威武心里暗暗诧异：“这个名字我可从来没有听过。”于是问道：“尚舵主在哪里安窑立柜，不知韩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尚请明示。”

尚铁宏道：“你没对我不起，无须和我讨甚交情！”话中之意，劫镖就是劫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韩威武几曾受过别人如此奚落？但他是名家风度，心里恼怒，脸上却没显露，说道：“既然尚舵主要拿我们的震远镖局来扬成立万，韩某也只好舍命陪君子罢啦！是尚舵主先上，还是这位‘闵大爷，先上？”

尚铁宏忽地也道：“且慢！”

韩威武道：“尚舵主有何吩咐？”

尚铁宏道：“我得和这两位大人交待几句。”

马崑、周灿这两个御林军军官在贼人闯进庙门之后，也是一直没有说话，完全摆出一副袖手旁观的神气。此时马崑方始笑道：“尚舵主，我们初次见面，这位闵老弟却是曾经相识，他要和韩总镖头算算旧帐，我们是不方便管的。韩总镖头，请别怪我袖手旁观，你们震远镖局这样大的声名，我们倘若插手，也反而是坏了你们镖局的声名啊！”

韩威武道：“本来我们就不敢惊动两位大人！”心里暗自恼怒：“你们不过是存心向杨牧的大徒弟讨好罢了，好在我也用不着你们帮忙！”

尚铁宏回过身来，向马崑行了个礼，说道：“多谢大人通情达理，不以寻常的盗贼看待。但是这件事情，我还应当向大人交待一个明白。”

马崑似乎不愿惹事上身，说道：“我已经说了两不偏帮，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了结，还用得着向我交待什么？”

尚铁宏道：“大人容禀，在下虽然伏身草莽，却是常思效力朝廷。这次劫镖，的确不是普通劫镖。一来固然是要为闵老弟出一口气；二来更重要的却是，想给朝廷送一份礼物。”他把劫镖说成是给朝廷送礼，这话刺耳非常，

等于是把“朝廷”当成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了。马崑不由得变了面色，喝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尚铁宏赔笑道：“大人请莫误会，容我细说。大人可知道这位韩总镖头保的是什么镖吗？”

马崑心中一动，但仍然装模作样的板着脸孔说道：“只要他保的镖不犯王法，我才不爱管别人的闲事呢！”

尚铁宏缓缓说道：“这个‘闲事’，大人可是非管不可！因为他正是犯了王法！”

韩威武暗暗吃惊，喝道：“胡说八道，震远镖局开设在天子脚下，做的是正当生意，数十年来，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我们光明正大的保镖，犯了什么王法了？”

马崑咳了一声，说道：“震远镖局的金字招牌，我当然信得过。但真金不怕红炉火，让他说说又有何妨？”

韩威武知道马崑业己起疑，自己不便阻拦，只得说道：“好，你说吧，不怕你诬陷！”尚铁宏道：“真人面前莫说假话，你老老实实告诉两位大人，你是给谁保镖，保的又是什么？”韩威武冷笑道：“我会告诉两位大人的，但可不能当着你的面说！”

尚铁宏立即跟着也冷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就只怕你未必敢于老老实实地告诉两位大人吧。”

马崑说道：“韩总镖头，你莫多心，我决不会偏听一面之辞。不过也能让他说说，方才公道。是吗？”他说决不偏听一面之辞，这已分明是把镖局和劫匪当作处于平等地位的两造了，韩威武满腔怒火，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尚铁宏洋洋得意，说道：“请问你保的这支镖，是否要经过柴达木？”韩威武道：“经过柴达木又怎么样？”

尚铁宏道：“小金川的逆匪如今正是在柴达木山区，你保的这批药材，正是要运去接济他们的！我没说错吧！”

此言一出，当真是石破天惊。但奇怪的是，马崑倒是好像并不怎样惊诧，微笑说道：“你有什么凭据？这话可是不能胡乱说的。”

尚铁宏说道：“大人明鉴，他和匪逆往来，焉能让凭据落在别人的手里？但请大人想想，要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护送一批药材，焉用得着震远镖局的总镖头亲自出马保镖？嘿嘿，我还知道他和小金川重要匪首之一的孟元超，交情恐怕还是非同泛泛呢。”韩威武暗暗吃惊，不解这个秘密如何会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知道。

马崑说道：“你怎么知道？”

闵成龙道：“此事我可以作证。十年前孟元超曾经改容易貌，在震远镖局出现，后来我方始知道是他。”

好在韩威武心里早已有了准备，当下先行对付闵成龙，冷笑说道：“你给我赶出镖局，也怪不得你要诬蔑我。倘若你说的是真，为什么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方始揭发？”

闵成龙说道：“那件事情过后，你已把我赶出镖局，我在京师难以立足，又向何人揭发？而且我没有当时拿着孟元超，口说无凭，别人也未必就能相信。”

韩威武冷笑道：“你知道口说无凭就好！”

尚铁宏哼了一声，说道：“韩总镖头，你莫避重就轻。闵成龙说的是十

年前的事，我说的可是现在的事情！你这支镖是不是给冷铁樵、孟元超保的？”

韩威武哈哈一笑，说道：“好在我也有一个证人。”

尚铁宏道：“是谁？”韩威武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里的主持沙玛法师。”

沙玛法师数着念珠，口宣佛号，说道：“阿弥陀佛，这位居士，你可是冤枉了韩总镖头了。这批药材，是敝教法王托韩总镖头保的。鄂克昭盟不幸数月前发生一场瘟疫，病人很多，正是要等待这批药材救命！”

韩威武道：“沙玛法师已然说了出来，我也不妨和你们直说了。给白教法王保镖，韩某岂能不尽心力？即使有甚嫌疑，也只能亲自走这一趟了！”前往鄂克昭盟，必须经过柴达木，这是马崑和周灿等人都知道的。马崑暗自想道：“白教虽然式微，朝廷也还是加以笼络的。他拿白教法王当作护符，我倒是不便将他怎么样了。”

闵成龙说道：“焉知你不会把这批药材，分一部分，偷偷接济藏在柴达木山区的强盗？”

韩威武面色一沉，冷冷说道：“姓闵的，本来我用不着你相信，不过我也不妨让你同行，决不伤你分毫，让你亲自看个明白。”

闵成龙如何敢和韩威武一起经过柴达木？纵然韩威武答应不动他的分毫，他也害怕会碰上孟元超，给孟元超杀了。当下作出一副做岸的神气，冷冷说道：“好马不吃回头草，谁愿意给你再当伙计？哼，哼！俺姓闵的也没这个工夫！”

石建章斥道：“那就闭上你的鸟嘴！”

马崑说道：“没有凭据的事情，你们各执一辞，我也难以判断。倒不如你们言归正传，暂且不要节外生枝。”表面看来，他似乎是帮忙韩威武说话，其实真正的意思，则是催促他们动手：“言归正传”。

尚铁宏道：“马大人说得对，我也只是想要两位大人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明白我的心迹罢了。”

马崑说道：“好，我已经明白啦。我还是刚才那一句话，两方都不偏袒。”

闵成龙喝道：“我们的尚舵主已经把话交待过了，如今没别的好说，唯有在拳头上定输赢、分皂白了。姓石的，你上吧！”

石建章冷笑道：“闵成龙，你为虎作帐，你以为我就怕你不成？”这“为虎作伥”四字，可是一语双关。

杨华心里想道：“我还只道闵成龙是行为不端而已，原来他亦做清廷的鹰爪。哼，我还认他作大师哥么？”要知闵成龙虽没明言，但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却已证实了他的鹰爪身份。

石、闵二人在镖局时已是不和，此时一交上手，闵成龙固然是招招狠辣，石建章也是下手决不留情！

只见闵成龙绕着圈儿疾走，转瞬之间，四面八方都是他的掌影。杨家嫡传的“金刚六阳手”，招里藏招，式中套式，每一掌劈出，内中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奇妙变化。在一般掌法之中，一招两式，已是难能，一招六式，更为罕见，它的威力或许比不上少林派的金刚掌，但碰上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一套杨家掌法却是更可以令对方防不胜防。

闵成龙的掌法当然还不及杨牧精纯，亦已有了相当火候，石建章凝神应付，在开头数十招之内，竟也给他攻得有点手忙脚乱。

石建章擅长的绵掌功夫，有击石成粉之能，论功力是在闵成龙之上。但吃亏在掌法不及闵成龙的奇诡多变，而且地形也是对他不利。

旁观的人都已退到墙角，但这座喇嘛寺的神殿本来不大，腾出来的地方也不过比普通人家客厅大不了多少。石建章的腾、挪、闪、展功夫比不上闵成龙，要躲避他这轻灵矫捷、变化繁复的掌法，可还当真感到有点防不胜防。

杨华看了数十招，暗自想道：“闵成龙的金刚六阳手已是练到刚柔兼济的地步，比从前高明多了。石镖头本来不该输给他的，但可惜在这斗室之内，他的绵掌威力却是难以发挥，久战下去，只怕会有闪失。”

十年前灵堂的一幕情景在杨华脑海中泛起，当时闵成龙从镖局赶回来要为师父鸣冤，口口声声咬定是云紫萝害死他的师父。杨华想起这件事情，不由得怒气暗生：“倘若他仅是行为不端给赶出镖局的，我还可以忍受他。如今他已经做了鹰爪，于公于私，我也要替死去的娘亲，出一出十年前受他的这口气了。虽说石镖头和他这场比斗无关紧要，也不能让石镖头输给了他！”

但怎样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暗中帮助石建章，而又不给别人识破呢？杨华可是煞费思量了。

无巧不巧，激斗中石建章给闵成龙攻得急了，发起狠来，猛的一掌劈出。掌风所及，只听得　　声响，一个骡夫手中拿着的碗，给掌风震得跌落地上，碎成片片。

刚才众人都是在喝着酒的，在退到墙角之时，谁也不敢把碗放在地上，沙玛法师也没空闲把他们的杯碗收拾回去，是以大家还是捧在手中。

杨华心念一动，登时也装作给掌风波及，把碗一抛。他那吃惊的神情装得维妙维肖，碗也并非是向闵成龙摔去，只是跌在面前。但破片已是溅了满地，其中一片破片“恰好”给闵成龙踏个正着，竟然刺穿了他的鞋底。闵成龙大叫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已是给石建章一掌击倒。

尚铁宏连忙将他扶起，掌心在他背心一按，化解了石建章绵掌所留的劲道，闵成龙方始免受内伤。但饶是如此，由于石建章这一掌打得委实不轻，闵成龙还是给打落了两个门牙，吐出一口鲜血。尚铁宏怒道：“韩威武，你们镖局的人为什么偷施暗算？”

韩威武哼了一声道：“尚舵主此言差矣！”

尚铁宏怒道：“如何差矣，难道你们偷施暗算，倒是你们有理不成？”

韩威武道：“你凭什么说是我们的人偷施暗算？”

尚铁宏道：“要不是这小子摔破了碗，害得闵成龙几乎跌跤，他焉能败在你们的石镖师手下？”

石建章怒道：“你瞧，我也受了破片之伤！这不过是意外之灾，如何可以诬赖别人。要是你们的闵香主不服气，咱们大可以约期再比！”说罢，抬起右脚给大家看，只见脚背果然是给划破一条淡淡的伤痕。

原来杨华以上乘内功弹出的破片，功力乃是因人而施，手法妙到毫巅。闵成龙给刺着足心的“涌泉穴”，石建章受的却不过是皮肉之伤。石建章也不知道他是有心暗助自己。

韩威武哈哈笑道：“原来你说的所谓‘暗算’乃是如此。不错，这位小兄弟是我们镖局雇用的向导，他根本不会武功，只因受惊摔破了碗。你们的闵香主是北五省名武师杨牧的大弟子，要说一个尚未成年的大孩子的无心之失，居然能够‘暗算，了他，这也未免太过笑话了吧？”

闵成龙虽然有点疑心，但他最爱面子，听得韩威武这么说，可是不愿自

灭威风，承认是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暗算。当下只好悻悻然他说道：“好了，好了，算我倒楣罢啦！”

御林军的副总统领马崑也是思疑不定，但他也不敢相信杨华会有那么样高明的武功。心里想道：“石建章的绵掌功夫，功力本来是在闵成龙之上，大家遭受无妄之灾，吃亏的当然是闵成龙了。”

尚铁宏看见没人帮他说话，连闵成龙自己也不作声，自是不便再闹下去。当下哼了一声，说道：“韩总镖头，请到外面，待我领教你的三招两式！”外面有他的十几名手下，可以帮忙监视镖局的人。

韩威武道：“好，主随客意，韩某奉陪就是。”

当下大家走出庙宇外面的空地，围成一圈，看尚铁宏和韩威武比武。镖局的人为了避免嫌疑，手上都没拿着任何东西，盛酒的碗也早已由沙玛法师叫小沙弥收回去了。

尚铁宏说道：“韩总镖头，比拳脚没有什么意思，咱们还是干脆比兵刃吧。兵刃没长眼睛，大家死生认命！”韩威武拔出随身佩戴的厚背朴刀，说道：“好，猜尚舵主亮兵刃赐招！”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捧着一个长方形的匣子，递到尚铁宏面前，说道：“舵主，你的兵器。”

尚铁宏也不伸手去接，只把中指一弹，但听得卜的一声，匣盖已是打开。这个匣子是用坚厚的檀木制的，尚铁宏只用指力，一弹便即打开。众人都是不禁吃了一惊：“这份内力，当真非同小可！”

韩威武也是同样吃惊，但令得他吃惊的并非尚铁宏的内力，而是尚铁宏所用的兵器。

尚铁宏打开匣子，拿出了一把铁琵琶，冷冷说道：“客不僭主，韩总镖头，请你先行赐招！”

韩威武面色一变，说道：“原来尚舵主是铁琵琶门的衣钵传人，韩某今日得见失传了三百多年的武林绝学，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尚铁宏哈哈一笑，说道：“武林绝学四字，愧不敢当。韩总镖兴，你也真是见多识广，令人佩服！”

原来铁琵琶门是明代初年，一个介乎正邪之间的武林高手所创。此人名叫尚和阳，以铁琵琶作为独门武器，横行江湖，平生未遇敌手。直到晚年，方始败在当时的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之手，自此消声匿迹，不知所终。铁琵琶这一项武林绝技，也从此失传了。

尚铁宏用的是铁琵琶，又是姓尚，韩威武猜想他一定是尚和阳的后代子孙，果然猜中。

铁琵琶既然早已失传，韩威武对这种独门兵器自是所知无多，心里想道：“故老传言，铁琵琶最厉害的地方是腹内中空，内藏暗器。须得提防他的暗器！”

尚铁宏笑道：“咱们是先礼后兵，札数已尽，韩总镖头，请出招吧！”

韩威武道：“有僭了！”挽了一个刀花，缓缓的向尚铁宏斫下来，指到他的身前之际，却忽地虚劈一刀。这是韩威武要保持镖行领袖的身份，不愿占先行出招之利。

尚铁宏喝道：“兵刃无情留心接招！”铁琵琶横空击出，当作锏使。这一击的力道当真非同小可，在旁观战距离较近的人，都觉得劲风扑面，不由自己地退了几步。

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四溅。韩威武反转刀背，使出了八成内力一拍。铁琵琶荡过一边，韩威武的扑刀也给他反震之力，倒劈过来。韩威武喝道：“好功夫！”一个沉肩缩时，解了他的反震之力，第二刀迅即又劈出去。

旁观的人只见他的刀锋扬起，第二刀便即砍出，根本不知道他曾受到反震之力。只照面一招，似乎韩威武就已抢到了攻势，镖局的人纷纷给他喝彩。

只有杨华暗暗吃惊，想道：“看来二人的功力不相上下，但铁琵琶的妙用，恐怕韩总镖头还未知道。鹿死谁手，实是难以逆料。”要知尚铁宏的本领远非闵成龙所能相比，杨华要想重施故技暗助韩威武一臂之力，而不让他识破，那是谈何容易。何况马崑、周灿二人对他已是起了疑心，正是在旁虎视眈眈。

尚铁宏笑道：“韩总镖头过奖了。不过咱们还是早决雌雄，免得别人笑话咱们互相标榜。”说话之间已是一招“横扫千军”，解招还招，攻向韩威武的下盘。

韩威武扑刀一立，采用以逸待劳的打法。尚铁宏本来是用铁琵琶的背面打来的，到了中途，突然反转，左手五指一拨，发出极为刺耳的声音，令人听到耳中。不觉有极为烦躁之感。镖行的几个骡夫抵受不了，连忙掩上耳朵。

韩威武心中冷笑：“你要用铁琵琶的噪音来扰乱我的心神，那也未免小觑我了。”只待他的铁琵琶打到跟前，刀锋一挑，便能将他的弦索挑断。

尚铁宏明知他的用心，却也不变招。那一招“横扫千军”仍是劲扫过去。韩威武刀锋一挑，尚铁宏的铁琵琶倏的横拖斜掠。五条绷紧的弦索“割”向韩威武的脉门。韩威武虽然不懂铁琵琶的妙用，亦已看得出来，原来这五条弦索也是兵器的一部分，倘若给他割伤了脉门，纵然把弦索全都挑断，那也是吃了亏。

韩威武变招也真是快极，一个“大弯腰，斜插柳”。身随刀转，只听得铮铮两声，铁琵琶的两根弦索断了，但他的脉门可没有给割着。马崑好生失望，心里想道：“铁琵琶的武林绝学，原来乃是言过其实，并不如所传之甚。”

尚铁宏哼了一声，说道：“我的家传之宝给你毁坏，非要你赔不可！”韩威武道：“尚舵主说笑了，韩某哪里找铁琵琶赔你？”

尚铁宏面色一沉，喝道：“我要你用性命来赔！”挑断了的那两根弦索，本来是垂下的，尚铁宏把铁琵琶一扬，那两条弦索竟然伸得笔直，刺向韩威武的一双眼睛。内力的运用之妙，当真是足以震世骇俗。

韩威武也是面色一沉，冷笑喝道：“你要取韩某的性命，只怕没有这么容易！”

那两条弦索刺到他的面门，忽地飘过一边，软绵绵的又复垂下。原来是给他一口气吹开的。吹开两条细如钢线的弦索虽然不算很难，但难在这两条弦索是尚铁宏默运玄功，使劲刺出的，韩威武能够一口气将它吹开，显然他的内功造诣，只有在尚铁宏之上，决不在尚铁宏之下。

尚铁宏喝道：“你别得意，还有好滋味让你尝呢！”铁琵琶的尖端点向韩威武膝盖的“环跳穴”，竟是拿来当作判官笔使。韩威武退后一步，扑刀使一招“铁犁耕地”，紧闭门户。说时迟，那时快，尚铁宏又已把铁琵琶横砸，击他大腿。这一下却是把铁琵琶当作棒使，用的是“太祖棍法”了。他在数招之内，将铁琵琶从锏法变成笔法，又从笔法变为棍法，当真是瞬息百变，令人莫测。饶是韩威武这么高强的武功，也不由得心头一凛。

但最厉害的还是那两条弦索，随着铁琵琶的挥舞，俨似毒蛇吐信，专“啮”

人身穴道。刚才是因为刺向面门，才给韩威武吹开的，如今则是刺他胸腹之间和膝盖的穴道，韩威武内功再强，也是不能一口气将他吹开了。

好个韩威武，右手扑刀盘旋飞舞，抵御铁琵琶，左手中指与拇指相扣，使出弹指神通的功夫，左来左弹，右来右弹，叮叮之声，不绝于耳，那样细如钢线的弦索，目力好的人也难看清来势的，竟然给他一一弹开。

但如此一来，他要分心去防对方刺穴，却是给尚铁宏抢了攻势。剧斗中尚铁宏忽地把五根弦索全都拔起，抖得笔直，每出一招，便是遍袭韩威武的五处穴道。

韩威武防不胜防，一个倒纵，跃出数丈开外。尚铁宏喝道：“ 胜负未分，就想跑么？ ” 韩威武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呼的反手一掌劈出，喝道：“ 你莫猖狂，咱们骑着骡儿看唱本，走着瞧吧，且看是谁逃跑？ ”

掌力宛似排山倒海而来，尚铁宏虽然经受得起，也是不禁身形连晃，攻势登时受阻，原来韩威武自忖久战下去，只怕防不胜防，难免就要着了他的道儿，故而改变战术，索性和他强攻。退开几步，正是为了便于发出劈空掌的。

韩威武的刀中夹掌，威猛无伦。刀法一变，也是变为大开大阖，叫尚铁宏进不了他的身。

尚铁宏没法和他近身搏斗，铁琵琶的妙用打了几成折扣，不消片刻，攻势又复移到韩威武的手中。镖局的人松了口气，石建章喝彩道：“ 好呀，叫这厮知道咱们总镖头的厉害！ ”

尚铁宏一声怪笑，说道：“ 我正是想要知道你们的韩总镖头究竟有多厉害！ ” 笑声中身形一起，忽地向韩威武猛扑过去。旁观者不乏武学行家，都是感到奇怪，想道：“ 韩威武的掌力雄浑之极，尚铁宏应该在兵器上找便宜才对，这一扑上去与对方硬拼，不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吗？ ”

心念未已，只听得嗤嗤声响，暗器纷飞。尚铁宏已是使出最后的杀手，把铁琵琶腹内的暗器，突然射了出来。

距离太近，暗箭又是突如其来，换了别人，非得变成刺猬不可。幸亏韩威武早有防备，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身形倏的闪开，霍的一矮身躯，刀光四面展开。这一招名叫“ 孔雀开屏 ”，乃是韩家刀法的绝招，用于拨打暗器最妙不过。

只听得叮叮之声宛如繁弦急奏，转眼之间，韩威武已是把三枚透骨钉，两枝蝴蝶镖，四枝短箭，一齐打落。双臂一振，一丛梅花针跟着反射回去。原来梅花体积太小，刀剑是无法全数打落的，韩威武只能挥袖卷了过来，衣袖上布满了针孔。

尚铁宏喝道：“ 好功夫！但只怕你也未必能够抵挡！ ” 喝声中铁琵琶疾砸下来。韩威武刚在全神抵御暗器，无暇再发劈空掌力。给他反客为主，一轮猛攻，步步后退。

待到韩威武稳住阵势，堪堪就要反守为攻之际，尚铁宏一按机括，铁琵琶腹内的暗器又射出来，一次比一次多，种类也是层出不穷，竟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饶是韩威武一身惊人的武功，给尚铁宏这层出不穷的暗器功夫，也是给闹个手忙脚乱。

镖局的人，看得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马崑、周灿二人也是看得目眩神迷，心里想道：“ 铁琵琶这一门武林绝学，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

刀光镖影之中，忽听得声如裂帛。原来是一枚蝴蝶镖擦着韩威武的肩头飞过，把他的衣裳弄破，露出了肩膊。倘若这枚蝴蝶镖稍低少许，只怕韩威武的琵琶骨也要穿了一个窟窿。

尚铁宏哈哈大笑，喝道：“知道厉害了么？若不赶快认输，还有你受的呢！哎哟、哟……”话犹未了，笑声突然停止，晃了两晃，“卜通”便倒！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两边的人都惊得呆了。谁想得到眼看尚铁宏已是稳操胜券，却会忽然栽倒！

此时韩威武正在向尚铁宏发出一记劈空掌，但他心里自己明白，以尚铁宏的内功造诣，自己这一记劈空掌是决不能将他击倒的。“是谁暗助我呢？沙玛法师虽然是白教的八大弟子之一，可也没有这样高明的功夫呀！”

他自己心里明白，旁观的可是不知。大家一呆之后，还只道尚铁宏是给韩威武的劈空掌击倒的。石建章哈哈笑道：“如今你知道我们韩总镖头的厉害了吧？”

马崑的武学造诣比石建章高出许多，但也没有看出是谁暗中出手，心里想道：“难道韩威武的武功真是深不可测，到最后时刻，才显露这手惊人的武功么？”

他心里惊疑不定，生怕韩威武乘胜追击，给对方一个斩尽杀绝。连忙上去伸手臂一拦，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们就当作是一场寻常的印证武功，大家都别记恨。韩总镖头意下如何？”他这一拦，是有意试一试对方内力的。

双方一碰，马崑只觉对方的内力果然甚为雄浑，不禁身形晃了两晃，但却没有跌倒。心里想道：“韩威武本领虽强，似乎也未必就能用劈空掌把尚铁宏击倒，这是什么道理呢？不过若说是有人暗中相助，这个人的本领岂非比韩、尚二人还要高明得多？当世何人有这本领？除非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武当派的掌门人雷震子和少林寺的方丈大悲禅师了。”

韩威武缓缓说道：“马大人给他说情，韩某岂敢不依？其实尚舵主的武功决不在我之下，我不过侥幸胜他罢了。只要尚舵主不再找我麻烦，今日之事，就此哈哈一笑作了。尚舵主请便，恕我不送行了。”

尚铁宏早已爬了起来，身上并无损伤。原来他在剧斗中忽然觉得膝盖的“环跳穴”一麻，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跌倒的。不过他的内功造诣颇深，真气一运，穴道立即便解。

他比闵成龙更爱面子，虽然心里己是起疑，但要是说出自己被人暗算，那个人是谁自己竟不知道，说出去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笑话？而且他也想到，这个暗算他的人武功既然比他高出许多，说破了只怕更对自己不利。

韩威武那番说话极为得体，一方面给尚铁宏保住面子，一方面却又不啻是向他下了逐客令。尚铁宏心里如何气愤，也是不能不走了。他在临走之前，目光一扫，忽见沙玛法师正在寻找跌在地上的念珠。

尚铁宏心中一动：“莫非是这老和尚捣的鬼？”此时马崑亦己察觉，说道：“沙玛法师，你在寻找什么？”

沙玛法师道：“我跌了两颗念珠。”

马崑道：“珠串挂在你的颈上，怎的会跌了两颗？”

沙玛法师苦笑道：“他们打得紧张，我也看得紧张。数着念珠，不知不觉把线也捏断了。幸而发觉得早，只是跌了两颗。”

尚铁宏说道：“哦，有这样的巧事？”马崑向他抛了一个眼色，说道：

“这也怪不得老和尚紧张的，你们刚才打得确是令人惊心动魄。老和尚，你别心焦，待我给你寻找。”

那小沙弥道：“师父，我找着了一颗了，嗯，就在你的脚边呢！”

马崑目光一扫，发现了第二颗念珠，却是在沙玛法师背后足跟之处。按理来说，这两颗念珠倘若是沙玛法师发出去暗算尚铁宏的，决不会这样巧又再滚回他的身边。

沙玛法师苦笑道：“我老眼昏花，就在我的身边也没找着，真是不中用了。”

马崑暗自想道：“据说白教喇嘛，很有一些诡异的武功。但要说他就能这样暗算得了尚铁宏，我可还是不敢相信。”当下拈起那颗念珠，放下沙玛法师的掌心，指尖故意碰着他掌心的“劳宫穴”。“劳宫穴”虽然不是死穴，却是手少阳经脉的汇合之处，倘若给人以重手法点了这个穴，必将元气大伤，不死也得大病一场。

沙玛法师好似丝毫不知对方的歹念，手掌摊平，接下这颗念珠，微笑说道：“多谢居士。”

武功高明之士，保卫自己乃是出于本能。尤其在这样危险的关头，决不会既不躲闪，也不运功相抗的。

这一来倒是令马崑猜疑不定了，想道：“莫非这老和尚的武学造诣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根本就不知他们的掌心有个劳宫穴？”原来他是在指尖堪堪碰着沙玛法师的“劳宫穴”之际，才把劲力放松的。但这劲力放松，只有他自己知道。倘若沙玛法师的武功真的高明，那就是拿生命来当作赌注了。马崑是不能相信他敢于这样冒险的。白教法王是朝廷也要笼络的人，他当然不敢真的伤害沙玛法师了。

尚铁宏也懂得这个关键所在，何况马崑又已试探过了沙玛的武功，他自是不能再啰唆了。当下只好怀着满腹疑团，向韩威武交待了两句，便即率众离开。

第十二回　解难分优助镖客 同仇敌忾结良朋

尚铁宏怀着满腹疑团离开，杨华心里则在暗暗好笑。他和几个骡夫远远的躲在一边，有谁猜想得到，刚才暗算尚铁宏的人，竟然就是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原来杨华是趁着尚铁宏刚才大放暗箭的时候，偷偷的捏了一粒泥丸，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泥丸当作暗器，打中了他膝盖的环跳穴的。泥丸触体便即化为粉末，这暗器当然是无迹可寻了。

其实大家正在全副精神注视着场中的激斗，场中砂飞石走，加上暗器纷飞，弄得众人眼花练乱，谁能发现一颗小小的泥丸？更何况在马、周等人的心目之中，当今之世，只是有限几人，才能有这本领，又怎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一场风波平息下来，众人重回喇嘛寺中喝酒庆祝。马崑心里虽然好生失望，也不能不与韩威武敷衍一番，举盏为他庆功。

韩威武道：“多谢马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韩某不过侥幸得胜而已，焉敢言功？”后面这句是由衷之言，前面这句可是调侃马崑的了。

马崑面上一红，说道：“我早就知道韩总镖头武功绝世，足可对付贼众有余，我若出手相助，反而有损总镖头的威名了。如今果然不出所料，总镖头想必也不会怪我吧？”

韩威武道：“大人大夸奖了。大人不仅主持公道，还替我作了鲁仲连，我是感激大人都还来不及呢！”

马崑明知他说的乃是反话，当下哈哈一笑，掩饰窘态，继续说道：“刚才我是在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才替你们作个调解人的。不过现在我可不是这样想了，倘若再有这样的事情，我想我是不应置身事外的了。”

韩威武以为他说的是门面话，心想明日若有太阳，积雪溶化，骡队能够走出山口,我和你就是各走各的路了,你哪里还能等到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下说道：“多谢大人爱护的好意，韩某心领了。不过在这数天之内，料想尚铁宏、闵成龙这一班人，不敢去而复来。”

马崑说道：“数天之内是不会的，但数天之外，恐怕还难说吧？再说也难保没有另一帮贼人不来劫你的镖呀。你的武功当然对付得了，不过若是贼人太多，恐怕也还得加意提防。我虽然帮不了你的什么忙，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是以我和周灿意欲和你们同行。送你们到柴达木。”

韩威武吃了一惊，说道：“我可不敢耽误了两位大人的公事。”

马崑说道：“你这批药材是要运往鄂克昭盟的吧？”

韩威武佛然不悦，说道：“不错，白教法王托我保这支镖，此事岂能有假，好在沙玛法师也在这儿……”

马崑哈哈一笑，截断他的话道：“韩总镖头，你误会了。我并不是不信你的说话，我是说你既然前往鄂克昭盟，途中必定经过柴达木，咱们就正好是同路了。我们去拉萨也是要经过柴达木的，在柴达木分手也还不迟。从柴达木到鄂克昭盟，这段路就平安得多了。”

韩威武道：“我们这批药材笨重得很，赶着骡子走，每天最多不过走个五六十里。你们有紧要的公事，如何可以和我们同行？”

马崑笑道：“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是应该，公事稍为耽搁，算得了什么？除非你不把我当作朋友。”

韩威武道：“马大人，你不耻下交，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不过，话可不是这么说。私交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公事紧要，你们的马跑得快，跟着我们慢慢地走，耽误了你们紧要的公事，这罪名韩某怎么担当得起？”

马崑这才哈哈笑道：“实不相瞒，我们只是到拉萨送福的，海大人并没定下期限，要我们什么时候送到。比起来，你们保的镖可比我的公事紧要多呢。说句老实话，我们帮你的忙，也正是公事呢！我敢相信，我们回京告诉海大人，非但无罪，说不定海大人还要将我们官升三级呢！”

韩威武心里暗暗着急，脸上装出惶惑的神气道：“马大人，你这话我可是不懂了。我保镖焉能比你的公事紧要？”

马崑压低声音说道：“小金川这伙强盗，听说如今是匿藏在柴达木山区，你不知道吗？”

韩威武道：“我坐在北京镖局，怎会知道这个秘密？不过好在我们只是在柴达木路过，不必行走山区。”

马崑说道：“他们不会出山劫镖吗？这批药材落在他们的手中，用处也是很不小呢！”

韩威武道：“要是真的发生这样事情，我岂能连累两位大人担惊受险？”

马崑说道：“为皇上效忠，死而无怨。何况是帮忙你这样一位好朋友，那更是忠义两全了。”

韩威武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岂有不懂他的用意？心里想道：“帮忙是假，要监视我才是真的。可惜我和冷铁樵早就约好了交收地点，此时即使能给他送讯，请他出山‘劫镖’也是来不及了。这可如何是好？”

马崑说道：“怎么样？韩总镖头，你是怕我们的本领太过不济，反而帮了你们的倒忙吗？”说到“倒忙”二字，声音特别提高。

韩威武心中一凛：“他已经对我大起疑心，我要是拒绝他，事情只有越弄越糟。”只好说道：“马大人切莫多心，我只是怕耽搁你们的公事而已。大人愿意帮我们这个大忙，在我是求之不得！”

马崑哈哈笑道：“咱们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自己人，了，韩总镖头，你还这样客气于嘛？好，为了你可发财，我可升官，大家干了这碗酒吧。”

韩威武大碗喝酒，装出几分醉态，大着舌头说道：“可惜这里没有鲤鱼，要不然弄一碗鲜鱼汤解酒那有多好！记得那年我喝的黄河鲤做的汤，几乎连舌头也吞下了。”

马崑说道：“韩总镖头，你歇歇吧！”

沙玛法师道：“韩总镖头，你太累了，地上睡得不舒服，我把房间让给你睡。”

石建章道：“咱们的药箱里有人参，嚼一点人参也可解酒，我去给你拿。”

韩威武说道：“你们都不必操心。老和尚，你是主人，我不能鹊巢鸠占，要你的房间。人参我自己会拿。对啦，藏人参的药箱在哪里？”

石建章说道：“在客房里。”喇嘛寺只有一间客房，已经让出来给那受伤的骡夫养伤。

韩威武说道：“对，赵大叔受了伤，我也该去看一看他。”石建章待要扶他，韩威武怒道：“你以为我真的这样不中用吗？你是我的副总镖头，应该替我招呼两位大人才对。”说话之间，偷偷向杨华使了一个眼色。

杨华怔了一怔，随即心领神会，说道：“赵大叔待我很好，我也该去看看他。”跟着韩威武一同进去，韩威武果然没阻拦他。

韩威武不要石建章陪他，那是怕马崑起疑，怀疑他们暗中商量办法；但和杨华一同进去，料想马崑不至对一个大孩子起疑。哪知这一次却是猜错了！

原来马崑早已在暗中留意杨华的动静；他虽然不敢相信杨华能有那么高强的本领，暗算得了尚铁宏，但却已知道，杨华决不是一个普通穷人家的孩子。

韩威武只要杨华陪他进去，马崑看在眼中，不由得心里起疑，暗自想道："韩威武不知和这小贼捣什么鬼，恐怕多半是算计我了？但以我的身份，却是不便藉辞跟去，偷听他们说话。"

要知马崑乃是御林军副统领的身份，受伤的不过是个骡夫，这个骡夫为震远镖局受伤，韩威武是应该关心他、探问他的，但马崑若然也是如此，那就是"纡尊降贵"，不合自己的身份了。

杨华陪同韩威武入房探病，只见那个骡夫鼻息如雷。杨华笑道："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他倒睡得好熟，"韩威武小声说道："别惊醒他，我有紧要的话和你说。"

杨华心头一凛，说道："请总镖头吩咐。"

韩威武道："别客气。震远镖局的招牌都是靠你保全，我还未曾多谢你呢！"

杨华吃了一惊，想道："韩威武当真是大行家，端的好眼力。

我以为无人看出破绽，却给他看破了。"

韩威武说破了杨华刚才暗助他的秘密，一时间，杨华也不知道是承认的好，还是不承认的好。韩威武不待他开口否认，又在他耳边悄声说道："小兄弟，今天多亏了你。大恩不言报，我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希望得到你的帮忙。"

杨华侠义之心油然而兴，说道："多谢总镖头把我当作朋友，总镖头有甚差遣，我力之所及，决不推辞。"

韩威武道："实不相瞒，我是要把这批药材，送一半给义军的，这两个军官要和我一起到柴达木，分明是监视我。我要你帮我对付他们。"

杨华说道："对付他们不难，只怕连累了你。"

韩威武道："你设法将他们引开，打他们一顿，只要不是当着我的面就行。虽然他们或许也还会疑心是我指使，但事到急时，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杨华想了一想，登时明白其中道理，笑道："不错，这主意很好。他们是御林军的军官，倘若给我这穷小子打了一顿，他们为了保全面子，决计不敢让人知道。唯有哑子吃黄连罢啦。不过可有什么办法把他们引开？"韩威武道："途中随机应变，总有办法找个帆会。"话犹未了，忽听得门外马嘶之声。

马崑正在踌躇，盘算用什么藉口，才能不失身份，进去侦察他们的行动。刚刚得了一个主意："厕所大概是在僧房后面的，我推说要去解手，他们总不好意思跟着我去，我不就是可以偷听韩威武和这小鬼的说话了？"主意打定，话未出口，忽地听得马嘶之声，马崑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和周灿的两匹坐骑放在庙前的草地上吃草，他听得出这正是他们坐骑的嘶鸣，马崑熟知坐骑的脾气，听它鸣声躁急，似乎是被陌生的人骑上，马儿不肯听他驱策。

马、周二人心念一动，不约而同地急忙地飞跑出去，果然看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马，还牵着另一匹马。

马崑急怒交加，飞出一支钢镖，喝道："哪里来的小贼，胆敢在太岁头

上动土，偷我们御林军的坐骑？”那少年手上拿着一根软鞭，本来是他的随身兵器，此时当作马鞭来用。钢镖打到，少年扬鞭一卷，倏的就把钢镖卷住，反打回来。马崑吃了一惊，心道：“这小贼的武功倒是不弱！”

少年哈哈笑道：“说得不错，我是小贼。他们大盗劫镖，我这个小贼不敢劫镖，只能偷你们官老爷的马匹啦！”

马崑的钢镖虽然打不着这个少年，可是由于这少年挥鞭反打钢镖，不能不腾出手来，他牵着的那匹坐骑，听得主人呼唤，就跑回去了。

马、周二人的坐骑是御林军统领赏赐给他们的大宛名驹，不能失掉的。两人急怒交加，便即合乘一骑，向前追赶，一面追一面连续不断地发出暗器，虽然明知伤不了这个少年，也可以阻止他跑得太快。

杨华在房间里听得外面的喧闹，又惊又喜！他听得出，这个盗马的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曾在小金川帮过他的大忙，帮他打败“四僧、四道、五官”的那个美少年！

“这可正是天从人愿，韩总镖头，我用不着想另外的法子了。我的朋友已经把他们引开啦！我这就去帮他。不过，韩总镖头，我这一去，恐怕是不会回来的了。请你原谅！”说罢，连忙就跑。

杨华展开绝顶轻功，在雪地上飞跑。好在马蹄的痕迹在雪地上印得分明，他跟踪追去，不会错了方向。但那两匹坐骑乃是日行千里的名驹，他轻功虽好，却哪里追赶得上？不过他渴望见这少年，虽然追赶不上，也还是锲而不舍！

马，周二人合乘一骑，追赶那个少年。马崑一路发射暗器，忽地发觉，暗器业已用完，两匹名驹的脚力差不多，那少年独乘一骑，不用说要比他们的坐骑跑得快。马崑大力气沮，喝道：“小贼，有胆的留下名来！”

他以为这少年盗马已经得手，哪还有不赶快逃跑之理？喝问他的姓名，不过是聊泄胸中怒气而已。不料这少年却忽地放慢坐骑，回头冷笑道：“有胆的你们追来，你们又不配做我的朋友，何必通什么名，道什么姓？”

马崑喝道：“好，有胆的你莫跑！咱们决个雌雄！”

少年笑道：“这里可还不是打架的好地方，有胆的你们尽管迫来，待我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拿你们消遣！现在嘛，我可还是要跑的。”

马崑大怒，不管他说话是真是假，继续追去。那少年果然一时跑快些，一时跑慢些，和他们不即不离的保持着数十步的距离。

不知不觉跑到一个险峻所在，两面双峰夹峙，前面是积雪封住的谷口，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山谷。马崑暗自欢喜：“你自己跑到绝处，前无去路，不怕追你不上了！”

心念未已，只见那少年已经跳下马来，笑道：“这个地方打架倒还不错，你们并肩子上吧！”

周灿说道：“割鸡焉用牛刀，马大哥，待我拿这小贼！”要知马崑是御林军的副统领，是周灿的顶头上司，周灿为了顾全他的身份，自是不能不自告奋勇。

马崑道：“好，你小心点儿。”他的武功造诣较深，刚才见了这少年的身手，心中已在提防，只怕周灿未必打得过他。周灿是个大老粗，不忿马崑看轻自己，唰地拔出刀来，气呼呼地道：“马大哥放心，一个小贼，料想我还对付得了。”

美少年笑道：“你一个人不行，我看还是并肩子上的好，也省得我多费

功夫！”

周灿大怒喝道：“ 好个狂妄小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一出手就是连环三刀的杀着。他是蟠龙刀的高手，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 云麾三舞 ”，一招三式，每一式又有三个不同的变化，可在临敌之时，随机应变。等闲之辈，决计避不开他这暴风骤雨般的三刀斫。

美少年气定神闲，哈哈一笑，说道：“ 就只这点黔驴之技么？”说话之间，软鞭漫不经意的就扫出去。

周灿横刀斫去，从虚招化为实招，斩腰截肋，刀尖又指向对方胁下的“ 愈气穴 ”，这一招三式，虚虚实实，变化莫测，端的不易应付。哪知这少年的鞭法比他的刀法还更奇妙，刀光鞭影之中，只见他一个“ 怪蟒翻身 ”，软鞭唰的一个“ 盘打 ”，直似神龙夭矫，旋风似的照周灿右肩扫来。只是一招，就把周灿这招变化繁复的“ 云麾三舞 ”破了。

周灿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竟然是个十分厉害的劲敌。但他惯经大敌，亦非泛泛之辈，虽惊不乱，百忙中霍的身躯一矮，拿桩站稳，刀法立即从“ 云麾三舞 ”变为“ 举火撩天 ”，刀光匹练似的在头顶盘旋，叫美少年的软鞭打不下去。

美少年身法好快，鞭影翻飞，一个“ 倒踩七星步 ”，身似飘风，已是连人带鞭，倏的转到周灿的背后。马崑连忙叫道：“ 周大哥，留神背后！”

周灿幸得马崑及时提醒，一觉背后微风飒然，急用“ 卧地龙 ”之势，往下一杀腰，贴地拧身，这才堪堪避开了背后打来的软鞭，但亦已是十分狼狈了。

说时迟，那时快，美少年已是转过身来，展开了“ 彩凤旋窝 ”、“ 云龙掉首 ”、“ 金鹏展翅 ”的连环盘打三招鞭法。他以迅捷无沦的身法和这连环盘打的鞭法配合，三旋身，三猛招，缠头、鞭腰、绕两足，一招紧跟一招，打得周灿手忙脚乱。

马崑见周灿不是这少年对手，叫道：“ 周大哥退下待我收拾这…… ”“ 小子 ”二字还未曾吐出口来，只听得“ 嗤 ”的一声，周灿背脊已是着了一鞭，鞭梢起处，被打碎的破布随风飞舞，化为片片蝴蝶，背上出现一道鞭痕。还幸周灿皮粗肉厚，这一鞭还挨得起。

美少年喝道：“ 给我倒下！”软鞭径扫周灿下盘，忽听得“ 铮 ”的一声，眼看即将得手，却给马崑一指解开他的鞭梢，马崑跃出的身法之快，竟是不在美少年之下。

马崑道：“ 周大哥，你歇歇，让我来对付他！”他见这少年的本领好得出奇，自付也是没有必胜把握，口气不觉软了许多，不敢说是要“ 收拾这小子 ”了。

美少年笑道：“ 我早就叫你们并肩子上的，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叫同伴吃了大亏，不过，现在也还不迟。 ”马崑怒道：“ 你赢得我一双肉掌，再说大话不迟！”居然空手来斗美少年的软鞭。

马崑身为御林军的副统领，本领果然远非周灿所能相比。美少年身形游走，用一招“ 神龙入海 ”，鞭梢一挺一圈，向马崑上三路扫来，鞭梢可以点穴，又可随时变点为缠，套上马崑的脖于，缠紧他的喉咙，令他气绝而亡。

马崑哼了一声：“ 好狠辣的鞭法，但也还奈何不了马某！”口中说话，空手就来夺鞭。

美少年挥鞭疾扫，他快马崑也快，软鞭尚未沾着他的衣裳，他已是双肩

一晃，脚尖向外一探，身子旋风也似的随着鞭梢直转出去。美少年这一招狠辣之极的鞭法，鞭梢竟是离他几寸，没有打着，可是他那一抓也是抓了个空，未能夺得美少年的软鞭。

美少年一鞭没有打着，立即移形换位，暴风骤雨般的使出“回风扫柳”的绝技，唰唰唰鞭风呼响，顿时四面八方都是他的鞭影，笼罩着马崑的身形。

马崑见他来势甚劲，不敢硬夺软鞭，急急一提腰劲，“燕子钻云”，凭空跳起一丈多高，向美少年身后一落，右掌霍的就劈下来！

美少年一鞭打空，早已留神背后，听风辨向，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刚好是朝着马崑立足之处扫去。

迅如骇电，间不容发。鞭长臂短，马崑若不变招，依然向前扑击，只怕他的手掌未能打着对方，就要先给对方的软鞭缠上。但在这样的形势底下，也不容他退避，因为只要一退，就会给美少年乘势进击，鞭长臂短，马崑近不了他，先手一失，就只有给对方耗得他力竭精疲的份儿了。

马崑本领端的不凡，临敌的经验尤其丰富，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已是当机立断，陡的一塌身，用个“钻板桥”的身法，腰身弯得小腹几乎贴着地面。软鞭从他背上滴溜溜的卷过，依然还是未曾沾着他的衣裳！

说时迟，那时快，马崑趁着对方的软鞭未及收回之际，已是疾的俯身直进，掌背微托鞭身，掌锋斜斜的沿着鞭梢直劈进去，如狂风，如骇浪，展开了一派进手的招数。

是棋逢敌手，八两半斤。马崑展开了空手入白刃的抢攻招数，如狂风，如骇浪，掌风飕飕，猛袭对方。美少年亦非易与，软鞭使得如臂使指，虎虎生风，他一退即进，展开了奇诡莫测的鞭法，和马崑对抢攻势。盘、打、钩、转、推、压、圈、扫，一招一式，都是灵翔沉稳，兼而有之。鞭影翻飞，随着马崑的身形飞舞。

这场剧斗，打得沙飞石走，尘雾迷漫，树木摇动。两人对抢攻势，斗了一百多招，迄是未分胜负，不禁都是暗惊。美少年心想：“我不该太过轻敌，想不到北宫望死了之后，鞑子的御林军中，还有这样高手。早知如此，我应该多找一个帮手才对。”

马崑更是又急又惊，暗自思忖：“我是堂堂的御林军副统领，要是连一个小贼也斗不过，传出去岂非笑话？好在周灿先吃了这小贼的大亏，丢脸的事他是不会同人说的。但他纵然不说，只怕心里也要看轻我了。”

周灿养足气力，拾起刀来，说道：“时候不早，咱们早打发这小子吧！”马崑淡淡说道：“也好。”

美少年哈哈一笑，说道：“我早就叫你们并肩子上了，你们又何必用什么藉口！”貌似毫不在乎，心中可是暗暗叫苦，要知周灿的本领虽不及他，也算得是个好手。他和马崑不过堪堪打成平手，对方添了一个好手，胜负之数已是不用预卜。

马崑面上一红，喝道：“小贼，死到临头，还敢逞强！”运劲发掌，越迫越紧。周灿侧翼助攻，一口刀盘旋飞舞，寻觅敌手的空门。美少年斗了一会果然渐渐就感气力不加，软鞭使得没有刚才那么灵活了。

正在吃紧，忽听得一个人冷笑道：“两个打一个，好不要脸，居然还是御林军的军官呢！”

马崑回头一看，只见正是镖局那个“小厮”，他背着一个皮袋，一个包袱，在崎岖的山路上，跑得还是飞快。

马崑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我早就怀疑这小子不是常人，却不知这小子还有这样高强的本领，这回可真是走眼了。”

周灿怒道：“臭小子，你不服气，你上来吧！”

杨华哈哈笑道：“我要不是想找你们打架，我来这里做什么，不过我可不想占你们的便宜；这位朋友，请你让开。我和这两个鹰爪孙有段梁子，要是他们给你打死，我就不能和他们算帐了。”口中说话，随手弹出两粒石子，马、周二人正在和那少年恶斗，腾不出手来应付，只好侧身闪避。美少年收了软鞭，立即跳出圈子。说时迟，那时快，杨华已是补上他的空档，面对着这两个御林军官了。

马崑喝道：“你要和我们两个人打？”以他的身份，不能不稍顾面子，心里可是巴不得杨华如此。

杨华笑道：“不错。你们已经打了一场，我要是和你们单打独斗，岂非占了你们的便宜。”

马崑恐怕那美少年在他们打斗的时候，突然上来偷袭，心想不如让周灿给自己掠阵，这“小厮”本领虽然似乎不弱，料想未必会比那少年更高，自己总可以对付得了。但却怕周灿不是美少年的对手，虽然美少年气力已衰，周灿仍然抵挡不住。诸多顾虑，不由得大感踌躇。

杨华好似知道他的心思，忽地把皮袋取下，抛给那美少年。说道：“这袋葡萄美酒，我特地带来给你喝的。”

那美少年接过皮袋，说道：“不忙，待你打发了这两个鹰爪孙，咱们一同喝庆功酒。”显是断定马、周二人必败无疑；但话中之意，也不啻是明白告诉他们，自己决不会插手。

杨华哈哈一笑，说道：“你们听见没有，我的朋友才不会像你们这样不要脸呢。说过不占你们的便宜，就是不占你们的便宜！两位‘大人’，昨天在山路上你们不是就要打我的吗？如今还假惺惺作甚？不用客气了，请上来吧！”

马崑喝道：“好，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立即出招，右掌护身，左手骈指如戟，点向杨华穴道。

杨华一个搂拗步，避招进招。双掌相交，“蓬”的一声，杨华身形一晃，马崑退了两步。但马崑的指锋划过，虽没点着他的穴道，却割破了他的衣裳。原来他的功力和杨华本是不相上下，但在恶斗一场之后，不免稍逊一筹，不过他的临敌经验丰富，拳脚的功夫却是略胜杨华。

杨华不待他身形立稳，一俯身“十字摆莲”，人未上，腿先到，直踢马崑下盘。马崑心里暗喜：“这小子毕竟是缺乏经验，这一躁进，不败何待？”一个侧身，一掌就劈杨华膝盖。哪知杨华这一踢却是虚招，身形忽地一跃而起，双掌就朝马崑面门打来。马崑不敢和他硬碰，慌忙又是斜窜闪避。只听得“嗤”的一声响，这次却是杨华撕破了他的衣裳。

杨华喝道：“还有一个，怎么还不上来？怕我打死你么？不用害怕，我不伤你性命就是。”

原来周灿并不知道杨华如此厉害，只道马崑三招两式就可将他击倒，他防备的倒是那美少年。此时见马崑“收拾”不下这“小子”，这“小子”又指名骂战，他脾气本来暴躁，如何还能忍受，登时挥刀斩去，喝道：“好小子，你要赶着去见阎王，老子就成全你吧！”

杨华笑说道：“好，且看阎王爷的帖子派给何人？”周灿挥刀扑上一招

“云魔三舞”，刀光闪闪，把杨华整个身形笼罩在刀光之下，同时攻击他的上中下三路要害。原来这一招“云魔三舞”乃是他本门刀法的精华所聚，攻守俱备，变化繁复，最适宜用来试探对手的虚实。故此他先后和美少年及杨华交手，照面的第一招都是用它。

杨华喝道：“好，你们要比拳脚也行，要比兵刃也行，我都一于奉陪！”原来他的剑法精绝，拳脚的功夫却还不是十分高明。刚才马崑空手斗他，他不好意思立即用剑，心里实是巴不得周灿拔刀与马崑联手攻他。

喝声未了，陡然间只见白刃耀眼，杨华已是从包袱中抽出剑来，刀光剑影中，只听得周灿大吼一声，倒跃三步，上衣血迹斑斑，左肩业已给剑尖划开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

美少年旁观战，不由得暗暗佩服：“他以一招似是大漠孤烟的剑招，便即破解了周灿的云魔三舞、还能令他受伤，这可要比我的破解之法高明多了。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神奇的剑法。”要知周灿的本领实是不弱，美少年刚才虽然打败了他，也是在二十招开外方才取胜的。

马崑大吃一惊，运掌如凤，堵截杨华防他追击周灿，立下杀手。他的本领远非周灿可比，催动掌力，宛似长江大河滚滚而下，自身门户，亦是封闭得十分严密，急切之间，杨华当真还是不易胜他。

杨华略略一笑，说道：“你急什么，请客也得分个先后，待你的朋友上路，回头再来请你不迟。”唰唰唰。闪电般的疾攻三剑，每一招都是从马崑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马崑仅能自保，如何还能堵截他的去路？说时迟，那时快，杨华已是跃出圈子，匹练似的剑光，向周灿横卷过去。

周灿狂舞钢刀，一个圈圈接着一个圈圈，这是蟠龙刀法的护身绝招，有个名堂，叫做“三转法轮”。周灿反复使用这招，把全身遮拦得泼水不入。只盼能够支持片刻，马崑来援，令这衣裳褴楼的少年背腹受敌。

杨华喝道：“给我滚下去吧！”唰的一剑！就在他的刀圈之中直插进去，剑势突兀之极，周灿防身绝招的“三转法轮”竟是防御不了杨华的一击。只听得“　”的一声，周灿的钢刀飞上半空。杨华腾地飞起一脚，正中他的膝盖，周灿像个肉球似的，骨碌碌的滚下山坡去了。这几下兔起鹘落，杨华踢翻周灿，马崑方始扑到他的背后。

杨华反手一剑，冷冷说道：“少安勿躁，现在轮到你啦！”他好像漫不经意的随手一挥，剑式平平无奇，其实却是在平凡的招式之中暗蓄锋芒，深得上乘武学“棉里藏针”的要诀。

什么叫做“棉里藏针”，简单来说，那就是以柔克刚的道理。比如一团棉絮，其中暗藏钢针，对方若以强力加之，用力越大，伤得越重。马崑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识得厉害，连忙缩掌变招。说时迟，那时快，杨华已是转过身来，唰唰唰，疾攻三招。这三招一气呵成，用的却是阳刚之力，剑势奔腾夭飞，杀得马崑连连倒退。杨华笑道：“现在你该知道穷小子也不是容易欺负的了吧？到了这个田地，你还不肯认输？乖乖的磕三个响头，我放你过去！”

马崑大怒道：“小贼，我和你拼了！”蓦地掌法一变，右掌横削如刀，左掌骄指如戟，掌风剑影之中，乘暇抵隙，找寻杨华穴道。他空手应敌，却把一双肉掌当成了兵器使用。右掌劈按擒拿，竟如伸出的一柄月牙刀，左手则如同捏着一支点穴厥。双手使出两种不同的兵器招数，完全是拼命的打法，一时间和杨华打得难分难解。

美少年在旁观战，看得目眩神摇，暗自想道：“ 刚才倘若他这么和我拼命，只怕我早已败给他了。 ”

杨华笑道：“ 拼命也没有用！ ” 剑锋倏转，从马崑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长剑本身便如一件活物一般，随意屈伸，赛过灵蛇。马崑只觉头皮一片沁凉，半边头发已是给他剑锋削掉。随着剑风飘落有如乱草。

美少年拍手笑道：“ 你也太恶作剧了，他是个官老爷，怎肯做和尚。你却给他剃度！ ”

杨华笑道：“ 说得有理。好，那么他有眼无珠，我就削掉他的眼眉毛给你瞧瞧，想你不会反对！ ” 马崑双掌护着面门，却不知怎的，只觉寒光耀眼，眼睛都睁不开来。马崑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一个倒纵，跃出数丈开外，把手一摸，睁开眼睛来看，手上却没血迹。马崑才知道眼睛没有给他刺瞎，此时方始松了口气，但吃惊却是更甚了，杨华居然能够在他严密地防护之下一剑削掉他的盾毛，连他的眼皮都没划破，简直是匪夷所思！

马崑情知和对方差得太远，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说道 :“ 你到底是谁？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欺人之甚？ ” 杨华冷笑道：“ 你欺侮的老百姓还算少吗？老百姓与你又有何冤何仇，你为什么帮鞑子欺侮他们？嘿嘿，你想查究我的来历，那也不难。 ”

杨华划了一个剑圈，把马崑迫出圈子之外，接下去说道：“ 你大可以回去小金川查问，问一问 ‘ 五官，之首的邓中艾，或者 ‘ 四僧，之首的混元子，或者 ‘ 四道，之首的天泰上人，说出我的形貌，他们就会告诉你我是谁了！ ”

马崑恍然大悟，失声叫道：“ 你，你，原来你是在小金川冒充我御林军军官的那个小子！ ”

杨华笑道：“ 不错，算你还有几分聪明，一猜就着。嘿嘿，我不但冒充你们的军官，我还冒充震远镖局的向导呢。你给我骗了，韩威武也给我骗了。哈哈！ ”

马崑是老奸巨滑之辈，登时一省，暗自想道：“ 他这么说，分明是要给韩威武开脱关系；可是他何须怕我去追究韩威武呢？啊，对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杀我！ ” 要知马、周二人。昨晚是和震远镖局的人在一起的，闵成龙也曾见过他们。闵成龙实际是在暗中替御林军效力的。倘若他们忽然失了踪，闵成龙岂有不告密之理？追究起来，韩威武反而更加脱不了关系了。想通了这一节，跟着自然想道：“ 这小子若要杀我，易如反掌。他故意削掉我的头发，削掉我的眉毛，乃是料到我要顾全面子，决不敢自扬其丑，跑去震远镖局追究此事。哼，他年纪轻轻，怎能想出这条阴毒的计策？恐怕多半还是韩威武教他的。 ”

马崑心念电转，接了一招，连退三步。果然听得杨华跟着说道：“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也不妨跑回去向韩威武盘问：喂喂，削掉我的头发，削掉我的眉毛那穷小子是谁？韩威武当然说不出我的来历，不过他大概会帮你的忙，带你到我当日见他的那条山沟子查问，我却怕你逼那里的穷苦人家呢！所以，嘿嘿，我现在不但要削你的头发，削你眉毛还要剜掉你的眼珠，割掉你的舌头！ ” 说罢，虚张声势，剑似灵蛇，不住的在马崑面门晃动。

杨华毕竟年纪轻轻，只顾恫吓对方，却不知最后说的这一段话，已是等于画蛇添足。

不过马崑虽然识破他的谎言，却也不敢以身试剑。纵然明知杨华不敢杀他，但可不敢断定杨华不敢在他的身上添上几道伤痕，甚或当真刺瞎他的一

只眼睛。

他本以为杨华一定不肯放过他的，是以非和杨华拼命不可。如今知道杨华不会杀他，登时失了斗志，怯意大生，生怕杨华伤他了。杨华一剑刺来，他就退后一步，终于踏了个空，跟在周灿后面，骨碌碌的也滚下山坡去了。

美少年喝彩道：“好剑法！”只听得健马长嘶，树叶簌簌落下。原来美少年早已把马、周二人的坐骑驯服，系在树上。它们见主人滚下山坡，扬蹄猛踢，想要挣脱束缚，那棵大树，都给它们的冲力摇动了。杨华说道：“你捉了他们的坐骑，我却让他们走了。真是惭愧，我、我本……”

正待解释他本来可以杀这两人，却何以手下留情之故。美少年不待他把话说完，已是笑道：“还是让他们走了的好。你放心，谷底的积雪甚厚，跌不死他们的。”

杨华一听，登时省起，自笑糊涂：“他是义军的人，韩威武的秘密，他只有比我更加清楚。这层道理，还用得着我向他解释吗？”

美少年笑靥如花，拿起杨华刚才抛给他的那个盛满葡萄美酒的皮袋，说道：“想不到咱们又在这里碰上，这次是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应该多谢你啦！请过来喝庆功酒吧。”

杨华说道：“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我正愁没办法引开这两个鹰爪，可巧你就来了。嗯，自从咱们在小金川分手之后，这些日子，我都在挂念着你。但盼能够和你重逢。想不到今天竟能如愿。”说到此处，停了一下，接着说道：“其实我是糊涂，我应该早就想到，你会跟着来的。”

美少年面上一红，似怒非怒的向杨华瞪了一眼，说道：“我才不是为着你而来的呢，你倒想得臭美！”

杨华不觉一怔，不懂美少年为何突然面红，又为何突然发怒。讪讪说道：“韩威武要把药材送给义军，我以为你是暗中保护他的。难道我说错了吗？咱们总算是朋友了，盼望和朋友相见，那、那……”

美少年这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不禁又是“噗嗤”一笑，打断他的话道：“你没说错，是我，我猜错了。”蓦地心念一动，暗自想道：“我本来可以摆脱这两个鹰爪孙的，我为什么要放慢坐骑，让他们追上？呀，恐怕我不是在等他们，是在等这少年吧？其实我也是想见他的！”他忽地发觉自己心底的秘密，脸上更加红了。

杨华莫名其妙，只觉这美少年本领虽然很高，却好像没有须眉男子的气概，动不动就会面红，真是好生奇怪。他不擅言辞，一时之间找不出话来，便在美少年手中接过皮袋，打开袋口，喝了一大口葡萄美酒，递回去给那少年，笑道：“先喝为敬，这里没有杯盏，咱们只有轮流喝啦。”美少年接过皮袋，甚是尴尬，脸红直透耳背。

杨华说道：“这酒好得很啊，你为什么不喝？”

美少年道：“我的酒量很浅，只怕一喝就会醉了。”

杨华说道：“放心，葡萄酒不是烈酒，不会醉的。”接着笑道，“酒量是练出来的，就如武功一样，我的三师父丹丘生非常喜欢喝酒，他常说不会喝酒的不能是男子汉大丈夫。他嗜酒成癖，这话当然不该作准，不过喝了酒或许更能表现男子汉的豪气倒是真的。”

美少年听他左一句“男子汉”，右一句“男子汉”，不觉心里有点发慌：“难道我已经给他看出了破绽？”

杨华说者无心，美少年却是听者有意，只好从杨华手中接过皮袋，喝了

一口葡萄美酒。酒一喝下，脸泛桃红，更增娇艳。杨华心里想道：“天下竟有这样的美少年，假如他扮作女子，恐怕也不会给人看破。”忽觉这样的想法未免有点不对，忙把目光移开，不敢正视这美少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杨华又再想道：“啊，对了。他长得俊俏，脾气也有点像个女孩儿家。我是不知不觉就这样联想起来了。”

美少年微嗔道：“你呆呆的看着我干嘛。”

杨华笑道：“你的酒量果然是得练练才好。刚才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假话呢。”

美少年道：“我从来不说假话的。再喝只怕我当真就会醉了。你自己喝吧。”杨华信以为真，接过皮袋笑道：“在喇嘛庙里，的确还未喝够，那我就不客气了。”

殊不知美少年说的正是假话，他并非酒量不行，而是因为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这样子喝过酒。

美少年道：“韩威武把秘密都告诉了你么？”

杨华说道：“他是曾告诉过我，他要把一批药材送到柴达木去。那两个军官像冤魂不息的缠住他，非和他一起同往柴达木不可。是以他叫我设法对付这两个军官，我正自想不出办法，可巧你就来了。”

美少年笑道：“韩威武倒是很相信你啊！”杨华说道：“你呢？”美少年不禁又是脸上一红，说道：“你的行事很是古怪，你几次帮了义军的忙，却又要去杀义军的一个领袖，我也猜不透你是什么人。不过，这次你总算是帮了我的大忙，最少我相信你不会是我的敌人了。”

杨华说道：“多谢你把我当做朋友，那么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吧？”

第十三回　情意暗藏难自白 深心结纳有原由

美少年道：“我的姓很俗，是金银的金。”

杨华笑道：“姓名不过是个记号，当今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就是姓金。他的父亲金世遗更是一代武学宗师，听说现还健在，但己遁迹海外，那更是世外高人了。”

美少年道：“听来你对他们父子倒是佩服得很。”

杨华说道：“天下学武的人，谁不佩服他们？假如我有机会见着金逐流大侠，我这一生都可以心满意足了。”

美少年噗嗤一笑，说道：“小小的年纪，‘半生’都还有几十年的光阴呢，这么快就说‘一生’？焉知你将来不有更大的奇遇？”

杨华说道：“金世遗老前辈我是不敢希望见得着他的了。当今之世，金逐流金大侠就是我最佩服的人，只要见得着他，我也不敢奢望更有什么奇遇了。”

美少年道：“我瞧你的剑法极是高明，只怕未必就在这位金大侠之下。”

杨华蓦地心念一动，想道：“他听见我这样佩服金大侠，好像非常高兴，莫非他是金大侠的同宗晚辈？”当下说道：“金大侠是天下第一剑客，我怎能和他相比？但你这么说，你见过金大侠的剑法吗？”

美少年笑道：“金大侠要是肯教我剑法那就好了。不过我对剑术虽然外行，别人的剑法高明与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刚才你迫马崑滚下山坡的那几招，我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剑法更加高明，金大侠的造诣恐怕也不过如此。”

他这番话模棱两可，既没说见过金逐流，也没说没见过金逐流，杨华怕他讨厌自己啰唆，不便苦苦地追问下去。心里想道：“不错，他是使软鞭的，假如他是天下第一剑客金大侠的晚辈，怎会不学剑而学鞭。”

美少年道：“好，咱们不谈金大侠，还是说说你的事吧。你现在怎么打算？你打了这两个鹰爪，恐怕是不方便再和韩威武他们一起走了。”

杨华说道：“我正要和你商量，不过你的名字还未曾告诉我呢。”

美少年笑道：“你已经知道我的姓，叫我一声金大哥不就行了？嘿，嘿，这是我不客气的说法，看来你的年纪可能比我大一点，或者我叫你做杨大哥，你称我做老弟也行。”最初他对杨华还是有点冷若冰霜的样子，此际却是有说有笑，亲热得多了。

杨华说道：“还是让我知道名字比较好些，否则我和人家提及你的时候，难道也就只说‘我的那位金大哥’，或者‘我的那位金老弟，如何如何吗？那多啰唆！”

美少年笑道：“我怕了你的啰唆了，好，告诉你吧，我名叫碧漪。”边说边用树枝在地上划出“碧漪”二字。

杨华笑道：“你这名字倒很秀气。”心想：“他的举止脾气都有点像个女孩儿家，不料他的名字也是有点像女孩儿家的名字。”金碧漪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却又不敢说破，不禁又是颊晕轻红，说道：“时候不早，我该走了。”

杨华忙道：“且慢，你还没有和我商量呢！”“商量什么？”

“你忘了问我现在作什么打算吗？”

金碧漪道：“啊，这是你要和我商量，不是我要和你商量。我瞧，你心

里已经有了主意，干脆地说，你意欲如何吧？”杨华说道：“你猜得不错，我，我正是想和，和你结伴同行。”这是他第二次提出这个要求，金碧漪面有难色，过了一会，方始似笑非笑他说道：“你说那两个鹰爪像冤魂不息地缠上了韩威武，怎么你现在也像冤魂地缠上我啦？”

杨华生怕他不肯答应，继续说道：“我自小失了父母，又没有兄弟，连朋友也没一个。你是我第一个交上的朋友，我实在舍不得又像上次一样，马上就要和你分手了。”

金碧漪听他说得十分诚恳，不禁也是有点感动，想道：“他的脾气倒是和我爹爹一样，本领很高，心肠极热。端的是个性情中人。嗯，妈妈当年就是因为爹爹这个脾气喜欢他的。”想至此处，不但心里发热，脸上也发热了。

杨华说道：“我说的是真话，你不相信吗？”

金碧漪道：“你怎知道我要往哪儿？”

杨华说道：“你上哪儿我就跟着你上哪儿。”

金碧漪道：“要是我拐了你去卖给你的仇人呢？”故意板起脸孔，说得好像甚为认真。

杨华心头一凛，想道：“孟元超是他敬重的人，说不定他会当真如此？”但随即便想：“我怎能这样瞎疑心，莫说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少年好汉，即使孟元超，纵然给爹爹说得那么坏，也不至于要和别人串通了算计仇家。”于是笑道：“那么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也是甘心。”

金碧漪嗔道：“这像什么话？当真胡说八道，谁要你为我死呀？”脸色虽然愠怒，但却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杨华喜道：“金兄，你答应了？”金碧漪道：“你知道我去什么地方？”杨华说道：“我早已说过了，你上哪儿，我也就上哪儿。”

金碧漪瞪他一眼道：“你分明知道我是去柴达木，乐得说风凉话儿。”杨华说道：“咱们既是去同一个地方，同行不更好吗？”

金碧漪道：“但到了柴达木之后，我去的地方，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去的。”

杨华说道：“我知道。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你什么时候要和我分手，咱们就什么时候分手。我但求能够在路上和你多聚几天。”

金碧漪心里甜丝丝的，脸上不觉又现出了红晕，说道：“啊，你当真这佯重视我和你的友情？”

杨华说道：“我从来不说假话！”

金碧漪嫣然一笑，说道：“好，我可以和你同行，不过，你可得听我的话，不论是什么事情！”

杨华怔了一怔，暗自想道：“假如他要我答应不向孟元超报仇，那我怎办？”

金碧漪似乎知道他的心意，接着说道：“一路上事无大小，我说什么你都得听从我的。到了柴达木，我就不管你啦。”杨华如释重负，连忙说道：“我是初出道的雏儿，路上得金兄指点，正是最好不过。”

金碧漪笑道：“你莫轻易答应，说不定要你冒上性命的危险呢！你知道我是替震远镖局暗中保护这支镖的。”

杨华说道：“我虽然是局外人，但韩总镖头把我当作朋友，为朋友两胁插刀，我也是甘受无辞。”

金碧漪这才告诉他道：“你知道那个使铁琵琶的盗魁是什么人吗？”

杨华说道：“ 听韩威武说，这人名叫尚铁宏，是铁琵琶门的衣钵传入，大概又还是什么帮主之类。 ”

金碧漪道：“ 不错，但他还有一重身份，恐怕韩威武也未知道。他是御林军统领海兰亭的结拜兄弟，暗中为鞑子效力的。海兰亭对韩威武早已起疑，只因未拿到他私通义军的证据，是以叫他和闵成龙二人负责侦查。这次他们来劫韩威武的镖，恐怕也是出于海兰亭的授意。 ”

杨华恍然大悟，说道：“ 怪不得那两个御林军军官的态度，十分明显的是在袒护他们。 ”

金碧漪道：“ 尚铁宏吃了你的亏，虽然他没当场察觉，已知有人暗中暗助韩威武了。以他的身份，受了这个挫折，除非他有胜过你的把握，否则料想他是不会再来的了。不过却难保没有别的人也要劫震远镖局的这支镖。 ”

杨华说道：“ 好，那么咱们就替韩威武开路，倘若碰上什么可疑的人物，你提醒我。 ”

金碧漪道：“ 还有一层，我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只有别人迁就我，我不迁就别人的。或许你和我同行几天，就会讨厌我杨华心里想道：“ 这个人年纪比我还轻，说话却怎的如此婆婆妈妈？性命交关的大事我都可以答应你，遑论其他？ ” 于是笑道：“ 古人有云：论交重道义，小节安足论。你喜欢怎样，我顺着你的意思就是。 ”

金碧漪见他满口应承，这才笑道：“ 其实一到青海地区，义军方面，也早已有人在暗中照料韩威武这支镖了。刚才我故意说得危险一些，乃是试试你的。我担心的倒是在小事上你不能依从我呢。 ”

此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时分，杨华说道：“ 好，那么我都已答应了你，咱们可以走了吧？ ”

金碧漪跨上马背，笑道：“ 这两个鹰爪孙的坐骑倒是纯种的大宛名驹，咱们可以提早几天到柴达木了。上马吧！ ”

杨华蓦地想起一件事，说道：“ 不好！ ” 金碧漪道：“ 什么不好？ ” 杨华说道：“ 昨日雪崩，我没碰过雪崩的经验，但据镖局的人说，恐怕会引起积雪滚落，封了山口。他们能否启程，还得看今天是否晴天呢。 ”

金碧漪道：“ 你不用慌，跟着我来。 ” 跟着对杨华解释道：“ 昨天不过是小小的雪崩，不错，山口已被雪封，但另外还有一条小路可以出山。 ”

杨华问道：“ 韩威武和尚铁宏知不知道这条出路？ ”

金碧漪道：“ 这是土人告诉我的秘道，他们恐怕不会知道。不过，久居此地的沙玛法师想是应该知道的。 ”

杨华放下一重心事，说道：“ 沙玛法师当然会告诉韩威武的，只要尚铁宏不知道就好了。即使他心有不甘，待他找了帮手再来，韩威武也出山了。 ” 要知一出此山，已是踏入青海地区，沿途自会有义军的人，暗中保护这一支镖。

当下两人并辔同行，出了玉树山，快马疾驰，傍晚时分，方始发现一个人烟比较稠密的小镇。

两人在镇上找到一家客店，进去投宿。店主人道：“ 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有三间朝南的上房空着，随便你们挑哪一间。 ” 原来北地的冬天来得早，初冬时节，已是罕有客商往来。这家客店，半个月来，还是第一次有客人投宿。

金碧漪道：“ 我们要两间上房。 ” 店主人怔了一怔，说道：“ 你们不是

一起的吗？”金碧漪道：“是一起的，但我喜欢要两间房，不可以吗？”

店主人心想：“我好心问你一句，巴不得你要十间房更好。”笑道：“当然可以，这两间相邻的上房可好？”

杨华本想劝他省一点钱，两人合住一间房间，又可以抵足长谈，有何不好？但想起自己的诺言，一切都得听他的话，见他业已吩咐店主，也就不言语了。倒是金碧漪恐怕他有疑心，晚饭的时候，细声细气地和他说道：“我小时候就习惯了一个人睡的，倘若和别人同房，我整晚都睡不着。”

杨华说道：“每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习惯，那也并不稀奇。”心里则在暗暗好笑：“难道你将来娶了妻子，也不与她同房？这习惯不改，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可苦了。”

金碧漪吃过晚饭，就躲进房间，关上房门，独自睡觉，不再理会杨华。杨华想要找他聊天，也不敢去。心里想道：“或许他太疲劳了，不过他的武功这样高，也不见他有甚疲态，何须这样早就蒙头大睡？嗯！这个人真是有点特别。不过，像这样一些小事，我迁就他倒是无所谓。”

第二天两人继续行程，金碧漪似乎为了昨晚之事，有点不好意思，为了要移转话题，故意找些闲话和杨华聊天。

金碧漪年纪虽轻，江湖上的事情却是知道得不少。说起来许多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他都似乎相当熟识。但他却从不提及他的父母家人，也不去问杨华的父母是谁。

杨华听他谈讲武林中的奇人异事、江湖上禁忌、切口，听得津津有味，笑道：“想不到你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金碧漪道：“这些不过是普通的常识，你师父没教过你吗？”

杨华说道：“我虽然有三个师父，但我从八岁起，就只是跟我的三师父，他隐居石林，根本就不理会外间的事的。”金碧漪听得“石林”二字，心中一动，好像想问杨华什么，却没有问。

过了一会，金碧漪忍耐不住，方始说道：“据说石林是明代武学大宗师张丹枫晚年的隐居之处，不知那里可还留有他的遗迹？”

杨华说道：“石林中有个剑峰，剑峰下有个剑池，风景非常幽美。据说‘剑峰’二字，就是张丹枫法书。他每天在剑峰练剑，在剑池洗剑。”

金碧漪道：“红缨会的总舵主厉南星有一天和我爹爹论剑，遍数当世的剑术名家，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概叹道：‘可惜咱们迟生了三百年，不能向张丹枫面聆教益。’他们对张丹枫的佩服之诚，就像你佩服金大侠一样。不过一个是古人，一个是今人，你的愿望还有可以实现的一天，他们的愿望则是抱憾了。”停了一停，接着笑道，“武林中的传说，把张丹枫的剑术，说得神奇之极，但谁也没有见过，究竟怎样奇妙，却说不上来。不知是否如所传之甚？”

杨华心里暗笑：“你前天见的，可不就是张丹枫的无名剑法？”几乎就想告诉他，自己便是张丹枫隔代所传弟子。但转念一想，这秘密若然泄漏出去，必定惹出许多麻烦。而且自己曾经发过誓，要把‘无名剑法’，将来还给张丹枫的大弟子霍天都所创立的天山派。霍天都创派之后，已经传了十二代弟子，现任天山掌门是唐经天，杨华曾经从缪长风口中听过这个名字。

那天缪长风在他母亲墓前祭告，说是业已不负所托，把她的孩子带到天山，得到唐经天答应收为弟子了。杨华这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弟弟，但对此事仍有许多不明之处，须见到了唐经天方能知得清楚。是以他决定在柴达木

了结恩仇，便往天山寻找他那未曾见过面的弟弟。顺便把应该属于天山派的“无名剑法”还给唐经天。

虽然他没受到什么约束，但按常理来说，他既然决定了把张丹枫的剑谱还给天山派，这件事未做之前，似乎不宜向没有关系的人泄漏。金碧漪并没直接向他查问这个秘密，杨华三思之后，也就决定暂时不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

但在金碧漪的说话中，他却发觉了金碧漪的来历大不简单，暗自想道：“厉南星是名震当世的剑术名家，他的父亲可以和厉南星论剑，想来也该是和厉南星足以旗鼓相当的人物？”于是忍不住问道：“令尊是谁，我还没有请教呢。”

金碧漪道：“咱们各交各的，你管我父亲是什么人？难道我的家世不好，你就不和我交朋友了？”

杨华讷讷说道：“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金碧漪见他窘态，噗嗤一笑，便打断他的说话，笑道：“既然没有这个意思，那就不必多问我。你是和我交朋友，又不是和我爹爹交朋友。我也没有查问你的家世啊！”

杨华心头一凛，暗自想道：“不错，他若问起我的父母是谁，我也是不愿意告诉他的。”只道金碧漪和自己一样，身世是有难言之隐，于是连忙移转话题，哄他欢喜。

年青的人总是比较谈得来的，小小的一点芥蒂，像晴天偶然的出现的云翳，很快就消失了。不知不觉，两人又谈到武功方面。

杨华是个朴实而又爽直的人，金碧漪向他请教武功，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他的缺点也是直言无忌。谈得高兴，金碧漪忽地笑道：“我的本领远不如你，但见过的名家剑法，倒还不少，你的剑法，足以和当世任何一个名家较量，但可惜上乘剑术中的三个要诀，你的炉火似乎未得纯青。假如你碰上厉南星或者缪长风，恐怕还是会输给他们的。”

杨华喜道：“我正想向你请教呢，是哪三个要诀，你快说吧。”蓦地心念一动：“他为什么漏掉了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没提？哦，是了，厉南星和缪长风都已远胜于我，金逐流自是不用说了。”

金碧漪笑道：“我怎配教你，我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我听人说，上乘剑术中的三个要诀是重、拙、大。一般的剑术，讲究的是轻灵迅巧，‘轻’可胜‘重’，‘巧’可胜‘拙’，‘小’可胜‘大’。所谓以‘小’胜‘大’，亦即以‘奇’胜‘正’的意思。但倘若练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却可以返璞归真，举重若轻，行拙实巧，似大而小了。”

“重、拙、大”的剑理，杨华那天晚上，在母亲墓旁和缪长风和他交手之时，也曾听他说过。但却没有金碧漪此际说的清楚详尽，这些道理杨华不是不懂，但由于张丹枫的“无名剑法”有图无文，“玄功要诀”的道理虽和剑学相通，却嫌不够具体。因此杨华的剑术造诣，可说是只凭自己领悟的，懂得不够彻底。听了金碧漪的讲解，当真是得益不浅。

杨华心里想道：“他的父亲，一定是位剑术大行家无疑了。但奇怪，他却为何不学剑呢？”由于碰过钉子，疑团满腹，亦不敢多问。不知不觉，又是日落西山的时分了。

金碧漪一看天色，说道：“不好，咱们错过了宿头，在这荒山野地，要找一家人家也难。”

杨华说道：“看这天色，今晚大概不会下雪，前面有座松林，咱们在松林里过这一晚，那也无妨，”不禁又是觉得有点奇怪，要知走江湖的人，露宿荒山，事极寻常，杨华心想：这几个月来，十个晚上我都差不多有八个晚上是露宿的，难道他就没露宿过么？怎的看得这样严重。

金碧漪想了一想，说道：“我不是不能露宿，而是不惯露宿，但既然没安身之所，那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牵了坐骑，走入松林，但见古木参天，怪石奇岩，触目皆是。杨华笑道：“在这密林处，就是有风雪袭来，也可以遮挡呢。谁说没有安身之所。”

他们备有干粮，那一大皮袋的葡萄酒也没喝完，杨华喝酒送干粮，说道：“金兄，你只嚼干粮，口不渴吗，还是喝一点吧。”

金碧漪连忙摇手道：“我喝水就行，山里的清泉，比葡萄酒还好喝。”杨华笑道：“不见得吧，喝酒可祛寒气，喝水行吗？”金碧漪道：“我不觉冷。”杨华说道：“喝一点那也无妨，你不是说过要把酒量练出来吗？”

杨华因为独饮寡欢，故此劝他喝酒，不料金碧漪忽地板起脸孔道：“我在临睡之前，是决计不喝酒的。你喜欢喝你自己喝！”

杨华又碰了个钉子，讪讪退下，心想道：“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习惯也是真多！”

金碧漪“没来由”的发了一顿脾气，但随即又笑起来道：“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怪脾气容易惹人讨厌，故而一早就把话说在头里，非要你迁就我不可。杨大哥，你为人很好，这两天来你真是样样迁就我了。”

杨华苦笑道：“你不讨厌我已经很感激你。”

金碧漪道：“今晚我想早点睡觉。”说罢拿出一团折好的轻纱，拉了开来变成一张帐幕。金碧漪道：“这是天山的野蚕丝织的，折起来不过盈握，张开来可以遮过一间房间，风雪不侵。而且冬温夏凉，好处真是说之不尽。”

杨华心里想道：“你的用具准备这样齐全，那还害怕什么露宿？”但怕惹起他的“怪脾气”。却是不敢说他。

金碧漪选择了一处地方，说道：“这里最好不过，你帮我把帐幕挂起来。”

该处前面是一块矗立的巨石，俨若屏风。两边恰好都有一棵松树，树上蟠着野藤，藤梢枝枝下垂，随风飘拂，形似流苏。中间有一块圆石，平滑如镜，正好可以作床。

杨华帮他把轻纱挂在树上，刚好可以覆盖那块圆石。金碧漪大为高兴，说道：“我选择这地方不错吧？”

杨华说道：“好是好，不过，就是可惜太好！”

金碧漪怔了一怔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华说道：“这地方太过隐蔽，在里面睡觉，好比深居堂奥，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金碧漪道：“咱们有两个人呢。杨大哥，你请进去睡觉。”

杨华说道：“你呢？”

金碧漪似笑非笑地说道：“你又忘记我的习惯了么？我过那边给你守夜。”所指之处是距离百步开外，一个形似螺旋的山坳入口处。

杨华这才恍然大悟地：“原来他不是害怕露宿，而是害怕和我同宿。”当下笑道：“还是让我过那边睡吧。嗯，你别和我客气，我知道你喜欢睡得舒服，而我则是什么地方都能睡的。”

金碧漪道：“杨大哥，你真好。好，那我也就不和你客气啦，咱们明早

再见。”说到一个“好”字，笑靥如花。

杨华远远走开，在山坳转角处，选了一个可以了望四方的处所，枕石而眠。他不惯早睡，心里想道：“这位金兄的脾气，真是奇怪。有时甚为豪放，英气逼人，好像在小金川打我一记耳光的时候，就是如此。但有时却又娇气流露，要人迁就，许多方面，行事都似一个女子。唔，听说有些富贵人家的儿子，由于父母太过宠爱，长大了就不知不觉带了几分脂粉气了。莫非这位金兄也是如此？”他胡思乱想了一会，不觉心中暗自好笑：“我管他像男人还是像女人，总之他是一个益友！”

如眉新月，挂上梢头。不知不觉已是进入二更的时分了，忽听得远远的地方，隐隐似有人声。

杨华练了一年张丹枫所留的内功心法，耳聪目明，大异常人，兼之伏地听声，听得更远。凝神静听，听得说话的共有三人，其中一个，声音好熟，说道：“其实这个地方劫镖更好，尚铁宏选择玉树山白教喇嘛寺的门前劫镖，当真是失算了！”

他说了这几句话，杨华已是听得出来，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在小金川和他交过手的那个“五官”之首的邓中艾。杨华心中一凛，想道：“听他口气，莫非他们也是要来劫韩威武这支镖的。哼，哼，他又做官又做强盗倒是令人意想不到。好在给我碰上。我岂能容他们得逞？”当下立定主意，替韩威武打发这几个亦官亦盗的家伙。但转念一想：“我也无须太急，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只听得另一个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对啦，老邓，我正想问你，尚铁宏这次劫镖，我们都以为他会马到成功，却是怎样失手的？”

邓中艾道：“我在玉树山下碰上他们，据尚铁宏说，韩威武本来不是他的对手，但他却不知怎的，糊里糊涂的受了人家暗算。”

又一个人问道：“尚铁宏可知这个暗算他的人是谁？”邓中艾道：“他当场没能发现是谁，心里则是有所怀疑。”

两个人同声问道：“他怀疑谁？”

邓中艾道：“第一个可疑之人是那间白教喇嘛寺的主持沙玛法师。不过他后来仔细想了又想，觉得又不大像，刘大哥，你对白教喇嘛这派武功知之素稔，你以为如何？”

那“刘大哥”道：“白教法王可算是一流高手，要是他和尚铁宏单打独斗，他会稍胜一筹。但沙玛法师不过是他门下的一个弟子。”言下之意，这个沙玛法师自是没有本领能暗算尚铁宏了。

邓中艾道：“是呀，所以尚铁宏想来想去，对沙玛法师虽有怀疑，终不信他有此本领。”

那“刘大哥”道：“第二个是谁？”

邓中艾道：“是一个不过十七八岁的小厮，据说是给震远镖局带路的一个山沟里的穷小子。”

另一个人说道：“一个小厮，那不是更奇怪了。你说说看，尚铁宏何以会怀疑他？”

邓中艾把尚铁宏告诉他的当时的情形说了出来，那个“刘大哥”沉吟半晌，说道：“这小厮虽有可疑之处，但要说他能有本领暗算得了尚铁宏，却还是不能令人置信！叶兄，你以为如何？”

那姓叶的想了一想，说道：“我却是有点相信！”邓中艾跟着也道：“我

也怀疑这个小厮干的！最少他比沙玛法师更值得令人怀疑！”

那“刘大哥”听了他们的话，蓦地想起一事，说道：“老邓，听说你们五官、四道、四僧在小金川吃了一个小贼的亏，这小贼是冒充御林军军官混入小金川的。他扮作一个中年军官，其实也不过十七八岁年纪。这事是真的吗？”

邓中艾面上一红，说道：“这小贼的剑法委实是神出鬼没，令人防不胜防。我平生还没有见过这么好剑法的人。不过他当时还有一个帮手，是个使软鞭的少年，本领似乎比他略逊一筹，也很厉害，惭愧得很，我们十三个人，竟然败在这两个小贼手下。”

“刘大哥”道：“我初时听到这个消息，还以为是夸大其辞，谁知竟是真的。听说海统领已经派遣马崑和周灿到小金川查究此事，不知可曾获得什么线索？”

邓中文道：“毫无所获，他们早已离开小金川了。”

“刘大哥”道：“他们是到拉萨去给达赖活佛送礼，送礼为名，实则是去侦察小金川那股残匪的下落，并和青藏两地有势力的土王联络，商量围袭的大计的。听说这股残匪已经逃到青海，匿藏柴达木山区，倘不剪除，后患不小。”

邓中艾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离开小金川的时候，马崑曾经问我有没有意思到西藏去，他可以保荐我官升两级，做驻藏大臣衙门的武官，原来他是希望我去帮他的忙。不久我就接到兵部衙门将我调职的文书了。”

“刘大哥”笑道：“这是马崑知你之能，海大人也很看得起你，这才叫兵部衙门把你调西藏的。嘿嘿，看来海大人还想把你收作心腹呢。”

邓中艾忙道：“还得仰仗萨大人和两位大哥提拔。”

“刘大哥”干笑一声说道：“你有海大人作靠山，还嫌不够吗？”

邓中艾道：“哪里的话，我这座靠山还是不稳的。而且海大人虽然是御林军统领，但说到得皇上的宠信，海大人恐怕不如萨大人呢。”

“刘大哥”，哈哈笑道：“你远在小金川，对朝廷的事情倒是了如指掌。实不相瞒，我们的萨大人对这件事情，很是有点生气。”

邓中艾吃了一惊说道：“我这件小事，也蒙萨大人垂注了么？萨大人，他，他不满意我的什么？……”“刘大哥”笑道：“你别着急，萨大人生气，并非为你。”

邓中艾松了口气，说道：“是，是，是我太糊涂了。萨大人多少大事要理，焉能为我一个小小官儿生气。”

那“刘大哥”道：“老实告诉你，他是生海统领的气。这样大的事情，海统领也不和他商量，便独自进行了。不过事情虽然秘密进行，终是瞒不过我们萨大人的。但他老人家倒是宽宏大量，非但不在皇上跟前破坏海大人的计划，反而愿意助他成功。”

那姓叶的跟着笑道：“老邓，你我交情不错，我也无须瞒你。我和老刘正是奉了萨大人之命，要追上马、周二人，跟他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有饭大家吃，有功劳大众分。大伙儿齐心合力替朝廷出力，别分彼此。”

杨华伏地听声，听到这里，对这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明白。心里想道：“他们的萨大人，想必就是大内侍卫的头子萨福鼎了，原来他和御林军的统领在鞑子朝廷里也是明争暗斗的。”

“刘大哥”接着说道：“我们来到了玉树山，方才知道前几天曾发生雪

崩，幸亏遇上你是识途老马，否则只怕我们还被困在山中呢。但有一事我却感到奇怪。”邓中艾问道：“何事？”“刘大哥”道：“听你说尚铁宏那晚劫镖，马崑和周灿也是在那间喇嘛寺的？”

邓中艾道：“不错。马、周二人当时袖手旁观，其实已是帮了尚铁宏的忙了。因为……”“刘大哥”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帮尚铁宏的忙。我不明白的是，他们既然知道了韩威武那支镖的秘密，一定会跟着韩威武走的。何以我只见韩威武的骡队，却不见马、周二人。”

邓中艾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尚铁宏要赶往饮马川找他们的朋友再来劫镖，路上我们只是匆匆谈了片刻，他也没提及马、周二人是否另有事情。”

“刘大哥”摇了摇头说道：“不会的。他们到拉萨送礼不过是个幌子，既然找到了韩威武这条线索，哪还有不跟着他的道理？难道还能让他把药材送给小金川那股土匪吗？”

那姓叶的道：“好在韩威武不认识我们，他也不知道除了尚铁宏、闵成龙之外，还有我们知道他的秘密。马、周二人虽然莫名其妙的失踪，咱们也不必急于寻找。要是咱有办法对付得了韩威武，那不是更好？”“刘大哥”道：“不错，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刚才说到哪儿？”那姓叶的道：“说到曾令老邓吃亏的那个小贼。”

“刘大哥”笑道：“这圈子可兜得远了。好，咱们言归正传。老邓，你是否怀疑暗算尚铁宏的那个小厮就是你们在小金川碰上的那个小贼？”邓中艾道：“不错。我正想告诉两位大哥，我曾经问过尚铁宏，他所描绘的那个小厮的外貌，和那个小贼确实十分相似。”

“刘大哥”呆了片刻，喃喃自语道：“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居然能够暗算擅用暗器的尚铁宏，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除非、除非……”

那姓叶的道：“五官、四道、四僧都曾吃过这小子的亏，那么他能够暗算尚铁宏，也就并不稀奇了。”邓中艾则是心中一动，连忙问道，“刘大哥，你说除非什么？”

“刘大哥”道：“那小贼的来历你们不知，但他姓甚名谁，你们总该知道吧？”

邓中艾道：“他进入小金川那天，曾对哨兵说姓杨，名字却没有说。因他持有御林军的腰牌，哨兵没敢多问。”

“刘大哥”道：“姓杨的？恐怕不大对！”

那姓叶的道：“他当然不会说出真名实姓，但刘大哥，你这么说，莫非你已知道他是姓甚名谁？”

“刘大哥”道：“不错。我怀疑他不是姓杨，他是姓……”说至此处，邓中艾和他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他是姓金！”“刘大哥”笑道：“老邓，原来你也早已想到是这个人？”

那姓叶的道：“你们说的是……”

“刘大哥”和邓中艾又是不约而同的一起答道：“金逐流的儿子！”

杨华听到这里，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心想道：“我分明姓杨，他们却把金大侠硬派作我的父亲。唉，我哪里有这样的福气？”

邓中艾道：“金逐流是天下第一剑客，听说他与他的师兄江海天易子而教，江海天剑术稍逊师弟，内功则是更高。那小贼不但剑术神奇，内功也甚了得。除了金逐流的儿子之外，还能是谁？”

“刘大哥”沉吟半晌，说道：“你的推论是不错的，不过是否正确无诈，

其中涉及一个关键？”

邓中艾道：“什么关键？”

“刘大哥”道：“金逐流只有一个儿子！”

邓中艾道：“何以这是关键？”

“刘大哥”道：“你是什么时候在小金川碰上那个小贼的？”邓中艾道：“大约两个多月之前。”刘大哥道：“我要确实的日期。”邓中艾算了一算，说道：“是八月初六。”

“刘大哥”摇了摇头，说道：“这就不对了。”邓中艾道：“什么不对？”“刘大哥”道：“七月十三那天，金逐流的儿子曾在川北广元出现，他是奉了江海天之命，去会他的师兄叶慕华的。和我有关系的人，在叶家曾见过他，密报给海统领知道。这消息绝对可靠。”

邓中艾这才恍然大悟，说道：“从广元到小金川，最少也得走一个月。金逐流的儿子即使不在广元逗留，七月十三日就走，也不可能在八月初六到达小金川。”

“刘大哥”道：“他在叶家住了五天，有一天还曾在宾客面前，和师兄合演一套剑法。据见过的人说，当真是精彩之极。”

邓中艾道：“小金川的那个小贼，决不会是金逐流的儿子了，但和暗算尚铁宏的那个小厮恐怕还是同一个人。”

“刘大哥”道：“要是另外还有一个少年，剑法可以比得上金逐流的儿子，那么对咱们就更加不妙了。”

那姓叶的忽道：“这就奇了？”邓中文道：“什么奇了？”那姓叶的道：“我离京之前，黄河铁扇帮的帮主来到，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金逐流的儿子在潼关出现，他们铁扇帮的帮主和黄河三霸都伤在他的软鞭之下。”

邓中艾诧道：“金逐流的儿子使软鞭？”

那姓叶的道：“不错，是使软鞭。铁扇帮周帮主赖以成名的铁扇，交手不过三招，就给他的软鞭夺去。”

邓中艾道：“金逐流是天下第一剑客，他的儿子何以要使软鞭，那恐怕是冒充的吧？”

那姓叶的道：“江海天的第三个徒弟李光夏是天地会的副舵主，当时正在潼关分舵。他得知消息，曾亲自去找他的这个师弟。有没有找着我不知道，不过他既然知道这少年是用软鞭打败铁扇帮帮主和黄河三霸，仍然那样着急找他，并声言是他师弟。料想也不应是冒充的了。”

“刘大哥”问道：“是哪一天？”那姓叶的道：“那天正好是中秋节。”

那“刘大哥”皱起眉头道：“这可真是奇了。从广元到潼关，道路崎岖，路程比到小金川还远。他们决不会是同一个人！老邓碰上的那个小贼倒还有可能在十天之内，从小金川赶到潼关。”

那姓叶的道：“那个小贼暂且不管，两个金逐流的儿子，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邓中艾说道：“按理说应该是使剑的那一个。”

那姓叶的道：“但是铁扇帮的副帮主言之凿凿，我相信他绝不会故意骗我。”

“刘大哥”忽地想起来，说道：“老邓，你好像说过，那小贼曾和一个使软鞭的少年联手，打败你们五官、四道、四僧？”

邓中艾瞿然一省，说道：“不错，那小子的本领也是非同凡响，仅仅比

那使剑的小贼稍逊一筹。刘大哥，你莫非是在疑心“ 刘大哥 ” 说道：“ 正是。我疑心这个少年，就是在潼关出现的，那个用软鞭打败铁扇帮主的金逐流的儿子！不过我却不相信他真的是金逐流的儿子。 ”

杨华听到这里，却是不由得暗自想道：“ 你不相信，我可相信！ ” 他把这几天来金碧漪所表现的可疑之点加以整理：第一，他说最佩服的人是金逐流，金碧漪非常高兴；第二，金碧漪的口气相当肯定，“ 推测 ” 他将来很有机会可以见着金逐流；第三，金碧漪是个剑术的大行家，虽然他用的兵器是软鞭；第四，“ 今天是十月十二日，金逐流使软鞭的那个儿子八月十五在潼关出现，那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他来到这里，从小金川到潼关，只要他那快马疾驰，抄川西水道，十天之内，勉强也可以赴到。嗯，对了，他很可能是八月初六那天，在小金川为我解围之后便往潼关，过了中秋节，再从潼关来到玉树山的。 ” 杨华心想。

但是还有一个难题未能解决，那就是金逐流只有一个儿子。如果在广元出现的那个是真，金碧筋就不可能也是。杨华想道：“ 从种种迹象来看，金碧漪似乎更像真的。虽然我没有见过在广元出现的那个少年。 ”

心念未已，只听得“ 刘大哥 ” 笑道：“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咱们暂且不必多用脑筋。说不定那使软鞭的少年和那个使剑的小贼，今天晚上，咱们都可以见得着！ ” 杨华吃了一惊：“ 听他口气，他竟好像已经知道我在这里！ ”

第十四回　帐里香飘奇扑朔 瓜田李下惹嫌疑

邓中艾怔了一怔，说道：“能有这样的巧事？”那“刘大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来这荒山吗？”邓中艾道：“不是来查勘地形，好准备将来劫镖么？”

“刘大哥”道：“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不过更迫切的还是要搜查两个可疑的人犯，很可能就是你在小金川碰上的那两个小贼。”邓中艾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

“刘大哥”道：“在县衙门的时候，我已经向捕头打听过了。这老捕头办事倒很得力，自从小金川那股残匪窥入青海之后，他每天都派遣得力的手下，扮作乡下人，在各处路口注意往来人等，据他说今天中午过后，有两个少年骑马往西走，他们的马跑得很快，但回来一查，县城各个客店可没有生人投宿，料想在黄昏之前已经过了县城。这两个人错过宿头，大概应该在天黑时分踏入这荒山，今晚多半是在林中过夜。”

邓中艾恍然大悟，说道：“怪不得你们宁可不要知县老爷的殷勤招待，也不在衙门里舒舒服服睡一个觉，连夜就赶来了。但你们怎不早点告诉我呢？”

“刘大哥”笑道：“我是想令你惊奇一下呀。老邓，假如当真是那两个小子，你怕不怕？”原来他正是恐防邓中艾给人家打怕了，要是大早告诉他，他就不敢前来。

邓中艾怫然说道：“刘大哥，你也忒小看我了，我虽然本领不济，败给那两个小贼之仇是非报不可的。何况你们两位大内高手，有你们两位撑腰，我还会害怕他们吗？”

“刘大哥”笑道：“我是和你开玩笑的，你别介意。其实以你的铁笔点穴功夫，未必真的就会输给那两个小子，我猜大概是因为初次和他交手，未摸得清楚他的剑法，以至在他快剑狂攻之下，冷不防就吃了亏。”

邓中艾得到“刘大哥”给他兜回面子，心中舒服好多，说道：“刘大哥明见，当时的情形确是如此。但愿他们真的是在这座山中。不过这座山这么大，怎知他们躲在何处？黑夜里还得提防他先发现我们，突来偷袭。”他口里说是不怕，但语气中显然还是流露三分害怕。

“刘大哥”笑道：“老邓不用担心，我有办法知道他们躲藏之处。而且料想他们也想不到会有人到这荒山来搜捕他们，所以只有咱们偷袭他们，不会反而给他们偷袭的。”

邓中艾喜道：“刘大哥，你有甚么妙法？”

“刘大哥”道：“你听着！”突然发出一声虎啸！

啸声震撼山谷，端的像是饿虎觅食的吼声。杨华明知道是假的，也不禁有点悚然之感。心里想道：“此人内力深厚，倒是不可小觑。”心念未己，只听得邓中艾笑道：“原来刘大哥还有这样的绝妙口技，小弟却不知道。”

虎为山中王，一啸惊百兽。不过片刻，只听得猿啼、豹吼、鹿跑、狸奔。种种野兽的惊叫声、奔跑声此起彼落，闹了好一会，方始渐渐平静下来。

“刘大哥”道：“你听见没有，就在转过这个山坳的上面，有马嘶之声，距离这里似乎还不太远呢。”

邓中艾道：“你这法子果然是妙，马在那边，人也一定是在那边。”

“刘大哥”道：“这两匹坐骑是久经训练的战马。”

邓中文道：“你怎么知道？”

“刘大哥”道：“它们只是叫了几声，便不再叫了。而且没有挣脱绳索的束缚和摇撼树木的声音，只有久经训练的战马才会如此。它们的叫声只是想唤醒主人的。”这姓刘的大内卫士居然能够在百兽嘶鸣的声音之中，听得这样仔细，能够辨别各种不同的声音，杨华虽然也懂得“伏地听声”，和他相比的就差得远了。

“刘大哥”又道：“我怀疑这两匹战马，就是马崑和周灿的坐骑。”那姓叶的吃了一惊，说道：“如此说来，他们二人岂非已遭毒手？”

“刘大哥”道：“目前还难断定。不过，倘若他们真的已遭毒手，这两个疑犯，就更加可以断定，一定是老邓在小金川碰上的那两个小贼了。”

邓中艾道：“咱们现在可以去找那两个小贼了吗？”

“刘大哥”道：“再等一会儿。那两个小贼给虎啸马嘶惊醒，等他们以为老虎已经去得远，纵然轮流戒备，也没有初时那么留心戒备的。”

邓中艾笑道：“对，现在是他们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待他松懈的时候，咱们便可以进行偷袭了。”

杨华想道：“用不着现在就惊动金兄，谅这三个鹰爪，我还对付得了。就是对付不了，金兄不久也会跑来的。”他主意打定，刚好便听得那“刘大哥”沉声说道：“现在是时候了，咱们去找那个小贼吧！”

杨华一跃而出，几个起伏，就到了那三个人聚会之处，冷笑喝道：“用不着你们费神寻找了，我在这儿！”

邓中艾吃了一惊，叫说：“正是这个小贼！”

那“刘大哥”哼了一声，喝道：“好大胆的小贼！”“唰”的抽刀出鞘，劈将过来，竟然发出铿铿锵锵之声，震得杨华耳鼓嗡嗡作响。原来他在有意卖弄功夫，潜运内功，使佩刀出鞘之时与内壁击撞，以收先声夺人之效。

杨华暗暗佩服他的内功深厚，却也并无惧色，冷笑说道：“你弄这些鬼门道，就想吓倒我么？”那“刘大哥”一刀横劈过来，招式也没甚么奇特，但刀光俨似银虹横空掠过，确有开山裂石的威势！

杨华侧身让开斜刺一个，剑势伸缩不定，似是“织女投梭”，又似“李广射石”。“织女投梭”在剑法中属于“阴柔”招数，“李广射石”则是“阳刚”招数。那“刘大哥”不识无名剑法，见他剑势，颇为诧异。要知“刚柔兼济”虽然是上乘武学所追求的境界，但把刚柔同寓一招之内，却是任何剑派所没有的。

这姓刘的大内卫士惯经阵仗，虽感诧异，却不慌忙，心里想道：“开首十数招，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小子剑法纵然诡异，谅也难奈我何。待摸熟他的路数，那时再下杀手不迟。”当下连劈三刀，都是法度谨严的刀法。杨华自从妙悟无名剑法之后，武学的造诣识见，已是足以和当世顶尖儿的名家匹敌，一交手就留心对方的破绽，但这姓刘的刀法宛似铁锁横江，千军列阵，纵然可以找到一些微细的破绽，也是不容易突破。

杨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兔起鹘落和对方拆了数招，一剑平刺过去。这一剑似是毫无章法，刺向那姓刘的胸膛，陡然间剑势一转，竟在对方三个人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形之下，闪电般的倏地就刺到那姓叶的卫士右肩。

这是“各个击破”战术，杨华情知对方三人必会联手对付自己，心里想道：“我先把他的左右手削掉，回头再对付他。”这一剑看似毫无章法可寻，其实却是把孟家的快刀刀法和无名剑法融会贯通，变化出来的。

杨华只道在自己闪电般的快剑一击之下，这姓叶的不死也得受伤，哪知道姓叶的武功亦是非同小可，在间不容发之际，不但能够闪开，而且还能反击。他一掌斜劈，一掌虚抓，虽是虚抓，掌势已是把杨华上身的七处大穴，笼罩在他的擒拿手法之下，杨华剑尖给他掌力震歪，只好回剑防身。一招“玉带围腰”，剑光四面荡开。那姓叶的卫士亦不禁心头一凛，不敢欺身进逼。

那姓叶的哼了一声说道：“你这小子真是大胆妄为，我本来不想以大欺小，以众凌寡。但这是你自己挑起的火头，可怪不得我了！”杨华背腹受敌，在刀掌夹攻之下，虽然未露败象，却也更难施展各个击破的打法了。要知对方两个都是高手，他们的刀法掌法之中，纵然有些微细的破绽，但在两人彼此呼应之下，这些微细的破绽也就不成为破绽。杨华必须左右兼顾，如何还能觅隙寻瑕？

原来这两个卫士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大内卫士有五千多人，他们是名列“八名大内高手”之中的。

那“刘大哥”名叫刘挺之，是“五虎断门刀”掌门人劳超伯的师弟，“五虎断门刀”攻守兼备，以法度严谨见长，即使碰上比自己更强的对手，就是不易落败。刘挺之是本门第一高手，本领还在掌门师兄之上。

那姓叶的卫士名叫叶谷浑，本是关东马贼，以大摔碑手横行江湖，平生罕遇敌手。他的掌力端的有开碑裂石之能，而且精干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

这两个人的真实本领都足以和杨华抗衡，两人联手，当然是在杨华之上。不过杨华的剑术神妙莫测，他们连一点来历都瞧不出。叶谷浑心里想道：“这小子的剑法又像青城，又像峨嵋，又像少林，又像武当，不知是哪一派的剑法？天下竟有这样的剑法，真是古怪！”他心里有所顾忌，不觉也和刘挺之有了同样的想法：“在开首数十招之内，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且待摸熟他的路数再下杀手！”

邓中艾看见刘、叶二人抵敌杨华的剑法，胆气大壮，说道：“两位大哥，我和这小贼在小金川结有一段梁子，小弟并非想与你们争功，而是这段梁子非得报复不可！”这番话当然是说给杨华听的，为自己以众凌寡找个藉口。

杨华冷笑道：“再多几个又有何妨，你把小金川的那些甚么五官、四道、四僧找来更好。嘿嘿，以多欺寡这已经是你们的惯技了，上就上吧，何必还找藉口？”

邓中艾喝道：“好小子，死到临头，还敢猖狂！”双笔一分，左点“期门穴”右点“百会穴”。他是点穴的大高手，又自恃对杨华的剑法比较熟悉，见杨华正在化解刘挺之的刀法，于是一上来便施杀手。

杨华剑锋倏转，后发先至，迫使邓中文收回攻势。接着一招似是而非的“叠翠浮青”刺出，这“叠翠浮青”是嵩山剑法的名招，以空灵飘忽见长。

邓中艾曾经领教过杨华这一招似是而非的嵩山剑法，上次他在小金川和杨华交手，就是在杨华这一招自创的“叠翠浮青”之下吃了亏的。此时他见杨华依样葫芦的又把这招剑法施展出来，不禁心头火起，冷笑说道：“你用似是而非的嵩山剑法扰人耳目，以为邓某还会上你的当么？嘿嘿，你也真是黔驴技穷了！”说话之间，双笔已是使出一招“夜叉探海”，抢前一步，封住杨华的剑势。

这一招应着，乃是他上次吃过了亏之后，用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只道自己是有备而战，杨华这一次非得倒过来吃他的亏不可。哪知杨华唰的一剑，突然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剑招也变得不似嵩山剑法的“叠翠浮青”，

而是似是而非的泰山剑法中的“古柏森森”了。“叠翠浮青”的剑势本是空灵飘忽，“古柏森森”的剑势则是雄浑绵密，风格大不相同。邓中艾的“有备而战”，反而变成了“作茧自缚”，着了杨华的道儿。

只听得嗤嗤声响，邓中艾感到头皮一片沁凉，杨华剑光掠过，业已削掉了邓中艾的半边头发，乱草一般，随风飘散。这还幸亏是刘挺之和叶谷浑正在刀掌齐出，恰好在那瞬息之间，赶得上替邓中艾解危，否则给削掉的恐怕就不是头发而是头皮了。

杨华笑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法如此，剑术亦然。你给我胡乱编派是哪一派的剑法，强作解人，不是大可笑了吗？”

邓中艾受了削发之辱，还给杨华嘲笑，不禁又惊又怒又羞惭，喝道：“小子，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刘挺之见邓中艾这副被削了半边头发的滑稽模样，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当下展开五虎断门刀法，左劈三刀，右劈三刀，正面接了杨华几招，说道：“邓兄不必生气，这小子已是网底之鱼，谅他也是飞不出咱们手心的了。待会儿捉着了他，你高兴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他。”

杨华冷笑道：“放你的屁，咱们骑驴念唱本，走着瞧吧！”剑光飘瞥，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刘、邓、叶三人联手，虽然占了上风，在他神妙莫测的剑法之下，也是不禁暗暗心惊。邓中艾想道：“要是那个使软鞭的少年当真和他一起，出来帮他，只怕我们还是难逃一败。”

邓中艾想得到的，杨华当然也想到了。奇怪，金碧漪为什么还不见来？

按理说武功高明之士，听觉要比常人敏锐得多，刚才“虎啸”马嘶，兽群奔跑，即使是个普通人，在熟睡之中也该惊醒了，何况是武功造诣极不寻常的金碧漪呢？金碧漪睡觉的地方，和杨华不过隔着一个山坳，要是他已经醒来的话，按理说也该听得见下面厮杀的声音的。

杨华猜疑不定，当下一声长啸，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内功，四面山壁响起回声，估量三数里内，都听得见。可是过了一会，仍然没有听见金碧漪的回声。

邓中艾叫道：“这小子要找帮手，咱们快点干掉他！”刘挺之喝道：“臭小子，来不及啦！”刀光闪闪，堵了杨华去路。叶谷浑以大摔碑手的掌力，荡歪他的剑尖，刘中艾双笔交叉穿插，寻瑕抵隙，笔尖不离杨华穴道。杨华在三大高手围攻下，越来越是吃紧。

不知不觉又过了数十招，金碧漪仍不见来。邓中艾道：“奇怪，莫非这小子不是和他一起？”刘挺之笑道，“我看这小子害怕咱们，顾不得朋友，自己逃命去啦！”

“碧漪决不会是这样的人，那日他助我狠斗五官、四道、四僧，我和他还是未知名的陌生人呢！今晚这三个敌人本领虽高，也不见得比五官、四道、四僧联手更为难斗；碧漪又怎会害怕他们？”杨华心想。

但事实总是事实，月亮已过中天，杨华陷于苦斗之中也过了三百招开外了，金碧漪还是没见来到！

“难道他也和我一样，遭遇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杨华心里怀疑着一个闷葫芦。急欲打破，当下倏地又是一招似是而非的“叠翠浮青”，向邓中艾刺去，邓中艾接连在这一招似是而非的嵩山剑法之下吃过了几次亏，这次不知杨华又要什么花招，百忙中无瑕思索，赶紧侧身一闪。

杨华打开了一个缺口，剑尖颤动，把孟家的快刀化成剑法，闪电般的虚

点了十数下，这刹那间，刘挺之、叶谷浑都觉得剑光耀眼，好像杨华的剑尖同时指到了他们的咽喉。刘挺之连忙一刀横斩，以“铁门闩”的招数护身，叶谷浑呼的一掌劈出，仍怕荡不开杨华的剑尖，同时退了两步。哪知杨华使的是虚招，眨眼间，杨华已是突围而去。杨华要胜他们很难，要跑却是容易。

杨华在石林住过八年，石林中多是峭拔兀立、如剑如笔的奇峰，杨华自小攀登惯了。是以他的轻功虽然和刘挺之不相伯仲，跑起山路，却要比刘挺之快得多。

邓中艾的轻功也很不错，不过比起杨华要稍逊一筹。至于叶谷浑则是练大摔碑手功夫的。外功造诣极高，轻功却是三人之中最弱的一个，当然更是不能和杨华相比。

刘、邓自忖都是难敌杨华，即使联手也是没有取胜的把握，故此必须三人一同去追杨华。叶谷浑跑得慢，另外两人也必须等他。过了一会，和杨华的距离越拉越远。

跑了一会，那座耸立的危崖和两旁的松树都已经看得见了。金碧漪就是在那个地方睡觉的。杨华回头一看，不见追兵，松了口气，叫道：“金兄，金兄！”

没听见金碧漪的回声，却忽然听到一声长啸，远远传来，宛似龙吟虎啸。杨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人似乎不是碧漪，但他的功力却是不在碧漪之下！”

啸声由远而近，杨华凝神一听，隐约听见那个人似乎是在喝骂，骂些什么，听得不大清楚，但最后两个字是大声喝出来的，这“滚开”二字可是听得十分清楚！

跟着听见刘挺之似乎奉命唯谨的应了一个“是”字，随即听得他们三人的脚步声向山下跑去。杨华诧异之极，不知这人是谁，竟然能够斥退两名大内卫士，加上一个小金川清军提督帐下，名列“五官”之首的邓中艾！

此时他已经走到原来和金碧漪同在一起的地方，心里应道：“还是先见了碧漪再说吧。”

金碧漪那张轻纱帐还是挂在树上，覆盖下面的石台，但系在树旁的马匹坐骑却只剩下一匹。

杨华心头“卜通”一跳，叫道：“金兄，金兄！”山风吹过，纱帐轻扬，却是无人回答！

杨华顾不得被金碧漪责怪，一纵身上石台，忙即揭开纱帐，里面空荡荡的哪里还有一个人影！

金碧漪曾告诉他，这纱帐柔若无物，折起来不过盈握，乃是天山特产的天蚕丝织成的。这样的宝物，金碧漪竟然没有将它收起，可知他跑得甚匆忙，来不及收拾了。

“奇怪，他在害怕什么？要跑，为什么也不和我打个招呼？”心念未已，忽觉微风飒然，杨华回头一看，只见石台上已经多了一个人，约莫二十来岁年纪，剑眉虎目，英气逼人。这个人满面怒容地瞪视杨华。

杨华莫名其妙，连忙施了一礼，说道：“多谢兄台赶走那三个鹰爪孙……”刚说得一句话，那人已是怒气冲冲地向他喝问：“你是何人？”

杨华好像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心里想道：“我这样客气对他，怎的他却如此之没礼貌！”答道：“小弟杨华，木易杨，中华的华，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那人哼了一声，说道：“哦，你叫杨华？”似乎是因“杨华”这个名字对他太过陌生，因而感到有点奇怪。但却不和杨华通名道姓，跟着就问杨华：“金碧漪是不是和你一起的？”杨华说道：“不错。你和他也是相熟的吗？那么咱们可是自家人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自家人”三字，听得那人甚感刺耳，不觉又是哼了一声，说道：“他呢？”

杨华说道：“刚才他还在这里睡觉，但如今我却不知他是到哪里去了。”

那人怒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但他是不敢见我，躲起来啦，哼，好不要脸！”

杨华忍不住气，说道：“我不知道你是他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是否怕你而躲开的。不过，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不能这样随便侮辱我的朋友！”

那人骂道：“我还要骂你呢，你们两人都不要脸！”

杨华怒道：“我有什么不要脸了？你怎能胡乱骂人！你不说个清楚，我、我……”那人喝道：“说出来污我的口，我只问你，你要怎样？”

杨华刚才连说两个“我”字，其实还没想好要怎么样的，心想：“不知他对我有什么误会，但他替我赶走那三个鹰爪，想必不是坏人。”说道：“我也不要你怎样，但你不该胡乱骂，你道个歉吧！”要知杨华还是一个不大通晓世故的大孩子，在他以为，只要对方道一个歉，对方应该容易做到。大家把话说清楚了，还是可以交朋友的。

哪知那人越发大怒，唰的便即拔剑出鞘，喝道：“你这个轻薄无行的小子，居然还敢要我道歉？赶快拔剑吧！”

杨华无端端受他臭骂，怒道：“你我素不相识，你怎么知道我是轻薄无行？”

那人斥道：“我不和你多说，赶快拔剑！”

杨华说道：“拔剑作什？”

那人喝道：“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小子！”

杨华眉头一皱，说道：“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和你……”话犹未了，只听嗤嗤声响，那是长剑刺出的破空之声，对方的剑尖业已指到他的面门。剑势凌厉之极，杨华想不到他出手如此之快，百忙中已是无法闪避，只好拔剑招架。

那人剑锋一偏，待到杨华出剑，这才倏地反圈回来，双剑相交，　的一声，溅起火花，两人都是禁不住身形一晃。

杨华不觉怔了一怔，要知他刚才拔剑招架，其实已是慢了半分。假如那人径自便刺过来，根本不待他长剑出鞘，就可刺瞎他的眼睛。但他却把剑锋一偏，这才正式接招，用意显然是在逼杨华和他比剑，并非攻他不备。

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刷刷刷连环三剑，又攻过来。喝道：“咱们好好比划比划！”杨华剑已出鞘，这人可是不再剑下留情了。

杨华连退三步，退一步化解敌人一分攻势，连退三步之后，好不容易稳住阵脚，和那人扳成平手。那人攻势兀未少休，剑法展开，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逼得杨华全神招架，无法向他解释“误会”。杨华也还未曾弄得清楚，对方的误会，究竟是在甚么地方。

斗了数十招，杨华心头大骇，暗自想道：“这人除了功力不如缪长风之外，剑法的高明，似乎还在缪长风之上。”杨华自从出道以来，在剑法上可说是从未碰过敌手，那次虽然输给缪长风，也不是剑法上输的。但这次碰上

了这个少年，可是当真在剑法上也足以和他匹敌了。

杨华给他占了先取攻势之利，斗了数十招，方始渐渐夺回先手，稍微多占半分攻势，那人哼了一声，说道："可惜，可惜！"杨华道："可惜什么？"那人说道："你这小子剑法倒还不错，可惜就是轻薄无行！"

杨华接连两次给他斥为"轻薄无行"，禁不住心头火起，喝道："你讲不讲理？你说说看，我到底怎样——""轻薄无行"四字还未曾说出口来，那人已是蓦地欺身直进，长剑一招"刺破青天"，指到他的胸膛！

杨华一个移形换位，连使两招奇诡之极的剑法，方能抵挡对方一招。那人口中说话，剑势丝毫不缓。杨华在他狂风暴雨般的急攻之下，竟然不能分神说话，显然已是相形见绌。

杨华蓦然一省，心里想道："只怕我必须把他当作敌人，方能招架得了！"当下摒除杂念，眼睛只是注视着对方的剑尖，见招化招，见式化式。

这少年的剑法大开大阖，好像用兵一样，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绝不行险侥幸。可是从"平淡"之中却是具见功夫。杨华和他斗了一百多招，竟是找不出他的破绽。

杨华暗暗佩服，心里想道："武学中的最高境界是返璞归真，举重若轻，以拙胜巧，此人剑术，虽然未达到炉火纯青，但走的却正是这个路子。上乘剑术的'重、拙、大'三字，看来他是要比我领会得多。"忽地想起金碧漪和他谈论剑术之时，对"重、拙、大"三字诀曾经加以详细的解释，令自己得益不少。此时留心观察这人的剑法和金碧漪的解释若合符节，不禁心中一动隐隐感觉得到，此人的武学和金碧漪正是同出一源，虽然金碧漪并不用剑。

杨华心神略分，那人平剑一挑，一招"李广射石"，登时把杨华的衣袖戳破。要不是杨华快剑游斗，一合即分，一沾即退，对方这一招就能刺破他的虎口。

那人碰上旗鼓相当的对手，也是杀得大为性起，哼了一声，说道："看你还能抵挡几招？"剑光霍霍，剑气纵横，登时把杨华整个身形，笼罩在他的剑势之下。

杨华连忙凝神应付，斗到紧处，不知不觉进入了"敌我两忘"的境界。眼中所见，唯有对方的剑尖。

剑术的最高境界虽说拙可胜巧，但在未曾达到这个境界的旗鼓相当的对手来说，一奇一正，却是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何况杨华也并非不懂那三字真言，不过在这方面的造诣不如那人之深罢了。

但杨华已得无名剑法的精髓，随机应变的本领可又比对手高得多了。无名剑法不拘一格，顺敌势而应招，看似毫无章法可寻，其实却是有它的独创的章法。斗到百招开外，杨华乱意挥洒，或攻或守，都是妙到毫巅。

杨华蓦地省起"以我为主，与其为客犯主，不如以主迎客"的诀窍，当下把孟家的快刀刀法，化为快剑疾攻，注重的仍然只是剑意，乱意挥洒，快如闪电。找不到对方的破绽，他就自己给对方"制造"破绽。

两人全神比剑，也不知斗了多少时候，兀是未分胜负。但那人在杨华瞬息百变的剑术侵扰之下，却是禁不住有点心躁气浮，斗到分际，那人左一剑"天山雪崩"，右一剑"银汉浮搓"，前一招刚猛，后一招急捷，剑势凌厉。但在两招交替之际，却是不知不觉露出了少许空门。杨华一招"金针度劫"便刺过去，喝道："撒剑！"

杨华这一招"金针度劫"，寻瑕觅隙，拿捏时候，当真是妙到毫巅。对

方若不赶忙扔剑，虎口非给刺伤不可。

哪知变化莫测，对方的剑是扔了，但却是笔直地掷出来的。这脱手掷剑的招数，正是天山剑法中反败为胜的一招绝招，名为“ 飞龙在天 ”！

杨华用意只是想逼对方扔剑，无意伤人，因此他也意想不到对方竟然会使出这种拼命的招数，突施杀手！

距离太近，对方长剑掷出，又是急劲异常，杨华无法闪避，举剑招架，只怕也是抵挡不了这股急力，百忙中无暇思量，身躯一矮，背脊几乎贴着地面，说时迟，那时快，对方的长剑已化作一道银虹，疾飞来到。杨华一招“ 举火撩天 ”，剑尖轻轻一拨，只听得　的一声，那口飞来的长剑掉转方向，俨若经天长虹，掠过胸际，坠下深谷。

幸亏这一招临机应变，深合兵法与武学相通的道理：“ 避其朝锐，击其暮归 ”，这才能够“ 轻描淡写 ”的化解了对方飞剑掷来的那股劲力，反而将对方的飞剑击落。但貌似“ 轻描淡写 ”，其实已是出尽他的平生所学。

杨华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此时方始听得那柄长剑跌落深谷的回声。跟着眼光一瞥，只见那人已是跑到石崖后面，抢了杨华那匹坐骑。那人跨上马背，哼了一声，说道：“ 好小子，我和你不能算完，你等着瞧吧！夺剑之辱，我若不报，誓不为人！ ”

杨华这才省起，兵器被夺，在武林人中是认为奇耻大辱的，怪不得对方如此恼怒。但自己实在是被迫如此，在刚才那情形之下，不把对方长剑击落，又有什么办法应付？

杨华连忙叫道：“ 兄台请回，我、我向你道歉！ ”但只听得蹄声得得，宛似急骤的雨声，那人早已飞骑去了，如何还唤得回？

杨华叹了口气，心里想道：“ 连姓名都未知道，就和这人结了梁子，真是莫名其妙！ ”

残月西斜，已是接近破晓时分了，金碧漪已是骑了一匹马先走，料想他是不会回到这里来了，杨华只好把他的那床轻纱卷起来，施展轻功，下山而去。他的心里抱着万一的希望，希望金碧漪或者会在山下等他。也只有见着了金碧漪，才能够打破他心里的闷葫芦。

想不到没见着金碧漪，却在山下隐隐看见在前面行走的三条黑影。

前行的正是刚才和他交手的那三个人；刘挺之、叶谷浑和邓中艾。杨华孤掌难鸣，不敢让他们发现，但又想听他们说些什么，只好匿藏乱草丛中，伏地听声。

只听得叶谷浑道：“ 你们听见蹄声没有？ ”

邓中艾道：“ 前后两次，都听见了。似乎是一骑向西，一骑向东。好在不是向咱们这方向跑来。奇怪，他们怎么不走同一方向？ ”

叶谷浑道：“ 这有什么奇怪，这两个小子事先没有约定，山上那小子逃走的时候，山下那小子还在和咱们拼斗呢。后来逃跑的这个小子想必以为他的朋友是回到玉树山去。 ”他们以为骑马走了的这两个人是杨华和金碧漪，却不知只猜中了一个，杨华可还正在后面。

叶谷浑说道：“ 想不到咱们白走一遍，毫无所获！ ”

刘挺之哼了一声，说道：“ 谁想得到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呢？还算咱们运气不错，要是让他们三个会合，咱们恐怕还要吃亏！ ”

邓中文道：“ 后来来的那个小子，当真是金逐流的儿子么？ ”

刘挺之冷笑：“ 那还有假？如果我不是确实知道他是金逐流的儿子，我

岂能那样忍气吞声，他喝我滚我就滚呢？嘿嘿，你是不是笑我刚才胆子太过小了？”

邓中艾连忙替他兜回面子，说道，“哪里，哪里，刘大哥，你这是应付得宜。单独一个金逐流的儿子，咱们原是不用怕，但他的剑法一定比那个姓杨的小子还要高强，两个人联手，咱们已是没有便宜可占。何况咱们也得罪不起金逐流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当然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了！”

听到这里，后面的话已听不清楚。杨华出来一看，那三个人的背影也看不见了。

杨华又惊又喜，心中苦笑，想道：“要是我早知道他是金逐流的儿子，我就不会和他打这一架了。如今可是糊里糊涂的和这位金少侠结上梁子啦，”

再又想道：“金逐流只有一个儿子，那么金碧漪当然不会也是了。不过他们同是姓金，或许是堂兄弟也说不定，故此他要来找金碧漪。但是，他为什么要骂我轻薄无行？”杨华岂非糊涂，但有一种可能，他却不敢胡猜乱想。当下只好怀着一个闷葫芦，怅怅惘惘继续前行。

一路平安无事，这一天已经踏入柴达木的山区了。

山区的边缘，有个小小的市集，名叫平安集。市集的规模虽然很小，却不啻是山区的咽喉，有了它才能呼吸畅通。五天一次墟期，山地人把土产挑出来卖，换回油盐布匹等日常用品。是以这小市集也聚居有百来户人家，十多间商店，一间客栈。

杨华早已在路上打听清楚，过了这平安集就是人烟稀少的山区了，所以必须在这里备办干粮。还有，假如是外地来的客人，不熟悉山区的道路，最好就在这小市集找个向导。否则到了山区才找人带路，那就未必找得到了。

杨华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不觉又思念起金碧漪来。“要是有他同行，那就方便得多了。我是来找孟元超报仇的，当然不能让向导带我去，只好凭着自己瞎闯了。”

这天不是墟期，集上冷冷清清。杨华备办了足供的干粮，便在那间客栈投宿。此时已是天黑时分，客栈外面有个木板搭盖的马厩，一个小厮正从马厩出来，随手掩上了板门。

杨华忽听得一声马嘶，这马嘶之声竟是似曾相识。杨华心中一动，连忙把眼光投射过去，隐约看见一匹纯白的马正在吃草。可惜夜色苍茫，他还未曾看得清楚，那小厮已是把板门关上。

金碧漪那匹坐骑正是白马，但由于看不真切，杨华却不敢断定，是否就是那匹白马。他心里惊疑不定，上前和那小厮搭讪。

那小厮道：“客官是来投店的么？”

杨华说道：“不错。请问贵店的客人多不多？”

那小厮道：“生意清淡得很，好几天没有客人上门，今天方才来了两个。你打听这个干嘛？”

杨华说道：“我担心没有房间。”

那小厮笑道：“你要十间都有。进去吧。”

杨华道：“这两个客人多大年纪，可是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么？”那小厮盯了杨华一眼，冷冷说道：“我一向不爱多管闲事，没有问过是哪里来的。年纪多大，我也不会看，有一个有胡子，有一个没胡子，大概总比我年纪长吧。你管他们的年纪做什么？”

杨华尴尬笑道：“随便问问。”他有过在小金川寻访义军的经验，见这

小厮对他似乎怀有敌意，不由得心头一凛，瞿然省起：自己可能已经惹起了他的疑心，当下也就不敢多问了。

店主人直上直下打量了杨华一番，说道：“客官，你贵姓？”杨华说道：“小姓杨。”店主人道：“杨大爷，你上哪儿？”杨华心里想道：“我若然说是往柴达木山区探亲，山里人恐怕是他熟悉，骗也骗不过他。”于是说道：“我是往鄂克昭盟找活干的。”

店主人怔了一怔，说道：“往鄂克昭盟为何不走平路？”杨华说道：“走山路快些，那边的雇主等着用人。”店主人道：“不过山区近来不大平静，你知道么？”杨华笑道：“我身无长物，怕什么？”

店主人不再盘问，说道：“好，我给你一间上房。你吃过晚饭没有？”杨华说道：“在集上吃过了。”店主人道：“杨大爷，你很喜欢喝酒的吗？”杨华诧道：“你怎么知道？”店主人道：“我闻得酒香，你这皮袋里敢情是葡萄酒吧？”原来杨华在白教喇嘛带出来的那一皮袋葡萄美酒还有一小半未喝完。

杨华笑道：“不错，你真是大行家，连什么酒都闻得出来。”店主人道：“我们这个小市集似乎没有这样好的葡萄酒！”杨华说道：“这是前几天在路上买的。”店主人道：“原来如此。”似乎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杨华想道：“纵然他有疑心，料他也不会猜得着酒的来历。”

店主人道：“抱歉得很，小店设备简陋，连蚊帐也没有。好在现在是冬天，也没蚊子。”杨华说道：“不用客气，我是荒山野岭都露宿惯的。”

店主人道：“客官请早安歇。”杨华待他离开之后，掩上房门，自言自语道：“窗子也是破的，虽然没有蚊，冷风刮来，也是难受。好在我自己带有蚊帐。”

他把金碧漪那床轻纱帐挂了起来，又自言自语道：“这是天蚕丝织成的帐，这样好的宝贝却有人随手抛掉，好在我捡起来。”

这些话当然是想说给金碧漪听的，用传音入密的内功把声音传送出去，声音虽然不大，料想附近几间房间，里面倘若有客人的话，应该都听得见。

过了半个时辰，仍是毫无动静。杨华好生失望，暗自想道：“恐怕是我的一厢情愿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金碧漪也会刚好在这小客栈里？天下白马多得很，那匹白马，也未必就是他的坐骑。”

杨华虽然心里在想：“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但却止不住在思念金碧漪。只听得卜卜卜的更夫打更声，已是三更时分了。杨华毫无睡意，拔掉皮袋的木塞，喝了一口葡萄酒，独对青灯，朗吟一首唐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的少年才子王勃写给他一位姓杜的朋友的诗。原题为《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少府是唐代县尉的通称。“之任”即“上任”。“蜀川”泛指蜀地。

诗人是在长安给朋友送行的。“城阙辅三秦”，意思是长安城官阙嵯峨，险要“三秦”从四面卫护着它。“三秦”相当于现在陕西省中部和北部一带地方。“五津”指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都是四川省长江上的津口，这里用来代表“杜少府”要去的“蜀川”。“城阙辅三秦”

点出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点出行人要去的地方。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两句承上而来，是诗人安慰他的朋友，意思是说：“你为了做官的原故，远去蜀川，我也是为了做官来到长安，同属‘宦游’之身，远离乡土作客他方的感触，彼此都是一样的。”

转入五、六两句，诗人进一步申明自己的看法：“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思是说：“朋友分手，固然不免黯然神伤，但想到自己仍然有个知己，即使分隔在天涯海角，也是和近邻一样。”于是在结尾两句，诗人奉劝他的朋友：“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临别的时候，可不必作小儿女态，哭得罗巾尽湿啊。

这首诗表达真挚的友情，堪称千古绝唱。杨华与金碧漪都是“侠义道”，可以比拟王勃之与“杜少府”同为“宦游人”。他们为了行侠仗义而在江湖上离合无端，这境界可比“宦游人”的离合又更高。至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情，则是和古人完全一样。

杨华重复念了两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心里想道：“碧漪不知身在何方，要是今晚他能与我共此灯烛光，那才真是好呢。”心念未已，忽听得邻房有人哼了一声。

第十五回　酒后未消豪侠气 灯前方识女儿情

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讨厌，三更半夜还在哼些什么，你不睡别人要睡！"杨华这才知道邻房有人，但可惜不是金碧漪而是一个老者。

杨华吓得不敢作声，连忙上床睡觉。心里想道："另一个客人不知是谁，但想来恐怕不是金碧漪了。"要知他念这一首诗，固然是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情感，但未始不也是存着一个希望，希望在这客栈里的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金碧漪，谁知金碧漪没有出现，却惹来了邻房老者的讨厌。

"碧漪假如在这里的话，他早就应该认出我的声音了。将心比心，我想见他，难道他就不想见我？"杨华希望破灭，想起自己的"稚气"，不由得心中苦笑。

轻纱帐覆盖之下，隐隐好似闻得醉人的幽香，杨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忽听得隔房鼾声大起，杨华不禁有点感到诧异："老年人听说是不容易熟睡的，他刚才还在骂我，怎的才过一会儿他就鼻息如雷？"

幽香缕缕，中人如酒。这香气可不是幻觉，而是真的了。杨华昏昏欲睡，蓦地心头一醒："不对，纱帐怎会发出异香？恐怕是迷香吧？"当下连忙暗运玄功，以防中毒。过了一会，香气渐淡，嗅到的似乎确是纱帐中留下来的极淡极淡的脂粉气味了。

杨华疑真疑幻，披衣而起，坐在窗前，窗外一勾残月，已过中天，唯闻虫声唧唧。

他正在犹疑不决，要不要出去查察一番，查察是不是有夜行人偷入这间客栈。忽听得有人轻轻敲门。

杨华压低声音道："是谁？"那人噗嗤一笑，说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么？"杨华喜出望外，连忙打开房门，只见进来的可不正是金碧漪是谁？

杨华失声叫道："原来你果然是在这里！"

金碧漪笑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的房间就在你的对面，也算得是比邻吧？"

杨华心花怒放，说道："好在不是咫尺天涯！"忽地省起邻房还有一老者，低声说道："咱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说话吧，别吵醒了邻居的客人。"

金碧游又是噗嗤一笑，说道："你不用担心，邻房老者不到天亮是不醒来的了。"

杨华恍然大悟，说道："怪不得我闻到香气，敢情是你用上了迷香？"金碧漪道："我用的不是普通的迷香，是波斯来的安息香。迷香对身体有害，安息香则是可以用作宁神的药物，令人安睡，有益无损。"杨华笑道："早知是安息香，刚才我也不用运功'抗毒'了。"

金碧漪道："好在你运内功，否则此时恐怕也要鼻息如雷了。"接着说道："这个老者似乎也是武林中人，但我们还未摸清他的来历，所以我只好让他熟睡。"

杨华听得"我们"二字，心中一动，登时明白，说道："这里的店主是你们的人吧？"

金碧漪道："不错，他是义军的一个头目，你一进来，他就对你起了疑心。我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他才敢安心睡觉。"暗示杨华，可以畅所欲言，不愁有人打忧。

杨华说道："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能够和你见面。"

金碧漪笑道：“ 我答应给你作向导的，说过的话，当然不能不算。 ”

一时之间，杨华不知从何说起，见他目光落在那床轻纱帐上，便道：“ 对不住，我借用了你的纱帐，如今应该物归原主了。 ”

金碧漪面上一红，说道：“ 好在是你，倘若别人用过我的纱帐，我就不要它了。 ”

杨华不解何以他会面红，说道：“ 这样难得的东西，你为什么轻易将它抛弃？那天晚上…… ”

金碧漪道：“ 那天晚上，我是不得不走。我知道那人一来，那三个鹰爪孙也是非跑不可的。后来，你和他碰上了没有？ ”

杨华说道：“ 岂只碰上，还莫名其妙的和他打了一架呢。那人是谁？ ”

金碧漪道：“ 他的剑法怎样？ ”

杨华说道：“ 高明之极。我本来不是他对手的，后来侥幸赢了一招，他生了我的气，就走了。 ”

金碧漪道：“ 那么，你应该猜想得到他是谁了？ ”

杨华说道：“ 那三个鹰爪孙说他是金逐流的儿子，但不知是真是假？ ”

金碧漪道：“ 剑法是真，人岂会假？他名叫金碧峰，正是你佩服的金大侠之子，江大侠之徒。 ”

杨华听了，又惊又喜。惊的是金逐流是他最崇拜的人，而他竟糊里糊涂的和金逐流的儿子结了梁子。喜的是自己居然打得过天下第一剑客的儿子，比那次打败自己的“ 大师叔 ”洞冥子还更令他感到意外。“ 要是我早就知道他是金大侠的儿子，恐怕我免不了就会胆怯，那就一定打不过他了。 ”杨华心想。

“ 怎么，你吓得呆了吗？ ”金碧漪笑道。

杨华说道：“ 这件事的确有点令我莫名其妙。我不懂你为什么那样怕他？他叫金碧峰，你名叫金碧漪，你们似乎应该是金碧漪低声说道：“ 到现在，我也不必瞒你了。你猜得不错，我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 ”

杨华惊了一惊，说道：“ 你们是同胞兄弟？ ”他本来以为你们只是堂兄弟的，因为金逐流只有一个儿子。

金碧漪道：“ 请、请你转过身去。 ”杨华诧道：“ 为什么？ ”金碧漪嗔道：“ 你答应过听我的话的，别多问。 ”

杨华隐隐猜到几分，可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会是事实。当下姑且背转身子，看看金碧漪弄的是什么玄虚。

过了片刻，金碧漪柔声说道：“ 你可以转过身子了。 ”杨华转过身来，只见金碧漪已经除下了帽，解开了裹着头发的“ 英雄巾 ”，外套亦已除掉，穿在里面的竟是一件绣有花朵的女装罗衣。

秀发披肩，衣袂飘香，秋水盈盈，笑靥如花。出现在杨华面前的可不正是一个绝色的女子！

虽然早就料到几分，杨华也不禁惊得呆了。

金碧漪嫣然一笑，红晕满颊，轻轻说道：“ 你明白了吧？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妹妹。 ”

这刹那间，许许多多难以解释的事情，杨华一下子都明白了！

金碧漪为什么往往会“ 莫名其妙 ”的脸红，为什么露宿林中，要他远远离开，他全都明白了。因为她是女子。

他也明白金碧峰为什么一见他就那样怒气冲冲，一再骂他“ 轻薄无行 ”

的道理了。因为他是金碧漪的哥哥。

“啊呀，不好！”杨华几乎呀出声来，心里想道：“金碧峰一定是误会我和他妹妹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了，当时我正从她的轻纱帐中钻出来。”

“我的哥哥和你说了一些什么？”金碧漪问道。

金碧峰骂他那些说话，杨华可是不便和盘托出，只好含糊其辞，说道：“没什么。令兄赶走了那三个鹰爪孙，或许是因为他不知道我的来历，不免对我有点误会。”

金碧漪松了口气，说道：“就像我从前在小金川对你的误会一样吗。”这“误会”可不同那“误会”，但杨华却唯有心中苦笑，怎敢明言！

金碧漪也是不便盘问下去，心里自己安慰自己，“但愿哥哥没有其他的误会。”当下笑道：“我为什么那样害怕自己的哥哥，你一定觉得有点奇怪吧？”

杨华心里苦笑：“我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勉强笑道：“长兄如父，令兄想必一向都很威严？”

金碧漪笑道：“你猜错了，哥哥和爹爹并不相似，倒是像他的师父。当然这是指脾气而言。我也不是怕他，我是不想惹他。你不知道，他的脾气是很喜欢教训别人的。”杨华心道：“我怎会不知道，我早已领教过了。”

说到这里，金碧漪不觉又笑起来，继续说道：“说到这方面，我的哥哥恐怕还是青出于蓝，比他的师父更甚呢。他与其说是‘威严’，毋宁说‘迂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讨厌呢。不过他的师父倒真是当得起不怒而威这四个字的，虽然在我看，或许也还有点迂腐，但却令人一见就生敬畏之心。对啦，我还没有告诉你，我哥哥的师父是谁呢。”

杨华已经知道金逐流和江海天易子而教之事，但难得金碧漪有这样好的兴致，把平日不肯告诉他的家事都告诉他，他也就微笑着听她说下去，不插口打断她的说话了。

“我的师伯是江海天，他比我爹爹成名早十多年，想必你也知道吧？”

杨华点了点头，说道：“令师伯的内功天下第一，令尊的剑法天下第一，武林中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天下第一，那也未必。”金碧漪说道：“还有我的师祖呢。不过他老人家遁踪海外，武林中人或许以为他是死了，其实还是活着的。再说，除了我的师祖，还有你呢。”

杨华惶然说道：“我怎配和令尊令师伯相提并论？”

金碧漪笑道：“你现在当然打不过他们，但单以剑法而论，你也不见得比不上我的爹爹。好，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刚才说到哪儿？”

“说到你的师伯江海天江大侠。”

金碧漪继续说道：“江师伯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江上风，次子名叫江上云。”

“江大哥年纪比我们兄妹大得多，今年将近三十岁了，早已在江湖上闯出名头。现在是在他的掌门师兄叶慕华那里。叶慕华是江师伯的大徒弟，是川西一股义军的领袖。

“江二哥和我的哥哥却恰好是同年同月生的，今年二十岁。他们二人自小一起游玩，就像亲兄弟一般。

“江师伯和我爹爹效法古人易子而教的故事，江二哥拜我的爹爹为师，我的哥哥则变成了他的关门弟子。

“江师伯的妻子谷中莲，是氓山派掌门。哥哥有时一年也不回家一次，脾气也就越来越变得像他的师父，不像爹爹啦。”

杨华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的情性本来就不是天生的。江大侠德高望重，可说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令兄像他，那也很好呀。”

金碧漪道：“但和我的脾气可大不相投，他不过二十岁，就像个小老头一样，不瞒你说，江师伯我是很尊敬他的，但我更喜欢我爹爹。妈妈拿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往往和我开玩笑，说我才是爹爹的女儿，哥哥却变成了江师伯的儿子。”说到这里，忽地笑道：“杨大哥，你倒是有些地方像我的爹爹。”

杨华面上一热，说道：“真的吗？你爹爹的脾气是怎样的？”

金碧漪道：“江师伯规行矩步，不苟言笑。爹爹的为人却很随和，什么人都可以和他交朋友的。他又喜欢开玩笑，什么事情却好像不大在乎，但却并非不认真，往往谈笑之间就把大事情办妥了。”

杨华笑道：“谈笑用兵，我可没有你爹爹这样本领。或许我不怎么拘谨，但我拙于言辞，也不懂怎样和人家开玩笑才能恰到好处的。”

金碧漪笑道：“我并不是说你全部像我的爹爹，对人随和，令人感到易于亲近这点却是很相似。还有一样，你喜欢喝酒，我爹爹也喜欢，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是能喝一点的，虽然酒量远远不及爹爹。”

杨华佯作恼怒，板起脸孔说道：“原来你说不会喝酒，乃是骗我的。好，现在我要罚你喝了！”

金碧漪道：“怎么你喝了几天，皮袋里的酒还未喝完？”杨华说道：“那天你口里说不要喝，心里却十分想喝，我早已瞧出来了。我是特地留给你的呀！”

金碧漪道：“骗人。你怎么知道会碰上我？”杨华说道：“我有预感，我这样渴望见你，难道你就不想见我？”

金碧漪道：“你倒想得臭美。好。拿来！”杨华道：“什么拿来？”金碧漪道：“酒呀！”杨华把皮袋递给她，笑道：“你这回可真是应了一句俗话，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金碧漪道：“你说谎话哄人喜欢，我也要罚你喝酒。”话出了口，方始觉醒已是泄露了心底的秘密，酒未沾唇，已是脸晕轻红。杨华更是禁不住心头怦怦地跳，想道：“原来她知道了我是在思念她，心里也是十分欢喜。”

这刹那间，大家不觉都是有点尴尬，半晌，杨华说道：“好，咱们大家一起喝。”

酒入欢肠，尽消隔膜，双方的态度不知不觉的恢复自然。金碧漪酡颜如醉。杨华也不禁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也不知是酒醉还是心醉？

金碧漪轻轻说道：“那天我不放心喝你的酒，现在可以放心杨华道：“为什么？”

金碧漪道：“因为我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

杨华说道：“你的哥哥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为什么你又不喜欢他？”

金碧漪道：“过犹不及，正人君子也有各种各类的呀。比如我的爹爹，他喜欢游戏人间，但他还是正人君子。我也不是不喜欢哥哥，只是我怕他太过‘正人君子’。”

杨华忽然道：“你那位师兄的脾气又像谁？”冲口而出，说出来之后，

杨华自己也觉得有点突兀：“我为什么要这样关心她的那位师兄呢？”

金碧漪想了一想，说道：“很难说。江师兄的性情似乎有一半像他爹爹，有一半像我爹爹。我很敬重他，小时候也喜欢和他一块玩。我和哥哥一起的时候少，和他一起时候多，在我的心目中，他倒是比我的哥哥更像我的哥哥。”

杨华说道：“令尊一定很喜欢他吧？”

金碧漪道：“爹爹的剑法传给江师兄不传给我，我都有点妒忌爹爹的偏心呢。”

杨华听了，默默不语。金碧漪噗嗤一笑，说道：“怎么你也有点妒忌他吗？”语一出口，忽地脸上一红，心想：我怎么可以和他开这种玩笑？连忙加以补充，“其实你的剑法已经高明之极，任何剑术名家，你都用不着妒忌他了。”她这补充解释，当然是想免致杨华“误会”，其实这么画蛇添足，正是欲盖弥彰。

杨华淡淡说道：“怎的你会以为我是个气量狭窄的人？侠义道中的人物，本领高的人越多，那就越好。何况你的师兄是江大侠的儿子，他的剑法高过我，我更是高兴。”

金碧漪佯嗔道：“你还说你不是气量狭窄呢，我和你开玩笑，你怎么认真起来了？哼，早知道你是开不得玩笑的，我不和你说了。”

金碧漪一恼，杨华只好赔罪。金碧漪这才说道：“其实我不用剑，倒不是因爹爹偏心不肯教我，而是因为各种兵器中，学剑最难，我的资质和功力还够不上学上乘剑法的程度。是以我的爹爹因人而教，觉得我还是跟妈妈使软鞭的好。”原来金逐流的妻子史红英，精于鞭法，有神鞭女侠之称。二十年前关东大侠尉迟炯的妻子“千手观音”祈圣因，以暗器、轻功、鞭法三绝技驰誉江湖，那时史红英出道未久，和她比试鞭法，已经可以打成平手。二十年后的今天，武林中人早已认为她的鞭法天下无敌。

杨华说道：“武功练到最高的境界，摘叶飞花，都可致人于死，练鞭练剑，都是一样。”金碧漪道：“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鞭法其实也没练成，爹妈本来不许我这样早出道的，这次我是偷偷离开家里。”

杨华说道：“怪不得你怕碰见哥哥。”当然他知道这不是主要原因，不过帮金碧漪找个藉口罢了。

金碧漪心里想道：“幸亏他没有打破沙锅问到底，问我因何离家。”当下笑道：“好在我不是跑去别处，而是跟义军的叔叔伯伯一起，爹爹他是不会怪我的。杨大哥，你也不用担心，你和哥哥的误会，我会想办法解释的。你的剑法这样好，爹爹见了你，料想一定也是非常欢喜。”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有人嘿嘿嘿的冷笑三声，说道：“你这女娃儿偷会情郎，却教俺老头子着了道儿。哼，我见了金逐流非得骂他一顿不可。怎的不管教管教女儿！”

金碧漪气得满脸通红，骂道：“老头儿，你嘴里放干净一些，否则莫怪我不敬老！”

那老者哈哈一笑，说道：“女娃儿，我是看在你老子份上，才不和你计较，说你几句也不过是替你的爹爹教训你。你却不知好歹，反而生起我的气来了。哼，我问你，我是说错了么？嘿嘿，我倒宁愿我是说错，你知不知道，我还想给你做媒呢！”

金碧漪又羞又恼顿足说道：“杨大哥，这些话你听得进去？还不赶快出去给他一点厉害瞧瞧，要让他羞辱我么？”

杨华小声道：“ 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你爹爹的老朋友？ ”

金碧漪嗔道：“ 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人，如果他是我的长辈，我还能不知道么？哼，他一定不是好路道，你不愿去对付他，我出去把他杀了！ ”

杨华忙道：“ 你别生气，我出去把他赶走就是！ ”

那老者哈哈笑道：“ 一个要把我杀掉，一个要把我赶走。哈哈，你这两个娃娃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俺老头子也不会和你们小辈计较的。臭小子，你就出来，让我瞧瞧你有什么本领。为什么金家的女娃儿放着现成的如意郎君不要，反而要你！ ”

杨华忍无可忍，开门出去，只见站在院子当中是一个虬髯如戟的老者，但红光满面，相貌粗豪，眼神威猛，看来似有五六十岁年纪，却没有半点老态。

杨华强忍住说道：“ 老先生，你别胡说八道，我、我和金姑娘光明正大…… ”

话犹未了，那虬髯老者又是哈哈一笑，说道：“ 什么光明正大，我看你这小子分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知道这娃娃是金大侠的女儿，不知用什么手段，将她骗了！ ”

这几句话好像毒箭一样伤了杨华的自尊心，忍不住拔剑出来，说道：“ 你再胡说八道，我…… ” 随手一剑，剑光过处，院子里的一棵棠树，七八根树枝，同时给他削了下来。他虽然气极怒极，可还只想把老者吓走。

虬髯老者咦了一声，说道：“ 原来你这小子会使快剑，这一招闪雷剑法倒还不俗，就不知你的真实本领如何？好吧，要是你接得了我的三招，我就不骂你是癞蛤蟆了。 ” 说到 “ 癞蛤蟆 ” 三字，陡然间只见白刃耀眼，他的快刀已是劈到杨华面门！

这一刀又快又猛，比杨华的 “ 快剑 ” 还快半分，杨华心头一凛，登时知道遇上了劲敌。

只听得　的一声，余声绵绵不绝。杨华虎口一震，长剑几乎掌握不牢。连忙一个移形换位，剑锋借弹开之势，倏地反圈回来，使出一招似是而非的 “ 叠翠浮青 ”。

这老者是个大行家，虽然不识无名剑法的奥妙，却也看出他这一招乃是虚中套实的奇招，竟不上当，迅即便是一刀斜劈杨华左肩，倘若他正面招架的话，势必着了杨华的道儿，但这一招抢入空门，却是攻敌之所必救。

杨华急忙变招，唰的又是一剑刺向老者意想不到的方位，以攻对攻化解敌招。那老者也禁不住赞了一个 “ 好 ” 字。他数十年来，快刀罕逢对手，突然碰上一个足以与池旗鼓相当的杨华，不由得豪气勃发，便和杨华攻斗，挥刀如风，攻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不觉忘记了自己说过了的话。

老者功力较高，刀法更快，但杨华的剑法瞬息百变，奇幻之处，则又远胜对方。双方各有顾忌，老者稍占一点上风，可却也难胜杨华。

激斗中虬髯老者一招 “ 夜战八方 ”，刀光四面荡开，把杨华迫退两步，喝道：“ 你是不是孟元超的徒弟？ ”

杨华愤然说道：“ 孟元超什么东西，配做我师父，哼，我…… ” 蓦地想起何必要把孟元超是自己仇人的事情告诉一个陌生老者，立即住口，唰唰的还刺三招。

虬髯老者冷笑道：“ 你这小子真是狂妄得可以！ ” 但心里却是不由得暗自想道：“ 这小子剑法之中虽有若干招式似是脱胎孟家刀法，但孟家刀法可

没有这么古怪，看来他已是把好几种上乘的刀法剑法融于一炉，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的了。孟元超或许能够胜他，可还的确够不上做他师父。奇怪，这小子年纪轻轻，武功造诣怎能如此之高？”要知另辟蹊径，自成一家，谈何容易？能有这样造诣的人，非武学的大宗师莫办，无怪这虬髯老者深感诧异了。

金碧漪不知什么时候业已出来，此时忽地冷笑道：“好不识羞，既然以长辈自居，说过的话却不算数!说什么只限三招，现在恐怕都有三百招了呢！”

虬髯老者瞿然一省，说道：“好小子，你接这最后三招！”连环三刀，一口气所出，当真是攻如雷霆疾发，看得金碧漪心里也不自禁捏着一把冷汗。只听得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剑影刀光，忽地消失。

杨华一个“黄鹄冲霄”的身法，拔起一丈多高，半空中鹞子翻身，平平稳稳落在地上。那虬髯老者已飞过墙头，长叹一声，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两句话没有说错。嘿嘿，你不是癞蛤蟆，我倒是井底之蛙了。唉，算了，算了，你们小一辈子的事情，我也懒得多管了，江家的谢媒酒，只好不喝啦！”说到最后一句，声音已是远远传来，估计至少也在一里开外。

金碧漪面红心跳，暗自想道：“敢情这位前辈当真是江伯母请他来做大媒的？”

杨华则是惊魂未定，喘息过后，伸出舌头说道：“好厉害！幸亏他声明只是最后三招，要是再发三招，只怕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忽地觉得脚底似乎有点异样，杨华抬腿一看，只见自己穿的厚底布鞋，已被削去薄薄的一层。一双布鞋，厚薄不齐，此际方才察觉，这一刀假如向上削高半寸，就能削掉杨华脚跟。杨华呆了一会，叹了口气道：“我只道是和他打成平手，原来还是他手下留情。”

原来刚才杨华接最后一招的时候，情知难以力敌，故而冒险跃高，凌空刺下，以对攻来化解敌招的。双方双手都是快到极点，他只感觉到对方的刀锋似乎是在自己的鞋底削过。却不知当真已经给他削掉一层。

但杨华还有一事不知道的是，他那凌空一剑刺将过去，虬髯老者的衣袖也给他的剑尖穿了一个小孔。和杨华心里的想法一样，那虬髯老者也以为是杨华手下留情。故而才有刚才一声长叹。

金碧漪脸上发烧，上前说道：“杨大哥，这老头儿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杨华苦笑说道：“他教训我是应该的，我确实是不知自量。”两人绕着圈子说话。谁都不敢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杨华说道：“这位老前辈本领如此高强，他说是令尊的老朋友，恐怕未必是假的了。但只不知他是何人？”

客栈的老板，早已闻声惊起，此时走了出来，说道：“金姑娘，我想起来了。看这老头的相貌和刀法，恐怕是尉迟炯也说不定！”

杨华问道：“尉迟炯是谁？”

店主诧道：“关东大侠尉迟炯你也不知道吗？”

金碧漪道：“李大叔，你回去歇息吧。我慢慢告诉他。”

回到房中，金碧漪喝了一大口酒，苦笑说道：“这回我可真闯了祸了，我以为他胡吹牛皮的，谁知他真的是我的长辈。不过谁叫他为老不尊，可也怪不得我发脾气。”想起尉迟炯取笑他的那些说话，不禁又是满面通红。

杨华说道：“尉迟炯号称关东大侠，自必是侠道中的人物了？”

金碧漪道：“ 尉迟炯是关东马贼出身，少年时候纵横江湖，专门和贪官污吏作对，后来和我的江师伯结识，成为好友，方始不干黑道营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侠的。

“ 我的爹爹和孟元超等人年纪比尉迟炯小得多，成名远远在他之后。但后来他们也都结成了忘年之交，十多年前，他们曾经联手大闹京城，劫了大内总管萨福鼎的寿礼，当时号称清廷第一高手的御林军统领北宫望也败在他们手里。这件事情真是轰动天下，可惜那时候我也不过是个五六岁大的小孩子，不能躬逢其盛，他们的英风侠气，我只能从爹爹的叙述之中想象得知了。这件事情过后，尉迟炯重回关东，十多年来未履中原，是以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尉迟炯伯伯。

“ 尉迟炯的妻子也是江湖上一位响　　的女侠，她名叫祈圣因，外号千手观音。据说暗器功夫，足可以和四川唐家比美，说不定还是天下第一呢。除了暗器功夫，鞭法也是非常了得。我的母亲曾经与她几次切磋，彼此取长补短。母亲教给我的鞭法，其中就有不少招数是从祈圣因那里得来的。 ” 说至此处，不觉又是苦笑说道：“ 所以认真说来，我和这位尉迟伯伯，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却算得是我的半个师公呢。 ”

杨华笑道 :“ 说起来我更倒霉，前几天糊里糊涂的和你的哥哥打了一架，今晚又糊里糊涂的和这位老前辈打了一架。莫名其妙的都受了他们一顿臭骂。 ”

金碧漪低下了头，轻声说道：“ 这是我的不好，连累了你。 ”

杨华说道：“ 好在这位老前辈不会和咱们计较，他走的时候，不是说不管咱们了么？ ”

金碧漪面上一红，说道 :“ 他虽然不管咱们，但我可是不能陪你进山了。”

杨华道：“ 为什么？ ” 金碧漪红了脸孔，说道：“ 尉迟炯在这里出现，不用说也是要到义军那里去的。义军中的首脑人物都是他的朋友。这，这还不明白么？ ”

杨华虽然不是怎样通晓人情世故，可也并不糊涂，暗自想道：“ 我给她的哥哥误会于前，又给这位老前辈误会于后，他们都是一口咬定了我和碧漪是有私情，却教我如何分辩？碧漪不愿和我一起，弦外之音，自是不想惹人闲话。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不好意思和尉迟炯相见。 ” 明白了金碧漪的用意之后，不觉也是甚感尴尬。

金碧漪柔声他说：“ 杨大哥，你不会怪我吧？ ”

杨华勉强笑道：“ 我怎会怪你，你肯把我当作朋友，告诉我许多事情，我已经很感激你了。我会自己走的。 ”

金碧漪忽道：“ 你觉得尉迟炯的刀法如何？ ”

话题忽地移转，杨华不禁一怔，半晌说道：“ 我不是早就告诉了你吗，他的刀法委实厉害得很，要不是手下留神，只怕我已经变成跛子了。 ”

金碧漪道：“ 这是你稍为谦虚了些，依我看来，你的剑法决不逊于他的刀法。不过他的武功比你高，你要胜他，那也是绝无把握。我这样说，还算公平吧？ ”

杨华笑道：“ 不大公平，你是有点偏帮我了。我岂只没有把握胜他，再战下去，那是必败无疑。 ”

金碧漪缓缓说道：“ 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二十年前，尉迟炯的快刀号称天下无敌，后来孟大侠孟元超崛起，使的也是快刀，在江湖上和尉迟炯

可说是并驾齐驱。但时至今日，尉迟炯年已六旬，而孟元超则正在壮年，他的刀使得比尉迟炯更快，气力也更悠长。我的爹爹有一次和厉帮主评论天下英雄，他们都认为当今之世的‘ 刀王 ’尉迟炯恐怕是要让位给孟元超了。”

杨华默默不语。金碧漪忍耐不住，索性和他打开天窗来说亮话：“ 你已经见过尉迟炯的刀法，孟元超的比尉迟炯更厉害，那么你还要找孟元超么？”

杨华咬了咬牙，说道：“ 我和孟元超的一段梁子，是无法化解的。打不过他，也非得找他算帐不可！”

金碧漪皱眉道：“ 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又不认识他，何以会和他结有如此深仇大恨？”

杨华说道：“ 请恕我有难言之隐，日后或者可以告诉你。我也不一定要杀他，但有件事情，必须弄明白真相，我的一口冤气，也非得在他身上出了不可。哪怕我死在他的刀下！”金碧漪见他如此坚决，自己也不便再问下去，说道：“ 好，那么我不拦阻你，但我可先走了。 ”

杨华黯然说道：“ 好，你走吧！”金碧漪勉强笑道：“ 也不用大过匆忙，我有一样东西给你。 ”拿出一张地图，继续说道：“ 杨大哥，我答应做你的向寻，现在不能陪你，只好让这张地图替我充当向导了，你按图索骥，就可以找到义军。 ”杨华接了过来，心里想道：“ 原来她早已准备好了。即使没有碰上尉迟炯这桩事情，她也不会陪我进山的。 ”

金碧漪继续说道：“ 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那匹白马，我本来应该还给你，但我想在尉迟炯的前头，先和冷伯伯、萧伯伯他们见面，只好继续借用。我可以请李大叔给你另外准备坐骑。 ”“ 李大叔 ”是这间客栈的主人。

杨华说道：“ 我不用坐骑。这匹白马是咱们联手抢来的，本来也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不必用‘ 借用 ’二字。 ”

金碧漪欲行又止，跨出门口，回过头来，说道：“ 杨大哥，你真的不怪我？”

杨华说道：“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已经知道你是真正的把我当作朋友了，你怎样对我，我也不会怪你。但我只想知道，过几天我是不是可以重新见你？”他察觉金碧漪似乎颇有“ 死别生离 ”的模样，隐隐感到不妙。

果然金碧漪说道：“ 我不想和尉迟炯见面，我在小金川做的事情，和冷伯伯交代之后，我就离开这里。但愿咱们还有相见之日。 ”

杨华问道：“ 你回家不？”金碧漪说道：“ 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家里是要回去的，但绝不是现在。 ”杨华苦笑道：“ 那么咱们也说不定没有重聚之时了？”

金碧漪笑道：“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恨古难全，何须如此执着？”貌似旷达，其实她的内心酸痛实是不在杨华之下，杨华也看得出来。

灯影迷离，人影已杳。健马嘶鸣，渐远渐寂。客店里只剩下满怀怅惘的杨华。他咀嚼着“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这两句话，也不知过了多久，瞿然一省，叹口气道：“ 唉，我也应该走了！”

两天之后，杨华已是深入柴达木山区。他的心情又是兴奋，又是迷茫。祸福无门，皆人自召。在这人生的旅途上，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第十六回　身世难言徒自苦 情怀愁锁倍堪怜

杨华深入柴达木山区，放眼是一望无际的林海。

高原景色，奇丽万状，但也可以简单的用一个“大”字来形容。一块岩石可以有一间、两间甚至三间屋子那样大，而且奇形怪状，自成格局。有的像走兽，有的像飞禽，有的仿佛悬在半空，要立刻压下来似的。令人在下面走过，也不由得要有点儿提心吊胆。

山坡上尽是松、桧、柏和杉树，大的可两三人合抱，树干笔直，好像要刺破青天。树顶相连，枝叶密集，抬头只能望见一线蓝天。几股像飘带似的云雾环绕着山腰，将山峰隔成了几块，只有峰顶突兀地高耸云端。岩石上大都长着斑斓的赭红色、雪青色、或草黄色的鲜苔。斑驳的岩石，加上塔形的松树，绿色的草坪和匹练般的流泉，俨如巨匠挥毫，写出了一幅硕大无朋的山水画！

“大”之外就是“静”，听到的只是流泉的呜咽，松风的呼号，兀鹰的饿鸣。这些声音，汇成林间的“天籁”。听到这些声音，更是令人感到静得出奇，静得可怕。

杨华穿过林海。踏过雪原，在这高原上的柴达木山区，已经走了两天，还没有碰见过一个人！

在静得出奇的林海里，他的心情却是丝毫也不平静。

首先，他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走了两天，还没有碰见一个义军？

他看了看金碧漪给他的地图，并没有走错。按说离开义军聚集的中心地点不到百里，已经是应该有义军巡逻的了。“或许是因为树林太大，我一时还未能凑巧碰上吧？”

杨华又想道：“尉迟炯想必早已到了，他会不会跟孟元超谈起碰上我和碧漪的事情呢？”

想起了金碧漪，想起了尉迟炯，他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了。

杨华的胸襟并非狭窄，但想起了尉迟炯骂他的那句说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仍是止不住心头的隐痛。虽然尉迟炯在和他交手之后，业已为了这句话向他道歉。

那晚尉迟炯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从他的语气之中，则已显然透露，他是受了江海天之托要给金碧漪做媒的。男的是谁，不用说当然是江海天的第二个儿子，金碧漪的那位江师兄杨华不禁心中苦笑：“江、金两家，门当户对。江大侠的儿子配上金大侠的女儿，那可真是天作之合啊！我算什么？怪不得尉迟炯要骂我是癞蛤蟆了。”

杨华放眼无边的林海，皑皑的雪景，不知怎的，忽地想起金碧漪对他说过一句话：“天地宽广得很，一点无关大局的恩怨，我看也不必老是放在心上，你说是吗？”

是呀，天地宽广得很，他现在是深深体会到了。这无边的林海，这浩瀚的雪原，都足以令人胸襟豁然开阔。在这宽广的天地之中，自己却为着私情苦恼，岂不是太可笑了么？

这句话是金碧漪在小金川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说的，当时她说这话，为的是规劝他不要去向孟元超寻仇，而现在杨华却用来自我开解，希望自己能够在相思的苦恼中解脱出来。效果如斯，自是大违金碧漪的初意了。

只须再走几十里路，就可以到达义军的营地了，金碧漪或许见不着，孟

元超是一定可以见得着的了！

杨华咬了咬牙，心里想道：“我这一生的不幸，和孟元超有极大的关系，无论如何，我都要弄清楚真相。假如他真的是像爹爹所说的那样坏的人，我拼着受天下英雄暗骂，也一定不能放过了他。”但他却怎想得到杨牧其实不是他的父亲？杨牧编造的谎言，已经深深毒害了他纯洁的心灵。

森林里隐隐传来郁雷也似的轰轰发发的声音，原来是山峰上挂下来的瀑布，从高处奔腾倾泻，冲击两旁的岩石，杨华走到瀑布脚下，看那瀑布在丽日下洒起金色珍珠的泡沫，凉气逼人，不禁精神为之一爽。

他喝了几口凉水，抹了一把脸，心中的尘垢似乎也给这奔腾的瀑布冲洗干净，坐下来略作小休。

忽听得一缕柔和的萧声随风飘来，越来越近。那轰轰发发的瀑布轰鸣，竟是压它不住！

杨华吃了一惊，不但惊奇于吹萧者深厚的内功，更惊奇的是这人所吹的曲调，他好像是什么时候曾经听见过的。萧声柔和悦耳，好听极了。端的有如“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下水滩！”吹的是江南曲调，好像把人带到了“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

遥远的记忆在心底尚未模糊，山明水秀的江南，杨华也是曾经到过的，不过那时不是莺飞草长的暮春，而是“已凉天气未寒时”的暮秋。

他想起来了，七岁那一年，宋腾霄把他从父亲的“灵堂”之中从他的姑姑手里夺去，带他到江南去找他的母亲。宋腾霄喜欢吹萧，一路之上，就曾不止一次吹过这个曲调。

一个清脆的女声按拍低吟，与萧声相和：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栏杆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拢，双燕归来细雨中。”

同样的曲调，前一首是游兴方酣，充满欢乐的气氛；后一首是“群芳过后”，则不禁令人有萧瑟之感了。

杨华不懂审音辨律，却也感觉到了乐曲的情绪，不由得暗自想道：“不错这正是宋叔叔当年吹奏过的曲子。但当年是在江南，江南的风景可以西湖作为代表，在江南吹奏吟咏西湖的曲子，那是自然得很。但此处风光却与江南迥异，宋叔叔为什么还是要吹奏这个曲子？”

萧声嘎然而止，那女子道：“霄哥，你还是念念不忘西湖么？”

杨华躲在岩石后，向上望去，只见一男一女，在瀑布的上方，并肩而坐。那中年男子果然是宋腾霄。杨华想道：“这女的想必是他的妻子了。”

杨华猜得不错，这女的是宋腾霄的妻子吕思美。

宋腾霄叹口气道：“是呀，屈指一算，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回家了。不知不觉患上了思乡病啦。”

吕思美道：“大哥，我看你不是思乡，你是怀人！”

宋腾霄黯然说道：“不错，我在思乡，也在想起二十年前和元超、紫萝同游西湖的往事，你不会不高兴吧？”

杨华心中一跳：“紫萝？这不是妈的闺名么？”

吕思美叹口气道：“我也十分怀念云姐姐呢，唉，她在小金川的坟墓不知能否保全，咱们今年可是不能给她上坟了。”

宋腾霄道：“ 这你不用担心，元超已经托人照料她的坟墓，那个地方外地人也是不容易找得到的。 ”

吕思美道：“ 说起来我是有点担心孟师哥呢。云姐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他的伤心依然未过。咱们是怀念好友之情，唉，但在孟师哥，却好像是他也死掉了一半了。 ”

宋腾霄道：“ 怪不得孟大哥伤心的，你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怎样相爱…… ”吕思美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也在替孟师哥惋惜呢。唉，这是造化弄人…… ”

宋腾霄叹道：“ 其实他们后来还是可以成为夫妇的，但紫萝来到了小金川，却不让他知道。 ”

吕思美道：“ 那时孟师哥已经有了无双妹子了，我懂得云姐姐的心，她是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说到这里，勉强笑道，“ 不过无双妹子也很不错，她和孟师哥配成一对，本来应该是很幸福的。 ”

宋腾霄道：“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不是说林无双比不上云紫萝，而是情天缺陷，纵有女娲炼石，也难弥补。 ”吕思美道：“ 我懂得你的意思，咱们只能希望他在无双妹子的温柔体贴之下，慢慢平复心上的创伤。 ”

宋腾霄默然无语，缓缓的又吹起萧来。

吕思美道：“ 可惜孟师哥不在这里，记得从前在小金川的时候，他和我一样，都是喜欢听你吹萧的。 ”

宋腾霄叹口气道：“ 过去的事，别提它。我就是怕惹起孟大哥的伤心，不敢在他面前吹萧呢。 ”

杨华躲在瀑布下面，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好像是给人在心窝戳了一刀似的，不由暗自想道：“ 难道妈真的是曾经和孟元超做出对不住我爹爹的事情？不，这一定全是孟元超的不对，妈妈不知如何，受了他的哄骗？ ”

一件事情，最怕知道一些，又不知道一些，杨华目前就是这样。他不敢埋怨母亲，只能迁怒于孟元超了。不仅迁怒于孟元超，连宋腾霄他也有敌意了。

杨华在心情激动之下，不知不觉，弄出声响。宋腾霄喝道：“ 谁在下面？ ”

杨华站了出来，绕过瀑布，走上山坡。

经过了将近十二年，宋腾霄从少年变成中年，容貌没有多大改变；但一个七岁的小孩，变成了十八九岁的少年，宋腾霄可是认不出他了。

宋腾霄一看，是个陌生少年，而且一看装束，分明不是当地上人，而是外地来的。不禁疑心大起，喝道：“ 你是谁，为什么跑来这里？ ”

杨华心情极是复杂，小时候宋腾霄曾对他很好，他是颇为感激的，但杨牧的谎言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牧说，宋腾霄当年是受孟元超之托，特地把他劫走，为的是用来要挟云紫萝非跟孟元超不可。杨华想起这些言语，半信半疑，不觉心怀敌意，对宋腾霄怒目而视。宋腾霄道：“ 咦，我问你，你为何不答，却瞪着眼睛看我？ ”

杨华说道：“ 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 ”依样画葫芦，反问宋腾霄。宋腾霄一听，不觉愕然：“ 这小子倒像存心和我吵架了。 ”说道：“ 咦，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 ”杨华冷冷说道：“ 只许你问我吗？ ”

吕思美道：“ 大哥不要这样急躁。 ”回过头来，柔声说道：“ 我们夫妇二人，是住在这里的。小哥，你好像是外地来的吧！这地方很少人来，所以问一问你。 ”

她已经说得相当委婉，哪知杨华还是冰冷的面孔，并不答话，又反问道：“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宋腾霄忍不住气上心头，说道：“你问这个干吗？”

杨华说道：“你虽然住在这里，但本来也是从外地搬来的，对不对？”

宋腾霄道：“是又怎样？”

杨华淡淡说道：“没怎么样。既然大家都是外地来的，你们来得，我为什么就不能来？”

吕思美道：“说一说你的姓名，又有什么打紧？”至此，她也不觉起了疑心了。

杨华说道：“我又不想和你们打交道，为什么要告诉你？”

宋腾霄道：“你想和什么人打交道？”面色越来越难看了。杨华比他更不客气，哼了一声，说道：“你管不着！”口中说话，侧目斜睨，脚步已是向前迈进。

宋腾霄喝道：“给我站住！”杨华说道：“你想怎样？”宋腾霄道：“不说实话，我就和你不客气了！”

杨华冷笑道：“走路你也要管，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宋腾霄喝道：“少说废话，你跑到这里，到底是要干什么？快说！”

杨华道：“好呀，我还没有见过这样横蛮的人，你不客气，我也不是好欺负！是不是想要打架？来吧！”

宋腾霄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说道：“你这小子，跑到这里来找人打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跟我走吧！”身形一掠，已是截住杨华的去路，一抓向他抓下。吕思美忙道：“说不定是个傻小子，大哥，你可别下重手伤他。”

宋腾霄道：“我理会得。”说话之间，五指如钩，已是堪堪抓到了杨华肩头的琵琶骨，试看他是否懂得武功。杨华冷笑道：“你给我抓痒吗？”倏地沉肩缩时，避招进招，点向宋腾霄脉门。

宋腾霄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看来有点傻里傻气的乡下少年，身手竟是如此矫捷，连忙缩掌变招，以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反抓杨华虎口。杨华横掌如刀，顺势就劈下来。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横云断峰”，是硬碰硬接的打法。

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宋腾霄连退三步，杨华却只不过是身形一晃。论功力本来是宋腾霄高出杨华，只因他做梦也想不到杨华能有如此本领，出手之时，仅仅用了两分力气，还怕伤了杨华。哪知道就吃了大亏，要不是杨华也没存心伤他。恐怕他的腕骨也要给杨华劈断。

吕思美大吃一惊，叫道：“大哥，你没事吧？这人的确可疑，你用不着手下留情了。”

宋腾霄道：“这还用说，这小子十九是清廷鹰爪。你放心，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我还会对付不了吗？”

他吃了大亏，下手果然再不留情，说话之间，掌劈指戳，已是接连向杨华攻了十七八招。

杨华以指代剑，以掌作刀，或刺或抹，或劈或按，招数奇幻无比。宋腾霄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摸不透他的路数，不由得暗暗惊奇。双方对抢攻势，杨华丝毫也没吃亏。

杨华避实就虚，不与宋腾霄硬拼掌力，宋腾霄自忖，自己分明可以胜得了这个少年的，却是给他弄得无可奈何，不由得渐渐心情暴躁。

转眼过了六七十招，宋腾霄心里想道：“我若是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打不过，岂不教人笑话？”要知宋腾霄一向心高气傲，虽然此地没有“外人”，旁观的只有自己的妻子，他将近百招，仍然未能取胜，也是引以为羞。情急之下，忽用险招。

宋腾霄双掌如飞，倏地滚斫而进。这一招也有个名堂，叫做“三环套月”，招里套招，式中套式，迫得杨华非得硬接不可。

但武学之道，偏攻偏守，都是有利必有弊的。宋腾霄自以为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却不料也就着了杨华的道儿。

只听得“蓬”的一掌，这一次是杨华连退了三步了，但宋腾霄虽然站在原地，却是忽然膝盖一麻，身子向前倾仆。幸而他动作得快，手肘支地，立即反弹起来。倘若慢了半分，只怕就要变成滚地葫芦。

原来在那电光石火的刹那，杨华已是点着他膝盖的环跳穴，然后才给他的掌力迫退的。

杨华见他立即就跳起来，不禁心头一凛，想道：“怪不得宋腾霄能够和孟元超并驾齐名，功夫果然了得！”要知杨华刚才虽然不是用重手法点穴，但也不是等闲之辈，立即就可以自行解穴的。杨华自忖就没有这样深厚的内力。

不过杨华心里虽然佩服，嘴上却是“得理不饶人”，他一稳住身形，便即冷冷说道：“空手你是打不过我，亮兵刃吧！”他是有意气气宋腾霄，二来也想试试宋腾霄的剑法。由于孟、宋齐名，他试出宋腾霄剑法的深浅，他日和孟元超交手之时，便可以心中有数了。

宋腾霄勃然大怒，唰地拔出剑来，喝道：“好个狂妄的小子，接招！”其实刚才比掌，杨华也给他的掌力震退，双方只能说是打成平手。但他是个成名人物，却怎好和杨华辩论？一口闷气，只能从凌厉的剑招上发泄出来。

杨华待他剑尖堪堪指到面前，这才倏地反击。一招似是而非的“春云乍展”，横挥出去，竟然后发先至，避招还招，拿捏时候，妙到毫巅。

宋腾霄不禁又吃一惊：“这是什么剑法？”说时迟，那时快，杨华一口气已是攻出连环八剑。从嵩山派的“叠翠浮青”，到武当派的“追魂夺命”。中间还杂以天山派、峨嵋派、青城派、少林派的各家剑法，每一招剑法都是似是而非，从宋腾霄意想不到的方位倏然刺去。

宋腾霄当真不愧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虽然不懂无名剑法的奥妙，却也并不慌乱。只见他回剑防身，连退八步，每退一步，就化解杨华的一招，消掉他的一分攻势。不过宋腾霄是当世有数的剑术名家，本来他先发攻敌的，如今却弄得要转采守势，已是感到脸上无光了。

宋腾霄是脸上无光，杨华则是心里暗惊：“他守得这样绵密，我攻不进去。久战定然不是他的对手，须得适可而止了。可是我装作不认识他的，却怎好意思转过弯来？”

剧斗中宋腾霄忽地斜跃数步，喝道：“来者何人？”杨华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苗人装束的汉子刚在山腰现出身形。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三师父丹丘生的大仇家，曾经两度和丹丘生争夺石林的那个大魔头阳继孟。

杨华吃惊未过，只见阳继孟的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是个年近五旬的妇人。杨华这一惊更甚，原来这个妇人是杨牧的姐姐辣手观音杨大姑。她中年守寡，经常住在娘家，杨华自小就有点怕她的。

阳继孟哈哈笑道：“我只道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有多厉害，原来连一

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打不过！”杨大姑则喝道：“宋腾霄，你抢了我的侄儿，还不交给我？”

杨华在宋腾霄跃开的时候，故意装作脚步一个踉跄，趁势抓起一把泥沙，涂污了脸孔，亦是退过一边，靠着大树喘气，好像十分疲倦的样子，话也说不出来。

其实他用不着涂污面孔，杨大姑也是决计猜想不到，这个和宋腾霄交手的少年，就是她的侄儿。

阳继孟是在两年前看过他的，要是留心察视的话，或许可以认出他来，但此时他也只是奇怪，何以会有一个武功这样高强的少年，并不知道就是杨华。

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小年，能够和宋腾霄差不多打成平手，已经是令得他们惊异不已了。是以杨华装作气喘吁吁力竭精疲的样子，他们倒是认为是必然的结果，确也没有怀疑。

只有宋腾霄自己心里明白，杨华最少还可以和自己斗几百招，杨华自动退过一边，却是令他颇感意外。他本来担心杨华来了帮手，还要和他缠斗的。“难道我看错了人，这少年并非清廷鹰爪？”宋腾霄暗自思想。

宋腾霄松了口气，冷笑说道：“杨华不是你的侄儿！”

杨大姑怒道：“胡说八道，云紫萝这贱人虽然早已给我赶出杨家，她生的儿子可还是杨家的骨肉。我不认云紫萝作弟妇，杨华还是我的侄儿！”

宋腾霄不愿和杨大姑说明真相，哼了一声，说道：“就算杨华是你的侄儿，你也该向段仇世讨还才行。难道你还未知他早已做了点苍双煞的徒弟么？”

杨大姑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从我的手上抢走侄儿，我只能唯你是问！”

宋腾霄冷笑道：“我正想向你们查究那个孩子的下落呢！姓阳的，你到石林向段仇世寻仇，你当我不知道么？段仇世怎么样了？杨华是不是你劫去了？快说！”

阳继孟道：“我和段仇世的梁子与你何关？你硬要为他出头，我也不会怕你！至于那个小子，我要他做什么？”

杨大姑喝道：“丝瓜不要缠在茄子上，我的侄儿下落不明，我只能着落在你的身上！”

宋腾霄情知她是藉口讨还侄儿，特地来和自己生事的，大怒说道：“你这泼妇，简直是无理取闹！要人没有，要算帐就来！”

杨大姑峭声说道：“不错，我正是要和你算帐！”双方剑拔弩张，刚要交手，阳继孟忽地一跃面前，说道：“杨大姑，你要算的是旧帐，旧欠不妨慢慢追讨。宋大侠怪我得罪他的朋友，还是让我和他先算这笔新帐吧！”

十年前杨大姑曾经吃过宋腾霄的亏，如今虽然练成了金刚六阳手的功夫，自忖也是没有必胜把握，于是说道：“新帐要算，旧帐也要算。好在咱们是两个人，他们夫妻也是两个人，两个对两个，公道得很，两笔帐并作一笔算好了。”

吕思美自是不甘示弱，说道：“好，那么咱们男对男，女对女，让我讨教讨教你辣手观音究竟是如何心狠手辣？”杨大姑阴恻恻地说道：“讨教二字不敢，嘿嘿，你是孟元超的师妹，宋腾霄的妻子，武功必不差，咱们比划比划！”

宋腾霄喝道：“ 阳继孟，你远来是客，出招吧！ ”

阳继孟哈哈一笑，说道：“ 宋大侠，你怎的这么客气。…… ” 宋腾霄只道还有几句客套的说话要交代的，不料他竟是话犹未了，呼的一掌便打过来。阳继孟的“ 修罗阴煞功 ” 已经练到了第七重，掌力一发，寒飚卷地而来。饶是宋腾霄的内功深厚，亦是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

阳继孟心头大喜：“ 原来宋腾霄不过是浪得虚名。 ” 掌风呼呼，双掌齐发。宋腾霄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看剑！ ” 剑光霍霍，比阳继孟的出掌更快，阳继孟才发两掌，他已还击三招。攻中有守，每一招都伏下极厉害的后着，登时把阳继孟迫到离身一丈开。身体虽然还感寒意，却也尽可支持得住了。阳继孟的骄狂之气为之一敛，这才知道，宋腾霄并非浪得虚名。原来宋腾霄是因为和杨华先斗了一场，耗了不少真气，功力自是不免打了一点折扣。

杨华靠着大树，自言自语道：“ 唱戏的哪及看戏的舒服？我乐得躲在一边凉快凉快，看看热闹啦！ ”

他看了几招，心里想道：“ 可惜宋腾霄没有一开始就抢先，出剑也嫌还未够快，要破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他恐怕是做不到了。 ” 原来“ 修罗阴煞功 ” 颇耗元气，倘若宋腾霄是快剑急攻，攻得阳继孟透不过气来，他就不能连续施为了。不过这也怪不得宋腾霄应付不当，一来他的功力打了折扣，二来他是第一次见识“ 修罗阴煞功 ”，怎比得上杨华之能知己知彼？

宋腾霄一面要运功抵御寒气，一面要应付敌人的攻击，果然过了不久，便渐渐屈处下风。

另一边，吕思美和杨大姑交手，也是陷于苦斗之中。

金刚六阳手乃是杨家绝技，以掌力刚猛驰誉武林，每一掌劈出，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奇妙变化。本来这种纯粹的阳刚掌力，是不适宜于女子学的，但杨大姑却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在原来的家传掌法上又再穷加变化，减少了几分阳刚，加上下几分阴柔，从纯刚的掌力一变而为刚柔兼济的功夫。是以杨大姑的金刚六阳手虽说是继承家业，其中却也有她自己的创造，变得比原来的掌法更为高明，更为阴狠了。

十二年前，杨大姑的金刚六阳手，已经差不多可以和云紫萝打成平手，和宋腾霄拼斗，虽然输了，也不过略逊一筹而已。如今经过了十二年的苦练，金刚六阳手的功夫业已大成，比从前威力更增，也更为无懈可击。

吕思美使的双刀一长一短，长刀用以攻击，短刀用以防身，出自家传，在武林中也是自成一家的刀法。当年她的父亲因材施教，她的师兄孟元超传了快刀绝技，青出于蓝。她是女子，气力较弱，难使快刀。但双刀的招数却是更为繁复奇妙，在防守上也比师兄的单刀更为严密。

不过虽然如此，和杨大姑浸淫了几十年的“ 金刚六阳手 ” 比起来，毕竟功力还是有所未逮，老练也是有所不如。还幸她的刀法攻守兼施，门户关闭得非常严密，苦斗之下，勉强还可支持。

杨华在旁观战，思如潮涌。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个师父——段仇世和丹丘生。那日在石林中和阳继孟、洞玄子恶斗，大家都受了重伤，杨华自己也晕了过去。他以为四个人已同归于尽，但醒来之后，敌我两方的四具“ 尸体 ” 却是都失了踪。这两年来，两个师父的生死之谜始终未解。

“ 阳继孟这魔头当时所受的伤比二师父三师父更重，他却能够逃出生命，想必我的两位师父也还活在人间？听这魔头的口气，他也似乎未知我的

师父是死活？”想起了石林中那笔血债，杨华代师报仇之念自是不禁油然而生。他对宋腾霄不过有恶感而已，时阳继孟可是大恨深仇！

跟着想起来的童年事情，“妈妈不知受了姑姑多少闲气，爹爹‘出殡’那天，她还冤枉是妈害死爹的，硬要打我的妈妈。如今妈妈虽然死了，她受的气我还是要替她出的。”

宋腾霄恶斗了将近半个时辰，只觉寒意越来越浓，禁不住牙关格格作响，阳继孟得意洋洋，哈哈笑道：“宋大剑客，你还不服气吗？”宋腾霄心高气傲，给他气得七窍生烟，可还当真不敢分神说话。

杨华伸了一个懒腰，忽地走上前来，说道：“可笑啊，可笑！”接连打了三个哈哈。

阳继孟只道他是帮忙自己揶揄对方，心想这个小子倒还知趣，越发得意，便把杨华当作说相声的搭档，有意和他一唱一和，说道：“小兄弟，你说说看，是什么可笑啊？”

杨华缓缓说道：“可笑你太不知自量！”

一盆冷水，兜头淋下，阳继孟笑容顿敛，面色一沉，说道：“我怎么是不知自量？”

杨华说道：“凭你这点功夫，单打独斗，焉能是宋大侠的对手？”阳继孟心想，“莫非他说的乃是反话？”哈哈笑道：“你看清楚没有？我再让你瞧瞧！”连发三掌，把修罗阴煞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宋腾霄止不住连连后退，给他打得手忙脚乱。

杨华冷冷说道：“不错，你现在是稍占了一点上风，可是你们这场架打得太不公道！”

阳继孟道：“单打独斗，有何不公？”

杨华说道：“你刚才不是眼盲吧？你分明看见他已经和我打了一场，你这才来占他的便宜，还能说是公道么？嘿嘿，我都打不过宋大侠，何况是你？假如宋大侠未曾消耗气力，我看你最多不过能够接他三五十招！”

阳继孟见他说的甚是认真，哪里像是在说“反话”？不由得气往上冲，喝道：“好小子，依你说，你是胜过我了？”杨华淡淡说道：“不敢。倘若你我都是一上来就交手，或许你和我不分高下，如今我已养好精神，你是接不了我的十招的了！”

阳继孟大怒喝道：“好吧，那你就上来帮宋腾霄的忙吧．省得我多费气力。”

杨华笑道：“我本来只是想看戏的，可是戏瘾难熬，说不得也只好再唱一出了。宋大侠，请你让一让场子。要是唱得好，你给个喝彩，要是唱不好，你再替我接场。”

宋胜霄心里猜疑不定，姑且闪过一边，看看杨华弄什么花样。杨华说道：“阳继孟，你数着！”唰的一剑就刺过去。

剑势轻灵翔动，变化奇幻，迅捷无伦。饶是阳继孟在武学 上的见识造诣都很不凡，竟也捉摸不定杨华的剑势是刺向何方？

吃惊之下，连忙挥袖护身，单掌发出第七重的修罗阴煞功。掌风剑影之中，只听得嗤的一声，阳继孟的袖子给削去一幅，化成片片蝴蝶。

杨华冷笑说道：“孟神通当年练到第九重，你如今只练到第七重。修罗阴煞功你练得还未到家呢，焉能奈我何哉？”

杨华一口气喝破他的武功来历不算，而且在一招之内就识穿他的深浅，

阳继孟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了：“当今之世，只有我一个人得了孟师祖的真传，这小子年纪轻轻，何以懂得修罗阴煞功的秘奥？真是奇怪！”

宋腾霄在旁观战，也是诧异之极，心里想道：“这少年的剑法或许比我高明，功力分明还是不如我的。我都抵御不了修罗阴煞功的寒气，何以他却居然神色自如？难道他刚才对我还是未曾全力的么？”

他们哪里知道，杨华年纪虽小，却是当今正邪两派人物之中，唯一懂得破解修罗阴煞功的人。

原来修罗阴煞功出自明代的武林怪杰乔北溟，乔北溟本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后来成为邪派的首领。张丹枫和乔北溟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两人一正一邪，乔北溟是天下第一大魔头，张丹枫是天下第一大剑客。两人数度交手，最后一次，乔北溟终于伤在张丹枫剑下，遁迹海外，不知所终。

张丹枫在他晚年所著的“玄功要诀”之中，记载有破解修罗阴煞功的法门。这部“玄功要诀”和他的“无名剑法”，藏于石林剑峰，在三百余年之后，才给杨华发现。孟神通的修罗阴煞功远远不及乔北溟当年，何况是孟神通的徒孙阳继孟？是以杨华的功力虽然未到一流境界，但用之于抵御阳继孟第七重修罗阴煞功却已是绰绰有余。阳继孟又曾先后两次和杨华的三师父丹丘生在石林交手，因此阳继孟功力的深浅如何，杨华亦是早已知道。

照面一招，杨华就夺得了先手，趁他心虚胆怯之际，立即挥剑如风，着着抢攻。剑势之迅捷雄奇，当真是有如奔雷骇电。在他怒剑急攻之下，阳继孟已是难以再发修罗阴煞功了。杨华口中念道：“二、三、四、五、六、七、八……”蓦地一声大喝，收剑凝身，说道：“是不是未满十招？”

只见杨华的剑上有淡淡的血痕，雪地上几点鲜红。原来杨华最后一招，已是把阳继孟的一根指头削掉。只因出剑太快，连宋腾霄都还未曾瞧得清楚。

宋腾霄喝彩道：“妙啊，刚好九招！”至此他已相信杨华确实是有诚意助他，对这少年的本领不禁大为惊异。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想道：“要是这少年一开始就用全力攻我，只怕我也难免败在他的剑下。但他既然是个侠义道的人物，却不知何故似对我怀有故意？”

宋腾霄对杨华的本领固然大感惊异，阳继孟给他削掉一根指头更是吓得魄散魂飞。失掉一根指头虽无大碍，但假如不是刚才缩手的快，掌心的劳宫穴只怕也要给杨华的利剑刺穿，修罗阴煞功就要化为乌有了。只削掉一根指头已属不幸中之大幸。阳继孟大惊之下，哪里还有余暇细算杨华用了几招，吓得连忙转身飞跑，唯恨爹娘少生两条腿。

其实杨华虽然懂得破修罗阴煞功，按说也不能在十招之内就把阳继孟打得大败而逃的。只因阳继孟中了他的激将之计，心头动怒，高手比斗，哪容得气躁神浮，这就着了杨华的道儿了。

杨华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回头看时，只见杨大姑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击下，用的正是金刚六阳手的杀手绝招。一招六个变式，吕思美难以照应周全，只听得“　”的一声，左手的短刀已是给她击落。

宋腾霄抢在杨华面前，挥剑如风，一招“李广射石”，径刺杨大姑背心的“风府穴”，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尚未沾衣，已是令得杨大姑感到森森寒意。

杨大姑本想把吕思美抓为人质的，未能成功，哪里还敢恋战？一掌迫退了吕思美，便即斜身窜出。

宋腾霄见妻子没有受伤，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大怒喝道：“你这恶婆不

是要和我算帐的吗？有胆的你就莫跑！”

杨大姑身似水蛇游走，掠过杨华身边，一掌向他拍下，喝道：“都是你这小子坏了我们的大事！”

杨华想起童年时候，母子受他欺凌，刚才还在自己面前，口口声声骂自己的母亲，不由得也是起了怒气，想道：“你骂我不打紧，骂我亲娘可是不该！”本来不想打他姑姑，此时也非还手不可了。杨大姑的金刚六阳手对付吕思美可以，却怎奈何得了杨华？只听得“啪”的一声，已是给杨华打了一记清脆玲成的耳光。

说时迟，那时快，宋腾霄已然赶到，叫道：“小兄弟，这恶婆娘让给我吧！”一招“大漠孤烟”，剑直如矢，向杨大姑径刺过去。

背腹受敌，这一剑又来得急劲异常，眼看杨大姑已是决计躲闪不开，忽听得“　”的一声，杨华侧身一闪，放杨大姑过去，平剑当胸，一招“铁锁横江”，却挡住了宋腾霄的三尺青锋，缓缓说道：“这婆娘虽然可恶可恨，但也有点可怜，请宋大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让她去吧！”

杨大姑又急又气，又是大感意外。她外号“辣手观音”，平生只有别人怕她，几曾受过人家如此侮辱？杨华这一记耳光，打得她几乎气得发昏，但想不到杨华打了她的耳光，却又救她性命。杨大姑狠狠地瞪了杨华一眼，从缺口便冲出去，转瞬之间，走得无影无踪。

宋腾霄笑道：“这恶婆娘似乎还不领你的情呢。”

杨华淡淡说道：“我但求心之所安，本来就不想要她领我的情。”要知他自小就给姑姑的威严镇压，要不是刚才气上头上，他还当真不敢打他姑姑这记耳光。但在这记耳光之后，他的心里却感到莫可名状的痛快！

宋腾霄心中一动，说道：“小兄弟，你可曾学过孟家刀法的么？段仇世是你何人？”

原来杨华刚才要在十招之内打败阳继孟，不知不觉内有几招，已是孟家的快刀刀法化到剑法上来，孟元超把刀谱交给段仇世请他转授杨华的事情，宋腾霄是知的。

杨华情知已经瞒不过去，只好向宋腾霄施了一礼，说道：“宋叔叔，请恕小侄适才无礼。分别多年，小侄不知就是叔叔。多谢宋叔叔问候家师。”他表露了身份，孟家刀法之事却避而不谈。心里想道：“宋腾霄的眼光好厉害，但也怪我学得还未到家，刀法化成剑法，还是露出痕迹。糟糕，要是他说给孟元超知道，我就没有取胜的把握了。”

宋腾霄大喜说道：“原来你果然就是杨华！”高兴之中却也不免有点尴尬。高兴的是好朋友的儿子武艺如此高强；尴尬的是自己竟然败在小辈之手。他的性情和孟元超不同，孟元超是沉稳坚毅，他却比较心高气傲，重视面子。

杨华说道：“不错，小侄正是杨华。”

宋腾霄道：“你的二师父呢？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杨华迟疑片刻，说道：“二师父下落未明，我是来找孟元超大侠的！”

宋腾霄怔了一怔，随即面现惊喜之色，说道：“啊，那么你已经知道了？”杨华冷冷说道：“任何事情的真相，总有水落石出之时，不错，我是已经知道了。”

宋腾霄的意思，其实是在探询杨华是否知道自己是孟元超的儿子之事。但在杨华听来，却以为他说的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个“真相”，心里想道：“原来孟元超果然是个坏蛋，哼，哼！”把心一横，跟着想道：“你知道我是来

找孟元超报仇，我也不怕！”于是坦然自承，已知真相。

孟元超和云紫萝的一段“孽缘”，事关私德，宋腾霄当然不会随便和人说的，孟、云之事，他只曾告诉过妻子，因为他的妻子本来就是孟元超的小师妹。除了妻子之外，即使是义军的领袖冷铁樵和萧志远他也没有告诉。

他正感到难以启齿详告杨华，一听杨华说是“已知真相”，不由得如释重负，大喜说道：“你知道那就好了，那么你自己去找他吧，用不着我多事了。不过……”

杨华心里想道：“你当然以为我打不过孟元超，乐得置身事外。好，你不插手，我正是求之不得。”说道：“不过什么？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见孟元超的话，我自己也会找得着他的。用不着叔叔你费心了。”

宋腾霄不觉眉头一皱，暗自想道：“怎么他还是呼名道姓，不肯把元超唤作爹爹？”但随即自己又想出理由来替杨华解释：“哦，对了。年青人面皮嫩，他在父子相认之前，不好意思就唤爹爹。”心想杨华既然目前不好意思认父，自己就暂且当作不知其事吧。于是说道：“不过可惜你来迟了两天，孟大哥已经不在这里了。”

杨华在失望之中，却也不觉的松了口气。原来在他的心底深处，为报私仇，要和一个义军的首领拼个死活，他还是感到心灵不安的。虽然这私仇他是决定要报。

“他去了哪儿？”杨华问道。

“三天之前，孟大哥已经去了拉萨了。现在你跟我们去见冷铁樵和萧志远两位头领吧，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宋腾霄说道。

到了义军的营地，天色已经大亮。宋腾霄带领杨华走进一个帐幕，冷、萧二人正在和一个中年汉子说话，这中年汉子一见杨华，大喜叫道：“小兄弟，你也来了！冷大哥，萧大哥，这位小兄弟就是我说的那位曾经帮了咱们大忙的小英雄了！”

原来这个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韩威武。宋腾霄替他们介绍之后，萧志远道：“韩总镖头，这位杨兄弟有件事情，恐怕你还未曾知道呢。”韩威武道：“什么事情？”

萧志远回过头来，笑问杨华：“杨兄弟，前几天你是不是曾经和关东大侠尉迟炯打过一架？”

杨华面上一红，说道：“晚辈不知天高地厚，当时双方稍稍有点误会，晚辈无知，冒犯了关东大侠的虎威。”

萧志远哈哈一笑道：“这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尉迟大侠说，他平生和人交手，以这一次和你拼斗快刀，最为畅快。他和你不打不成相识，盛赞你英雄了得呢！”

杨华听他口气，尉迟炯似乎未曾把他和金碧漪同在一起的事情说了出来，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说道：“这是尉迟大侠奖励后进，给晚辈脸上贴金。”

冷铁樵笑道：“当今之世能够和尉迟炯打成平手的，恐怕还没有几个人呢！可惜孟元超不在这里，他的快刀和尉迟炯并驾齐名，要是他在这里，你倒不妨和他比试比试。”

杨华趁机说道：“比试不敢，晚辈只希望能有机会向孟大侠讨教，不知孟大侠去了哪儿。”冷铁樵道：“他和尉迟炯前往拉萨，要是你早来两日，就可见着他们。”

杨华正在有点担心在这里碰见尉迟炯，难免尴尬，听说他也走了，倒是松了口气。但想他和孟元超一起，自己要找孟元超算帐，却是恐怕更加难了。问道：“ 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

冷铁樵道：“ 这可说不定。要是他们的事情办得顺利的话，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

萧志远道：“ 咱们一面喝酒，一面谈吧。酒席已经准备好了。 ”

冷铁樵笑道：“ 这本来是给韩总镖头准备的饯行酒，现在可又正好可以兼作接风酒了。尉迟炯大侠把碰见你的事情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就料到你会来的，不过却想不到你来的这样快。 ”

酒过三巡，菜添两道，喝得兴酣之际，冷铁樵说道：“ 杨兄弟，咱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你却不是外人。我们这里的事情不必瞒你，你来得不巧，我们这里，目前正是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呢。我们已经决定放弃现在的营地，叫兄弟们化整为零，再找隐蔽的地方了。 ”

杨华说道：“ 可是已知消息，清兵要来进犯么？ ”

冷铁樵道：“ 正是。据我们探到的消息，清廷准备笼络回疆的几个大部落。第一步是叫他们不要供给我们粮食，第二步是利用他们出兵攻打我们。你知道打仗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时不如地利要紧，地利又不如人和要紧。清兵远道而来，不熟悉地理，当地百姓又不和他们合作，他们是很难‘ 进袭 ’我们的，所以必须利用回疆的各部酋长。 ”

杨华说道：“ 天下老百姓是一家，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就给清廷利用吧？ ”萧志远道：“ 你的话说得不错，不过各部落的酋长却难保不上清廷的当。 ”

冷铁樵接下去道：“ 所以我们才请尉迟大侠去说服各部酋长，他曾在回疆多年，和许多酋长都有交情。 ”

萧志远说道：“ 鄂克沁旗的白教法王是支持咱们的，但白教和黄教牵涉进西藏的政教之争，在西藏当权的是黄教喇嘛，白教这支喇嘛则在一百年前便已给黄教逐出西藏，如今仍然在青海，不能回去。清廷也想利用黄教来消灭白教。我们叫孟元超到西藏去，就是希望他能够替白教和黄教作鲁仲连的。我们曾经帮忙过西藏喇嘛抵抗天竺外族的入侵，是以和他们两方面都多少有点交情。 ”

杨华想不到这支义军牵涉及这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暗自想道：“ 我该留在这里帮忙他们呢，还是到拉萨去找孟元超算帐呢？听他们的说法，尉迟炯虽然是和孟元超结伴同行，但出了青海之后，却还是分头办事的。我可以少了一层顾忌，不过，孟元超办的是大事，我要找他算帐，当然也还得等到他的事情办妥之后。 ”

韩威武道：“ 可惜我明天就要往鄂克昭盟送药，不能留在这里帮忙你们了。 ”

冷铁樵道：“ 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再说我们的目前问题也并不缺乏人手，而是要打破敌人的阴谋，你不必为了不能留在这里而表遗憾。 ”这番话给杨华解开了心头的一个结：“ 如此说来，我留不留在此地倒也无关紧要。 ”

韩威武笑道：“ 说到帮忙两字，这位杨兄弟才是帮忙咱们最大的人。来，杨兄弟，我敬你一杯。 ”

杨华面都红了，说道：“ 韩总镖头，你这样客气，我怎么担当得起，其实我也并没有功劳！ ”

冷铁樵笑道：“ 韩总镖头并非客气，我也要敬你一杯。你大概还未知道你帮了我们多大的忙吧？我告诉你。 ”